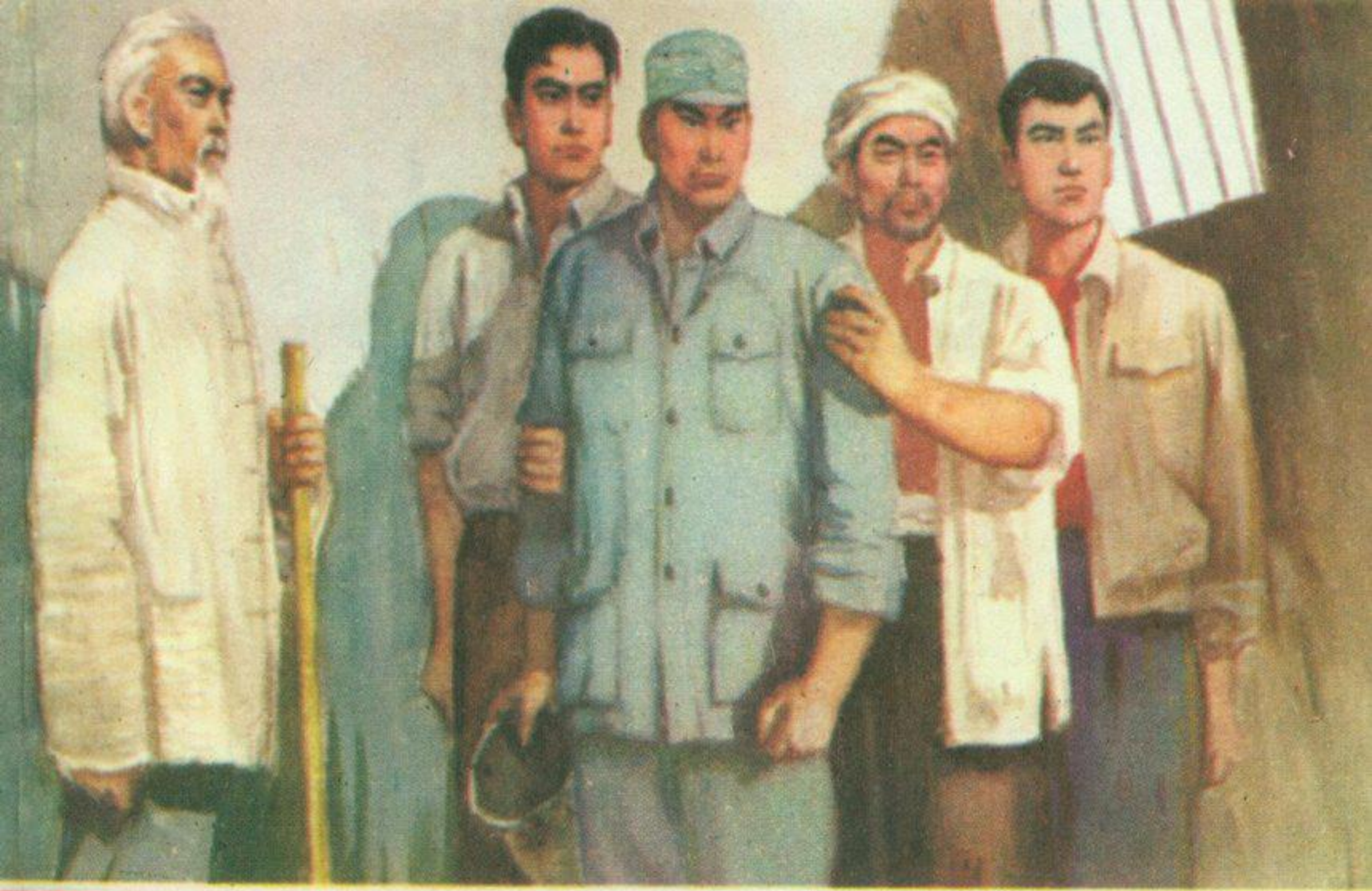




红岩

(五) 烈火红心

红 岩

(五) 烈火红心

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 蒙

绘画 韩和平 罗 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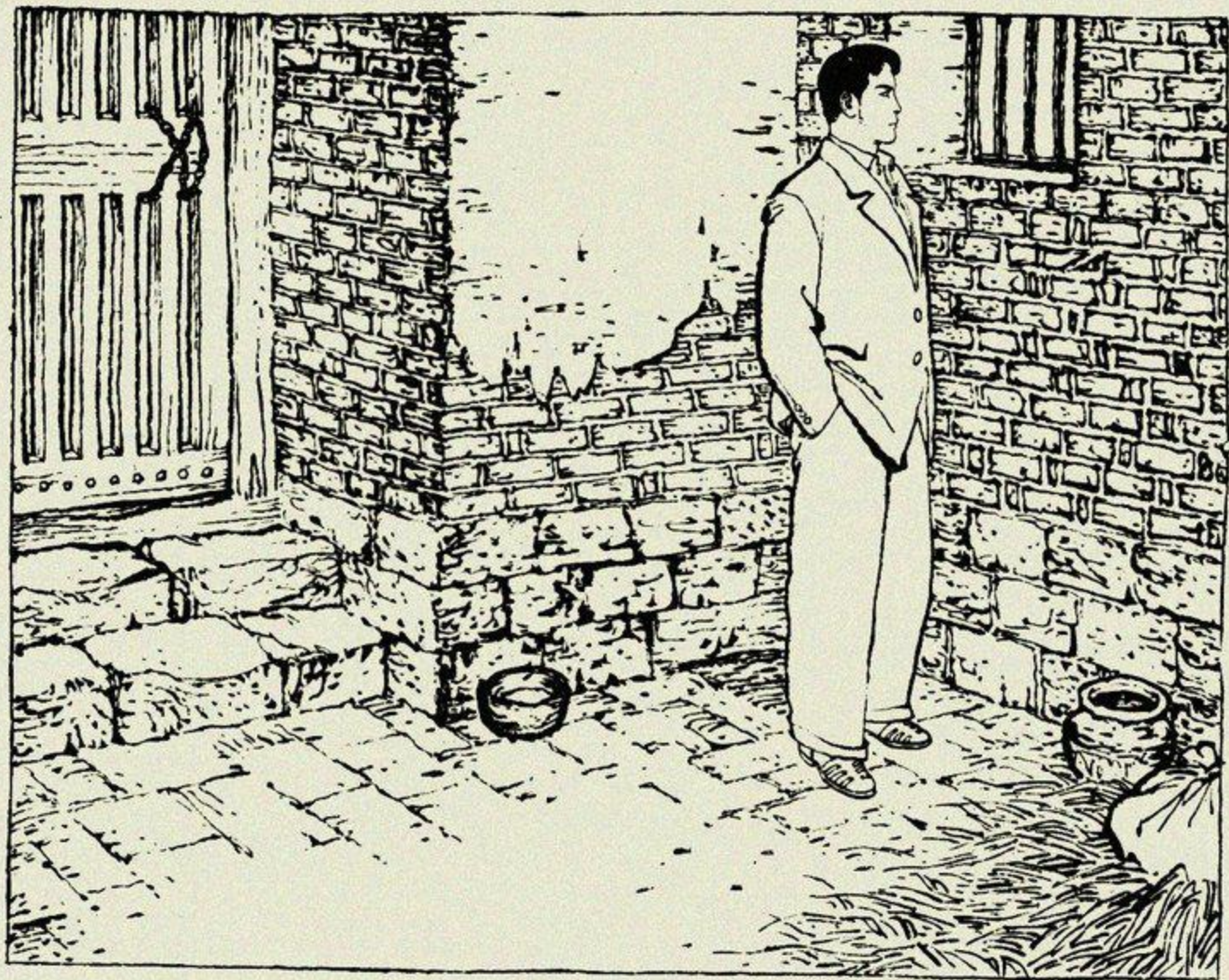
金 奎 顾炳鑫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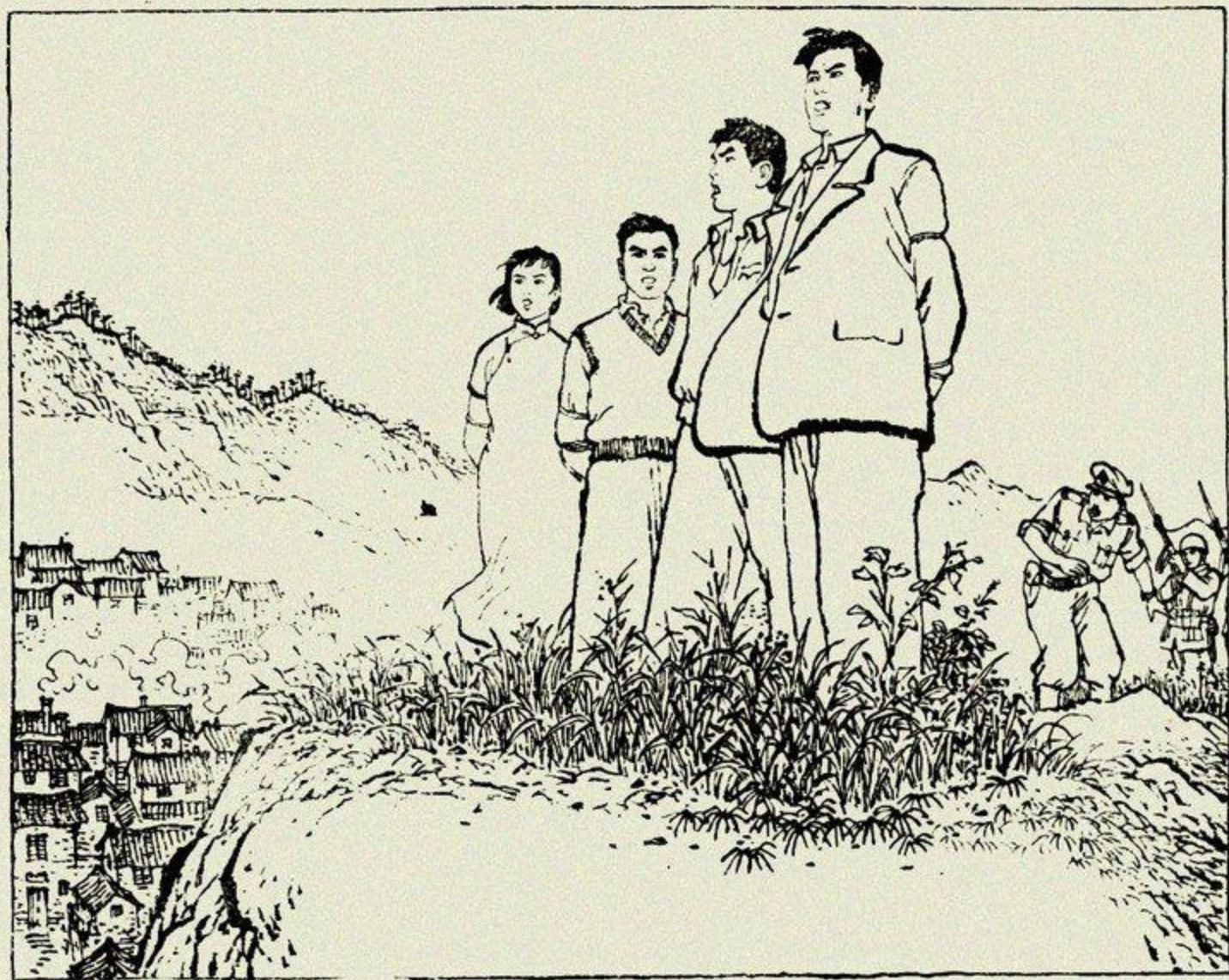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包围了我驻重庆办事处，我办事处人员被迫撤回延安。但党的工作永不停止，我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出版《挺进报》，开展工运、学运，积极配合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敌人惊惧万分，派出大批鹰犬，收买叛徒，妄图破获我地下党领导机关。由于甫志高的叛变和出卖，我地下人员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被捕。他们经受敌人的严刑审讯，宁死不屈，沉着、勇敢地粉碎了敌人种种阴谋，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密。这套连环画就是描写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无比豪迈的英雄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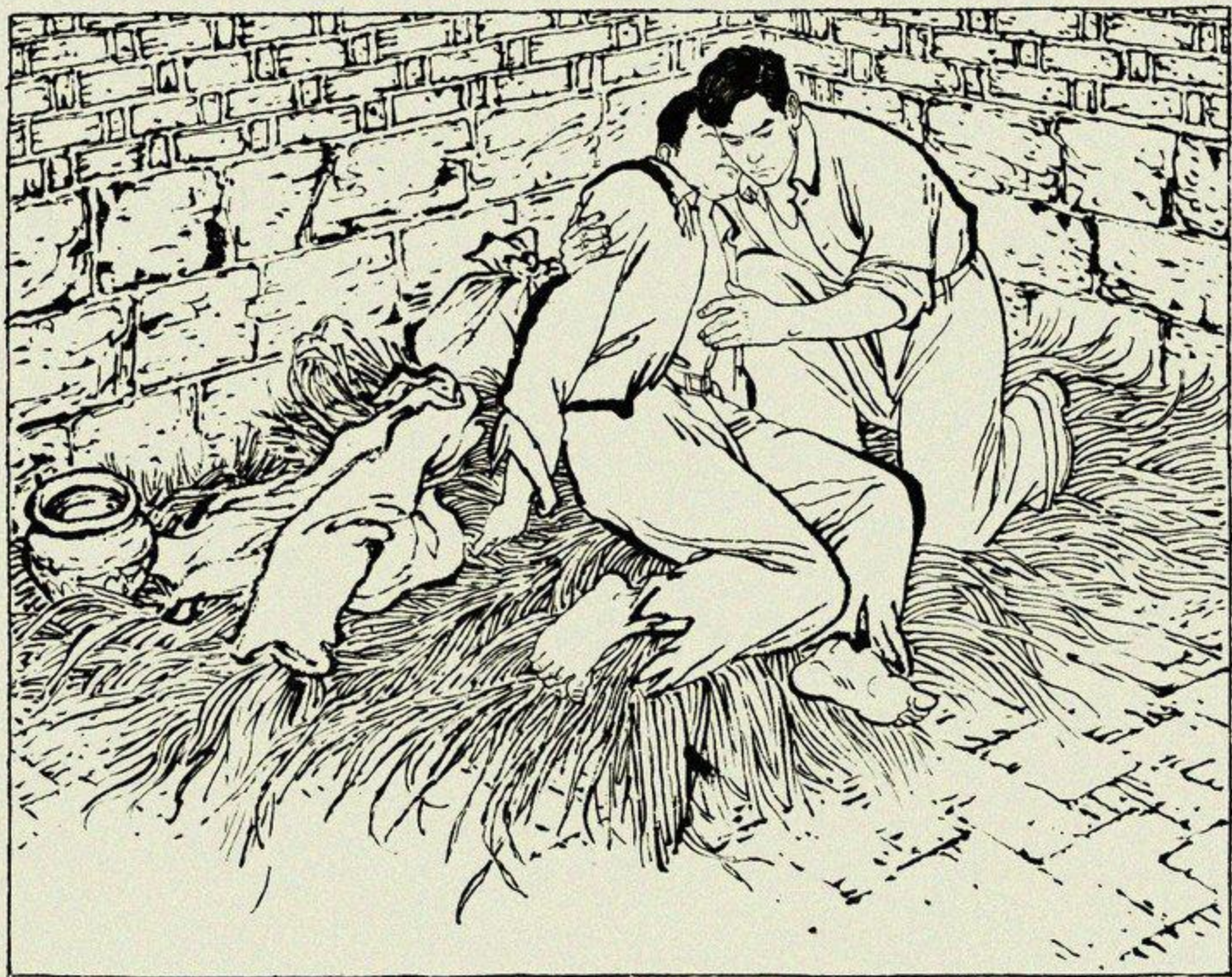
全书共分八册。第五册《烈火红心》：敌人用断水办法迫害牢内同志，龙光华奋起反抗，壮烈牺牲。许云峰领导战友向敌人展开斗争，迫使敌人接受追悼龙光华等条件。后来敌人对江姐施用酷刑，进行报复；江姐坚贞不屈，她的刚毅精神进一步鼓舞了战友们的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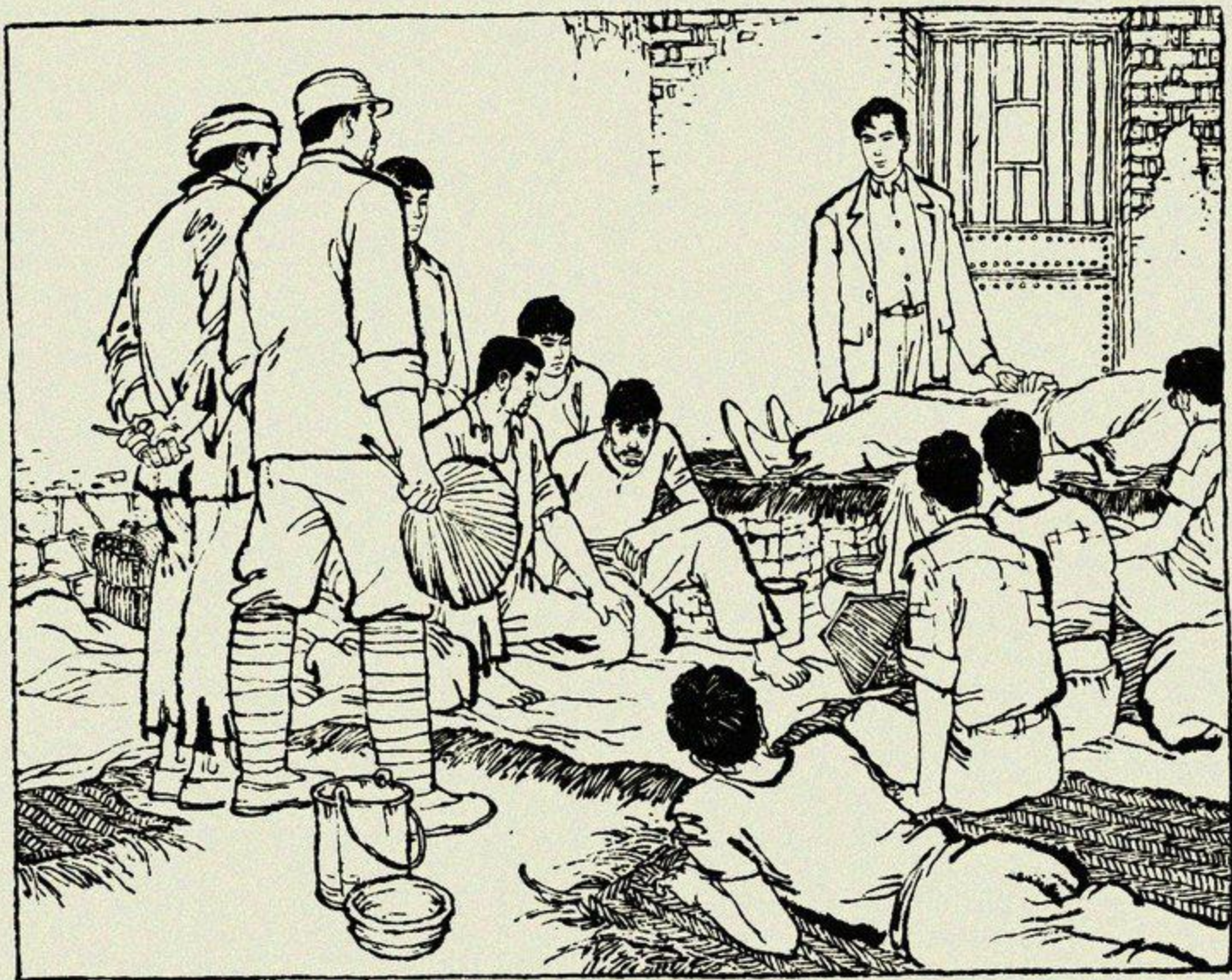
(1) 在“慈居”这个罪恶的巢穴里，刘思扬严词拒绝了徐鹏飞的威胁利诱，被几个特务押着，送进一间漆黑而潮湿的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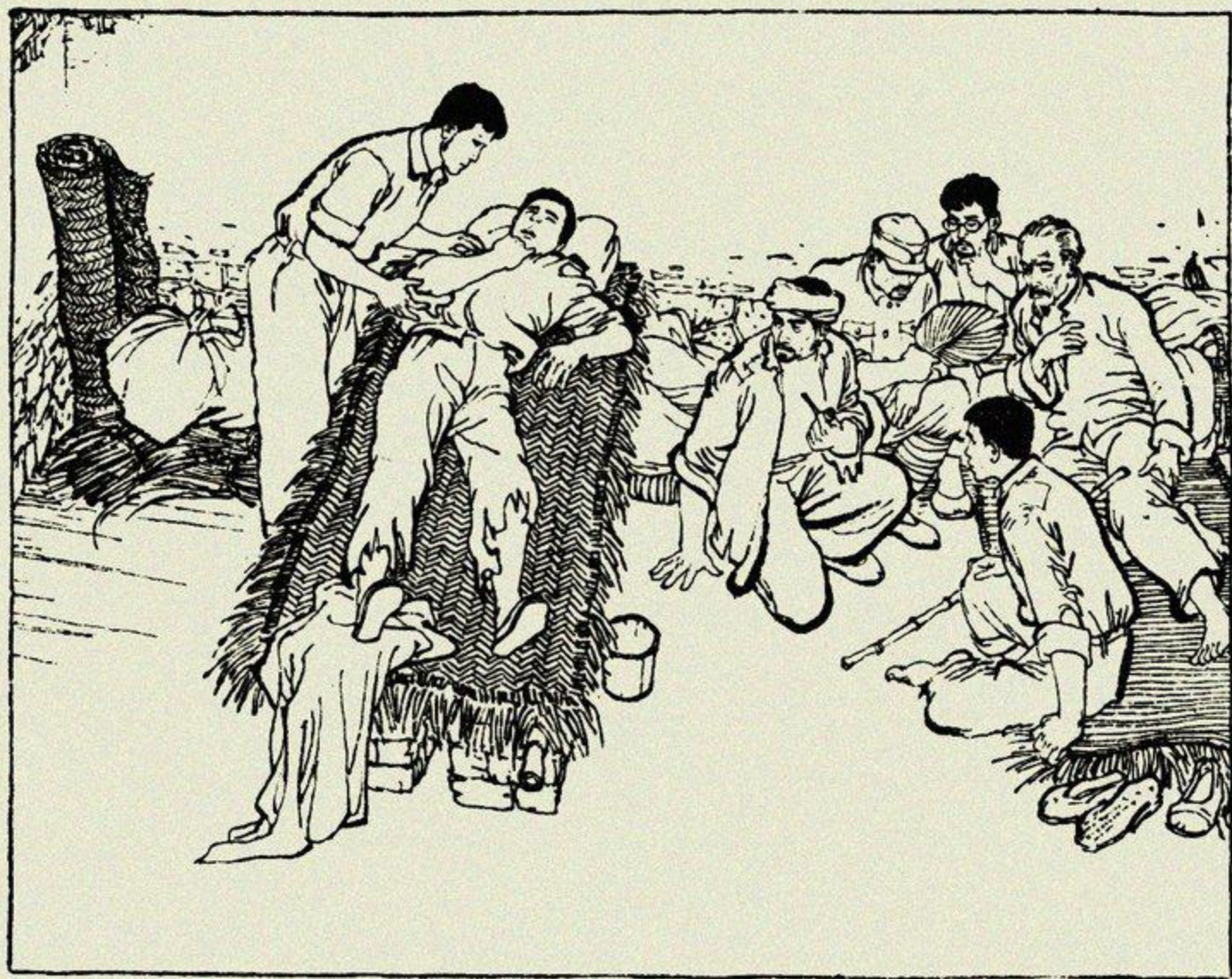
(2) 深夜,敌人把他提出去枪毙。他和一些人一起高呼口号。可是“砰砰”枪声过后,他仍好端端地站在那里。原来敌人用空枪恐吓他们,搞的是一场假枪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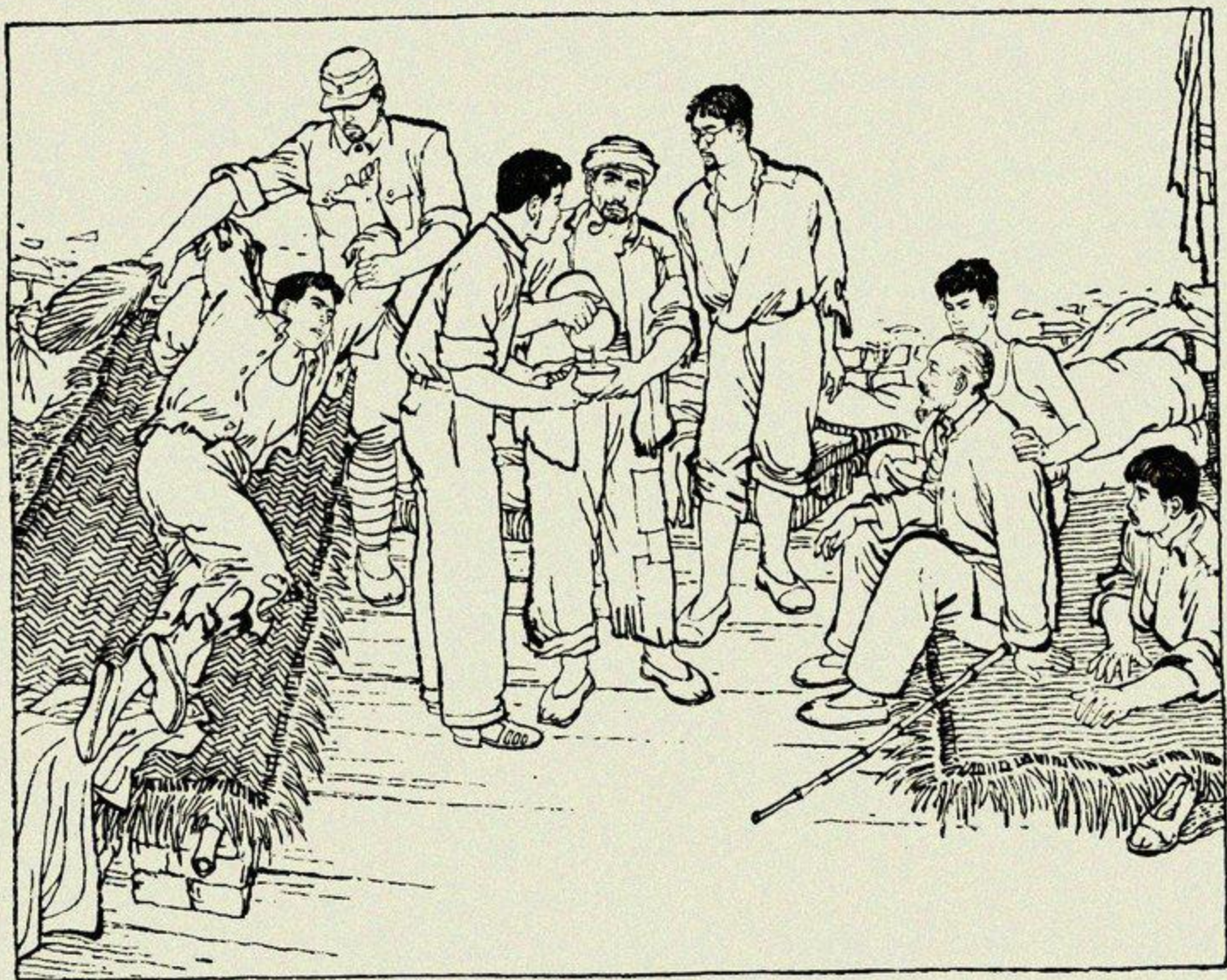
(3) 刘思扬被重新押回牢房，发现里面多了一个人，他是余新江。刘思扬看到他胸脯上烙铁烫过的刑伤，眼里不禁浮满了泪水，内心激起对敌人无比的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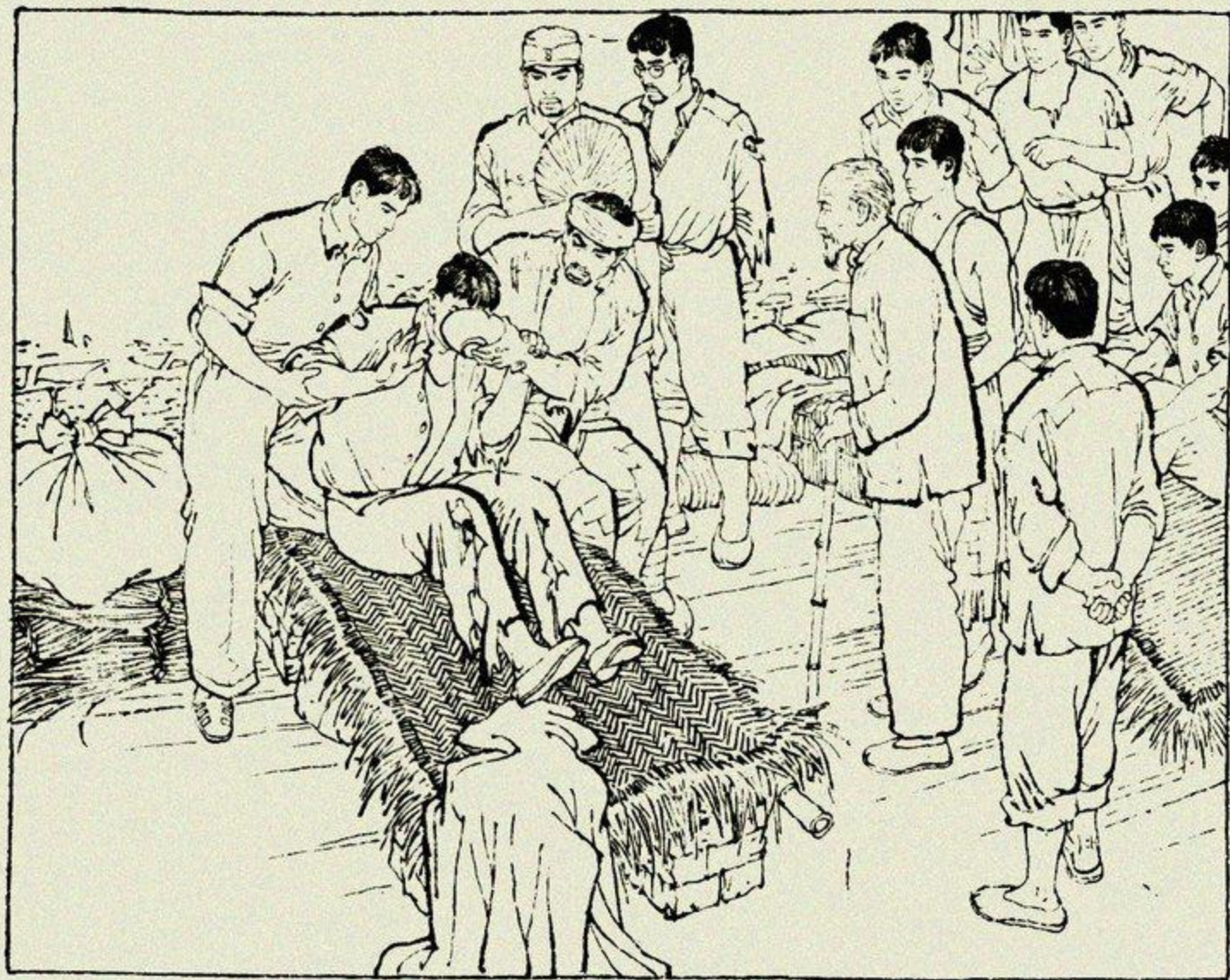
(4) 不久，敌人把他俩押到渣滓洞楼七室。这间牢房很小，里面关了二十来个人。刘思扬环顾了所有的人，他不知道这里是否有自己的同志或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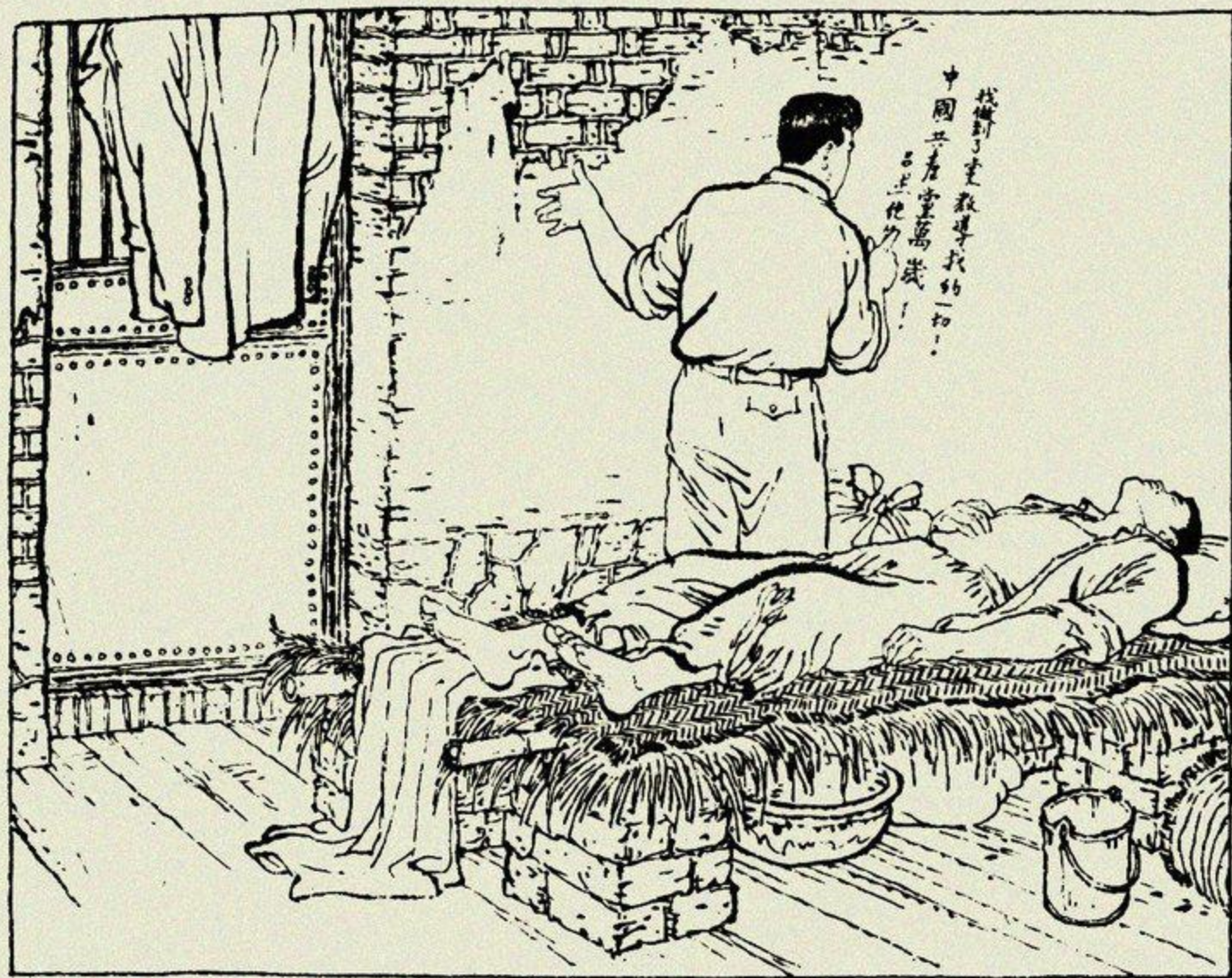
(5) 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牢房闷得人喘不过气来。发高烧的余新江，张着焦裂的嘴唇，叫着：“水！水！”哪里有水啊，刘思扬望了望周围的人，茫然地站在那里。



(6) 一个农民模样的难友，把铁罐里的一点水倒到刘思扬碗里，刘思扬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丁长发，这点水是同志们强忍干渴，留给最需要的同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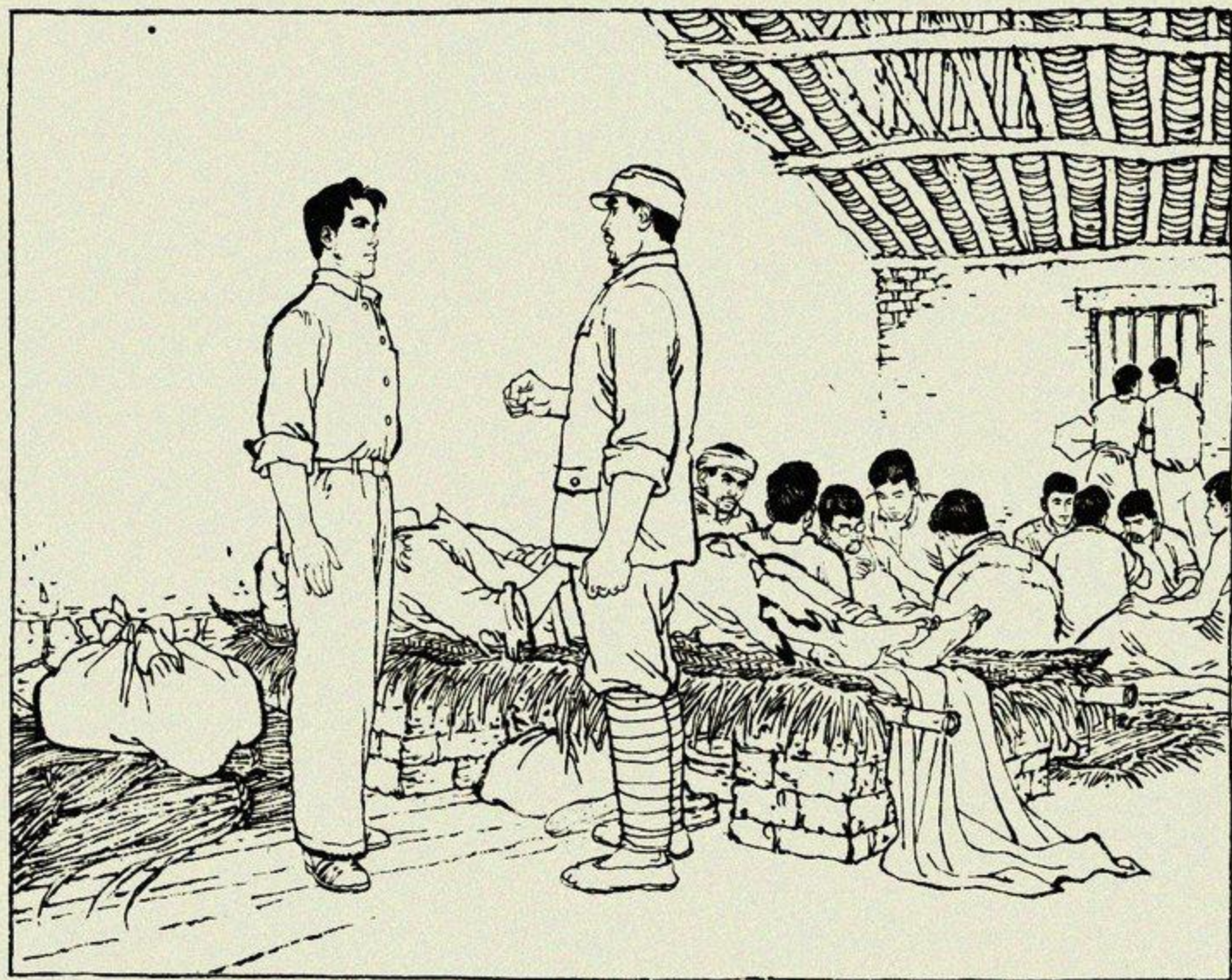
(7) 刘思扬和丁长发扶起余新江，把这点珍贵的水，送到余新江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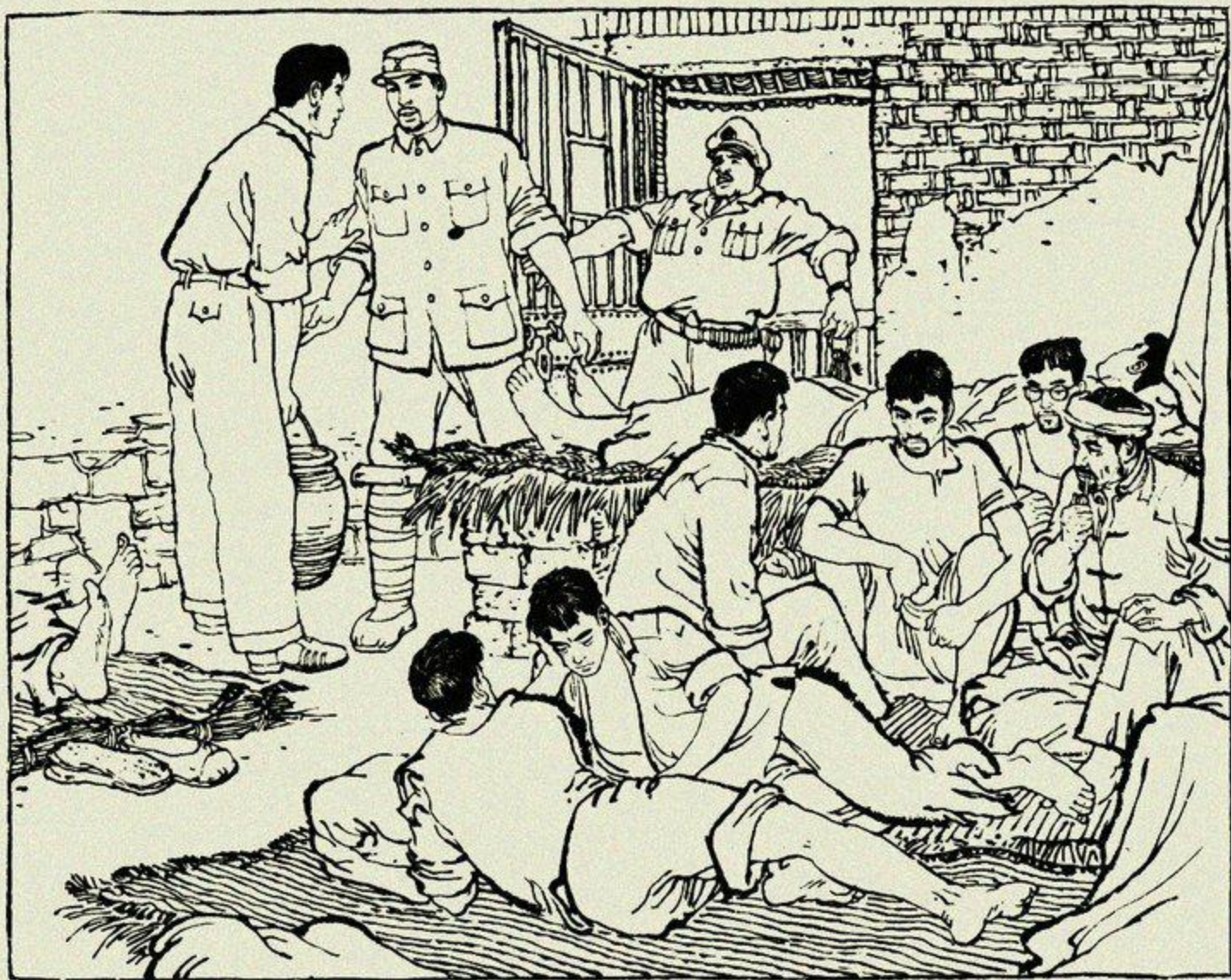
(8) 刘思扬用衣服替余新江遮挡毒辣的阳光，不经意地打量着墙壁，突然，几行暗红色的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鲜血写成的字，他完全理解这位同志写字时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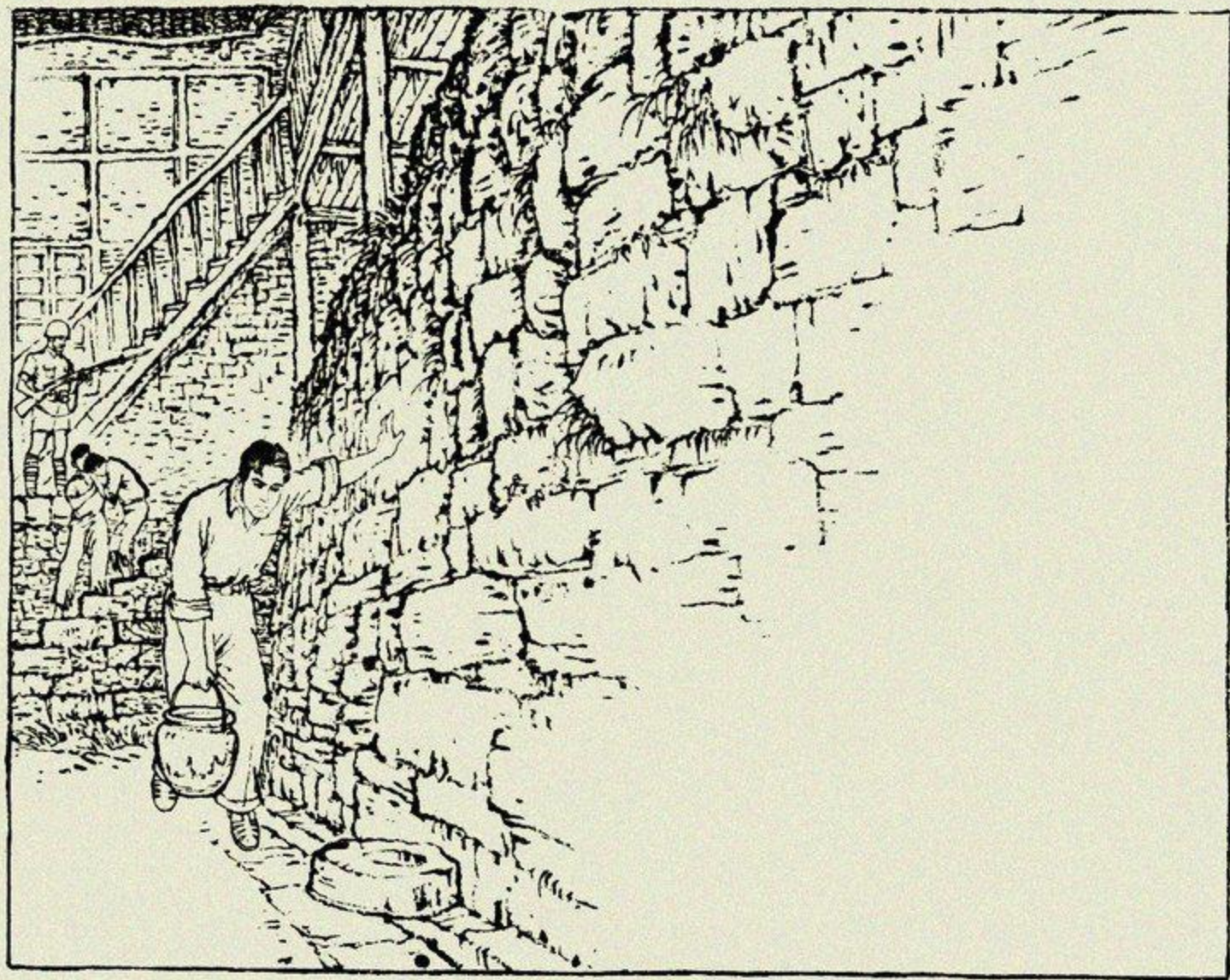
(9) 刘思扬举目四顾，又在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他忙问：“这是谁写的？”龙光华说：“我们军长，叶挺将军。诗是他在楼下二室写的，我把它抄下来给大家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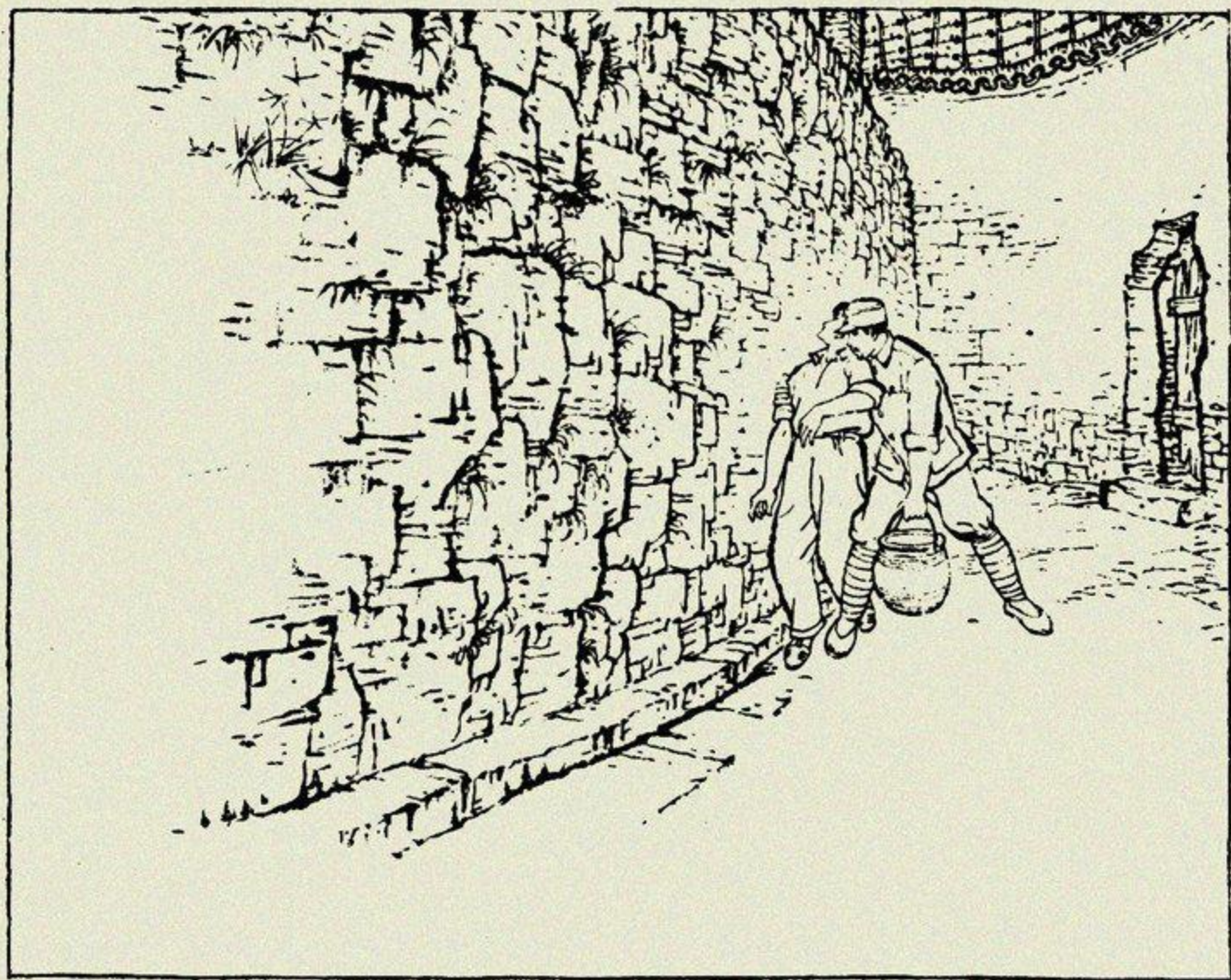
(10) 通过谈话，刘思扬知道龙光华是新四军战士，在中原军区突围作战时挂彩被俘。刘思扬觉得他有军人固有的豪爽，便和他进一步攀谈起来，想通过他寻找党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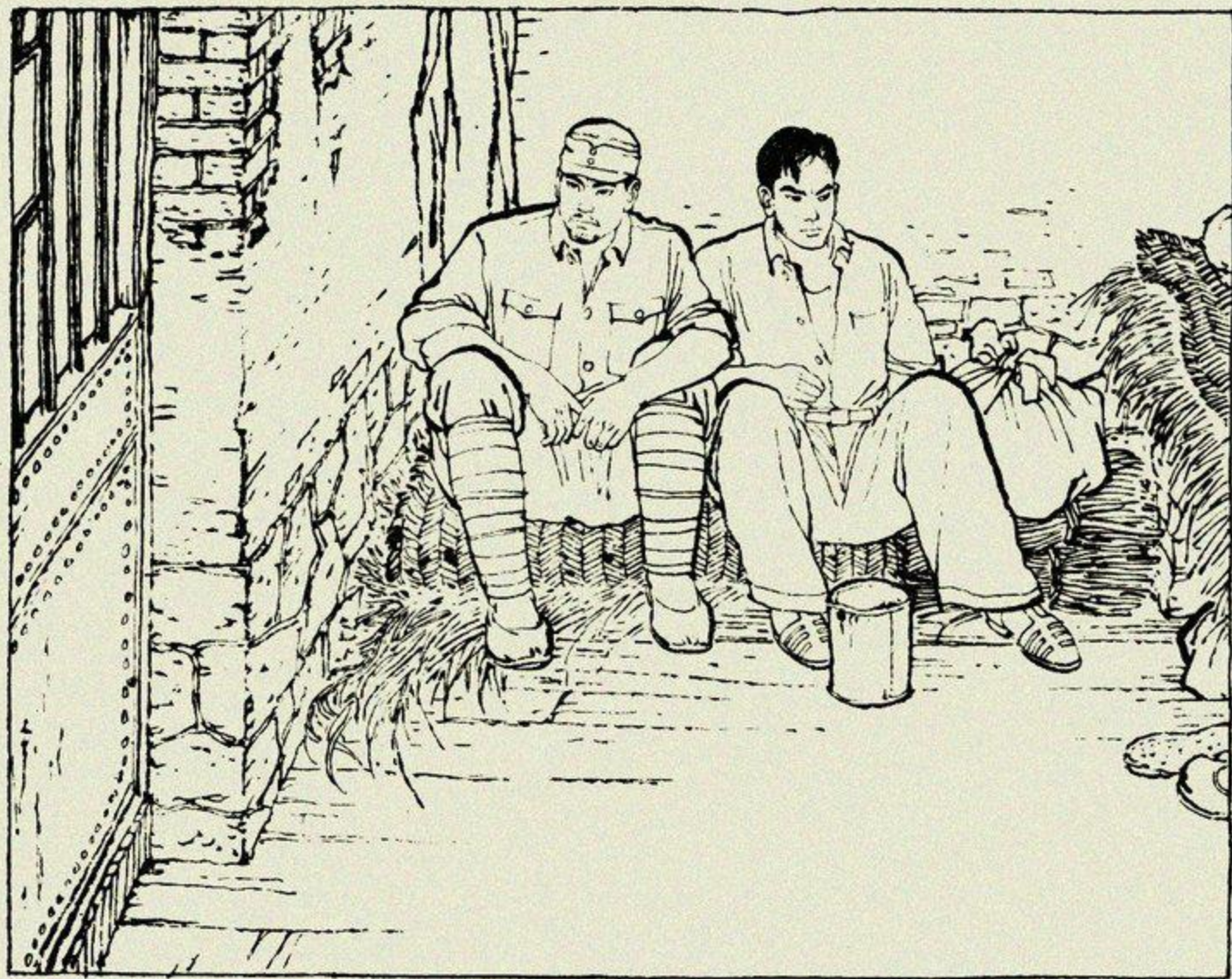
(11) 第二天一早，特务狗熊开了铁门上的锁，叫嚷道：“出来放风！”一些衰弱的人，躺着没有答理，龙光华预备去倒便桶，刘思扬上前说：“让我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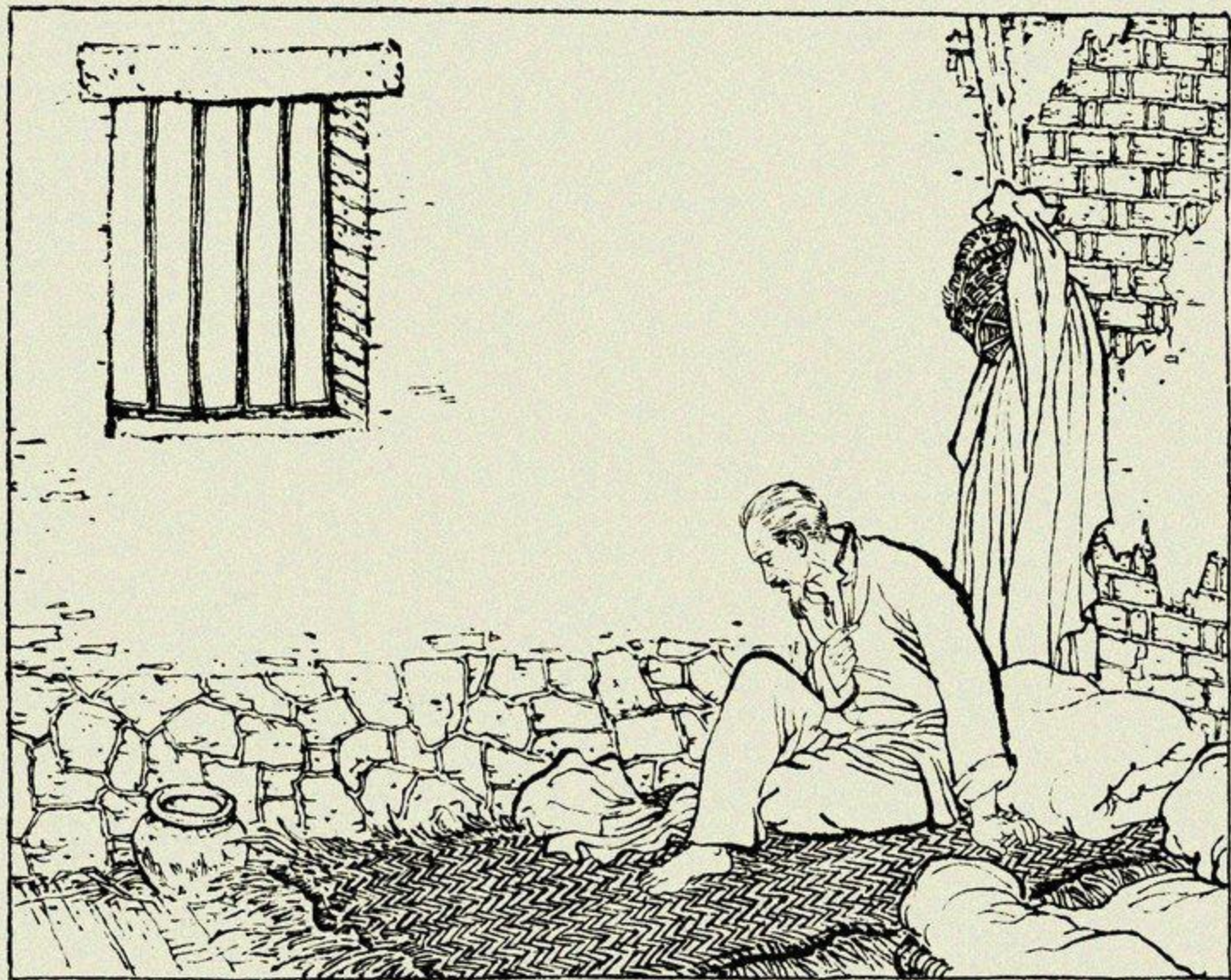
(12) “好，我去找水！”龙光华提起铁罐，和刘思扬一同出去。炎阳高照，连墙角里的野草都被晒焦了，刘思扬不知道龙光华怎么能找到活命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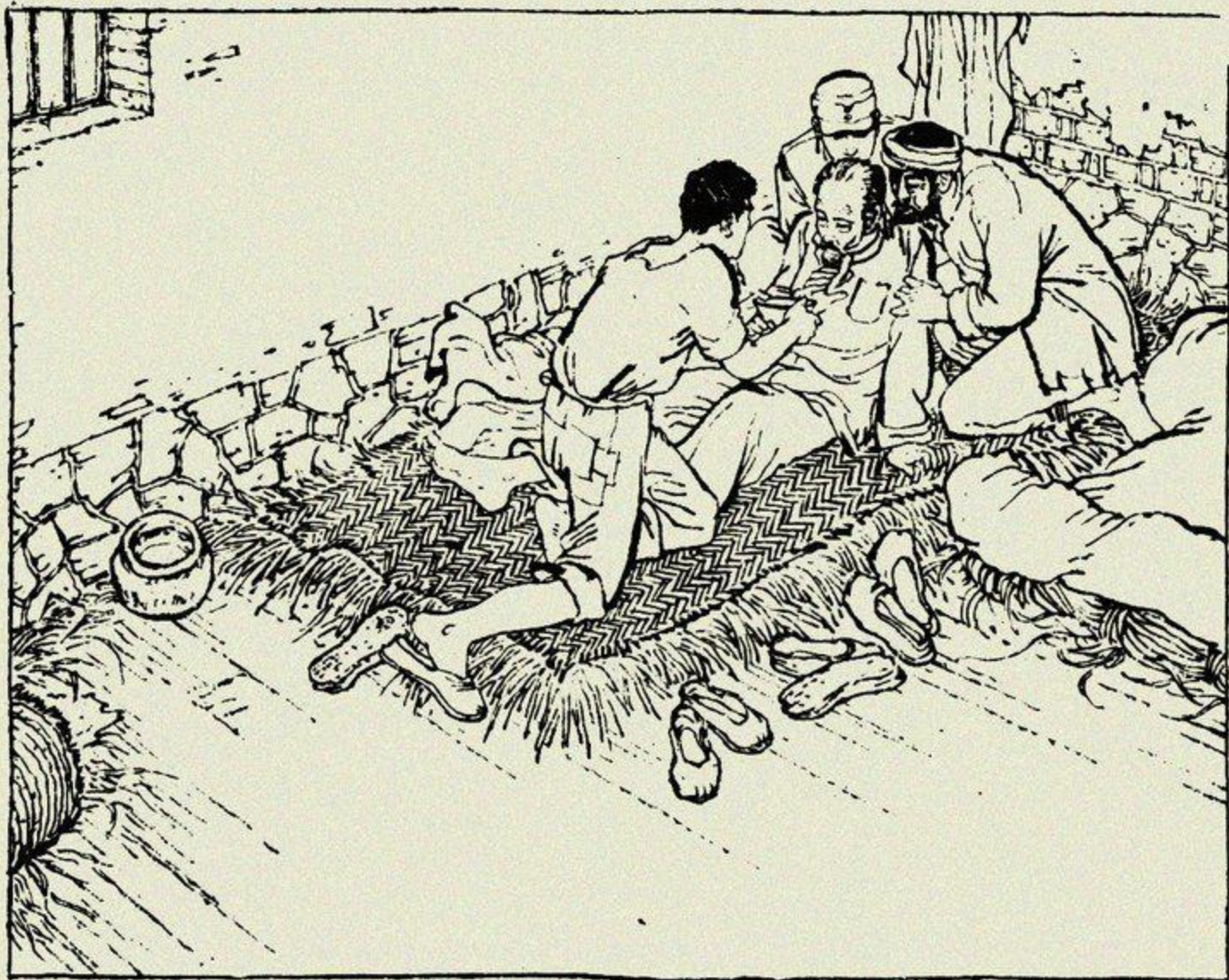
(13) 刘思扬倒便桶回来，走过地坝，突然觉得耳鸣目眩，一间间牢房都在眼前摇晃……刚要跌倒，龙光华正好赶到，抢步上前，一把扶住刘思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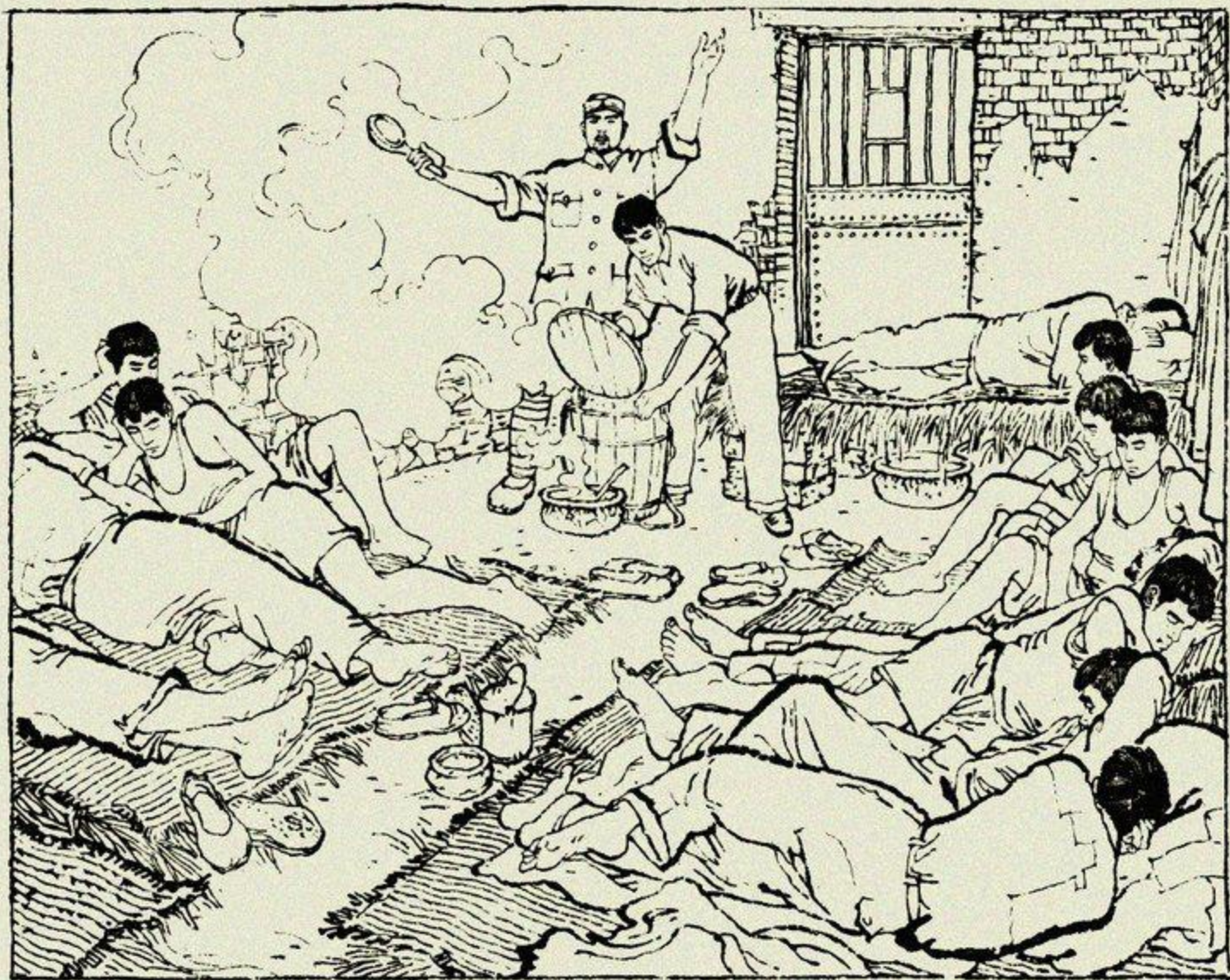
(14) 龙光华搀扶刘思扬回来，一叠声地骂：“反动派真毒，一点水都找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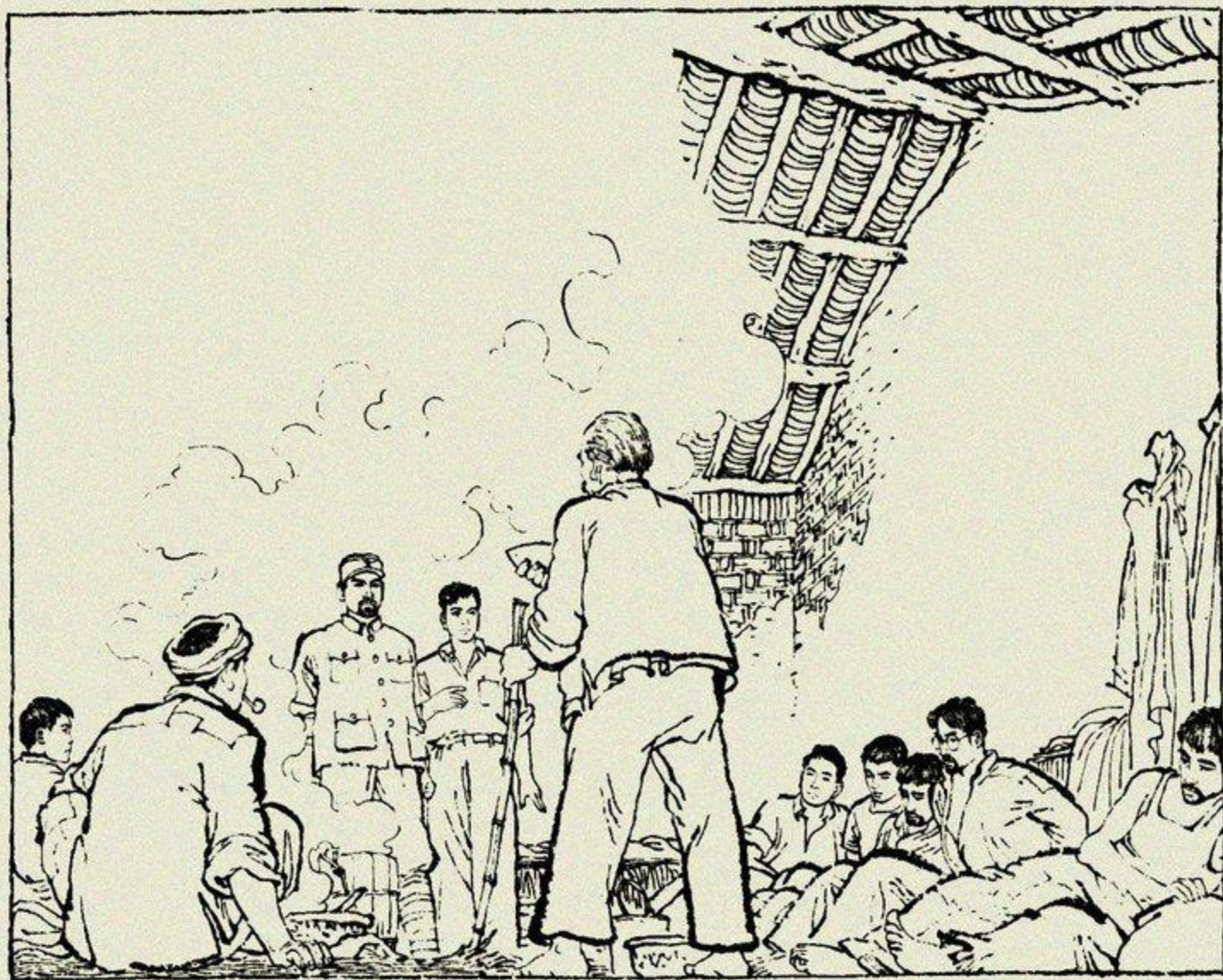
(15) 这时，躺在屋角的老大哥想说什么，可是一阵气喘，憋得他嘴唇青紫，一股鲜血喷出来，随即昏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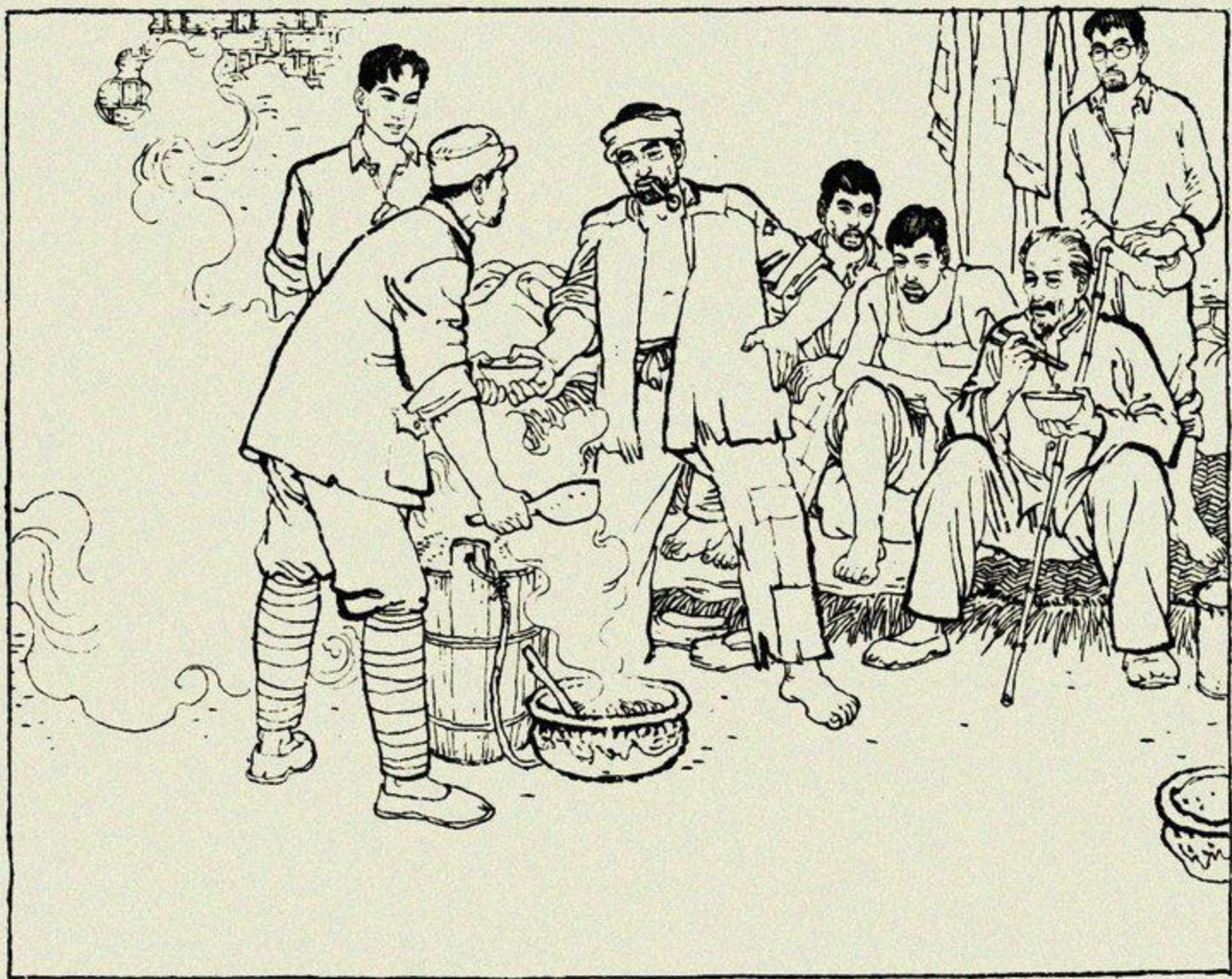
(16) 丁长发和龙光华忙赶过去,轻轻地给老大哥捶背,过了一阵,他才甦醒过来。两人对望了一眼,似乎都想说:要是还有水该多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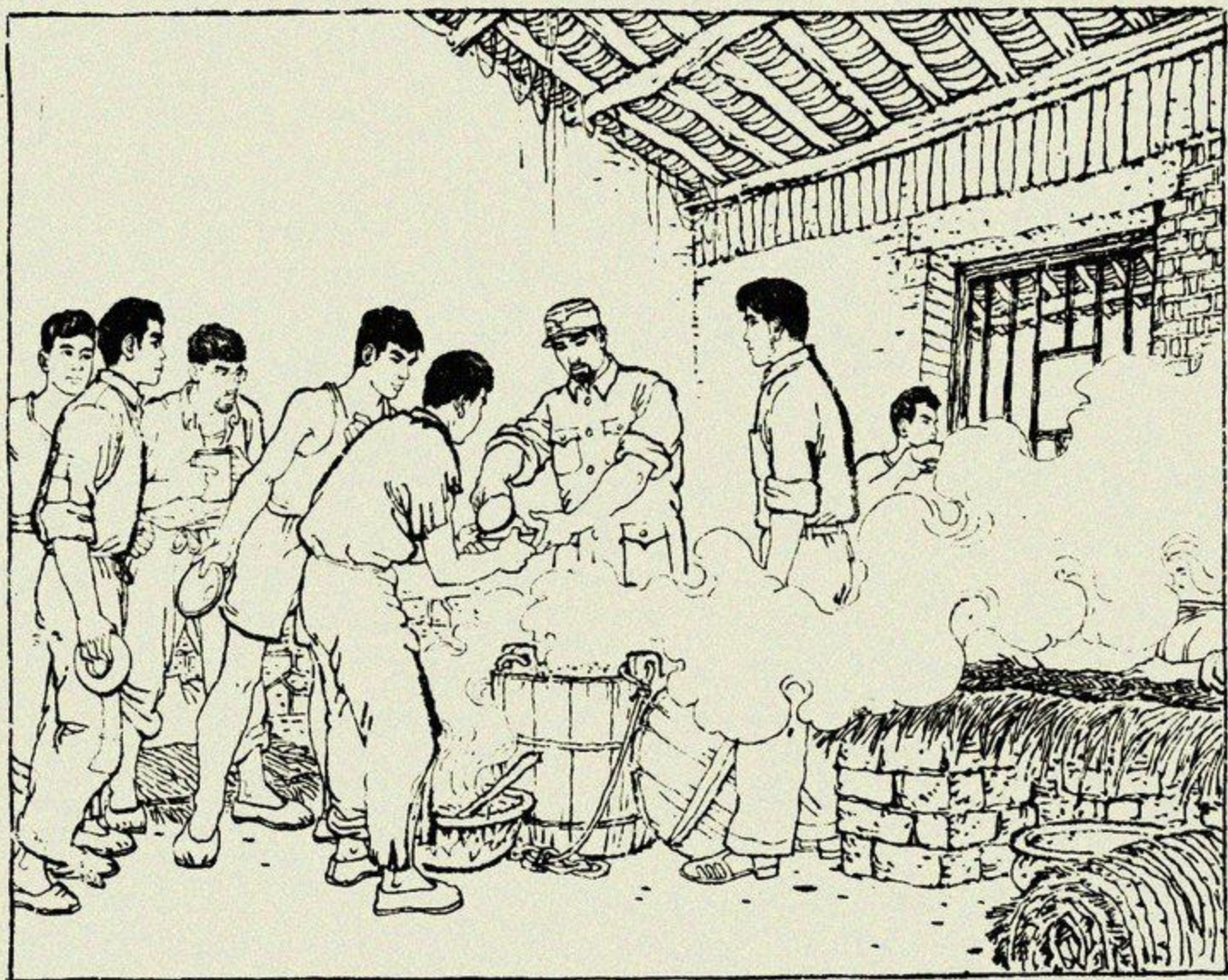
(17) 吃饭的时候到了，龙光华把饭桶提进来，喊道：“同志们，吃饭了！”可是大家闻到那散发出霉臭气味的饭，都不愿去看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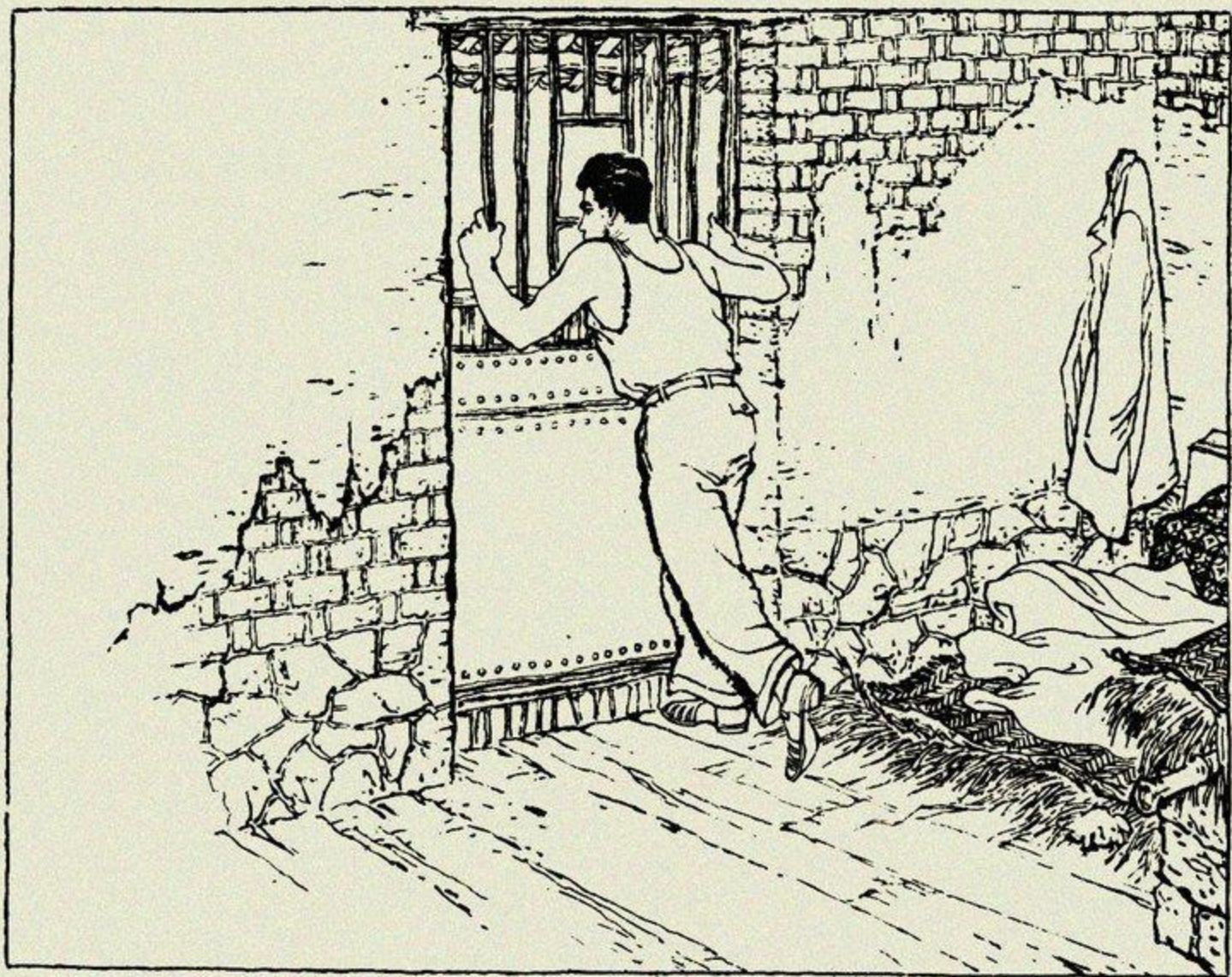
(18) 龙光华带着恳求的语调说：“两天了，大家一点东西不吃，这不行，身体是我们革命的本钱呀！”老大哥支起身子说：“大家起来吃饭，都吃一点。好吧，先给我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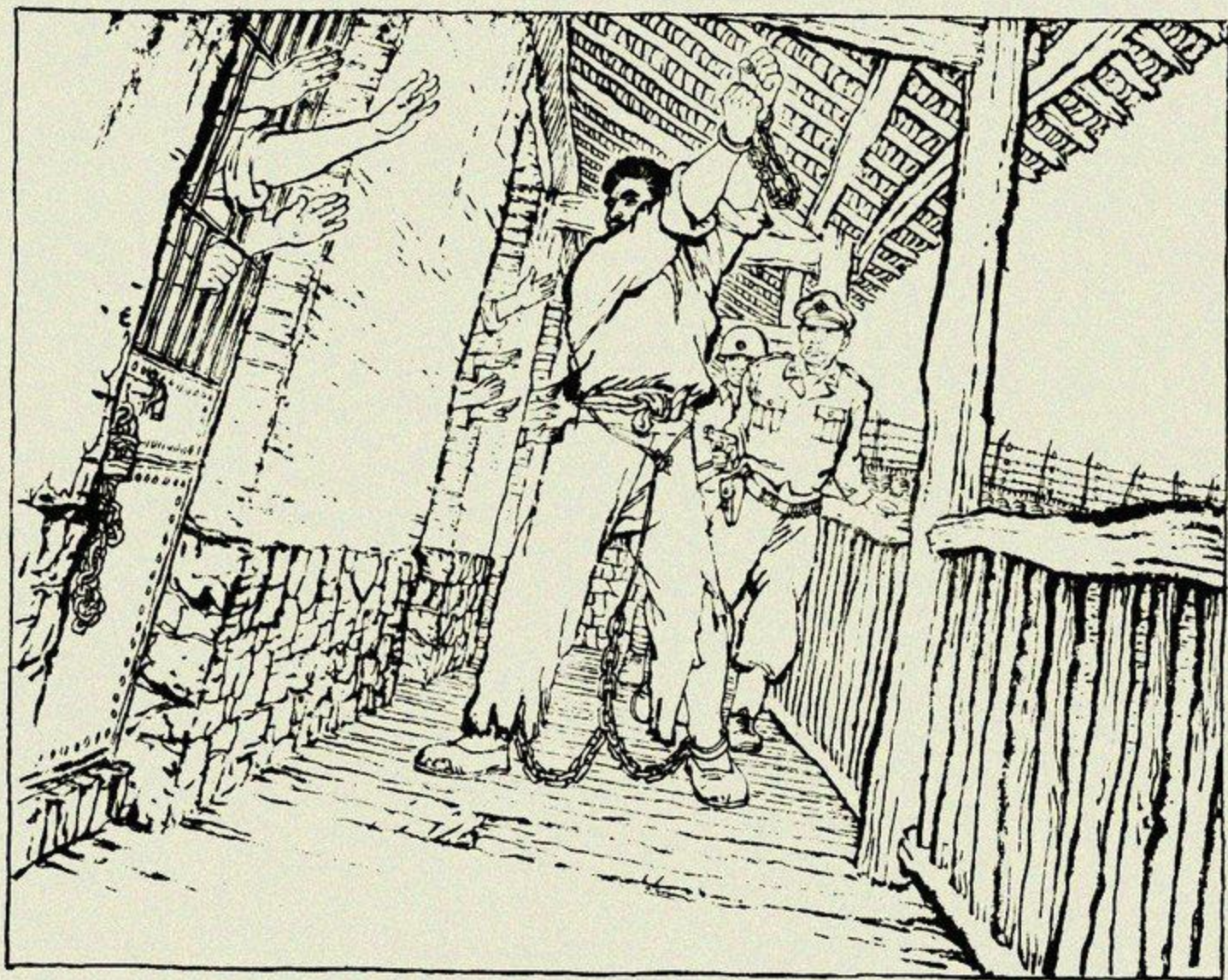
(19) 龙光华迟疑着,给老大哥舀了半碗,老大哥喘着气,勉强咽了一口。满屋的人都被他刚毅的行动打动了,勉力坐起来。丁长发笑着说:“给我舀,我吃一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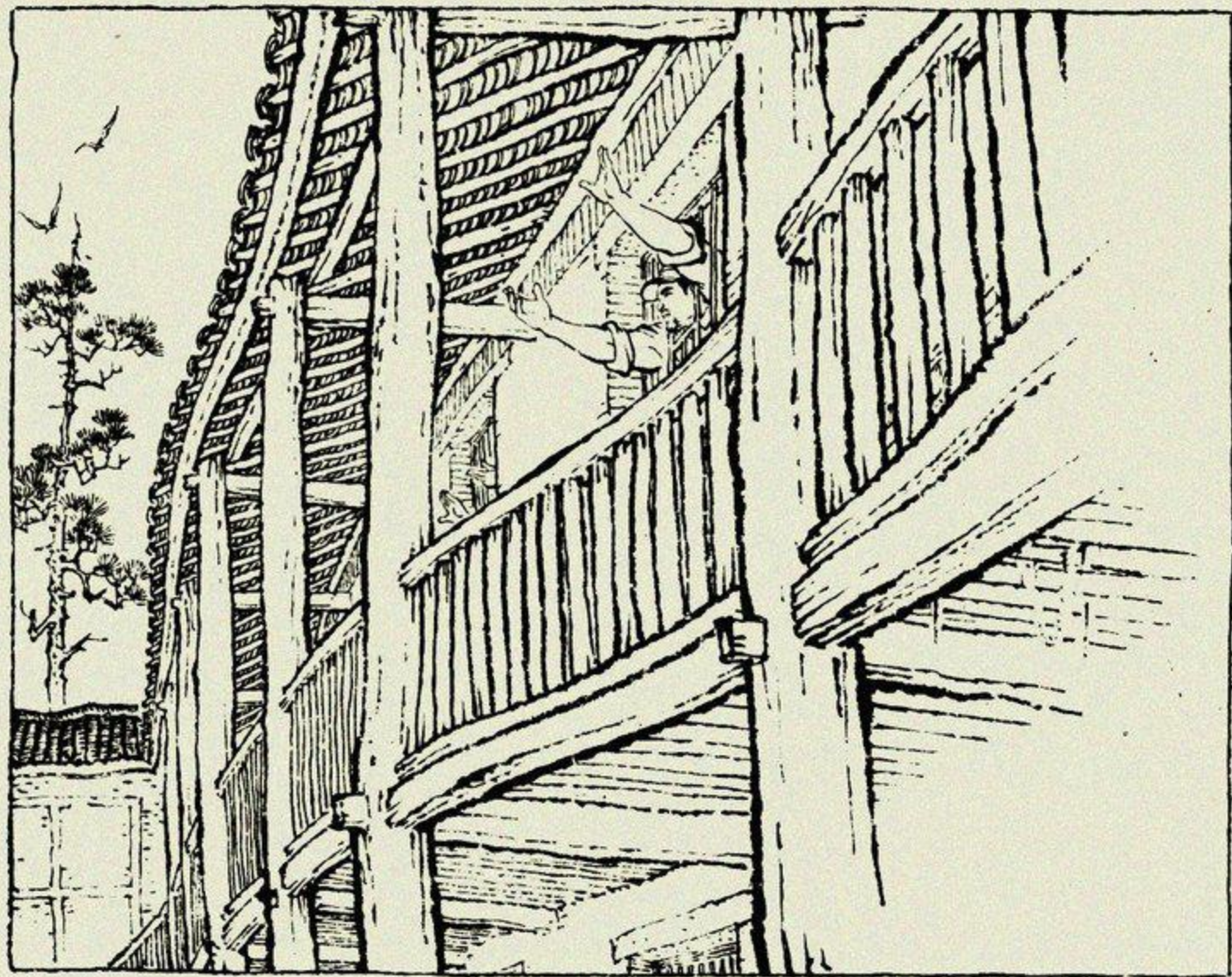
(20) 人们象接受任务似的喊着：“给我来半碗！”刘思扬强烈地感到，这些声音是咬着牙关进出来的，在敌人制造的极度干渴的环境中，吃一餐饭，也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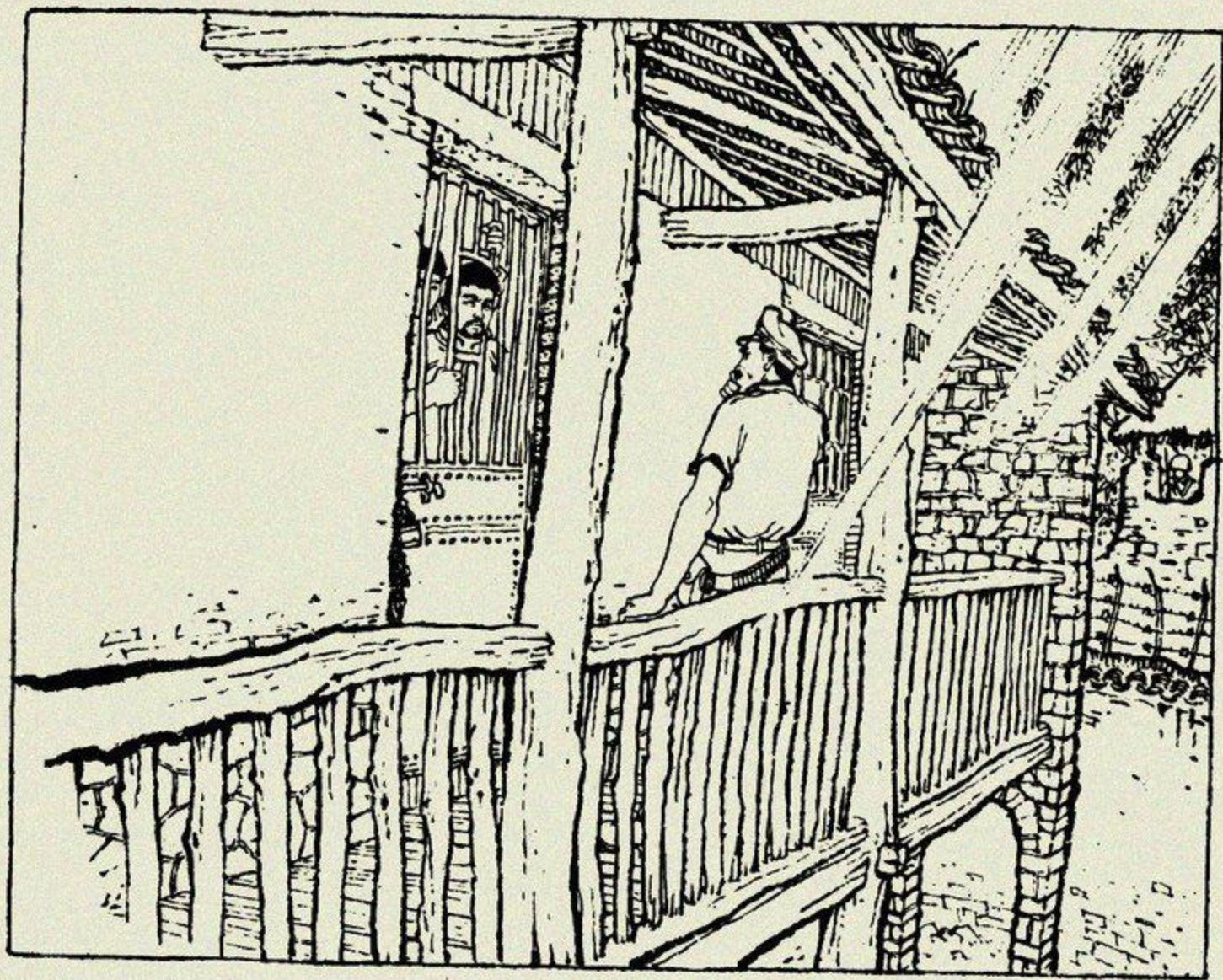
(21) 夜，来临了，闷热也减退了一些。突然响起一阵竹梆声，接着传来特务的叫嚷：“5013 号！出来！”刘思扬扑到门边，只见一位同志被上了手铐，带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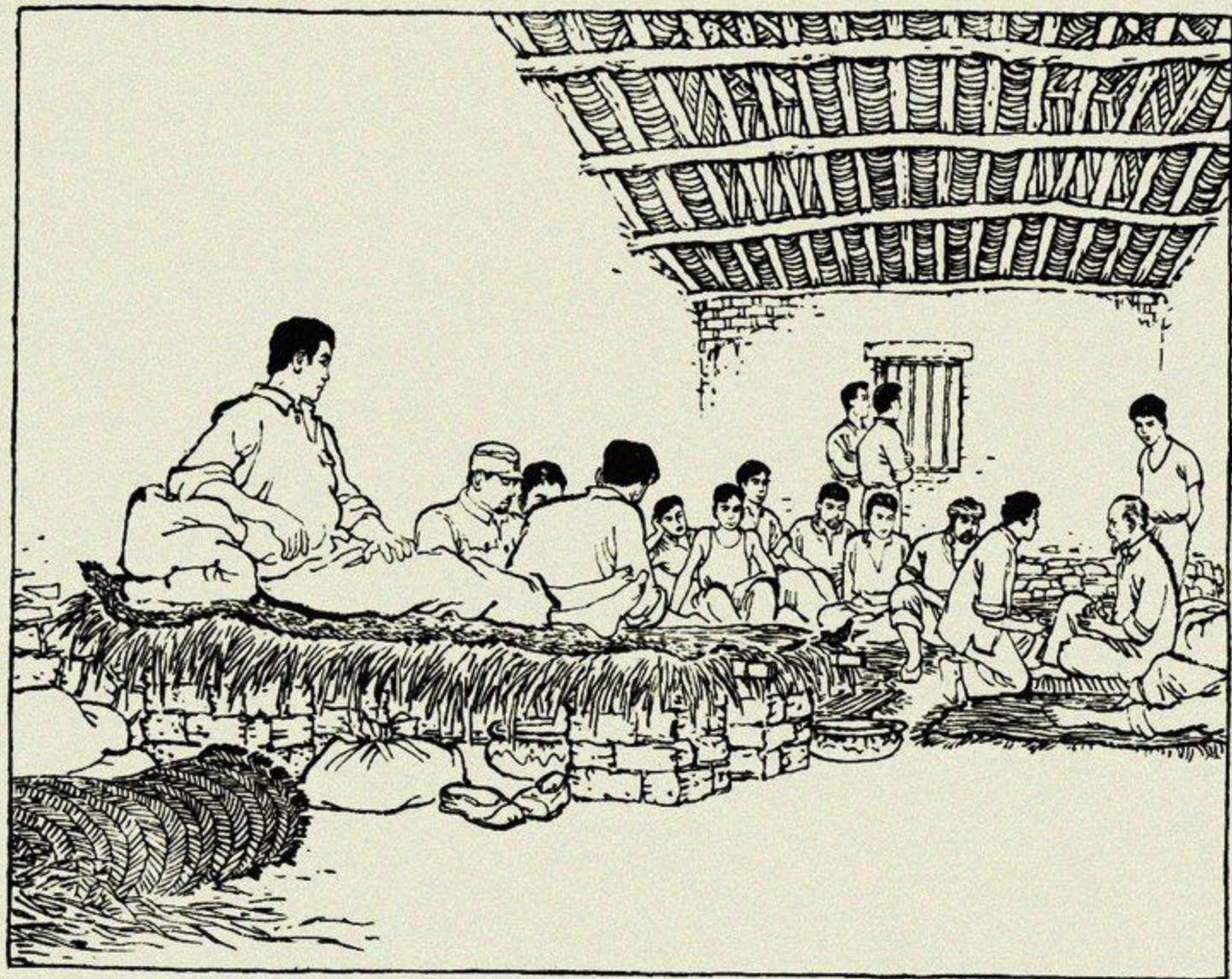
(22) 这位同志高举双臂向所有的牢房呼唤：“同志们，永别了。解放那天，请代我向党和同志们致敬！共产主义万岁！”人们倚着牢房的门口，都闪露着悲愤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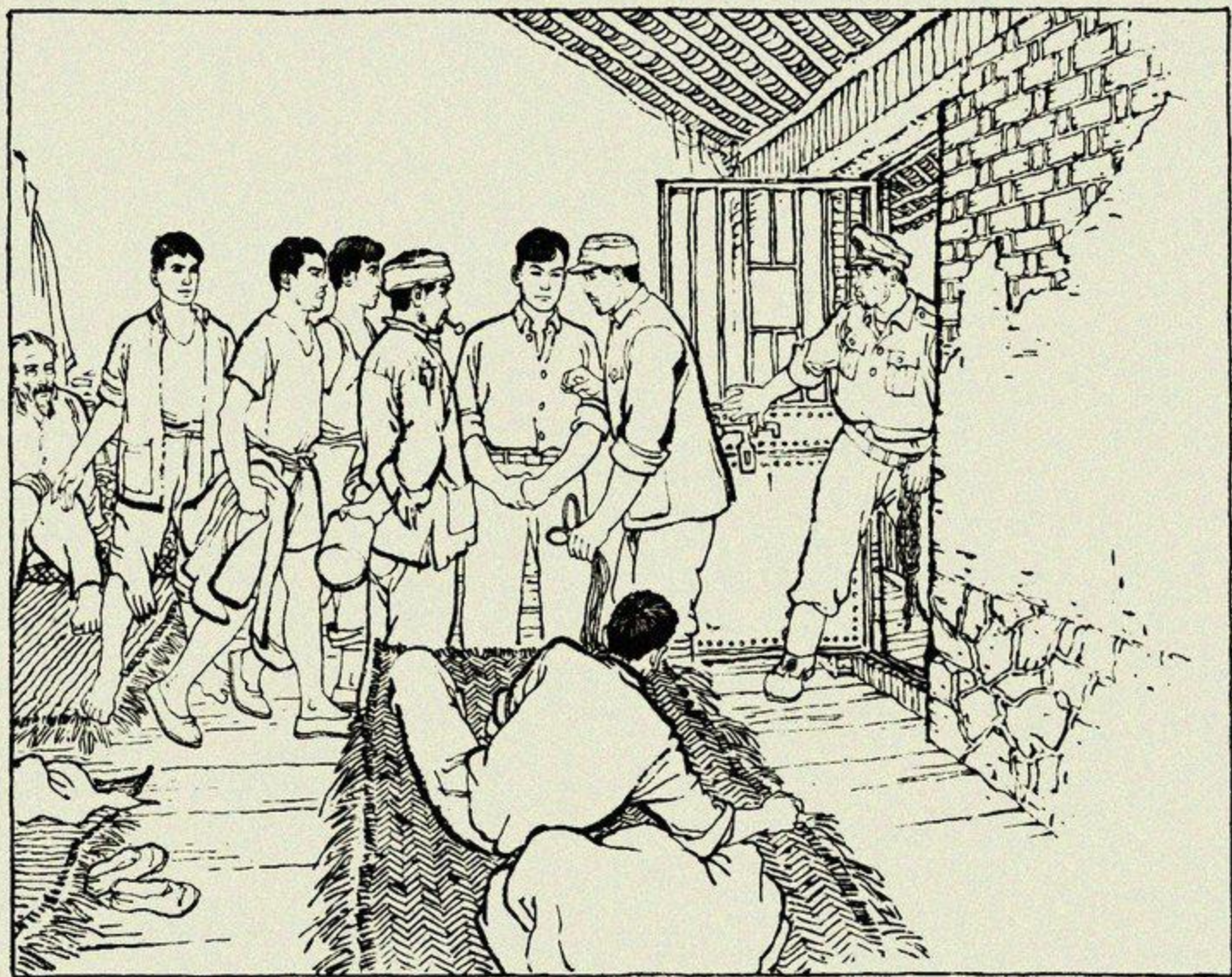
(23) 刘思扬泪汪汪的双眼，看见丁长发在墙上刻下一道痕印，那些痕印是无数次秘密屠杀的铁证。龙光华摇着铁门，咬牙切齿地喊：“给我一支枪，我要杀光这群野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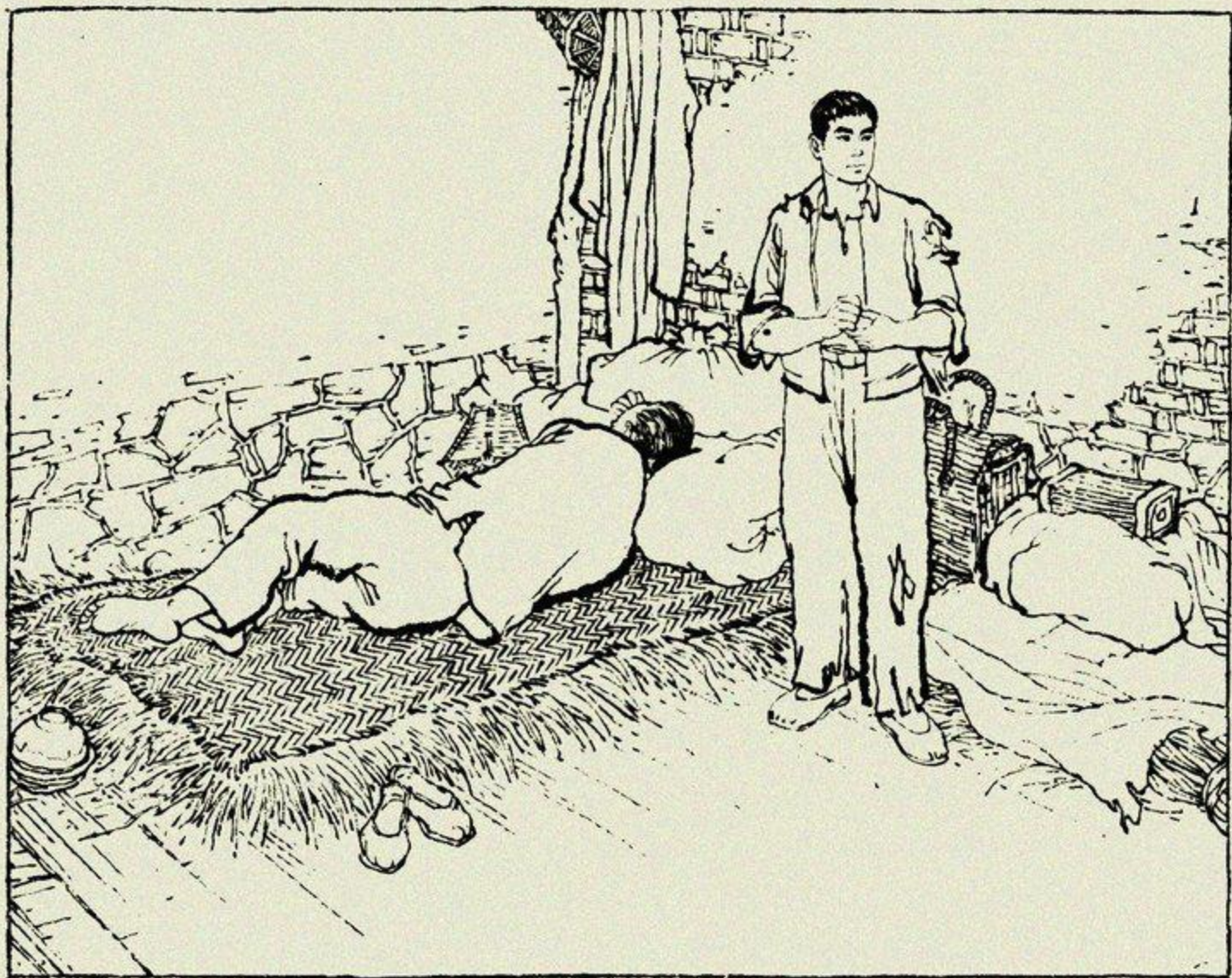
(24) 第二天，下了暴雨，同志们口渴心焦，却得不到一滴饮水。狗熊张着残酷的眼睛笑着，战友们望着这头野兽，望着大雨，怒火在心中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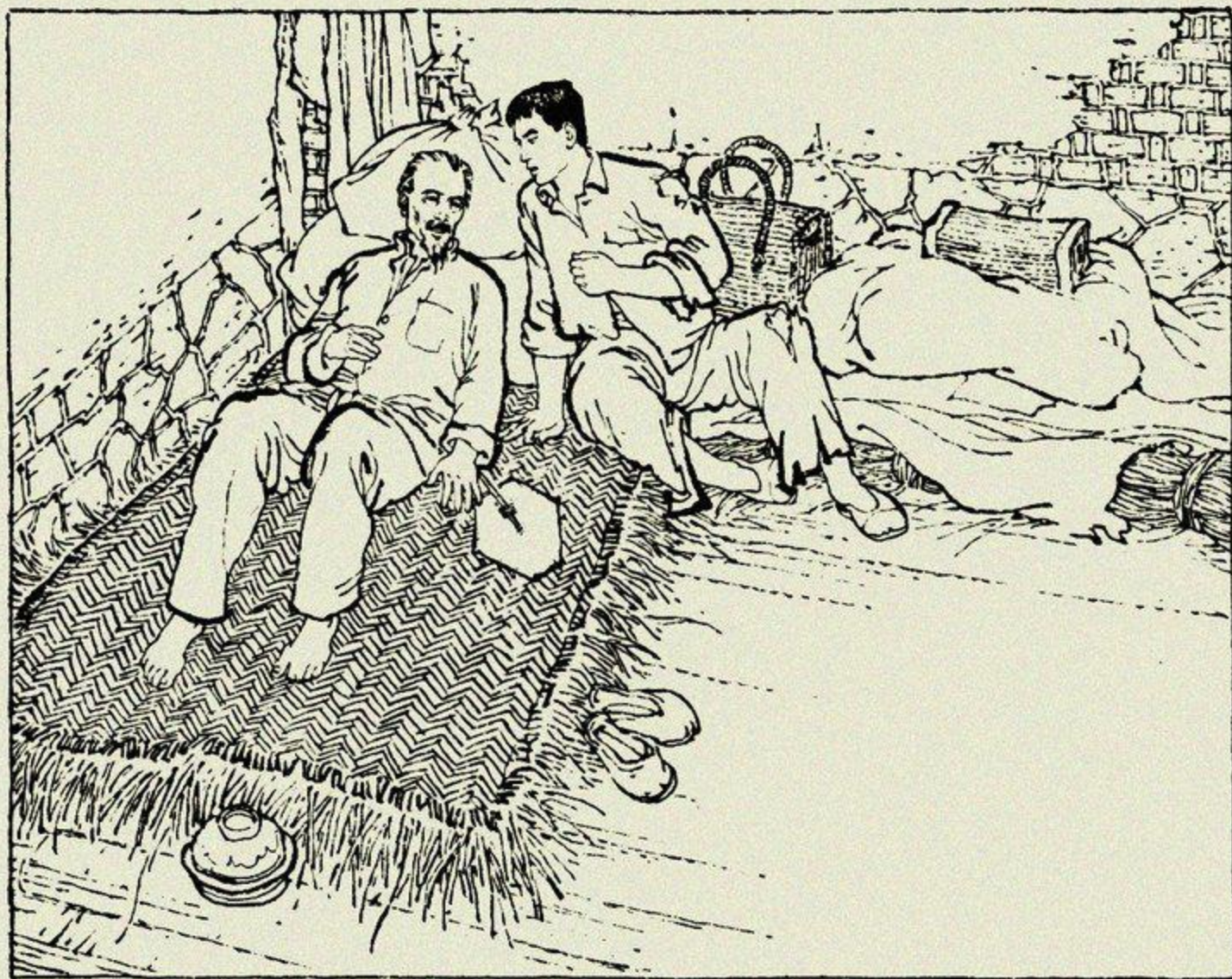
(25) 余新江的伤好了一些，精神也渐渐恢复。他见了老大哥，觉得面孔很熟悉，可是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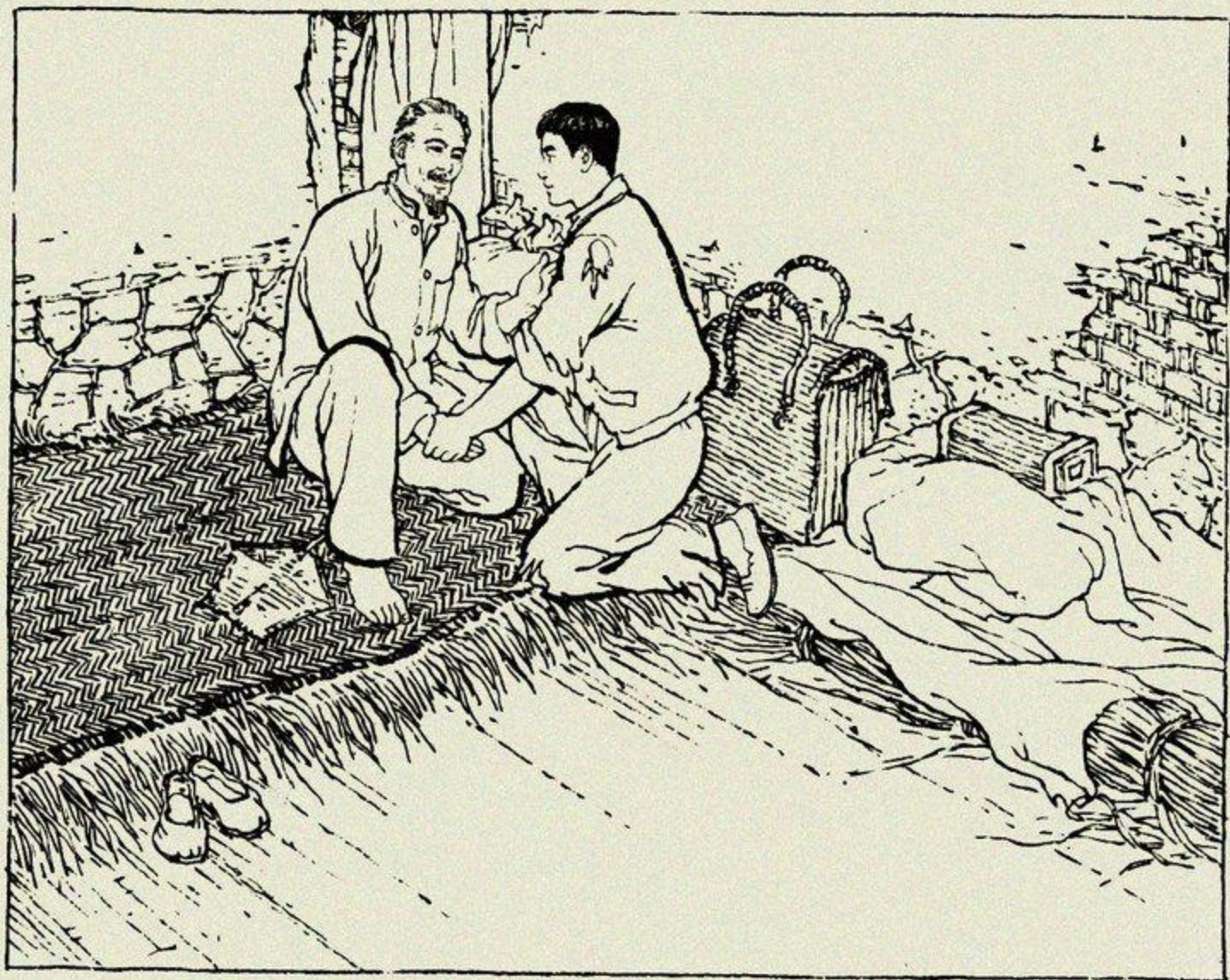
(26) 这天放风，余新江借口腰腿疼痛，没有出去，他想找老大哥谈谈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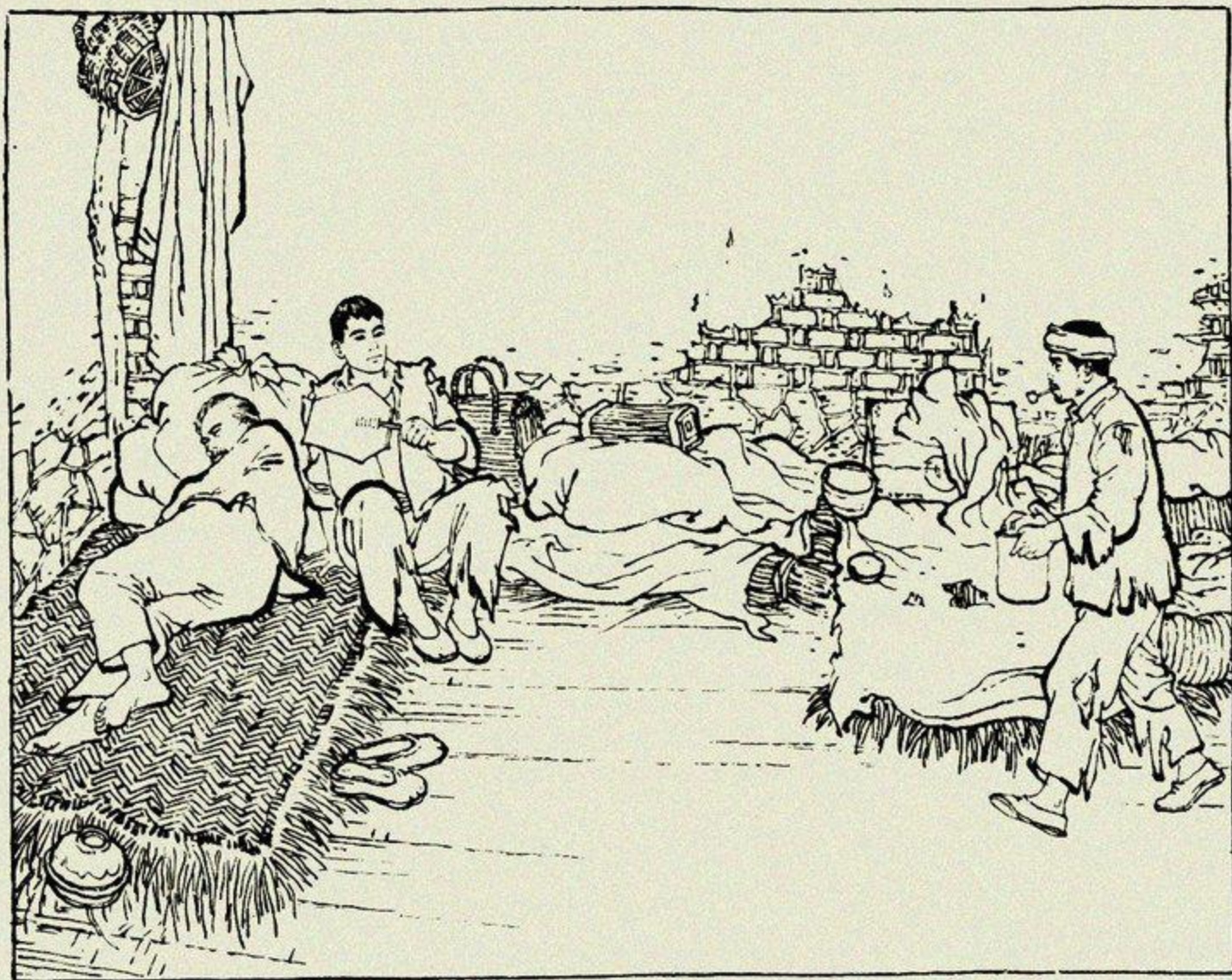
(27) 余新江站起来，走近老大哥身边。老大哥正侧身睡着，他迟疑起来，不想去惊动他，但一种急于要和老大哥谈谈的心情，促使他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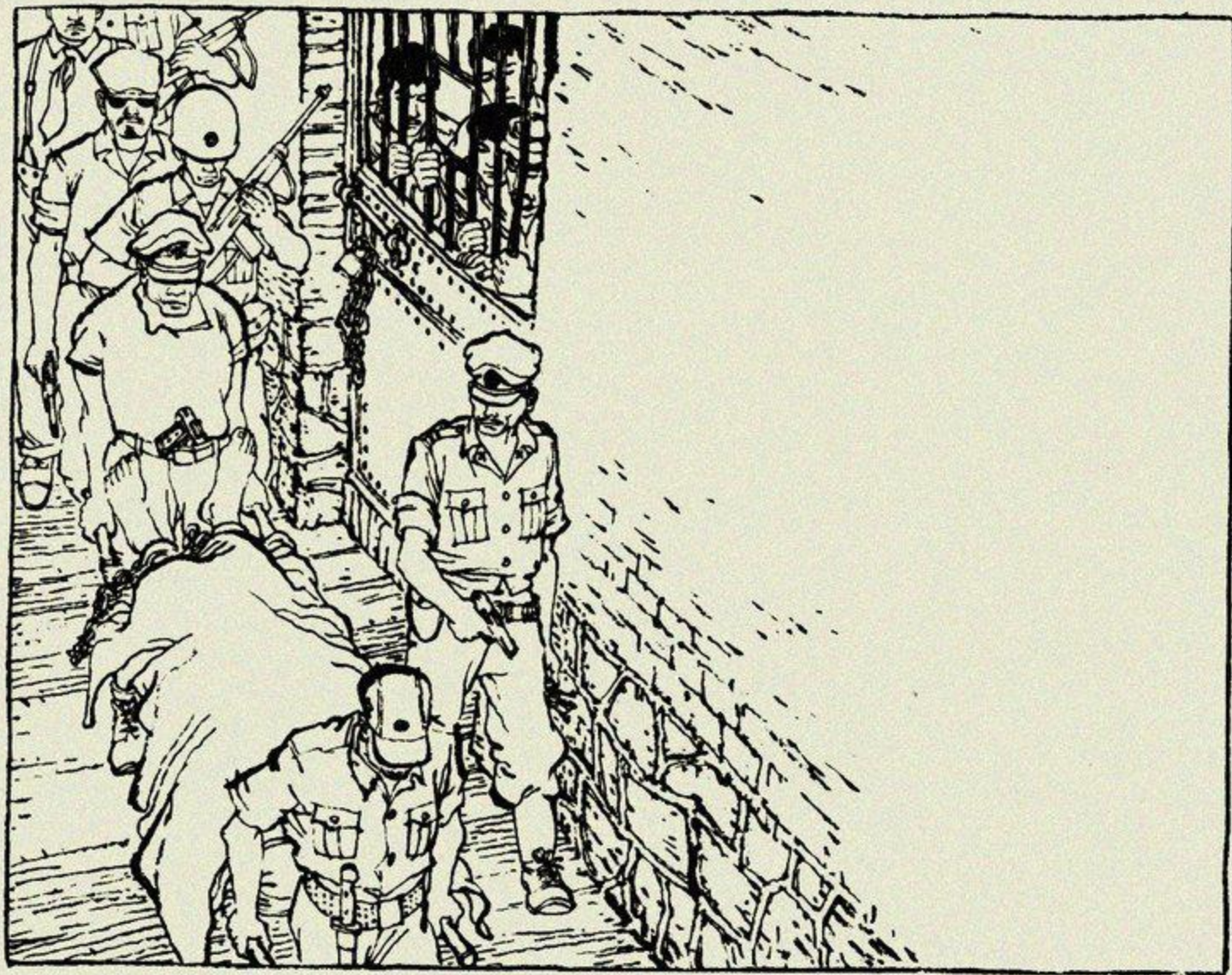
(28) 老大哥坐起来，招呼他坐在身边。正谈着，余新江发现老大哥左耳根有颗大黑痣，突然记起十多年前，自己在工人夜校读书时，被敌人逮捕的夏老师。对，正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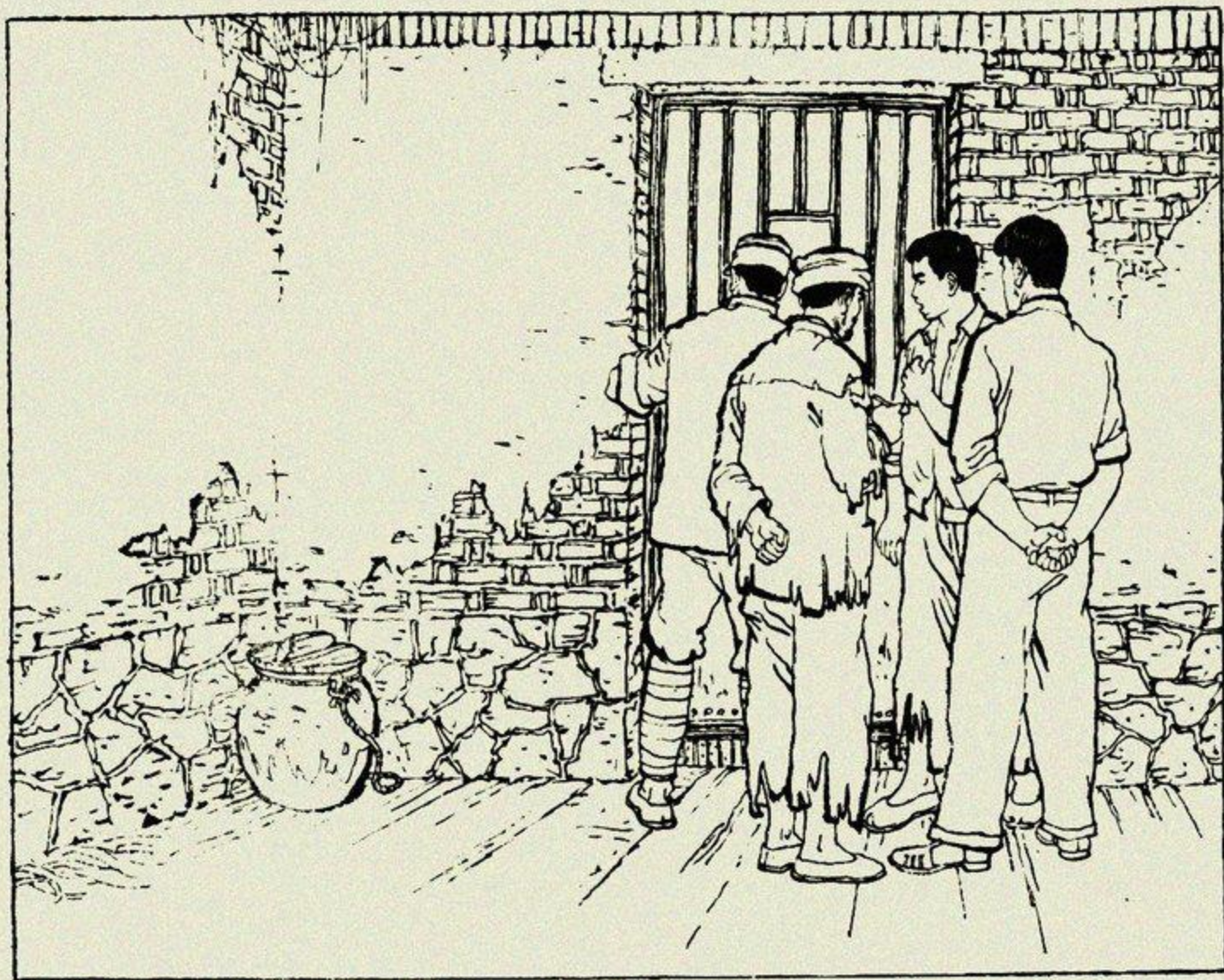
(29) 余新江一把抓住老大哥的手：“老师！夏老师！”老大哥放低声音说：“我现在不姓夏。过去的历史，敌人不知道，你以后就叫我老大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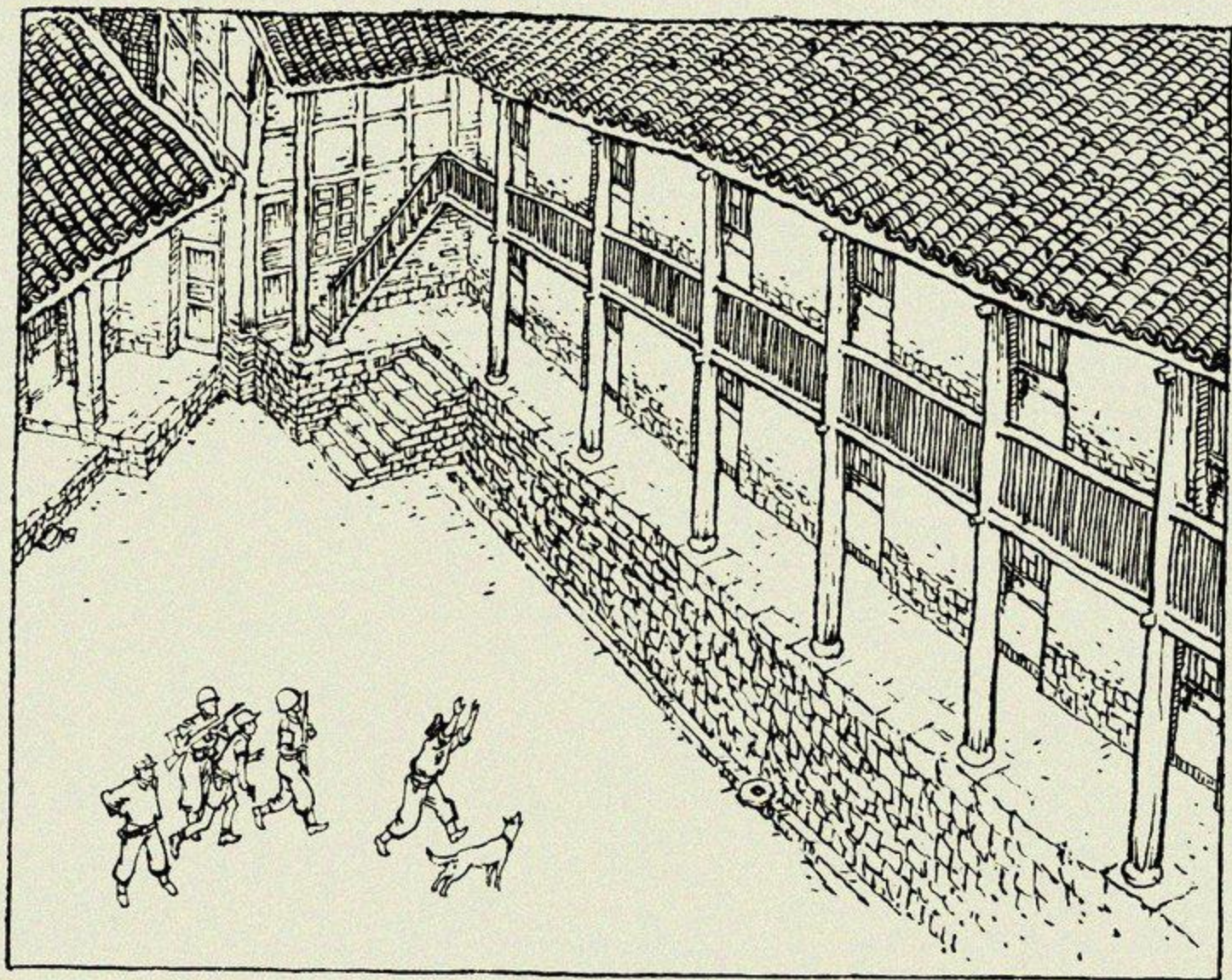
(30) 余新江从老大哥那里,得知渣滓洞也有党的组织,十分高兴。正当他叙说毛主席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放风的人回来了,老大哥便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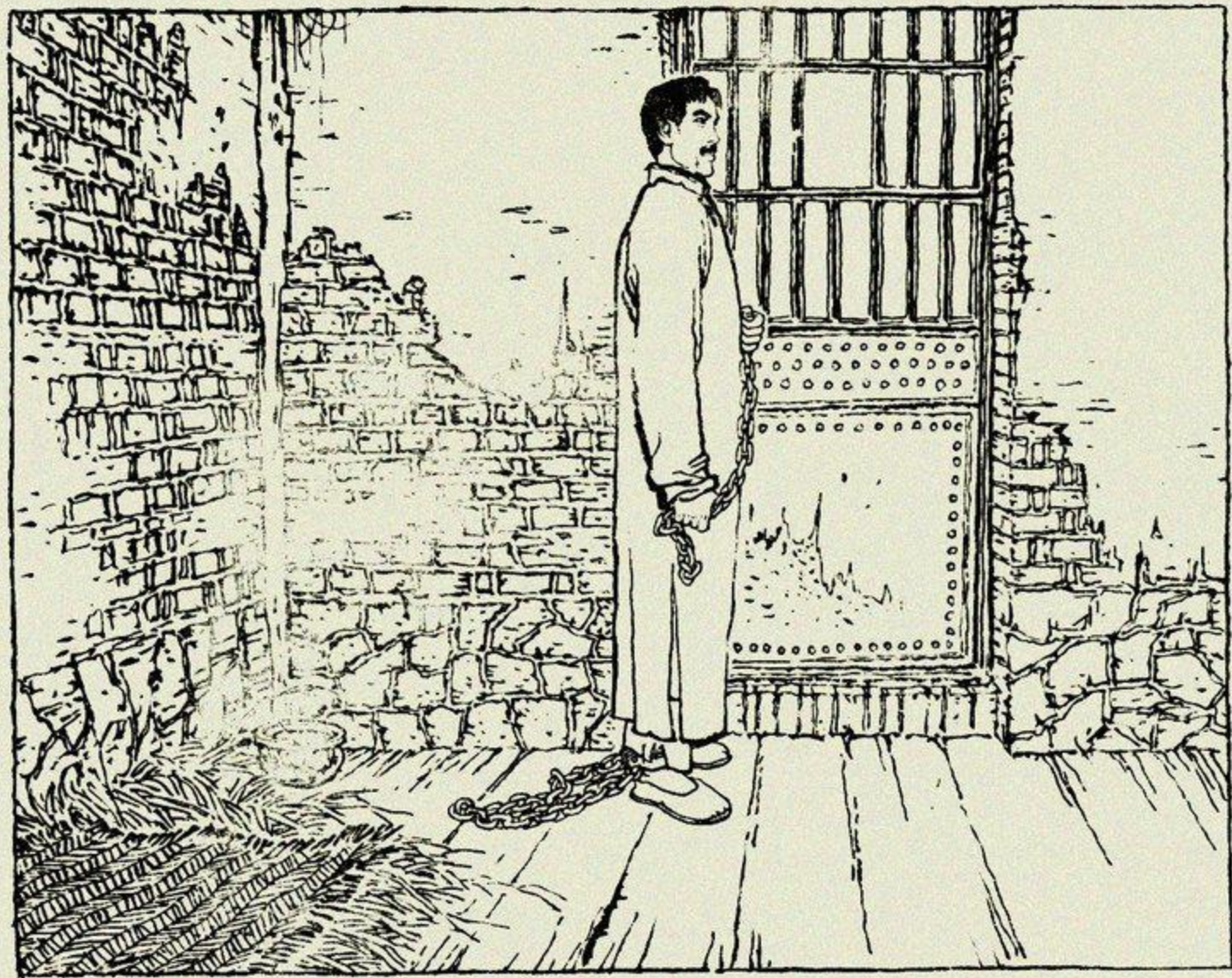
(31) 不一会，外面传来吆喝声，丁长发赶过去，见一群特务押了一副担架到了楼八室。看到露在破毯外面的一双鲜血淋漓的赤脚，他焦急地询问：“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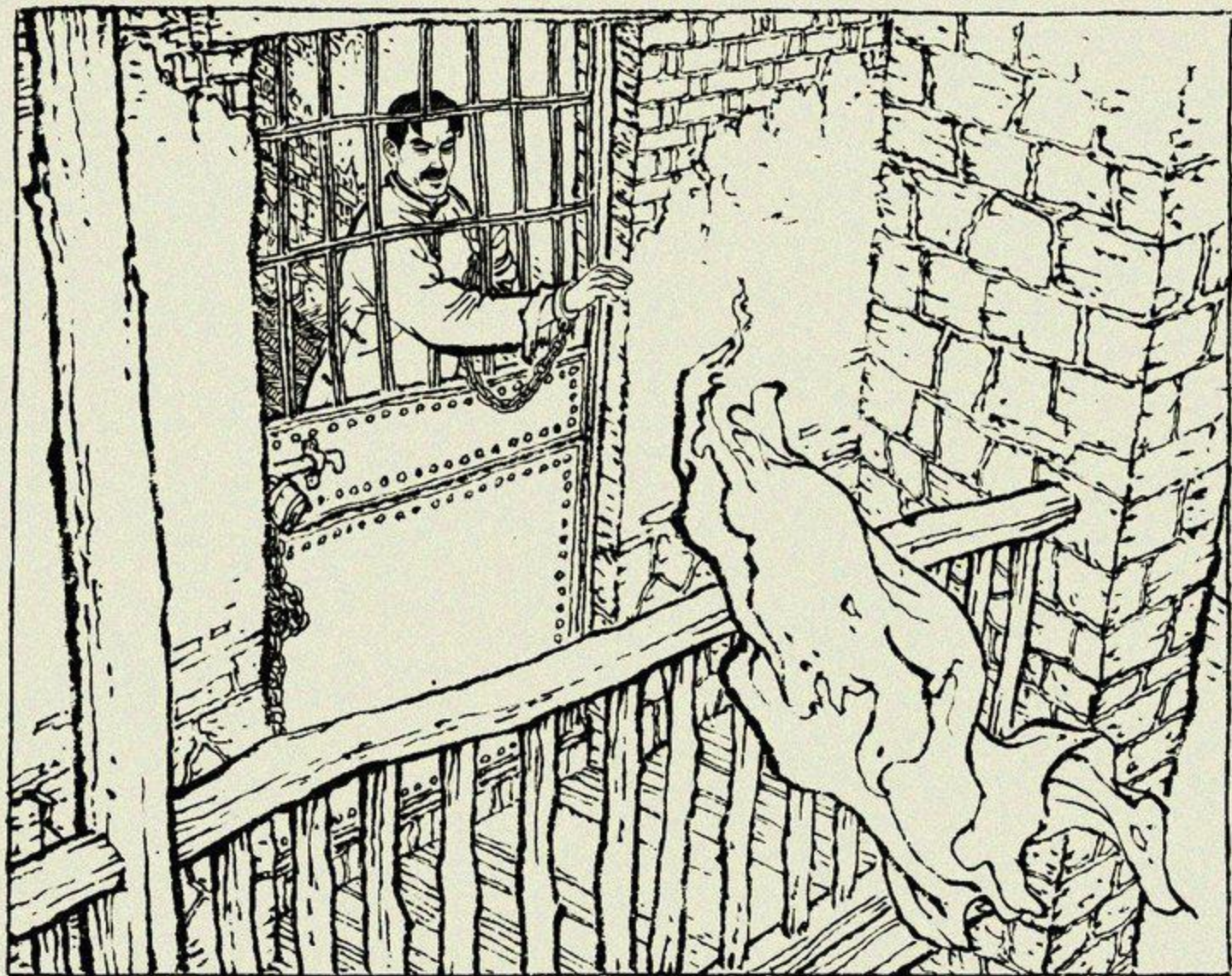
(32) 没有人知道是谁。几天以后，这个受过重伤的人站起来了，在铁链拖过地板的当啷声中，他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人们应和着，雄壮的歌声飞扬在渣滓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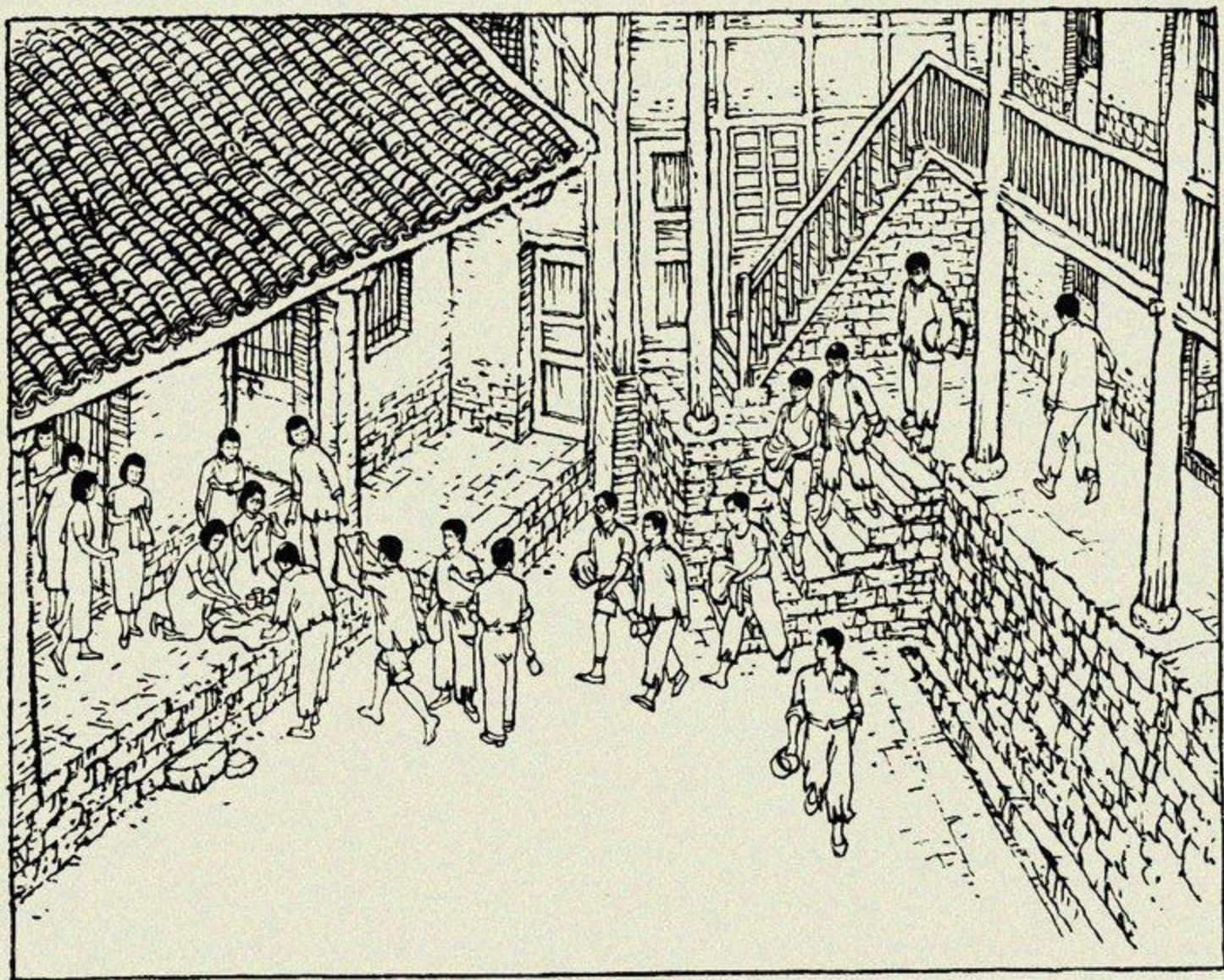
(33) 特务看守长猫头鹰出现了，他狂喊道：“不许唱，许云峰！”余新江听了，猛然冲向铁门：“是老许！”与此同时，许多牢房都传出了惊问：“许云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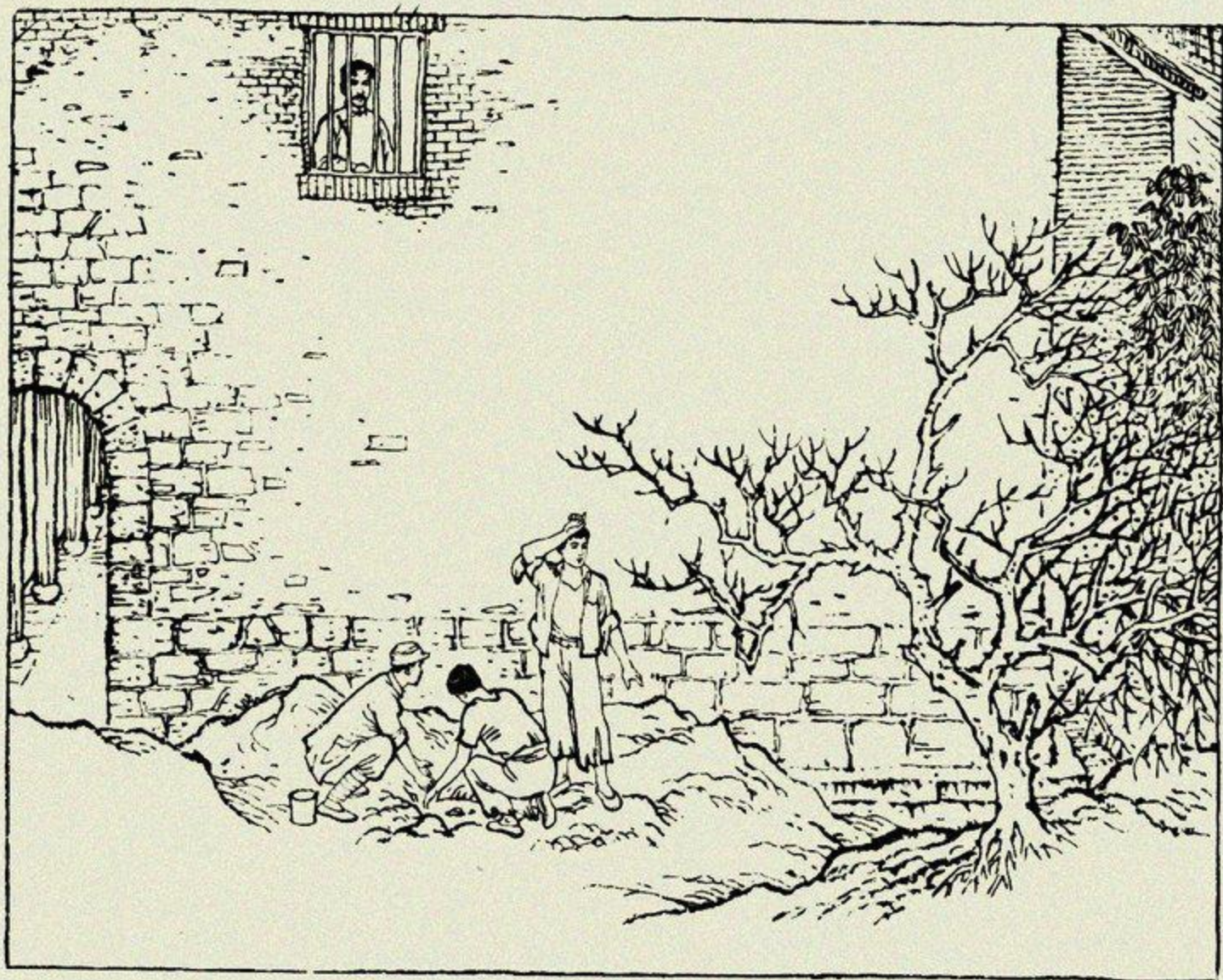
(34) 许云峰听到应和的歌声，强烈地感到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确信自己能迅速找到狱中的党组织。想到这里，他面上浮起了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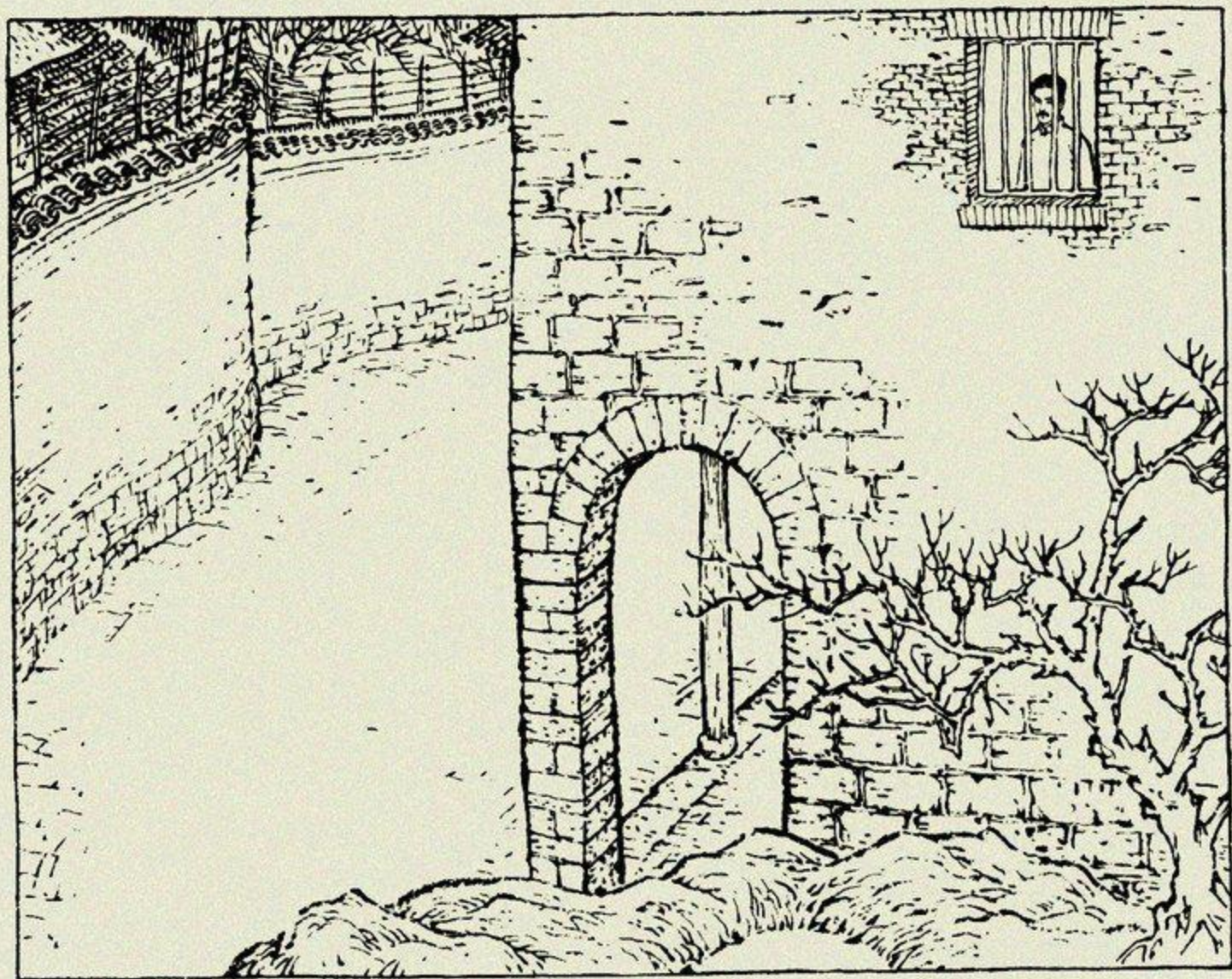
(35) 女牢忽然传出婴儿的哭声：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许云峰听说女牢生了女婴，便把自己的破毯子扔到楼下，命令特务说：“把毯子送给女牢，给孩子撕几块尿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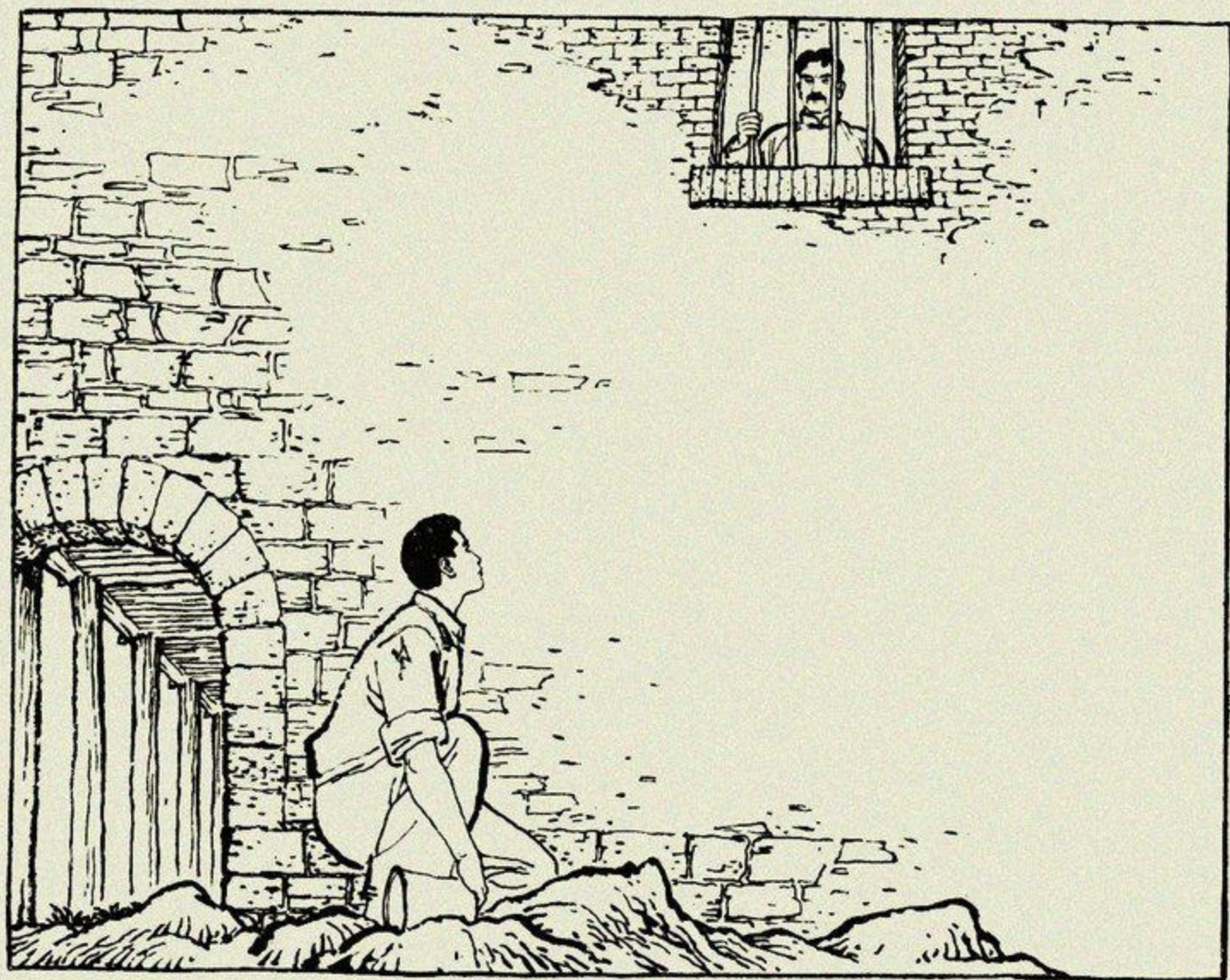
(36) 许云峰望望楼下，见出去放风的战友们，也在女牢门口堆放衣服；他也高兴地看见了余新江，见他正提着水罐，走过院坝转到牢房后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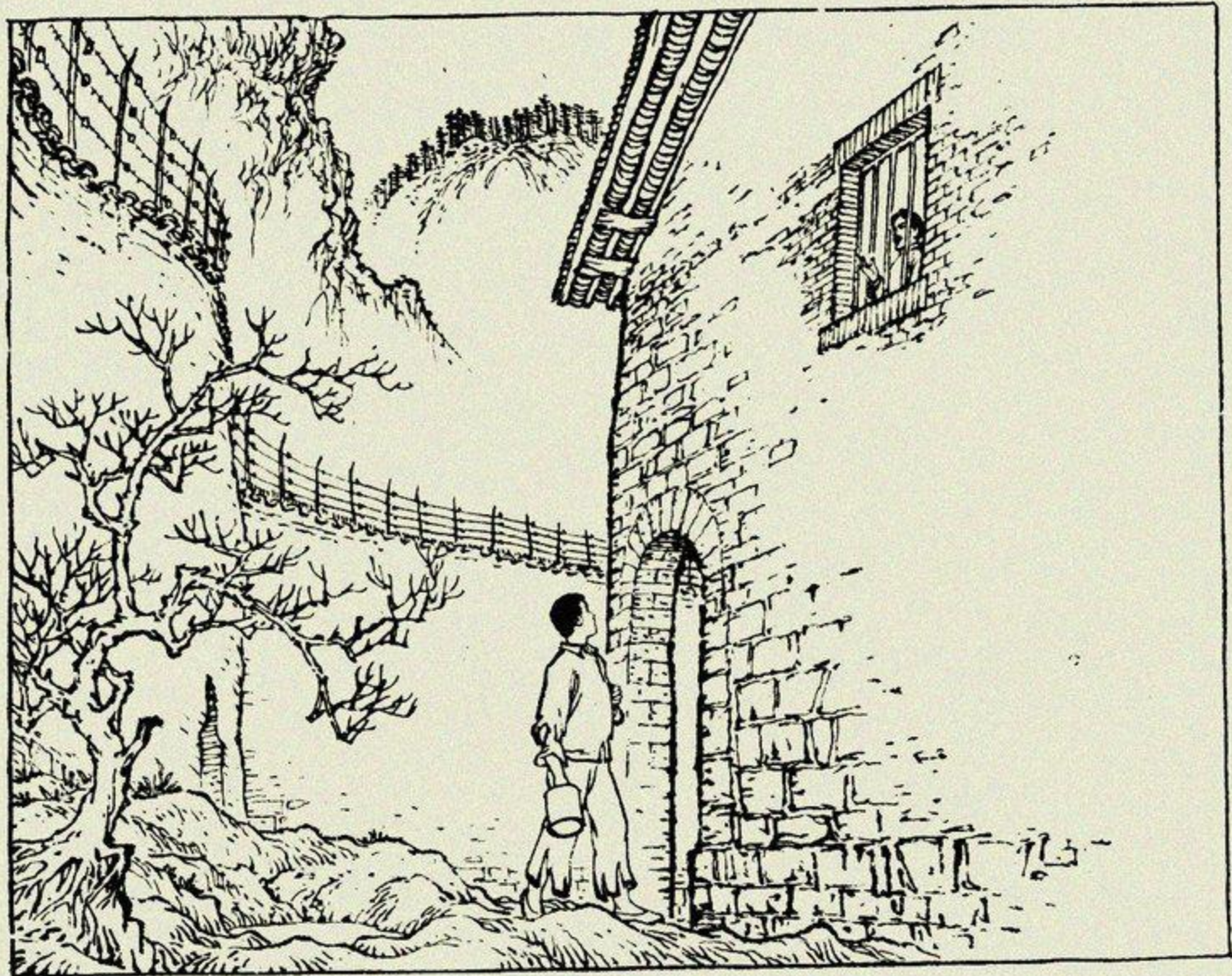
(37) 许云峰马上转到牢房后面小窗边探望，见余新江正和人在挖掘水坑，把积水引入坑里。他想：敌人决不会听任这种行动，但他觉得这样做，能锻炼斗志，鼓舞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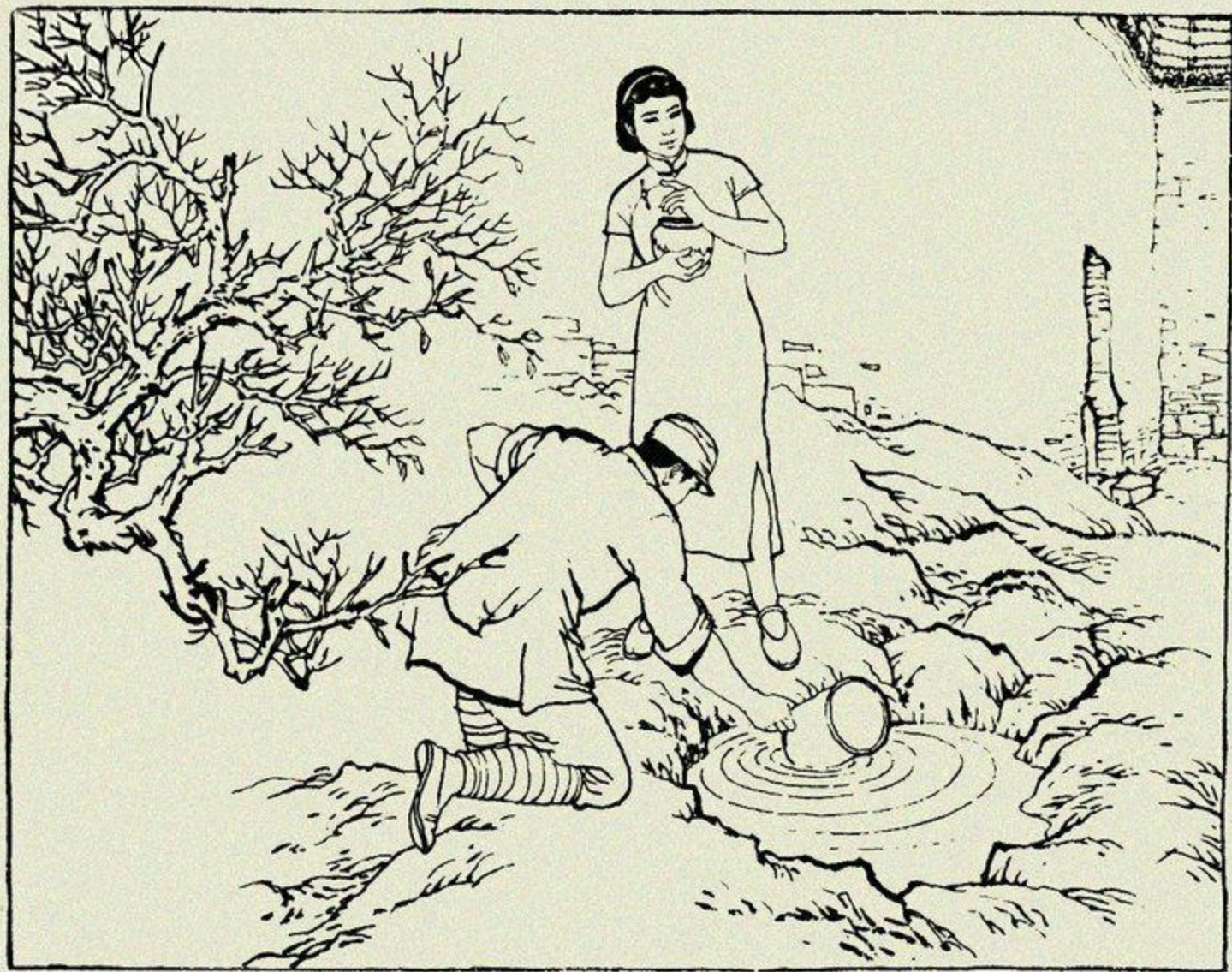
(38) 第二天清早，许云峰首先到小窗前探望，见坑里已注满了清水，水面闪动着微微的涟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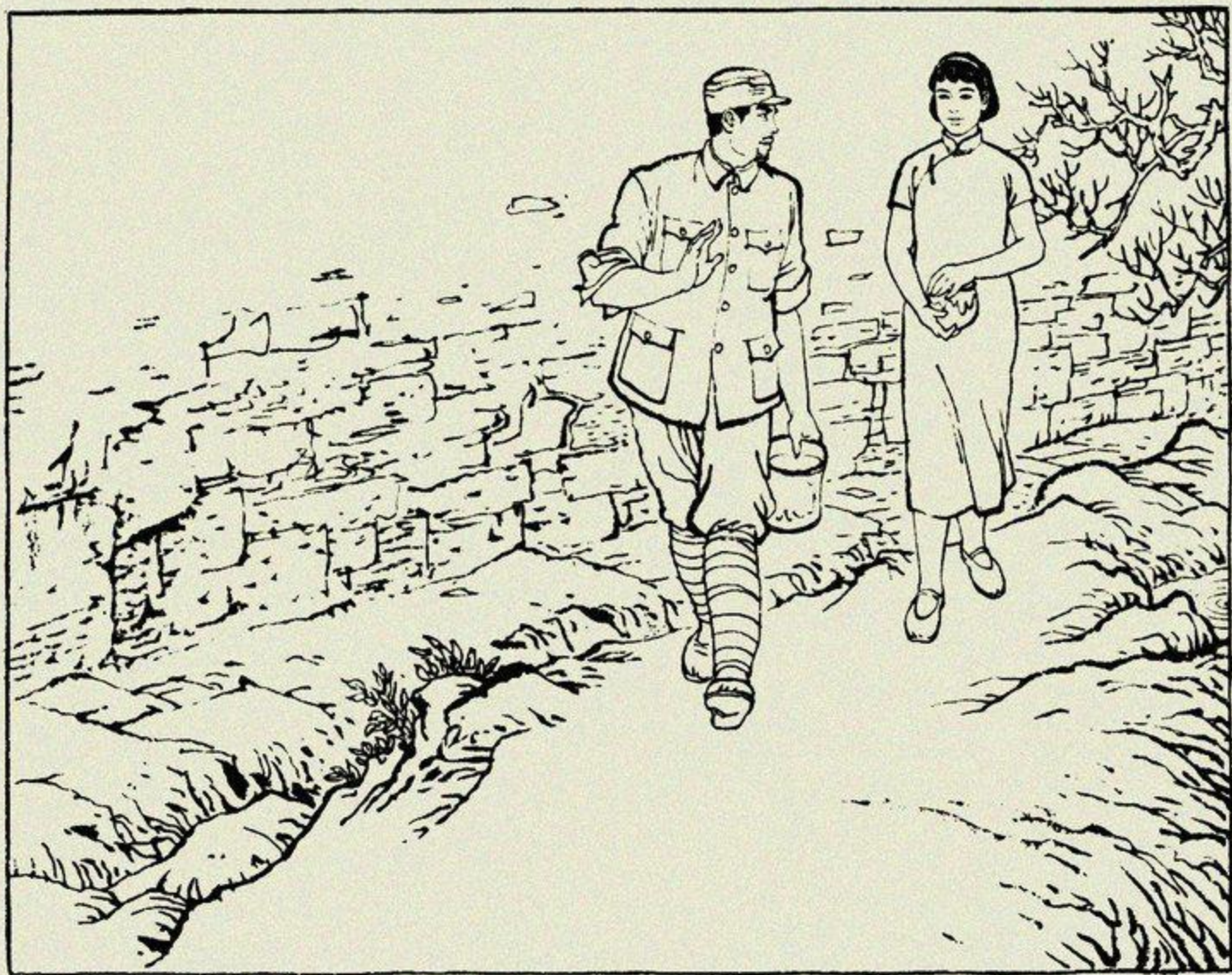
(39) 放风时，余新江提着水罐走近水坑，捧起清水喝了几口，然后满满舀了一罐。忽然，他听到一阵当啷的脚镣声响，抬头一看，高兴地叫道：“老许，我就住在你隔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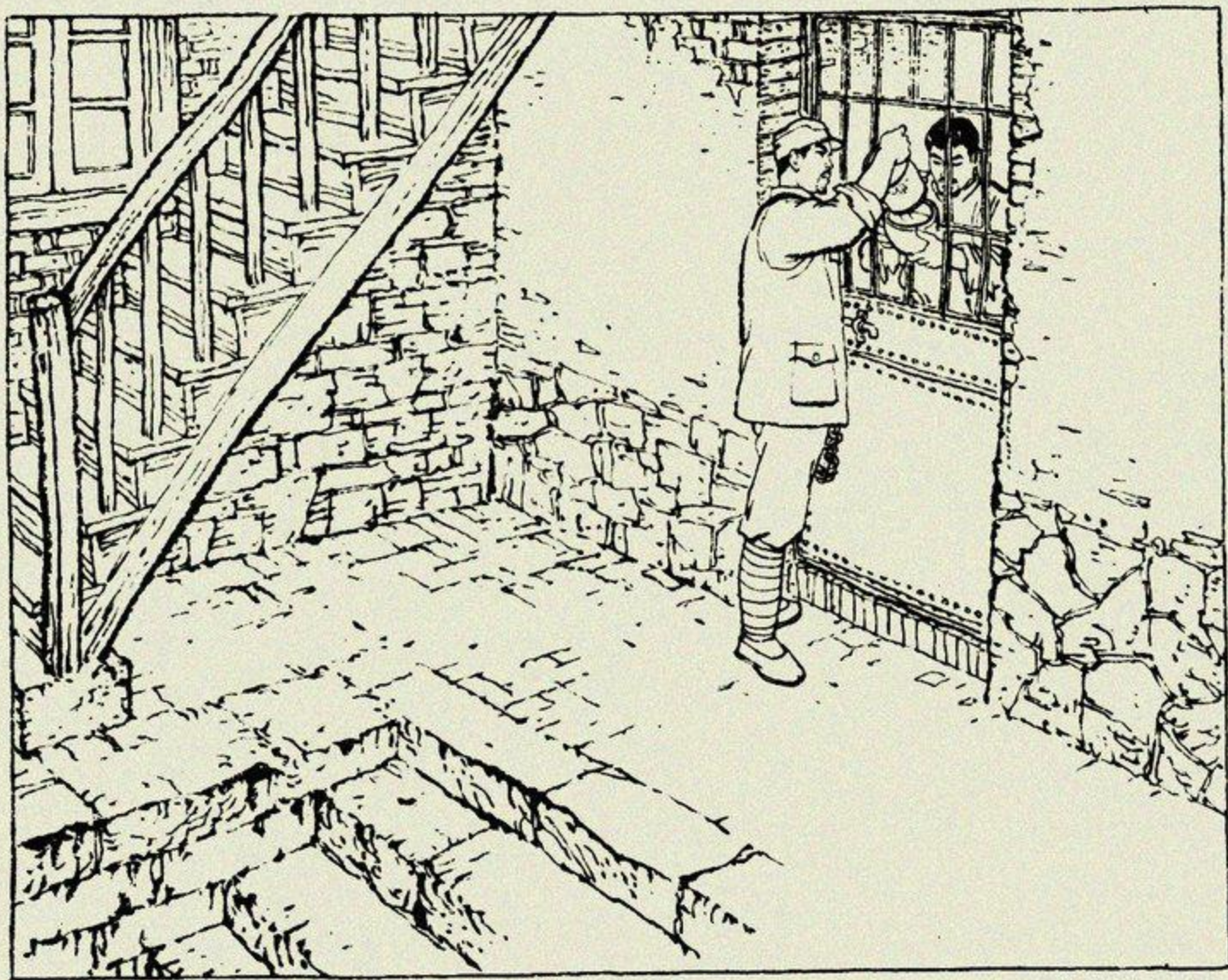
(40) 许云峰笑着，微微地点着头，作为回答。余新江望着许云峰，久久不肯离去，直到许云峰用手示意，他才快快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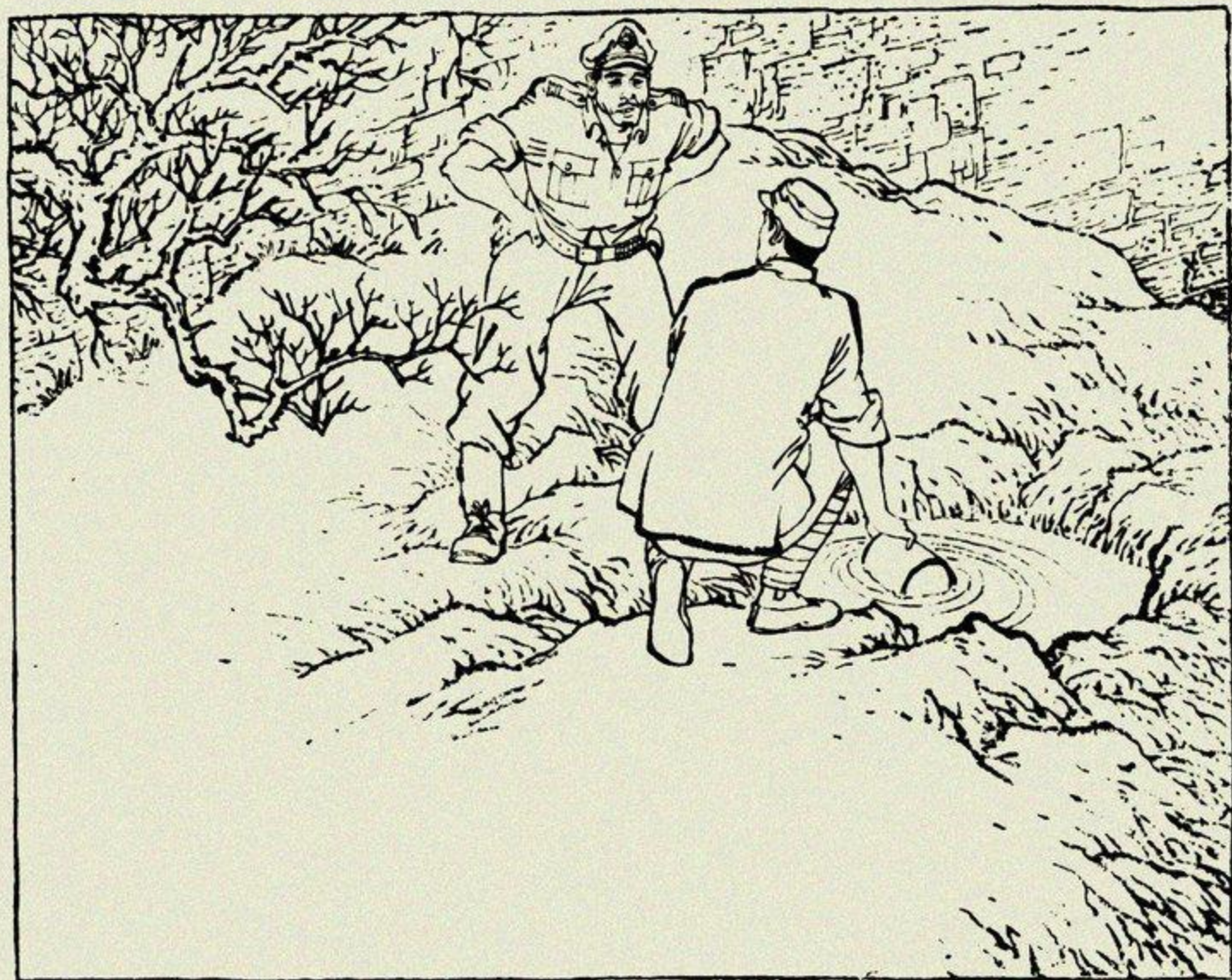
(41) 女室也有人出来舀水，这是孙明霞，她头发上还扎着鲜红的发结。当她舀满一罐水站起来时，龙光华匆匆跑来，差点把她手里的水罐撞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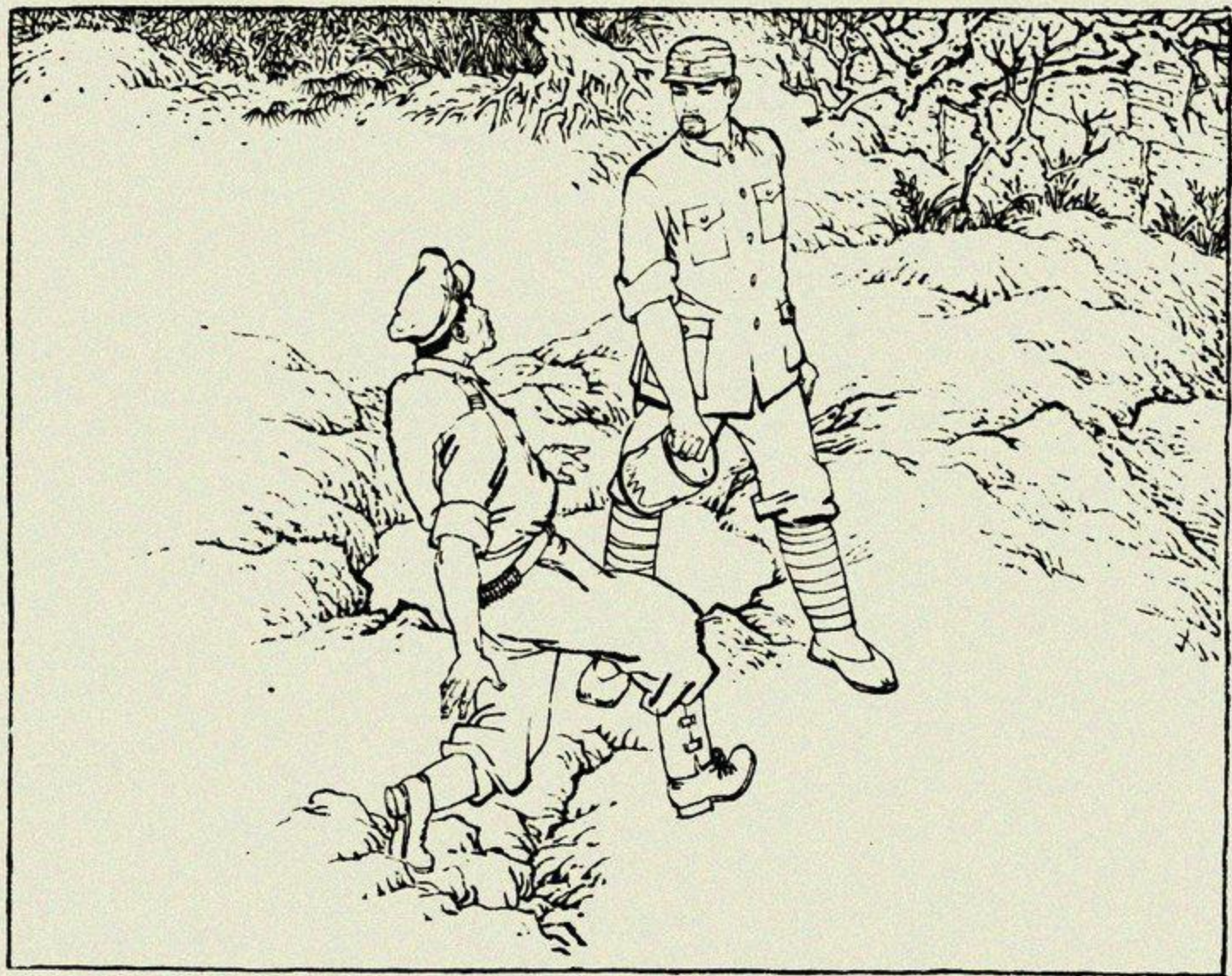
(42) 龙光华抱歉地对她点点头，舀了满满一罐，回身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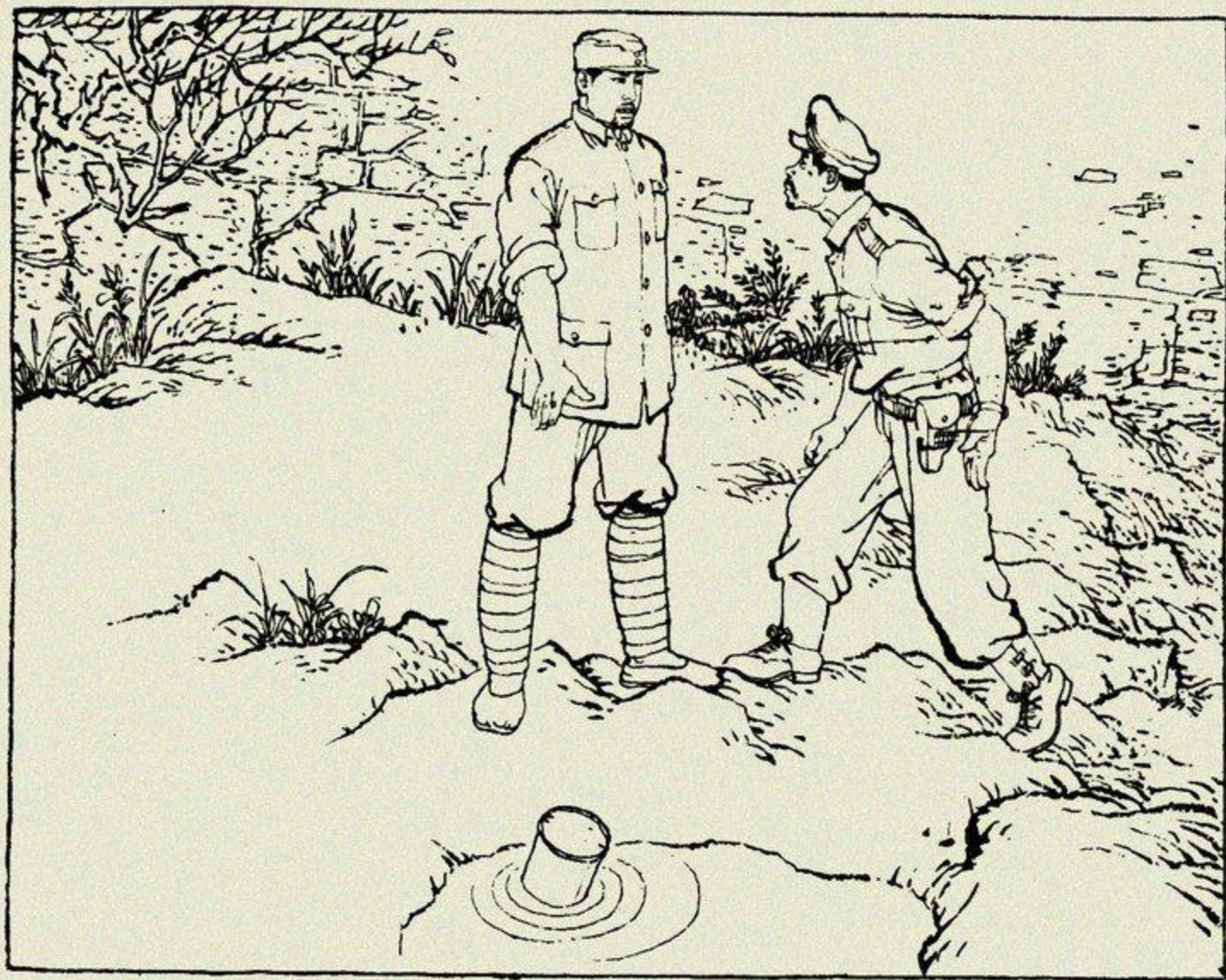
(43) 龙光华这样来来去去舀了十多次，不到一刻钟，他把舀来的水，分送到各个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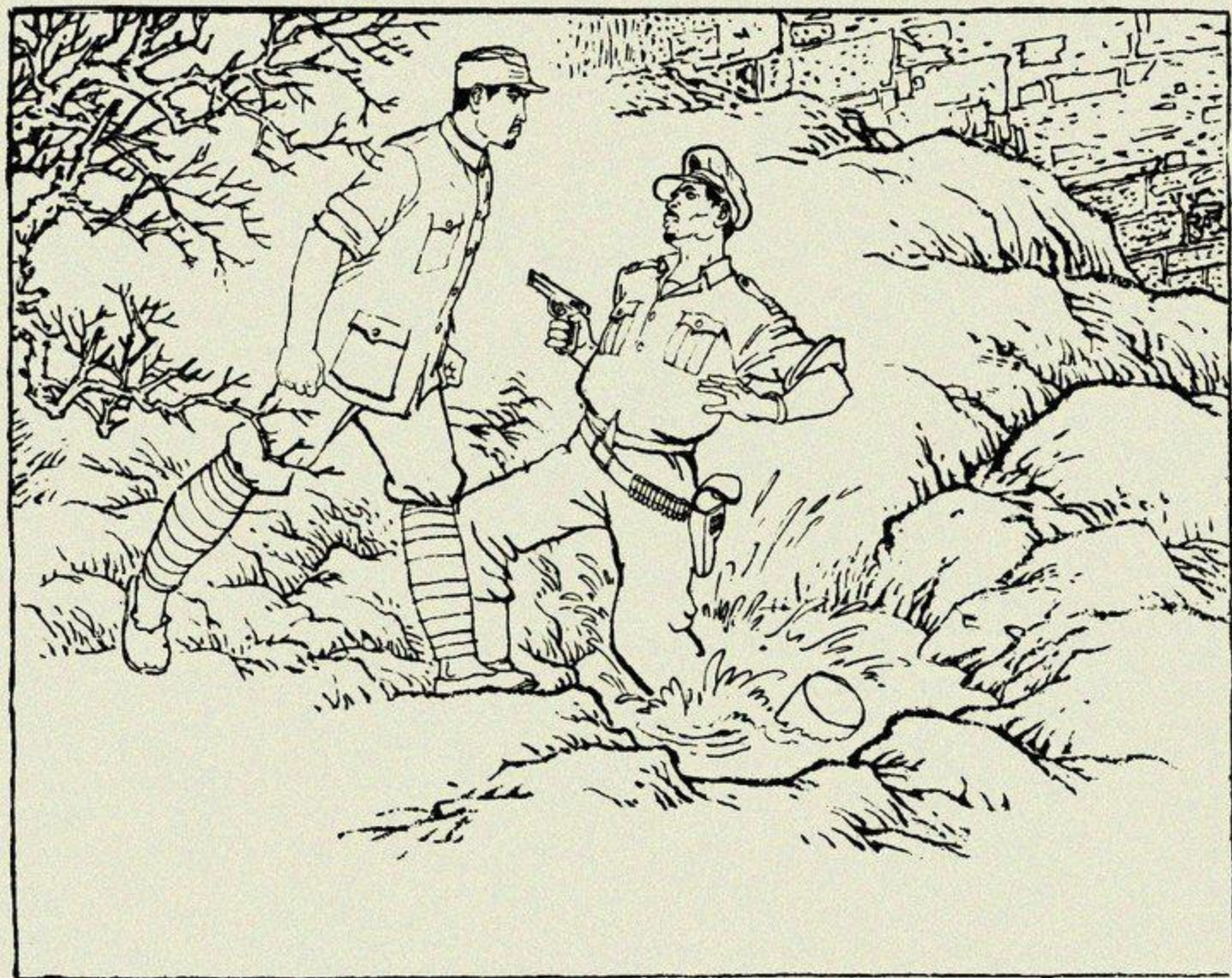
(44) 敌人干涉了。狗熊跑来阻止龙光华,横眉怒目地说:“你躲在这里,楼七室早就收风了。”当他发现水坑之后,火更大了,一边叫骂,一边把污泥踢进水坑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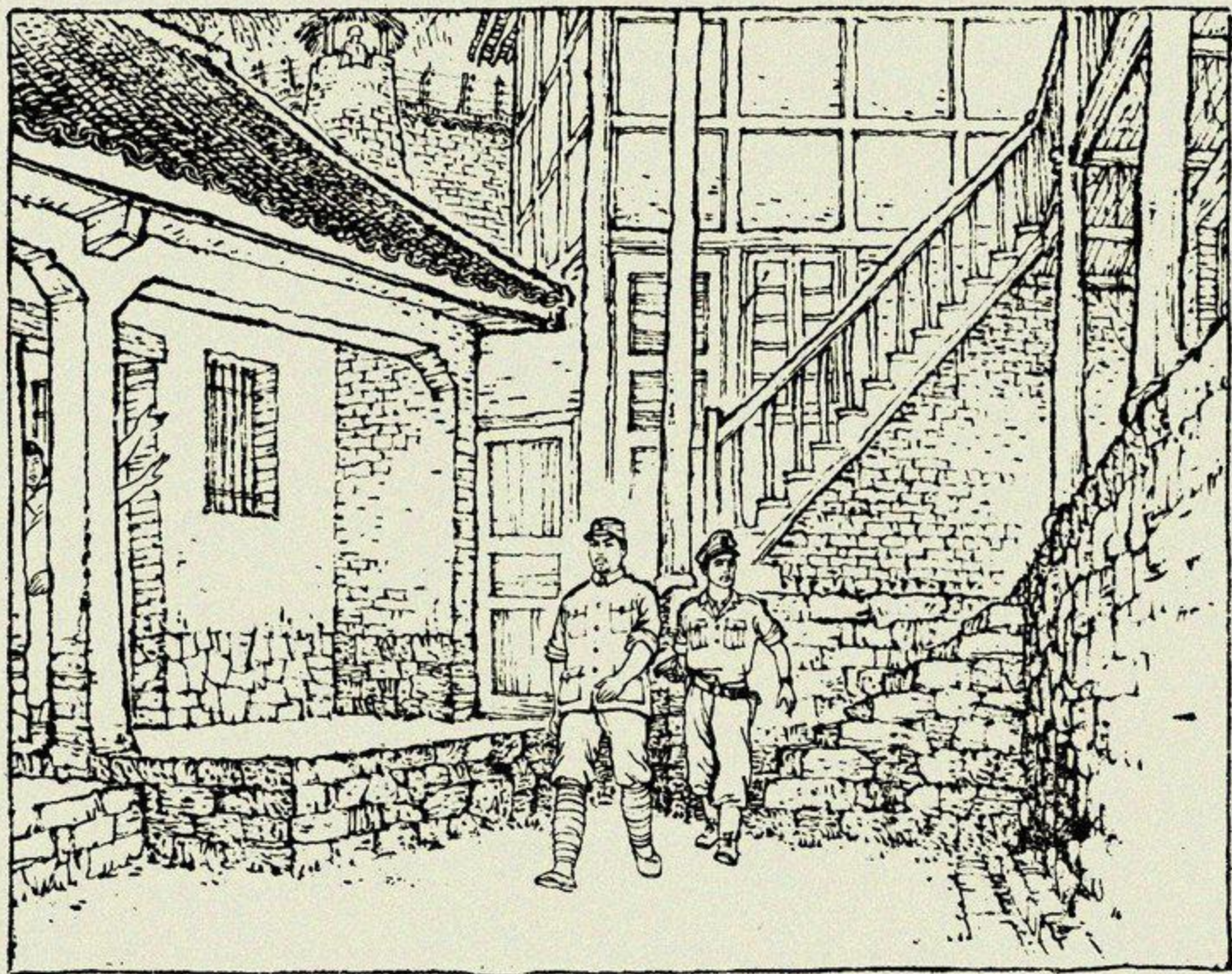
(45) 龙光华挺身上前，喝阻特务道：“天气热，你们故意断水！这个坑是我们挖的，不准破坏！”说完，又蹲下身去，舀了一罐清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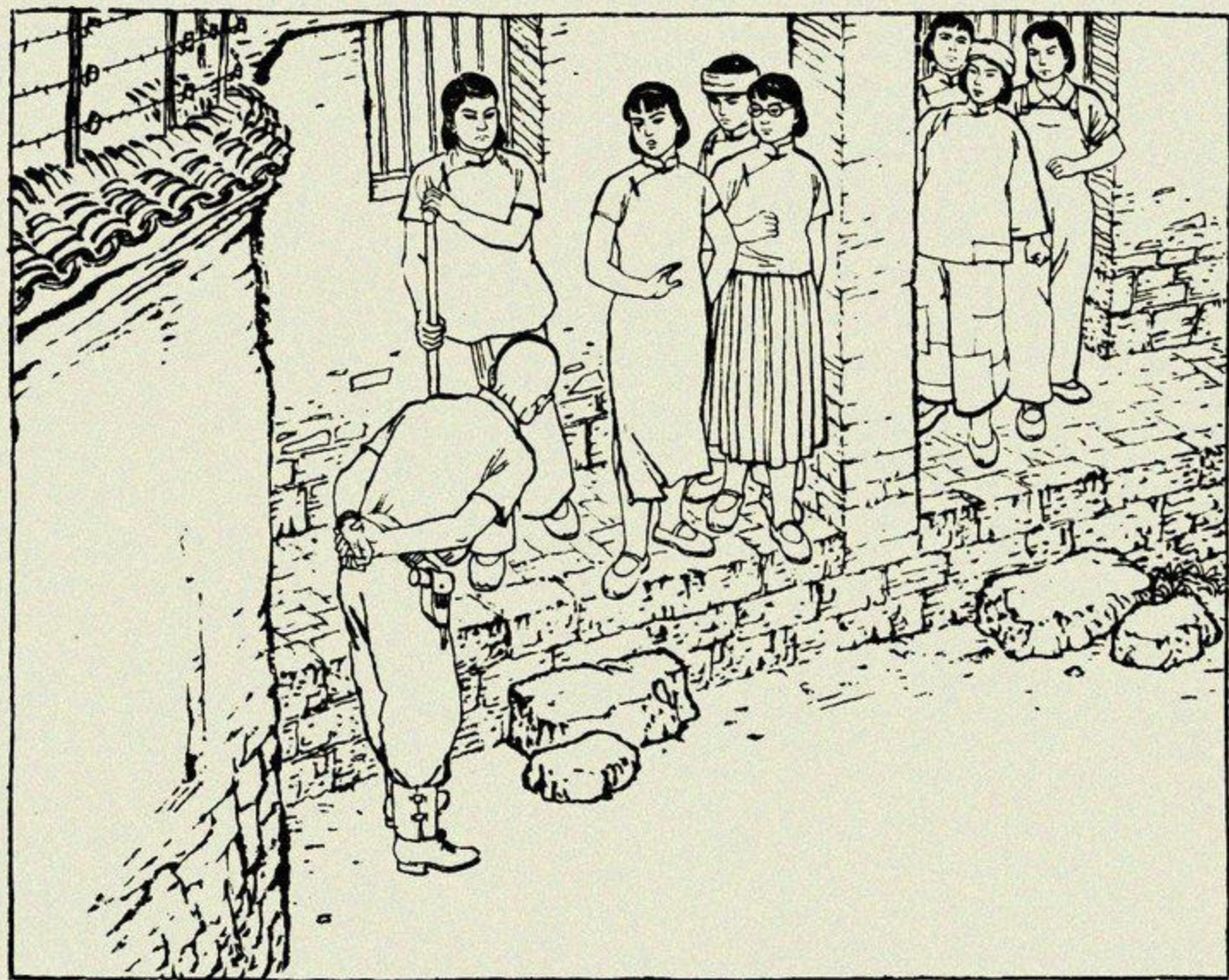
(46) 狗熊夺下水罐,丢到水坑里。龙光华愤怒地命令说:
“把水罐拾起来!”狗熊面红耳赤地走到龙光华面前,想要动
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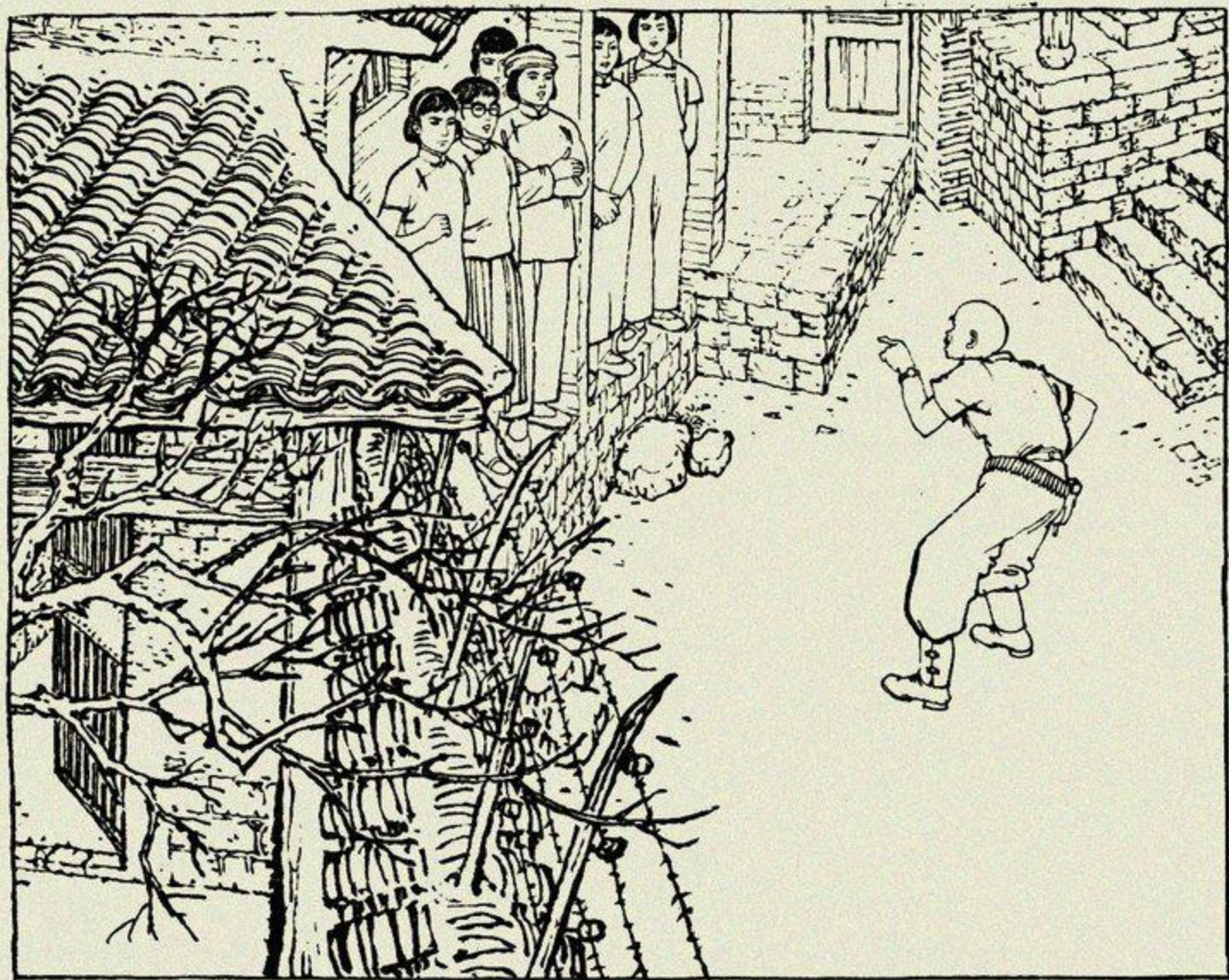
(47) 龙光华握紧拳头，迎了上去：“你来！”狗熊吓得退后一步，一脚踩在水坑里。他气得亮出手枪，恶狠狠地叫嚷道：“龙光华，你要造反！走，到办公室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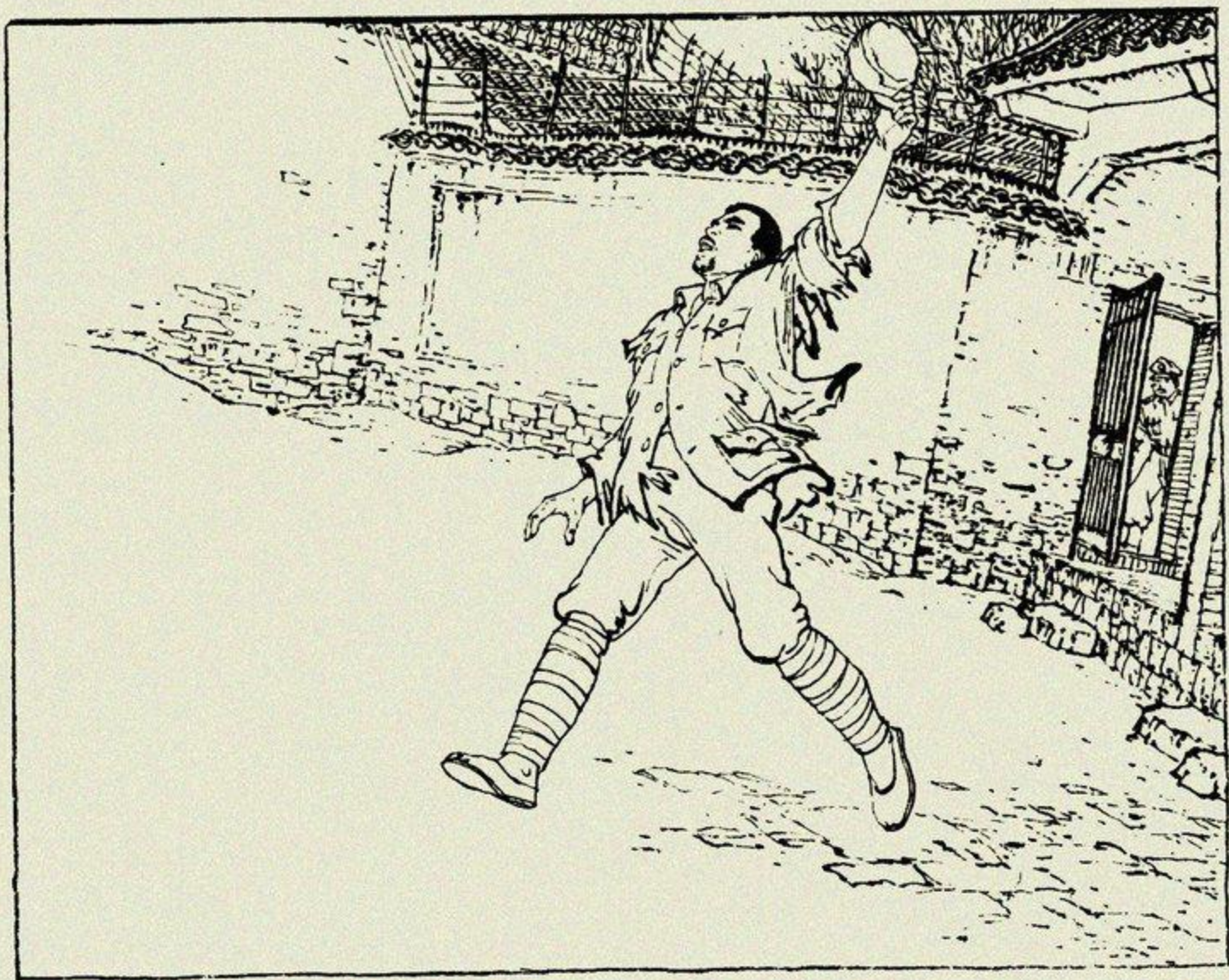
(48) “走!”龙光华一挺身,昂然迈开脚步。战友们知道特务要对龙光华下毒手,大声喊道:“不准特务行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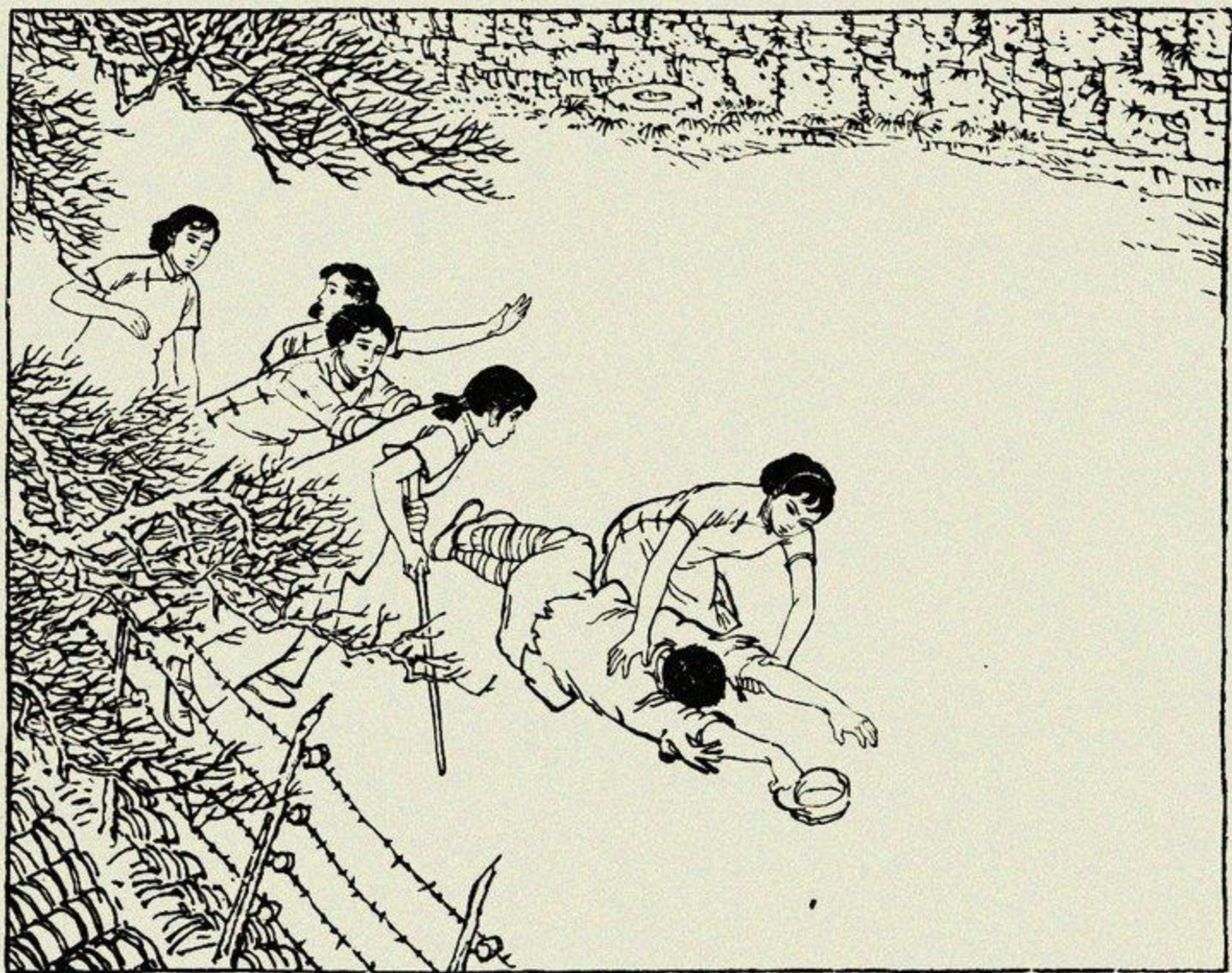
(49) 特务所长猩猩妄图制止：“龙光华白天挖墙，企图暴动，并且殴打看守人员，必须惩办！”孙明霞反驳道：“你造谣！我亲眼看见，龙光华在后面舀水，特务故意撞去行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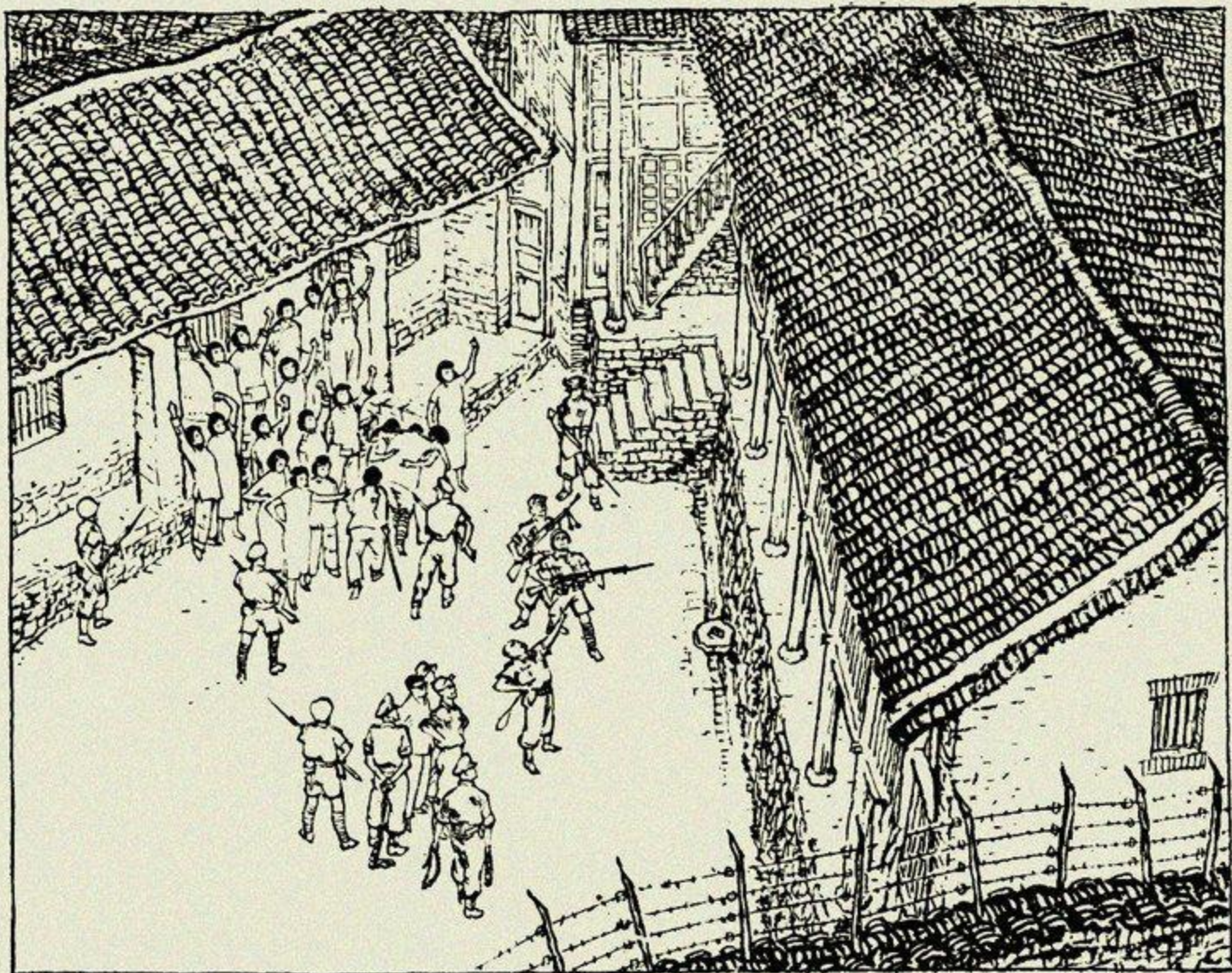
(50) 猩猩恶狠狠地问：“孙明霞，你亲眼看见的？”女室的战友冲出牢房，齐声说：“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猩猩冷笑着：“你们看见了什么，龙光华全部供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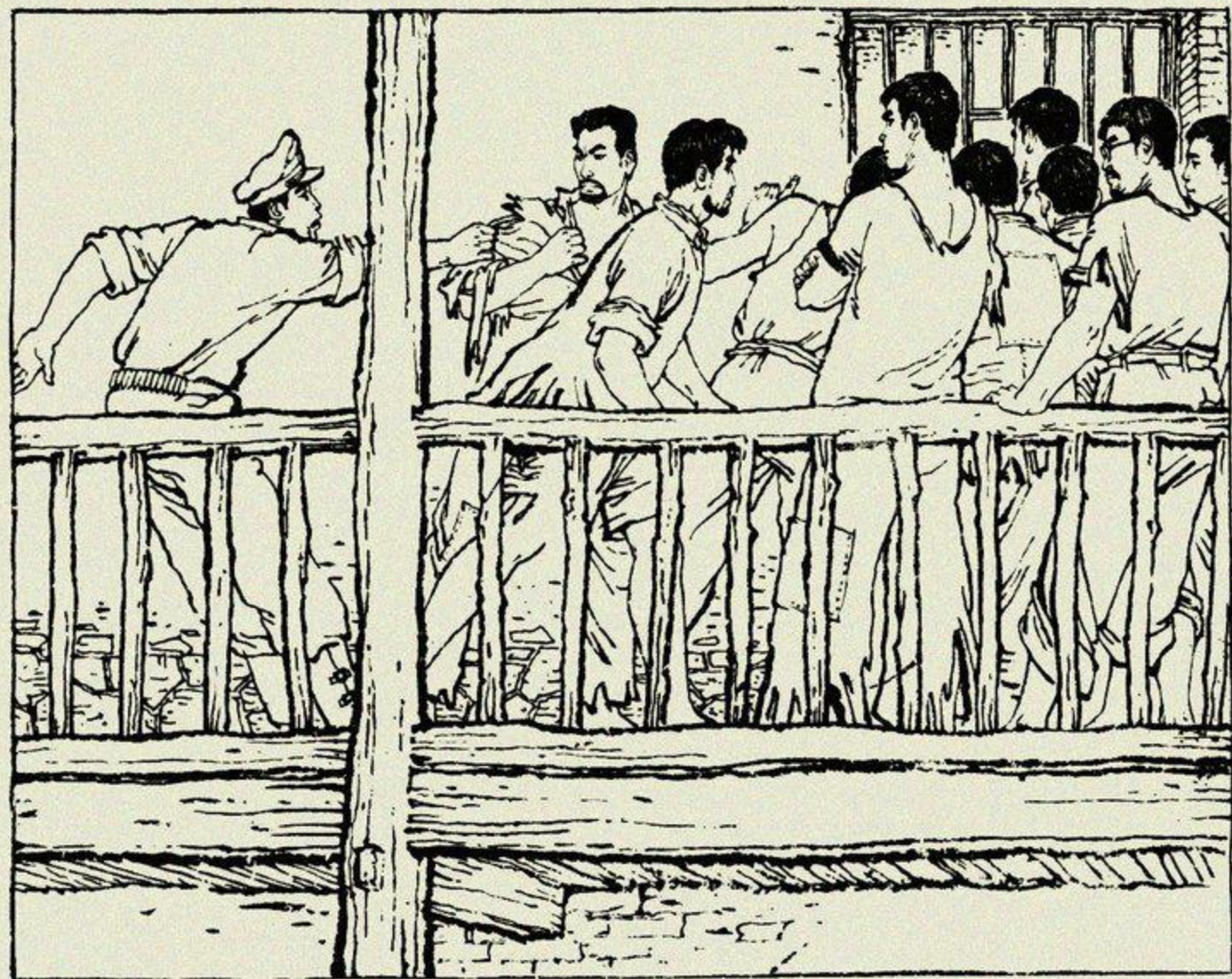
(51) 这时，龙光华突然从铁门边冲出来，遍体鳞伤，满身鲜血，挥动军帽说：“特务破坏水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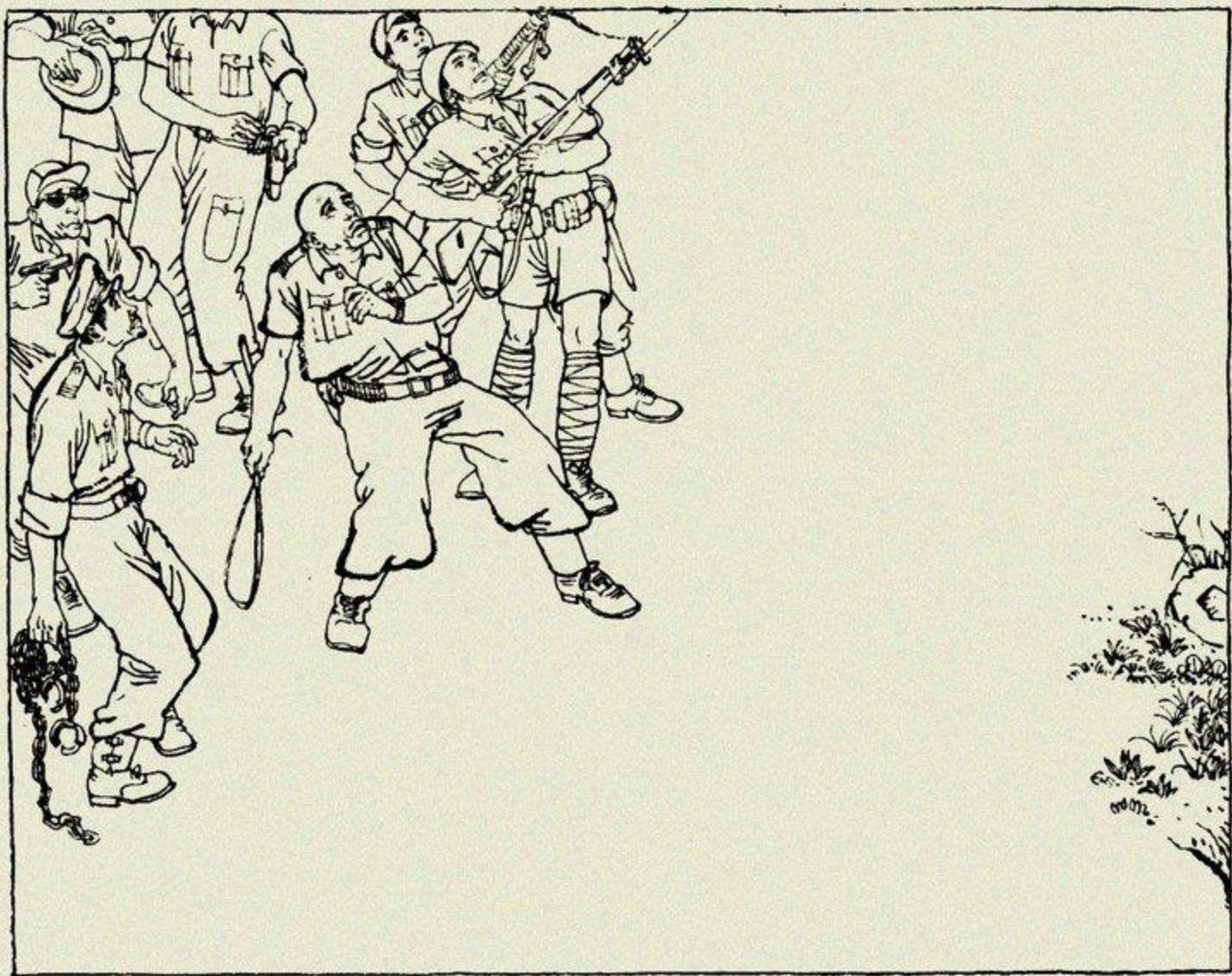
(52) 龙光华昏倒地上。女牢的战友急忙跑出来救护龙光华，见他人人事不知，口吐鲜血，气息微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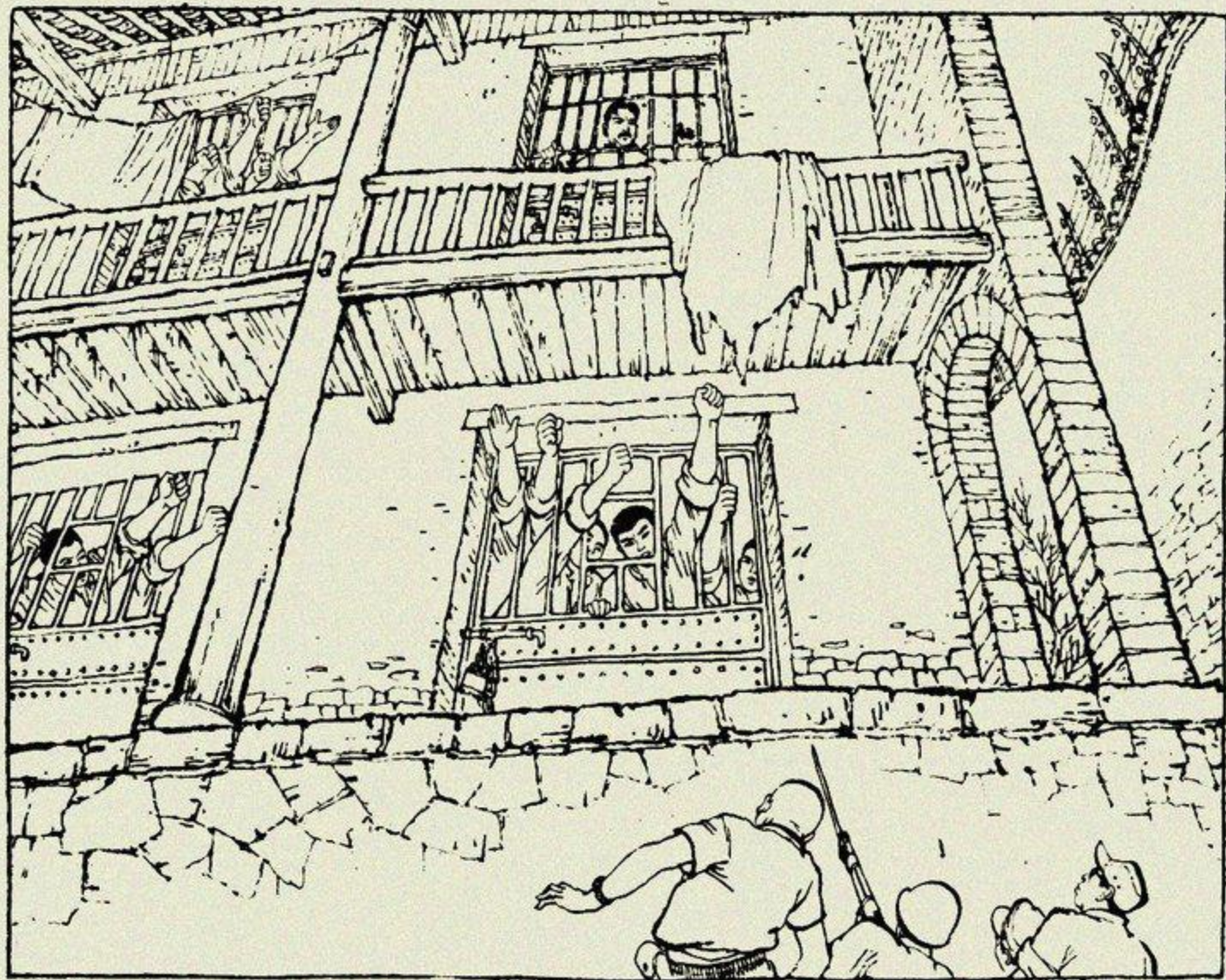
(53) 猩猩狞笑着：“你们看见了吧，马上把水坑填平！凡是挖过水坑的，快些来自首！”战友们一齐吼起来：“谁敢填平水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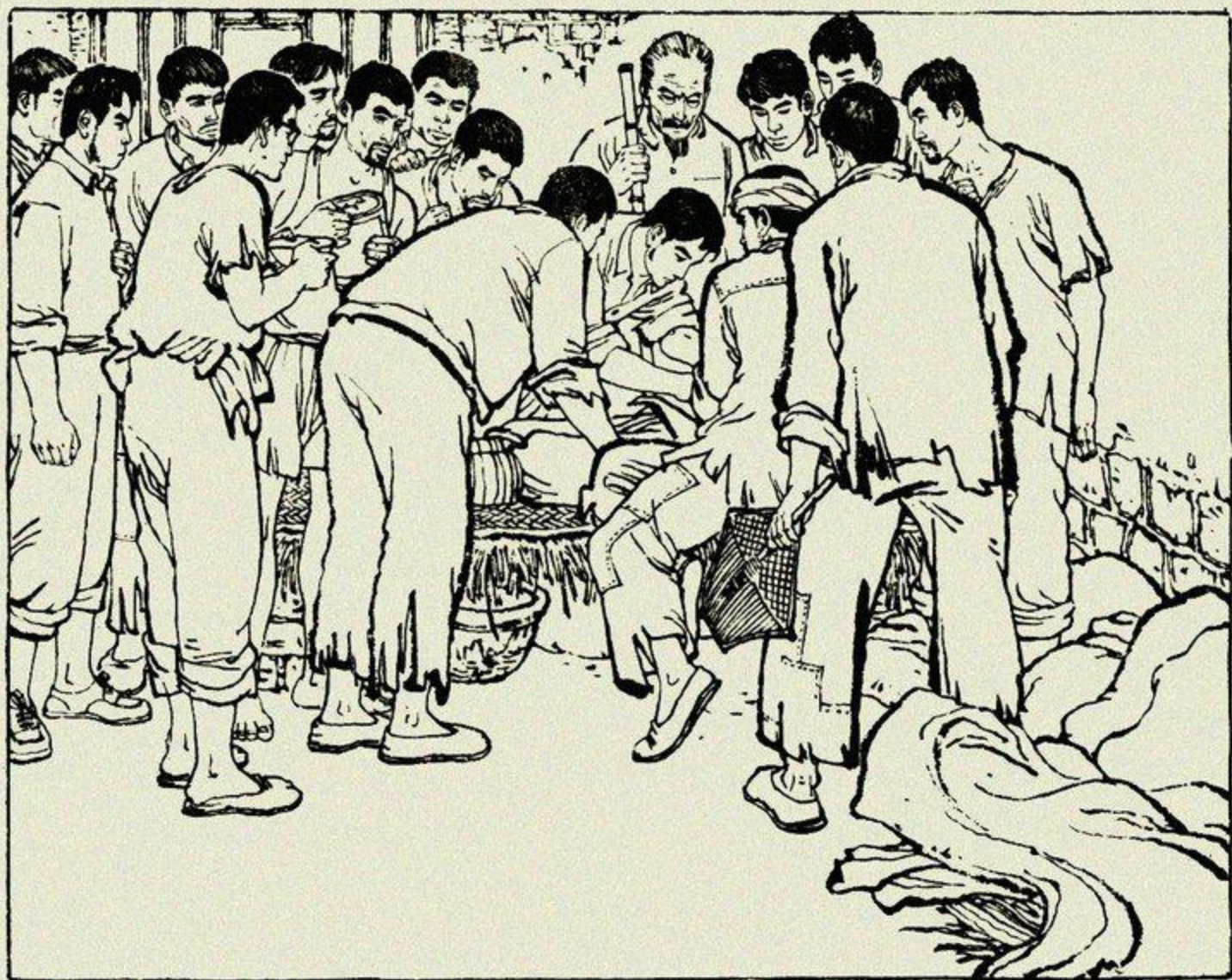
(54) 猩猩凶横的脸上露出冷笑：“啊！你们想要暴动？！快把机枪给我架上！”几个特务气势汹汹地逼上前，给阴险毒辣的猩猩助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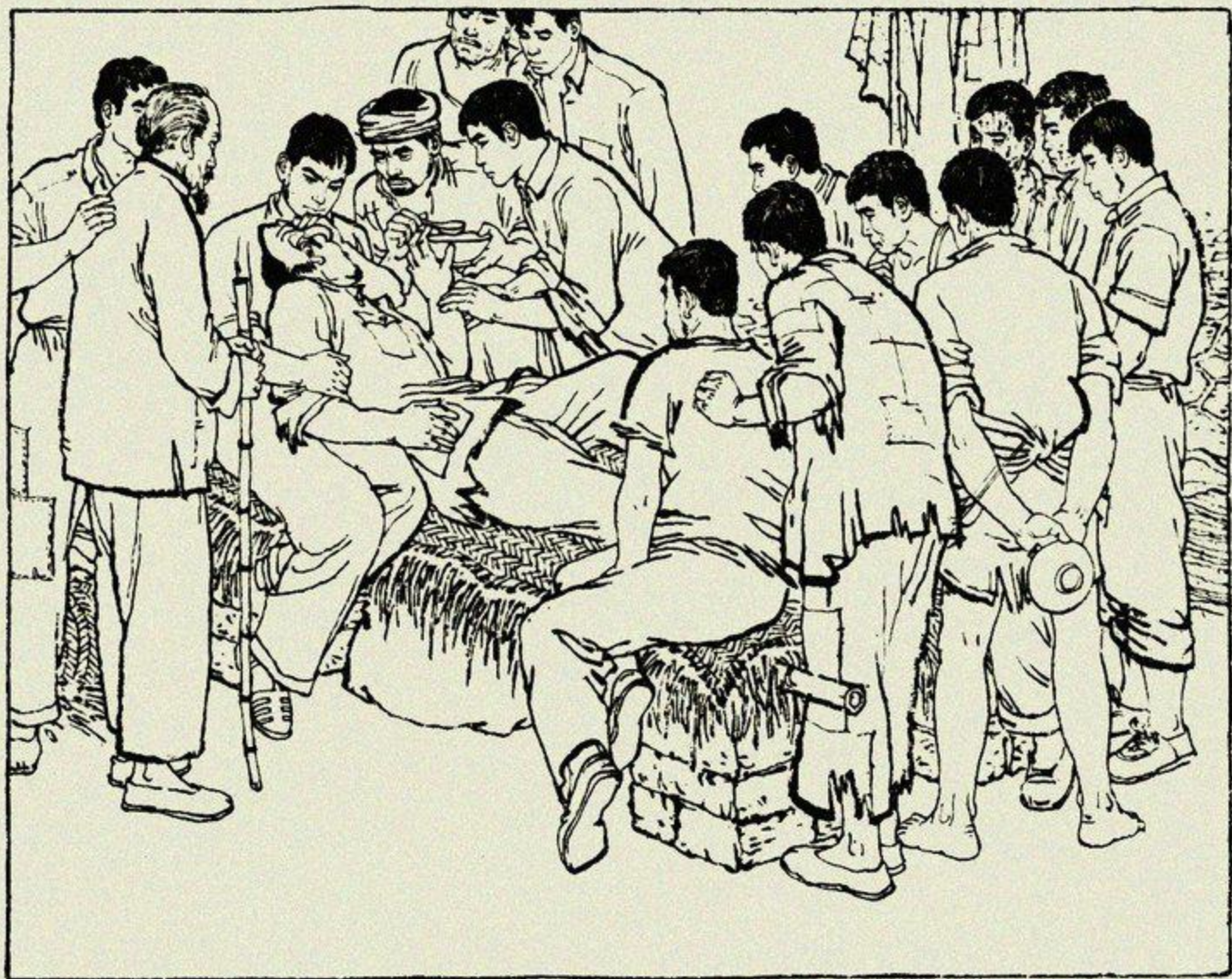
(55) 突然，楼上响起了洪亮的声音：“住口！停止你们这一切罪恶活动！”猩猩一惊，谁敢用这样命令的口气说话。他定睛一看，不禁一阵寒颤：“许云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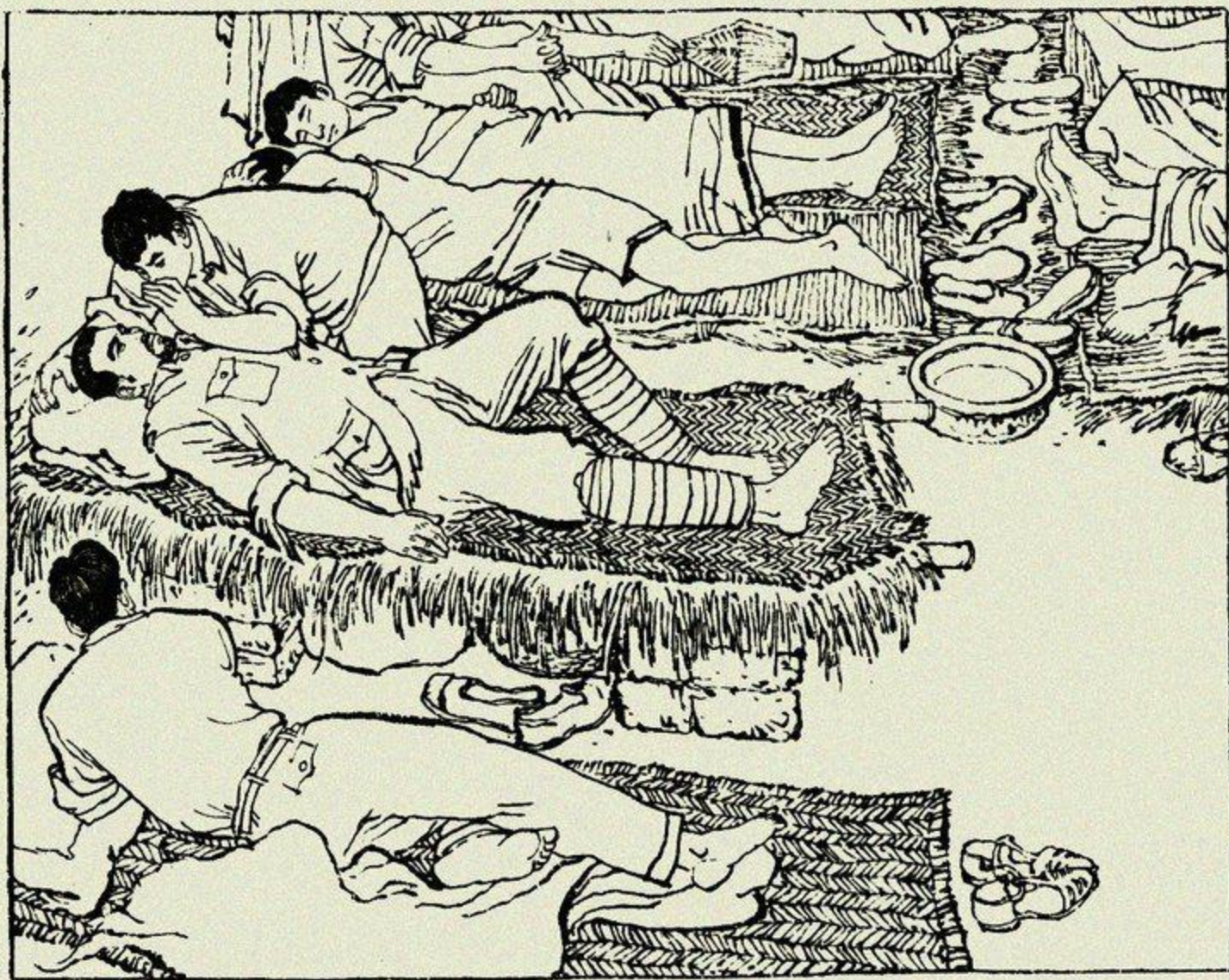
(56) 猩猩惊惶失措：“你，你，你要干什么？”许云峰神色自若，挺立在牢门边逼视着猩猩，无数坚定的目光支持着他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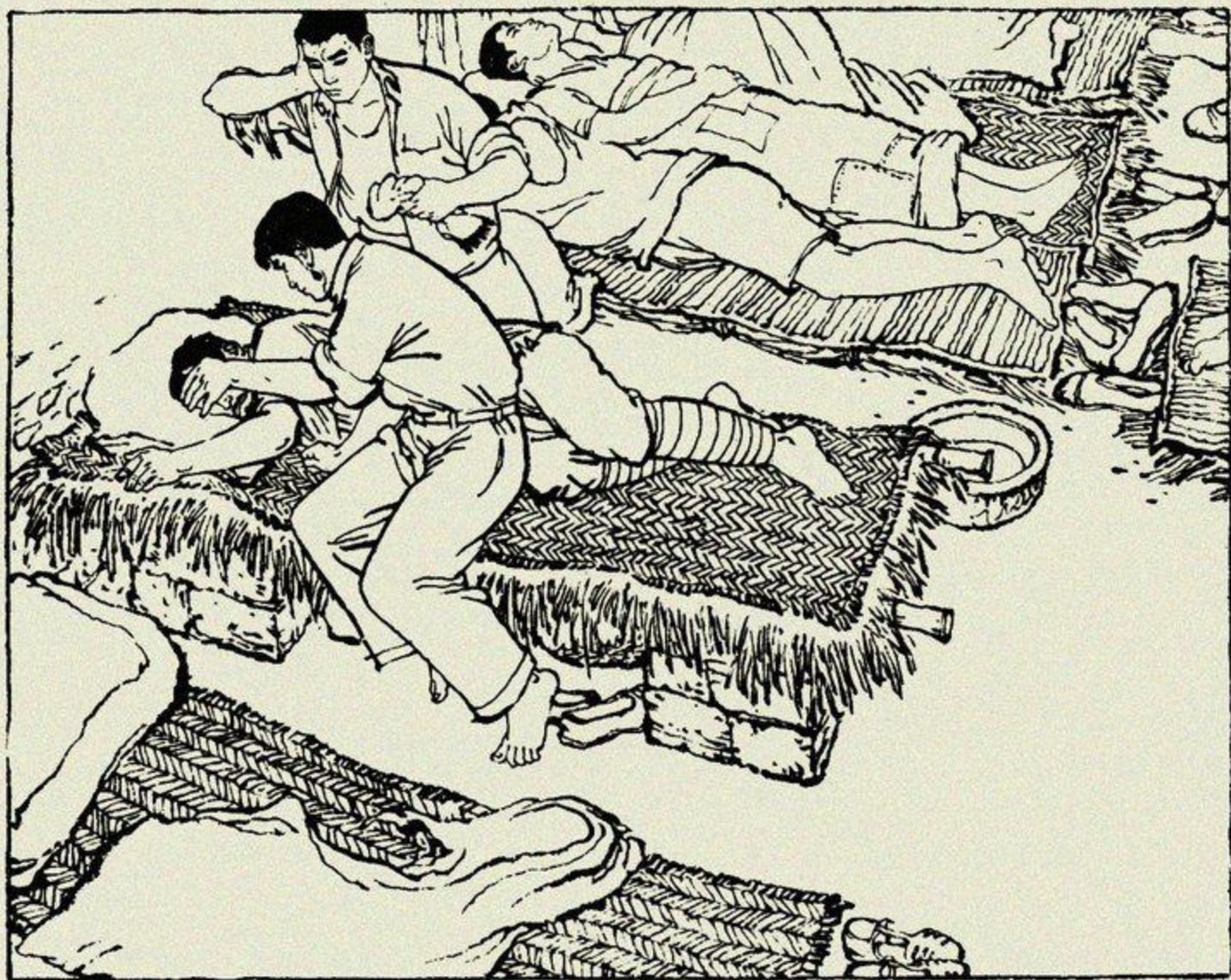
(57) 龙光华被抢救回来，大家日夜轮流看守，希望他伤势好转。敌人虽不敢填平水坑，可是迫害没有停止，战友们的反抗，也正在继续和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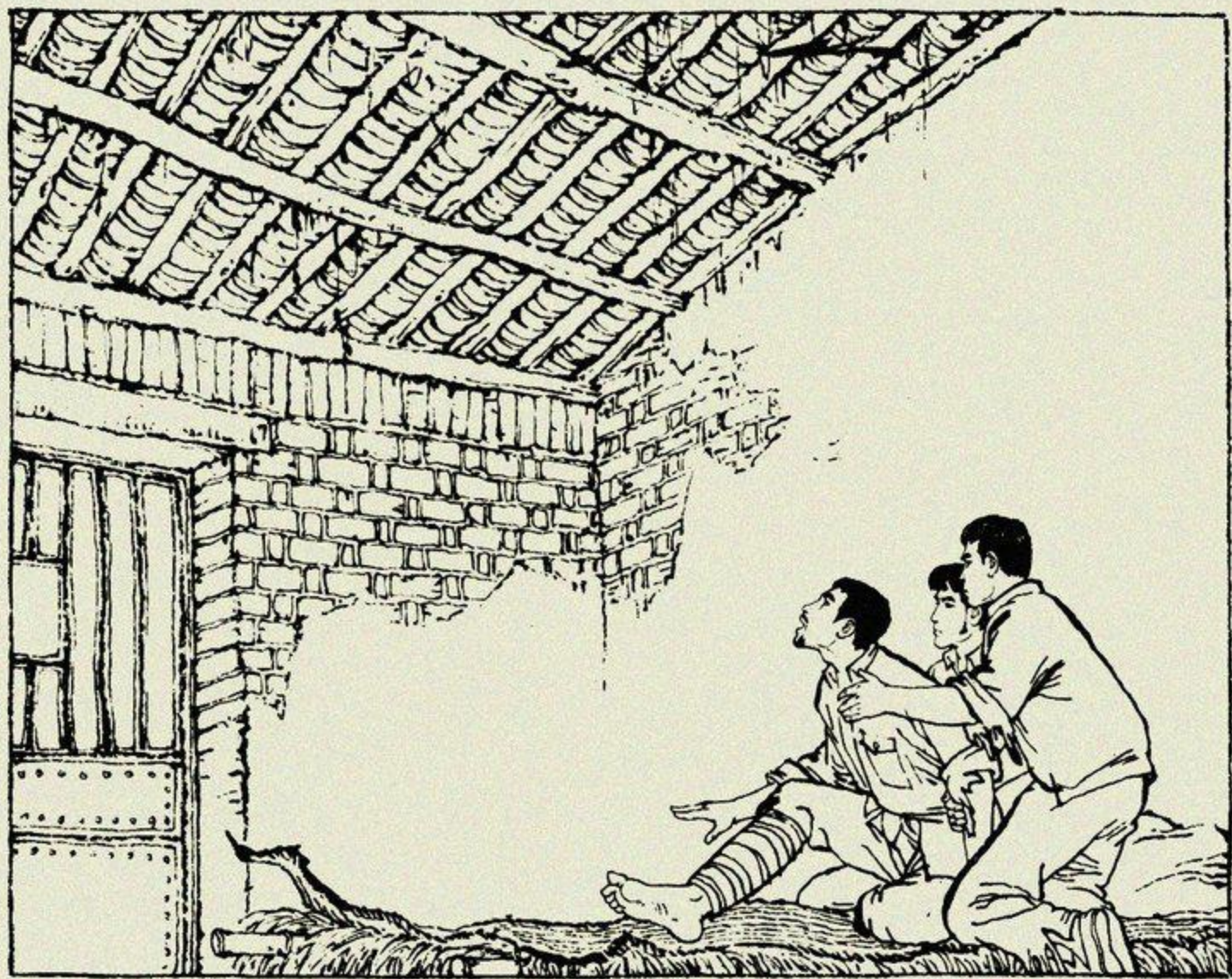
(58) 龙光华的伤势一天天沉重，为了挽救战友，女牢甚至把留给“监狱之花”(女婴的名字)的奶粉送给龙光华。龙光华经常神智昏迷，断续地说：“进川，解放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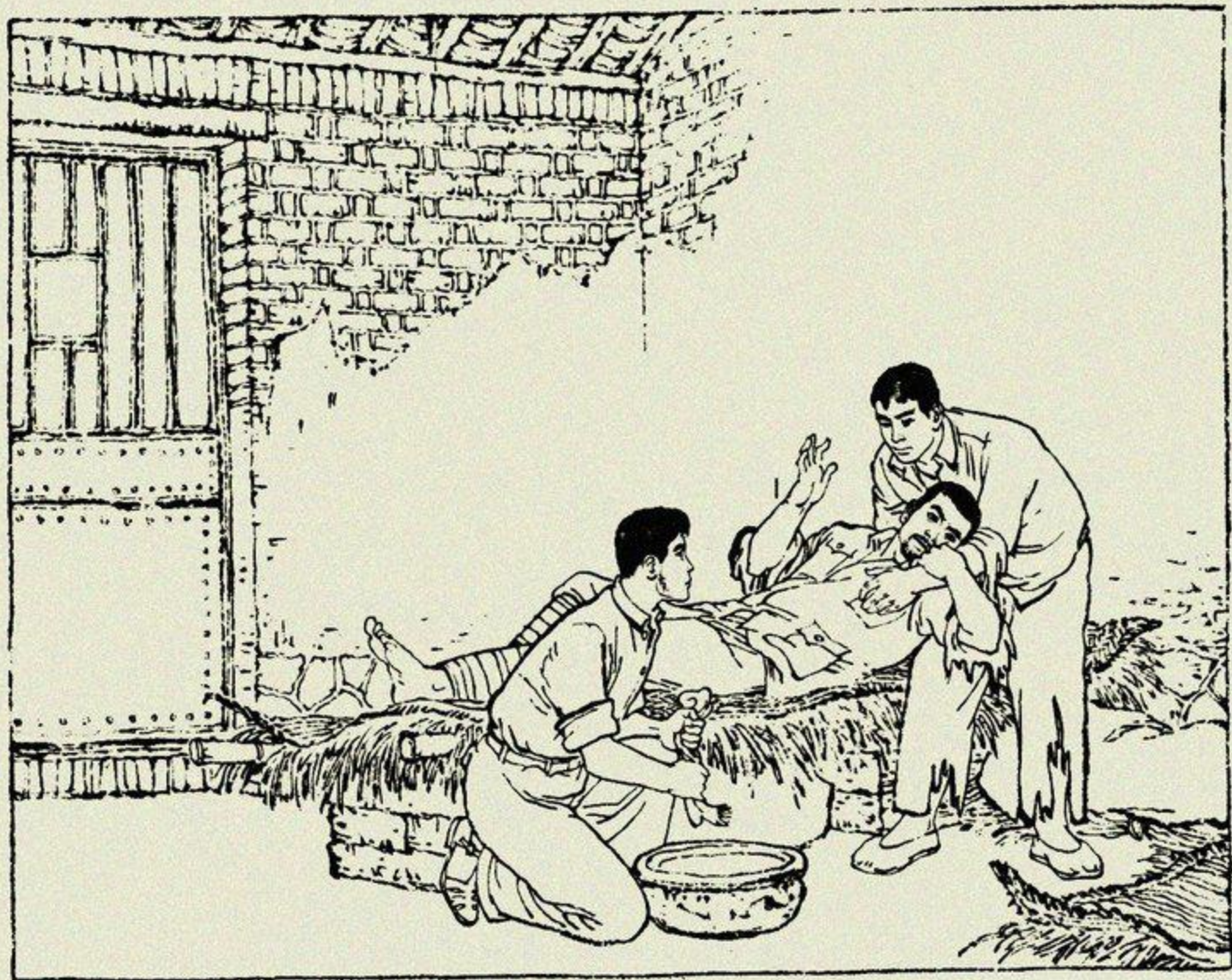
(59) 夜已深了，余新江见龙光华似乎清醒了一些，便轻声说：“开封、洛阳都解放了，刘邓大军正在南下！”龙光华脸上浮起笑意，但不多久，他又恍恍惚惚地闭上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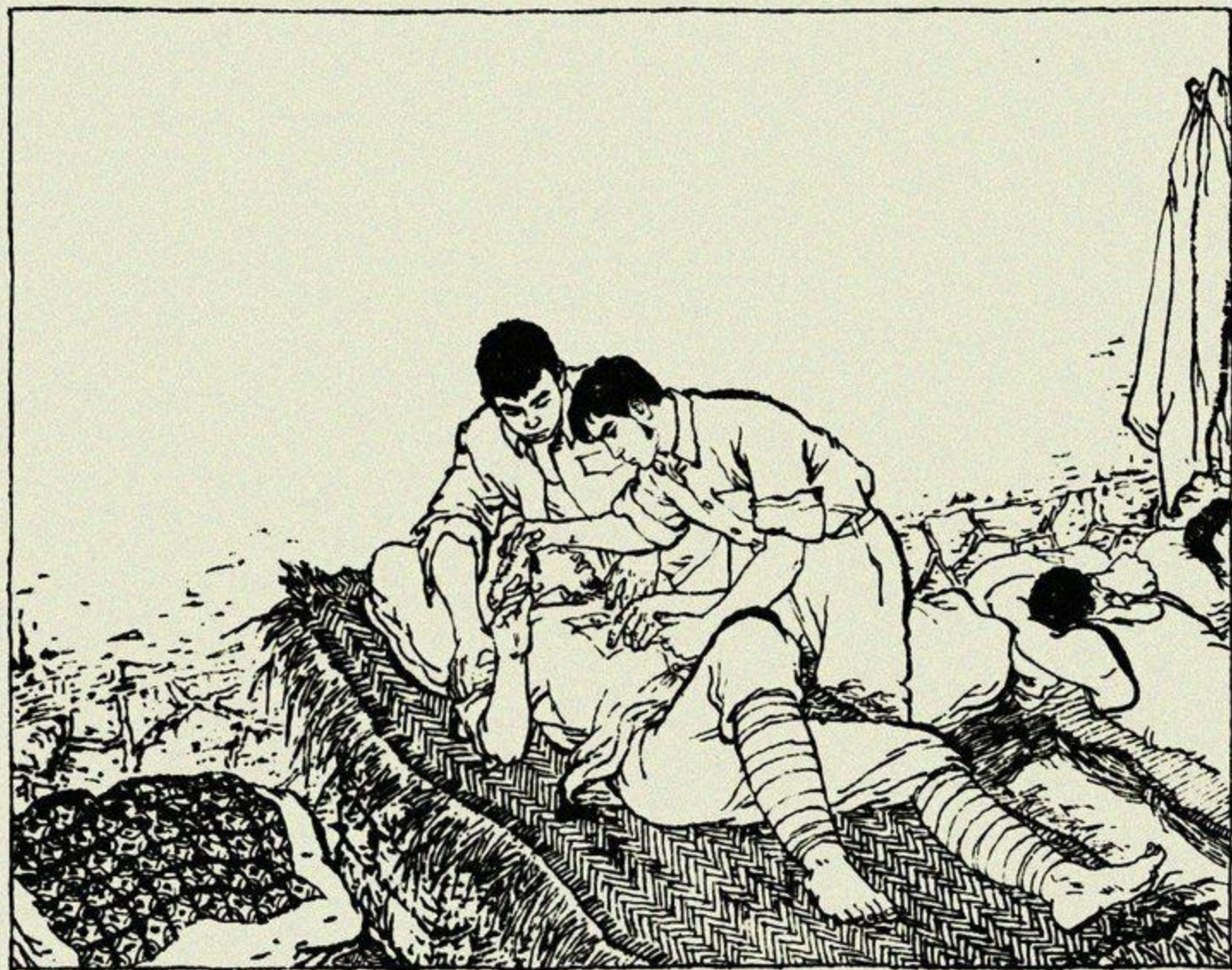
(60) 刘思扬摸摸龙光华的额头，焦虑地说：“特务今天又没送药来，明天，我们再斗争！要他们送龙光华进医院！”余新江点点头：“你睡吧，到换班时候，我再叫醒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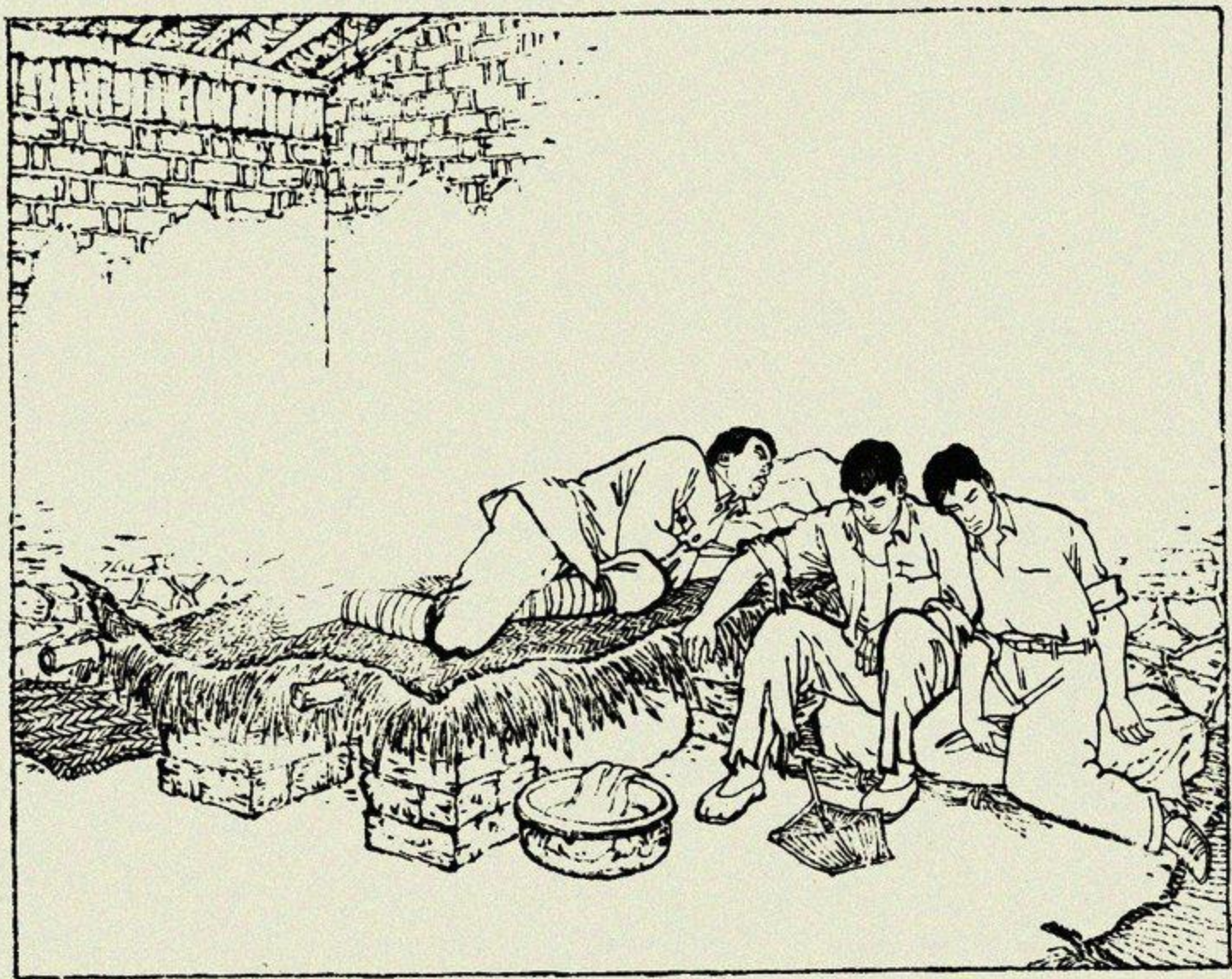
(61) 忽然，传来一阵轰隆声，那是远处兵工厂在试炮。龙光华霍地翻身坐起来，兴奋地叫道：“班长，山炮！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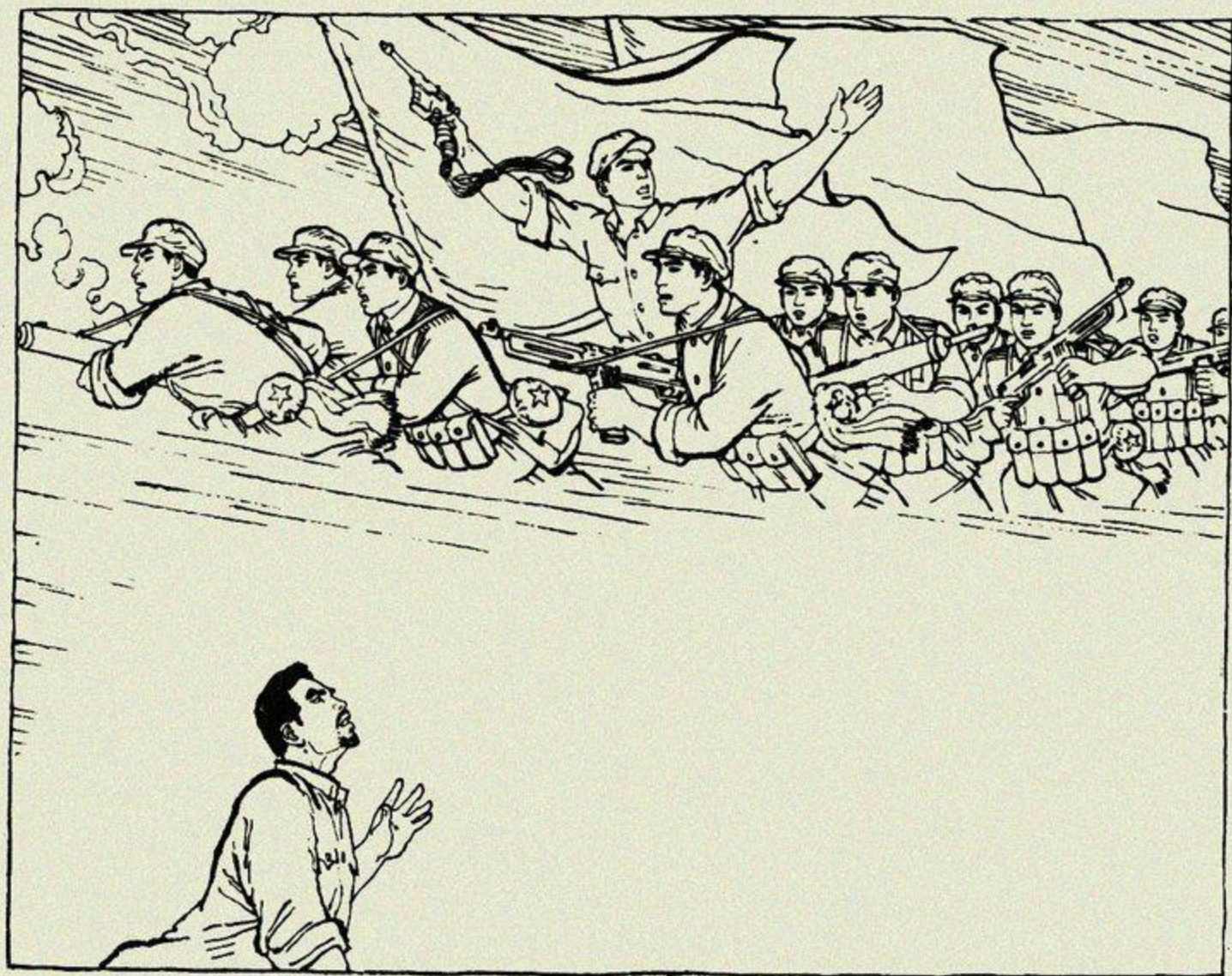
(62) 刘思扬和余新江都默不做声，希望龙光华怀着幸福的错觉安眠。但龙光华没有安静，他睁大眼睛，固执地说：“我听得出来，是……解放军！山炮！你们快准备迎接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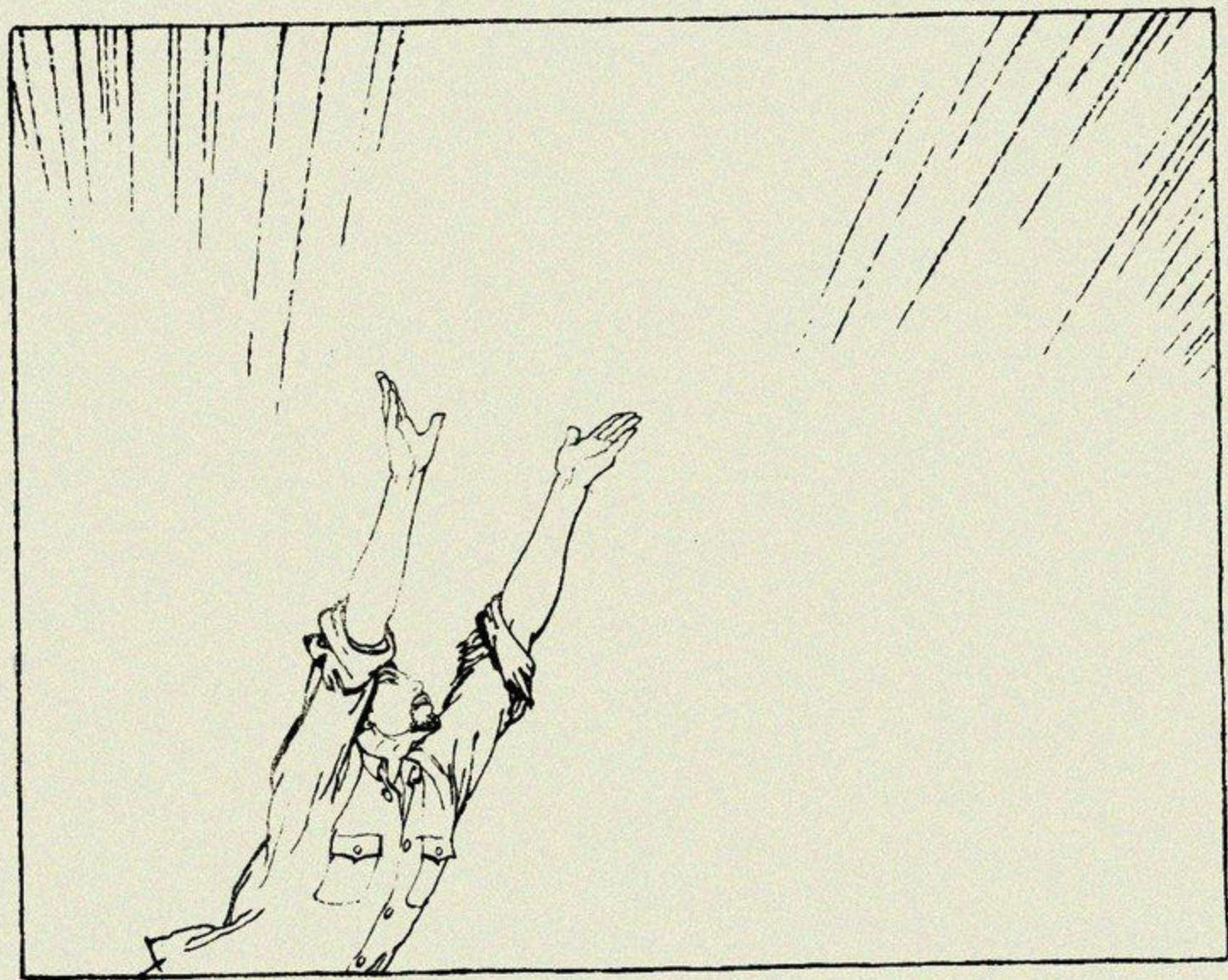
(63) 余新江、刘思扬忙着把湿手巾放到龙光华的额头上，直到他不再呓语了，两人心里才算落下了一块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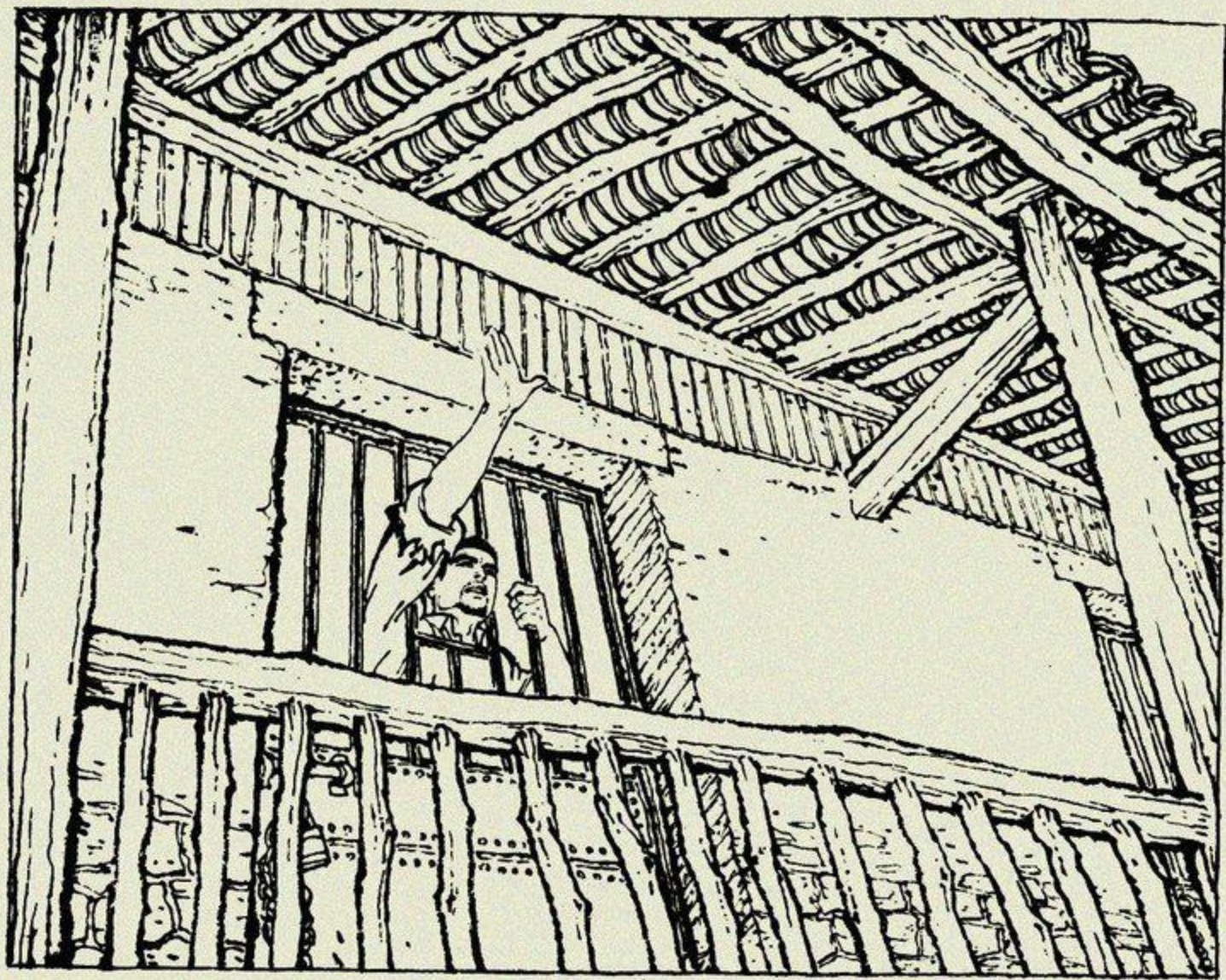
(64) 龙光华平静地睡着了，幻觉中解放军的大炮声，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刘思扬和余新江背靠背坐着，由于连日疲劳，也渐渐沉入了睡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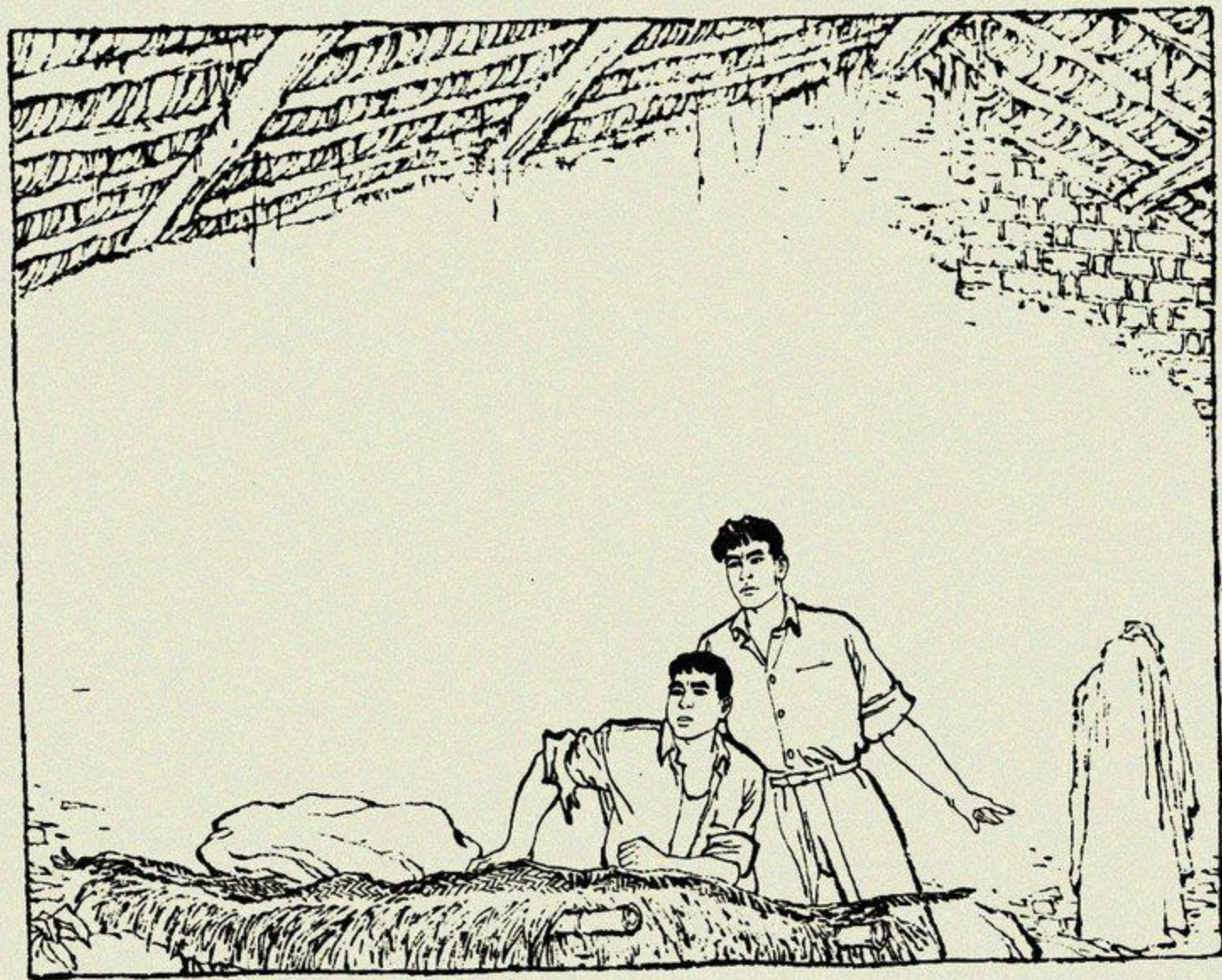
(65) 龙光华又一次从沉睡中惊醒,听到不断的轰隆声,霍地坐起来,叫道:“山炮!”他似乎看到无数红旗在飞舞,数不清的解放军从眼前冲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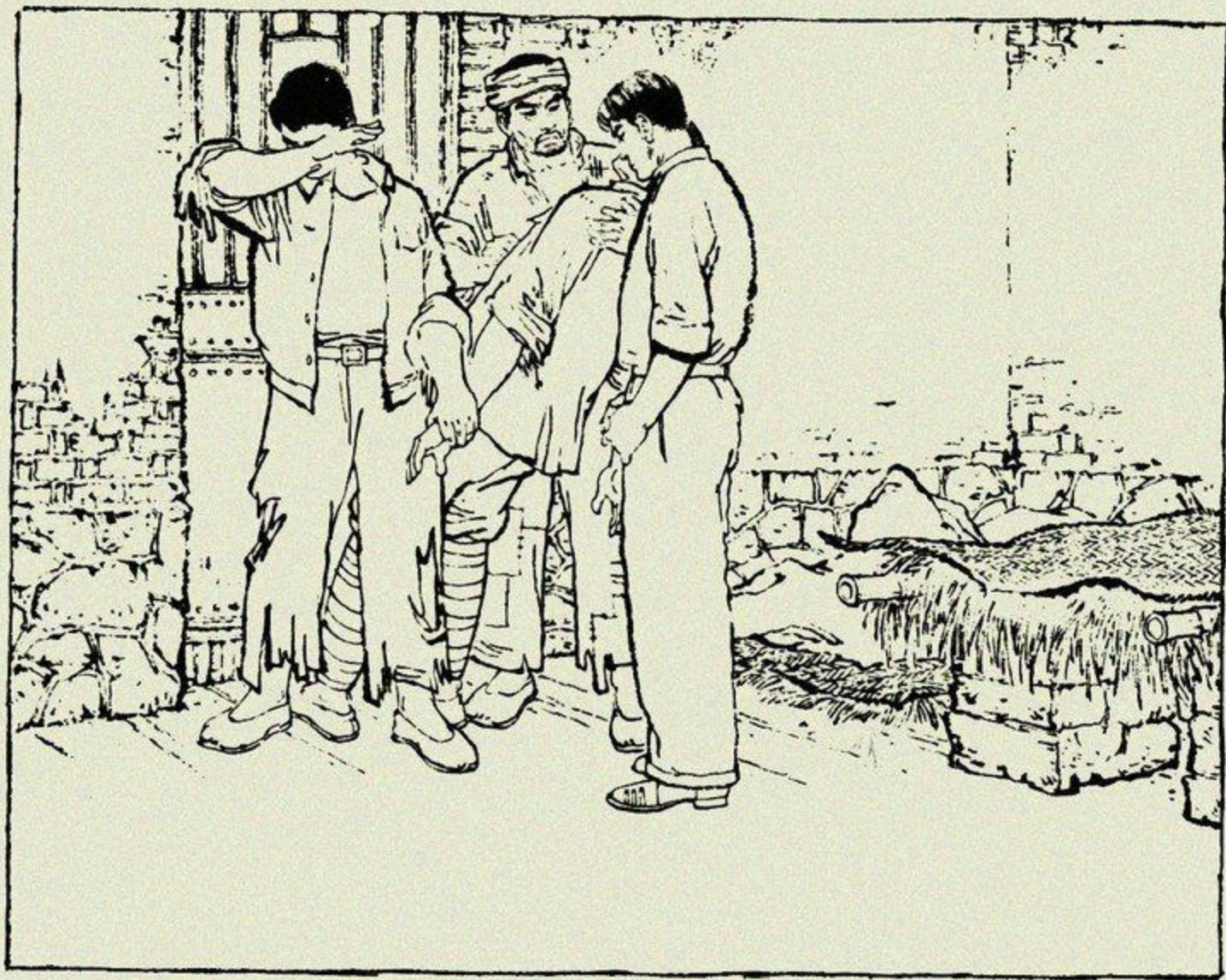
(66) “班长!……部队……来了!”龙光华猛然伸出双手站起来,他象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扑了上去,嘴里喊着:“指导员,给我一支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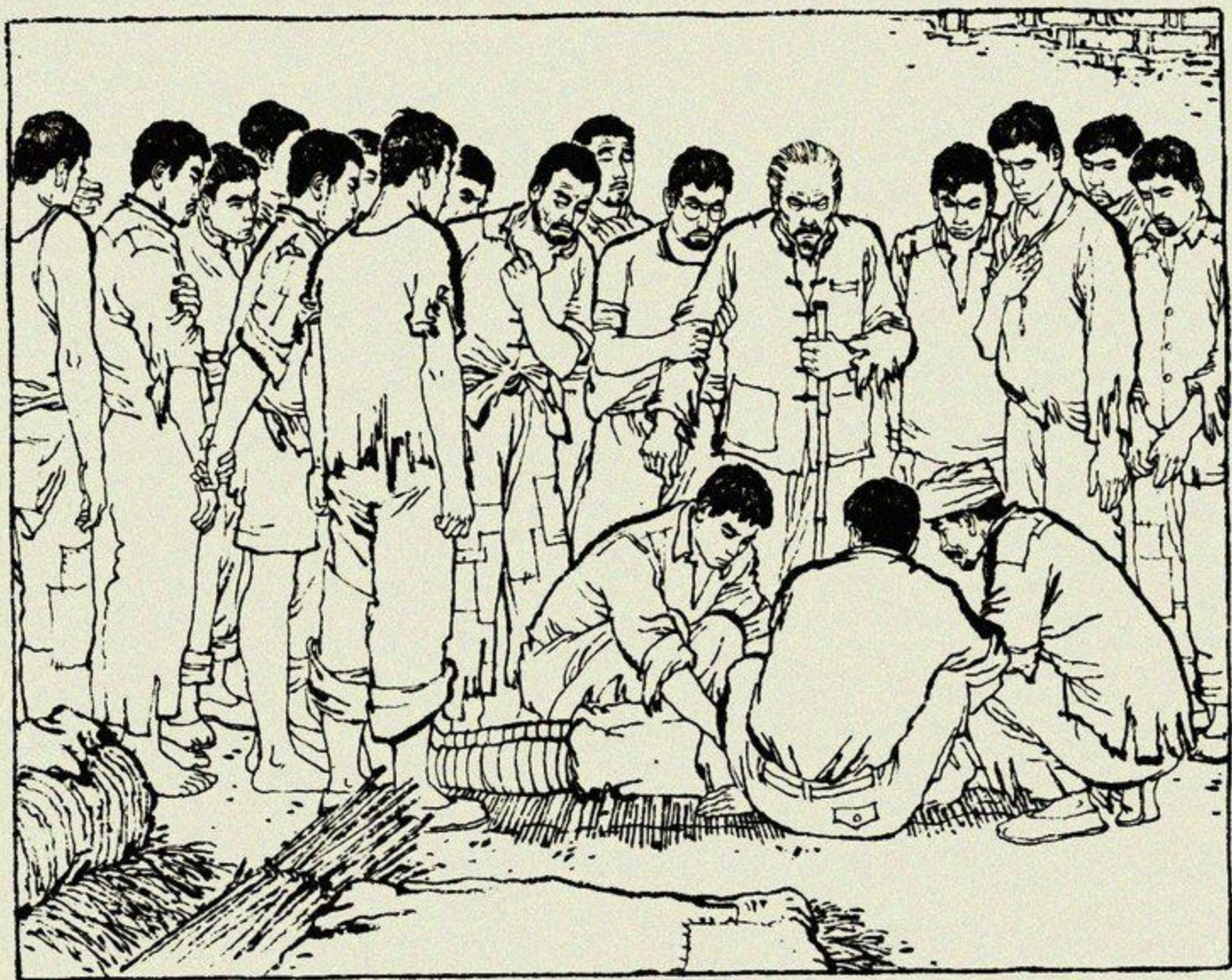
(67) 狱中的灯光闪动着,照见龙光华抓住牢门的手,他的头向上昂着,一只手伸向前方,象要抓住他渴望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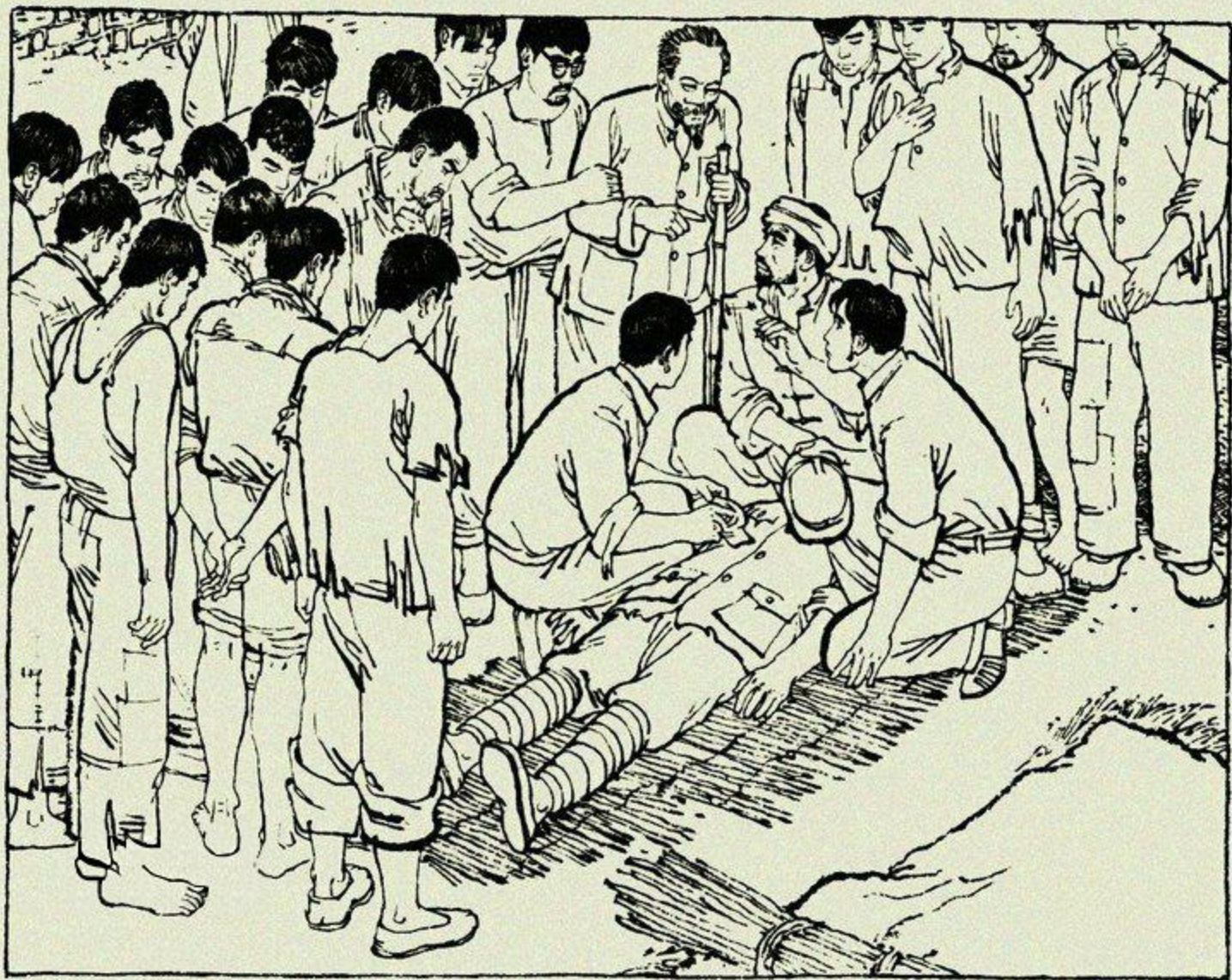
(68) 竹梆声惊醒了余新江，他一伸手没有摸着躺在身边的龙光华，不禁吃了一惊。刘思扬也惊醒了，揉揉眼睛朝门口一望，忙说：“龙光华怎么独自站在牢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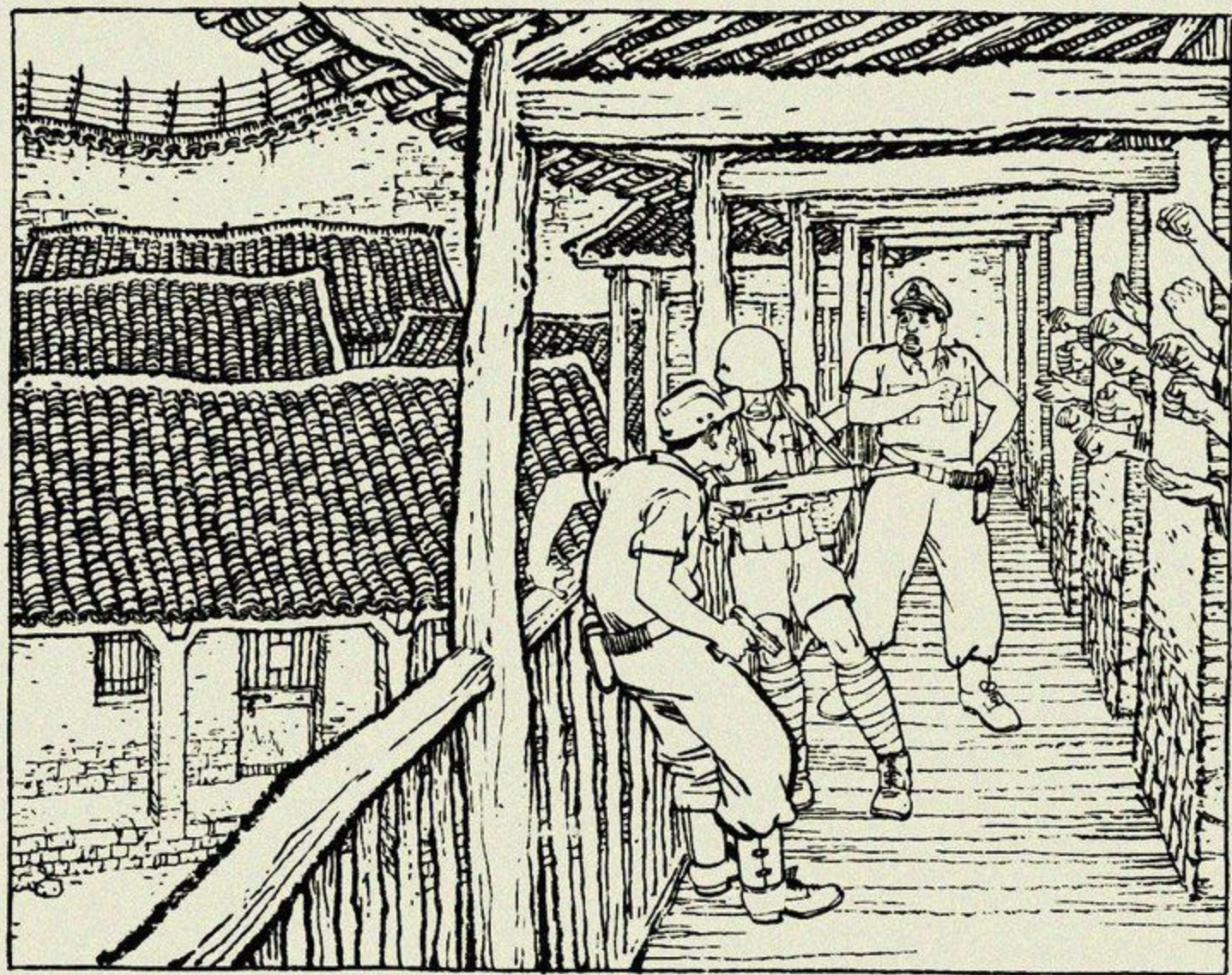
(69) 余新江赶过去搀扶，龙光华纹丝不动，一双眼睛，凝望着远方，口微微张开，象没有喊完心里要说的话。余新江热泪横流，哭着：“龙光华牺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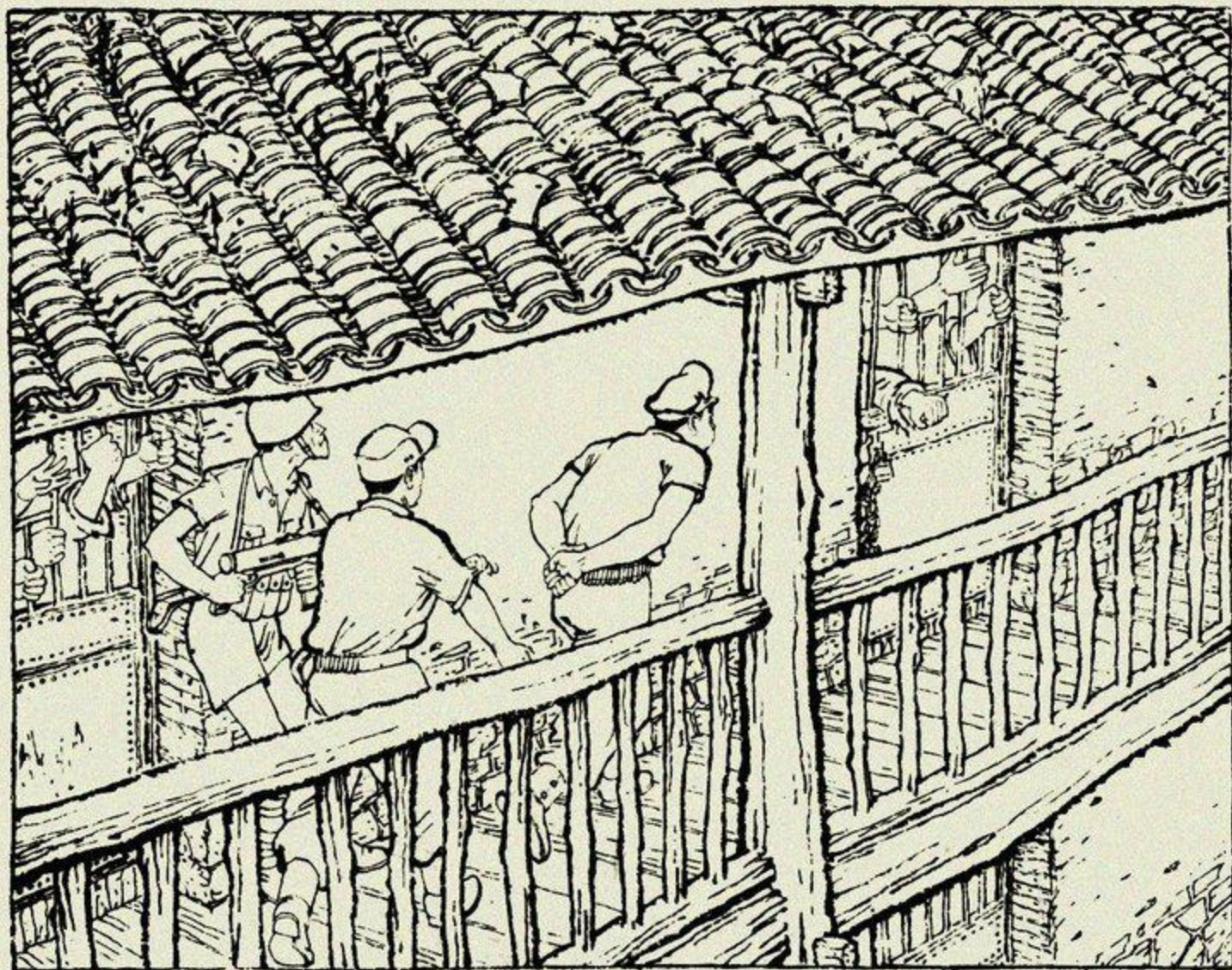
(70) 全牢房的人都惊醒了，丁长发强忍着满腔悲愤，把龙光华抱到牢房正中放下，替他扣上衣扣，把卷起的衣袖放下来，使他象生前一样，永远保持着军人端整的仪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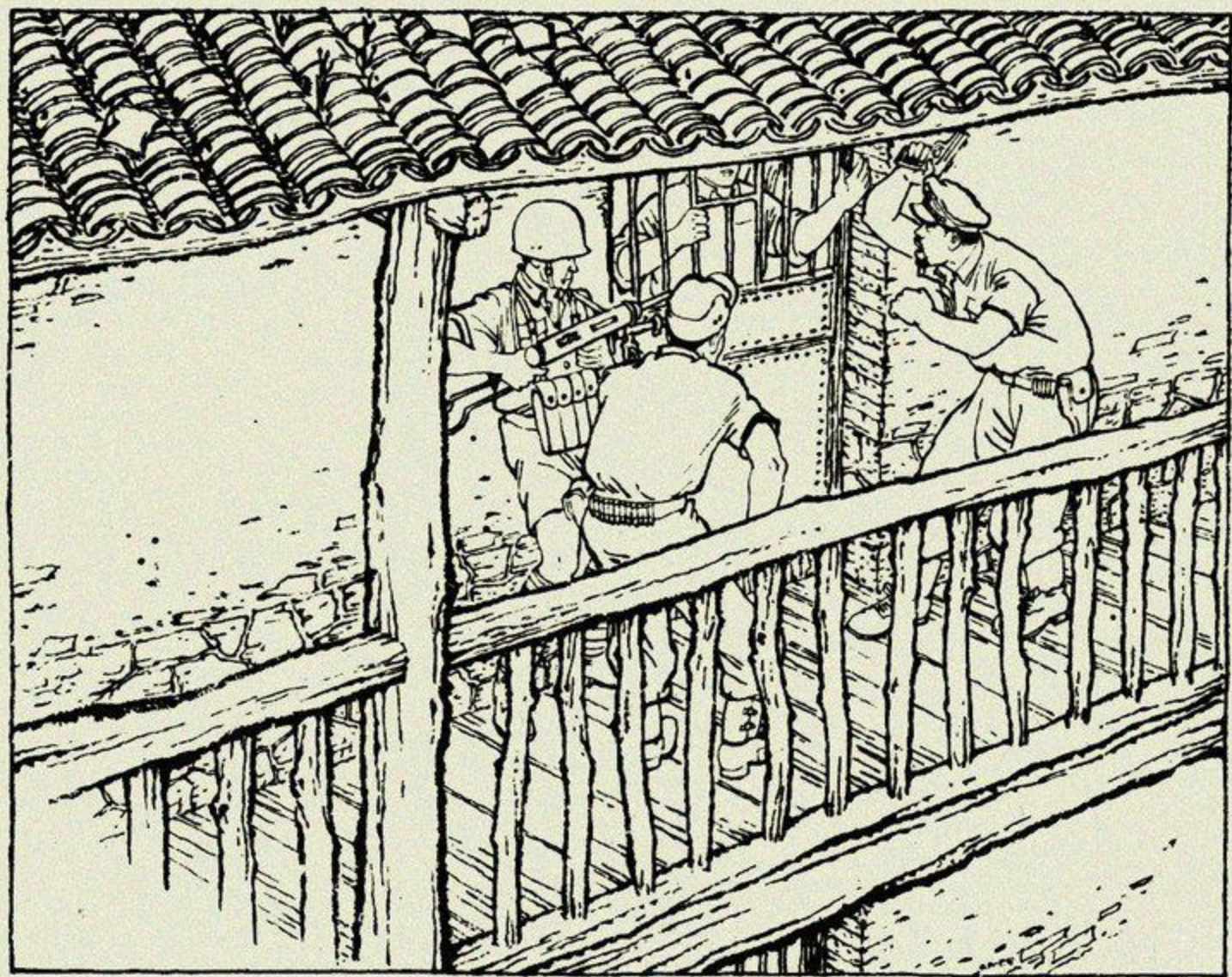
(71) 在龙光华贴胸的衣袋里，余新江取出了一颗红色五角星，那是龙光华珍藏的新四军帽徽。老大哥叫刘思扬将它缝在龙光华的军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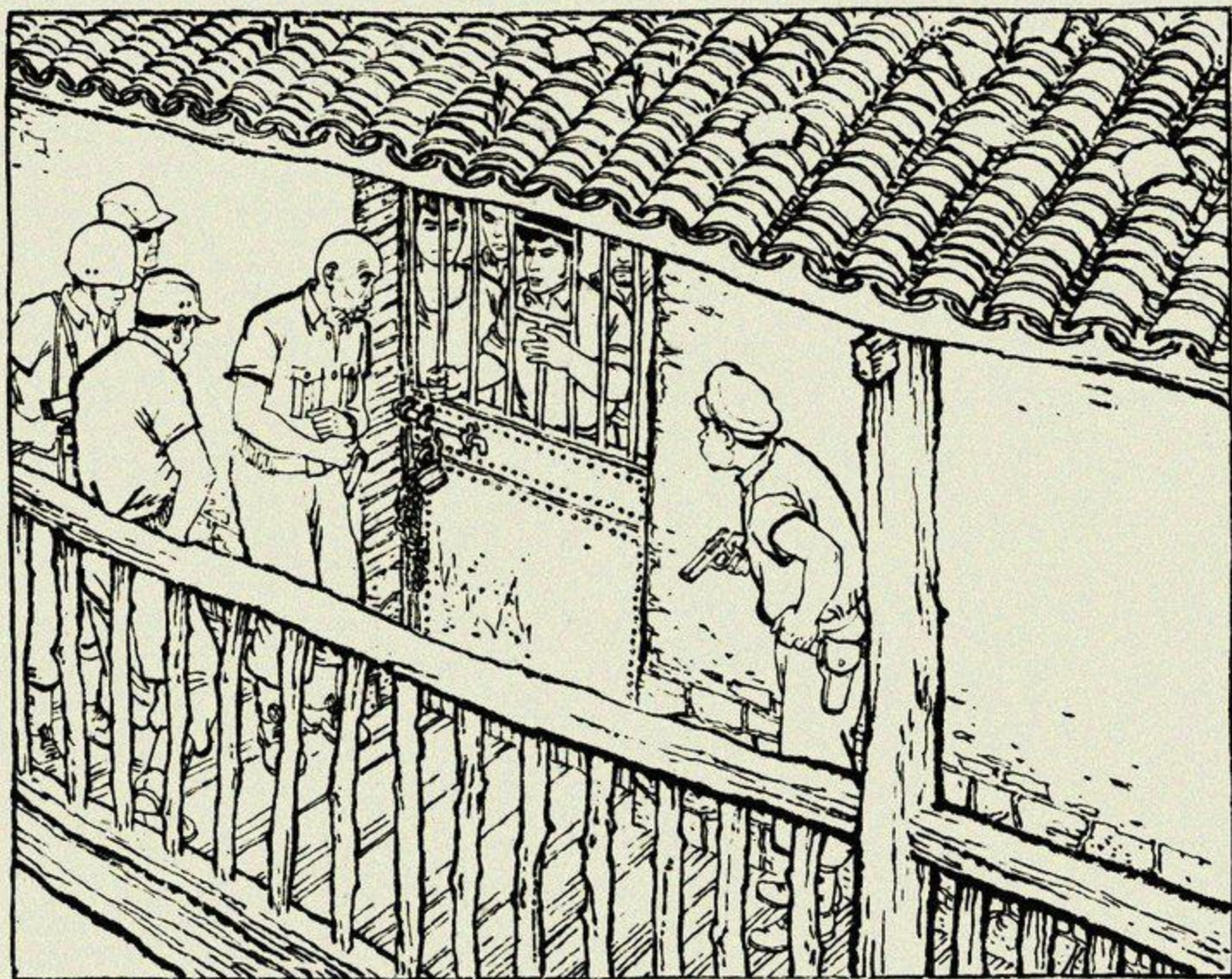
(72) 龙光华牺牲的噩耗传出，每间牢房爆发了战友们的吼声。猫头鹰凶狠地吩咐特务：“死了个把人，大惊小怪干什么！抬走！”特务吞吞吐吐地回答说：“他们……不许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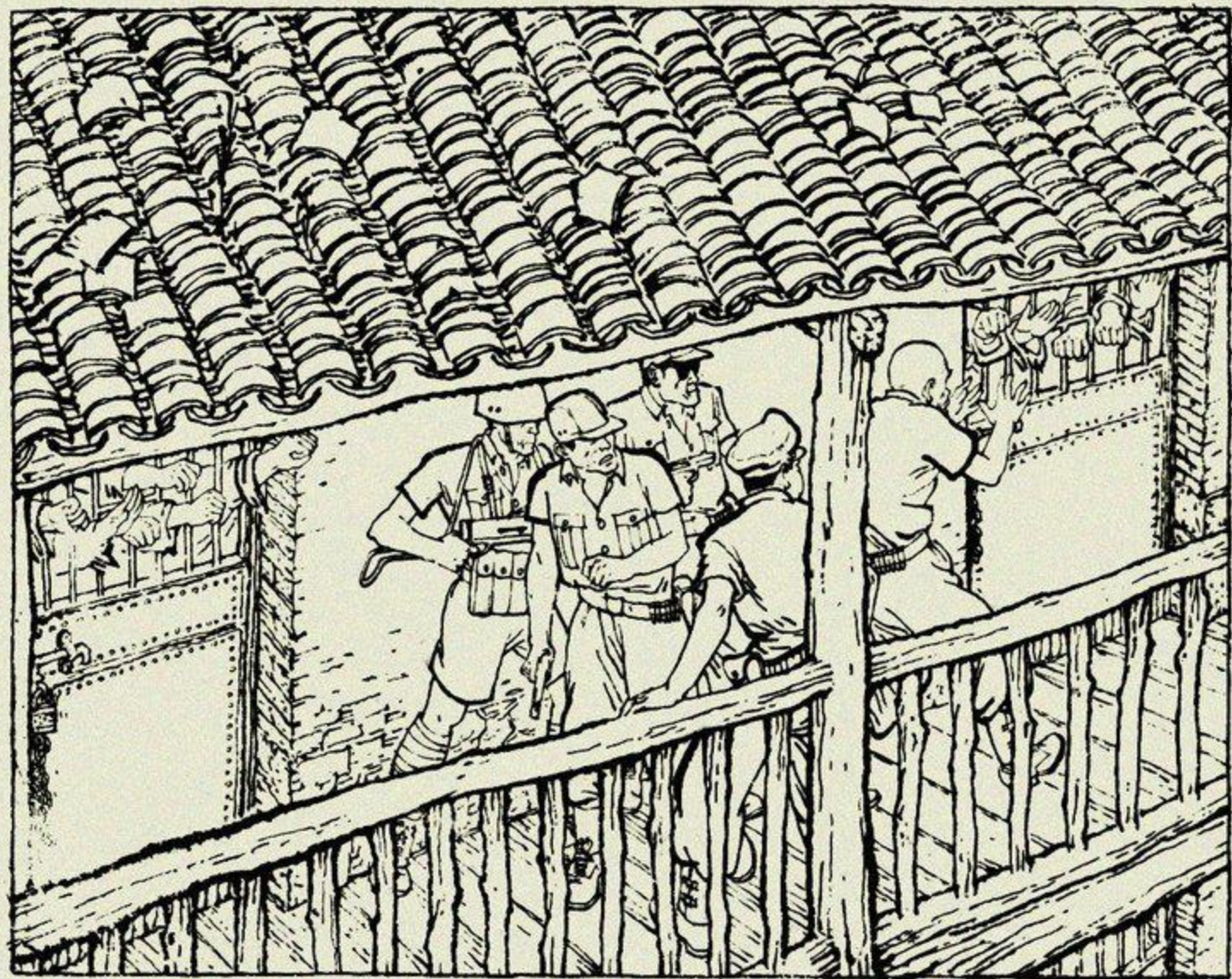
(73) 猫头鹰火了,气呼呼地奔到楼七室,叫嚷道:“抬走,抬出去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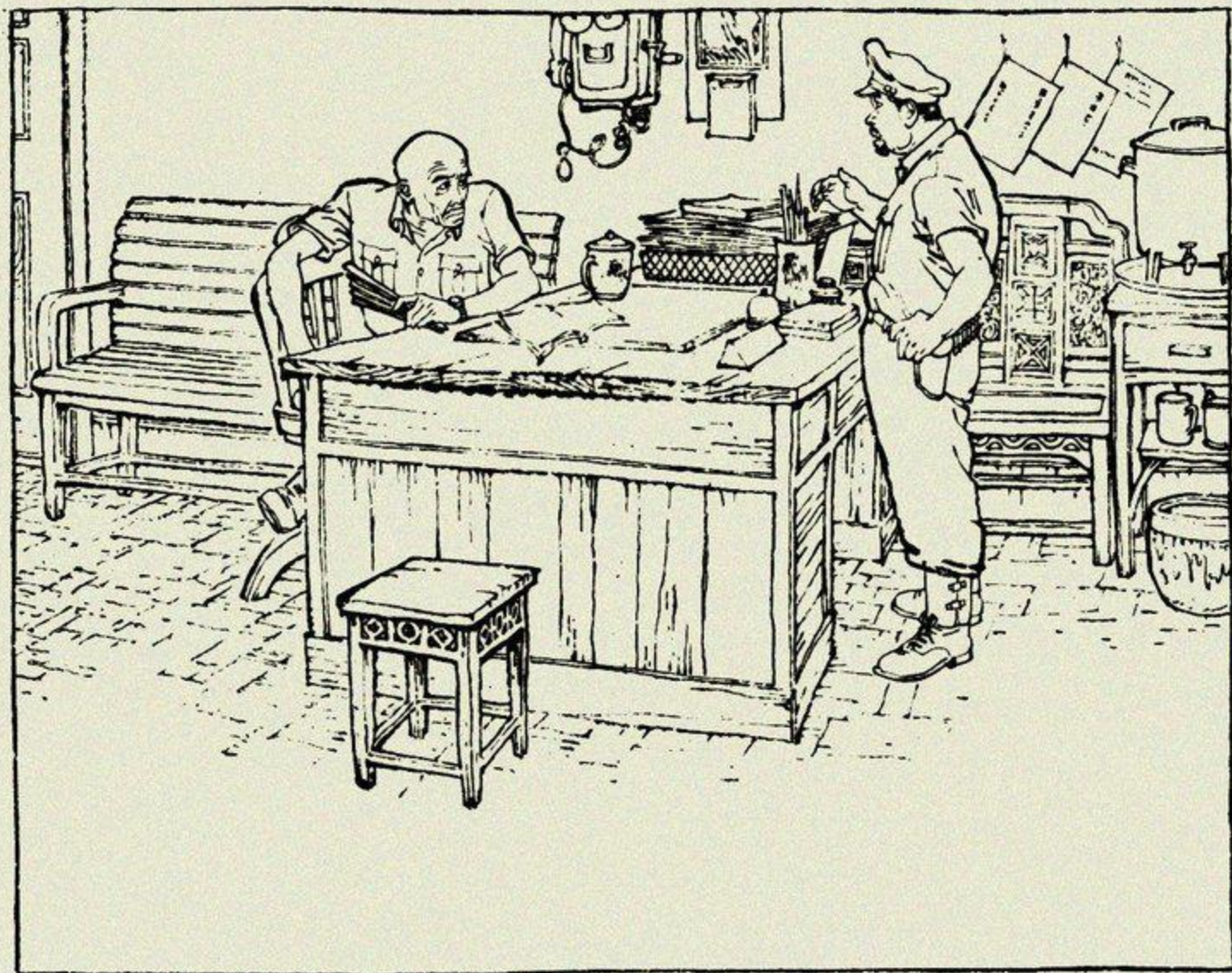
(74) 战友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讲清楚，不许抬走！”猫头鹰掏出手枪挥舞着，进行恫吓，战友们轻蔑地冷笑着，无畏地直视着这个可耻的特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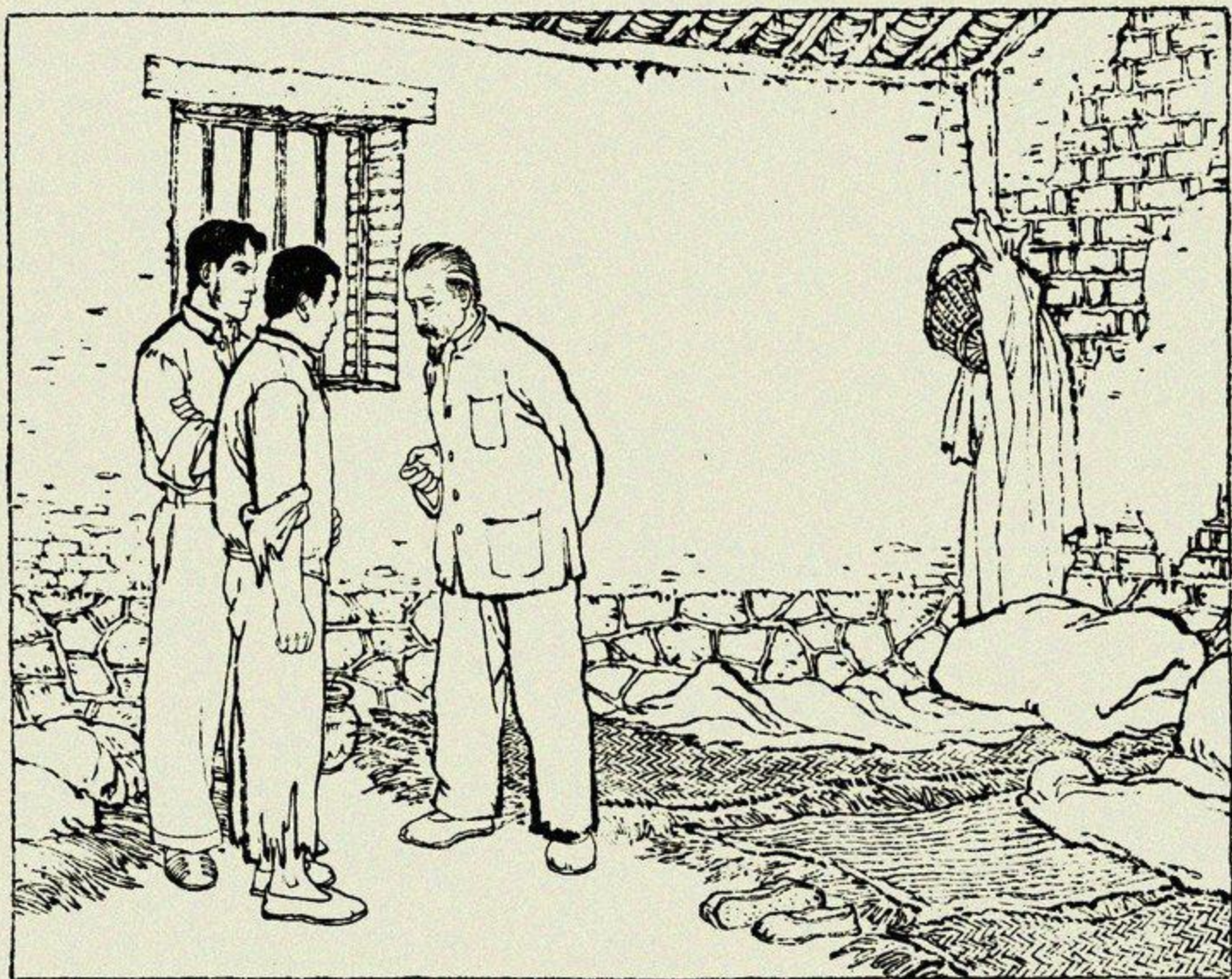
(75) 猩猩出来，突然，“不许抬尸！”一阵炸雷似的喊声使他吃了一惊。难道要发生暴动？他觉得再用高压，也许会把事情弄糟，便高声说：“请各位安静，有事好好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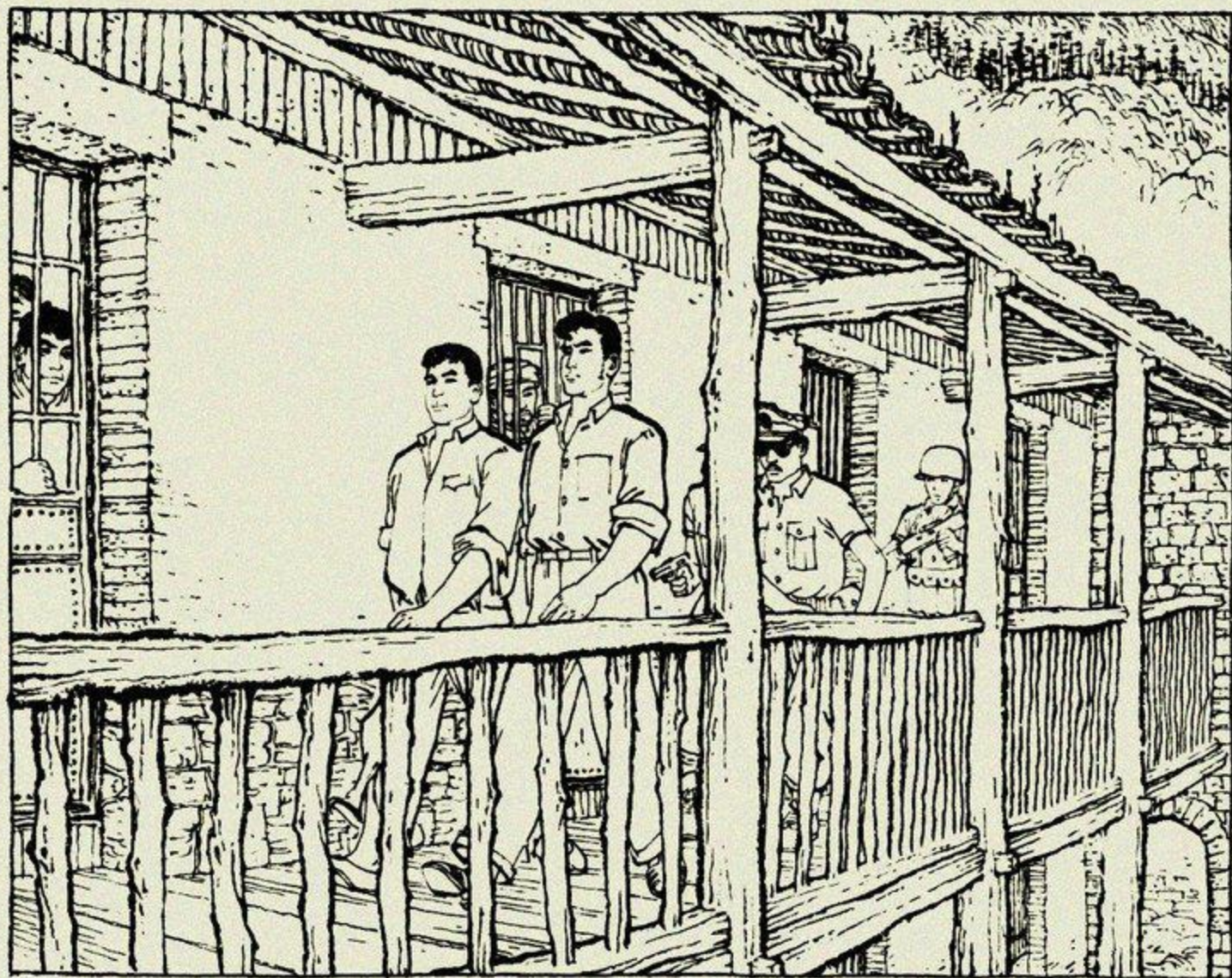
(76) 吼声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高昂了。猩猩念头一转，立刻说：“好，暂时不抬。明天请楼七室选派两位代表和所方会商，秉公处理。”说罢，匆匆溜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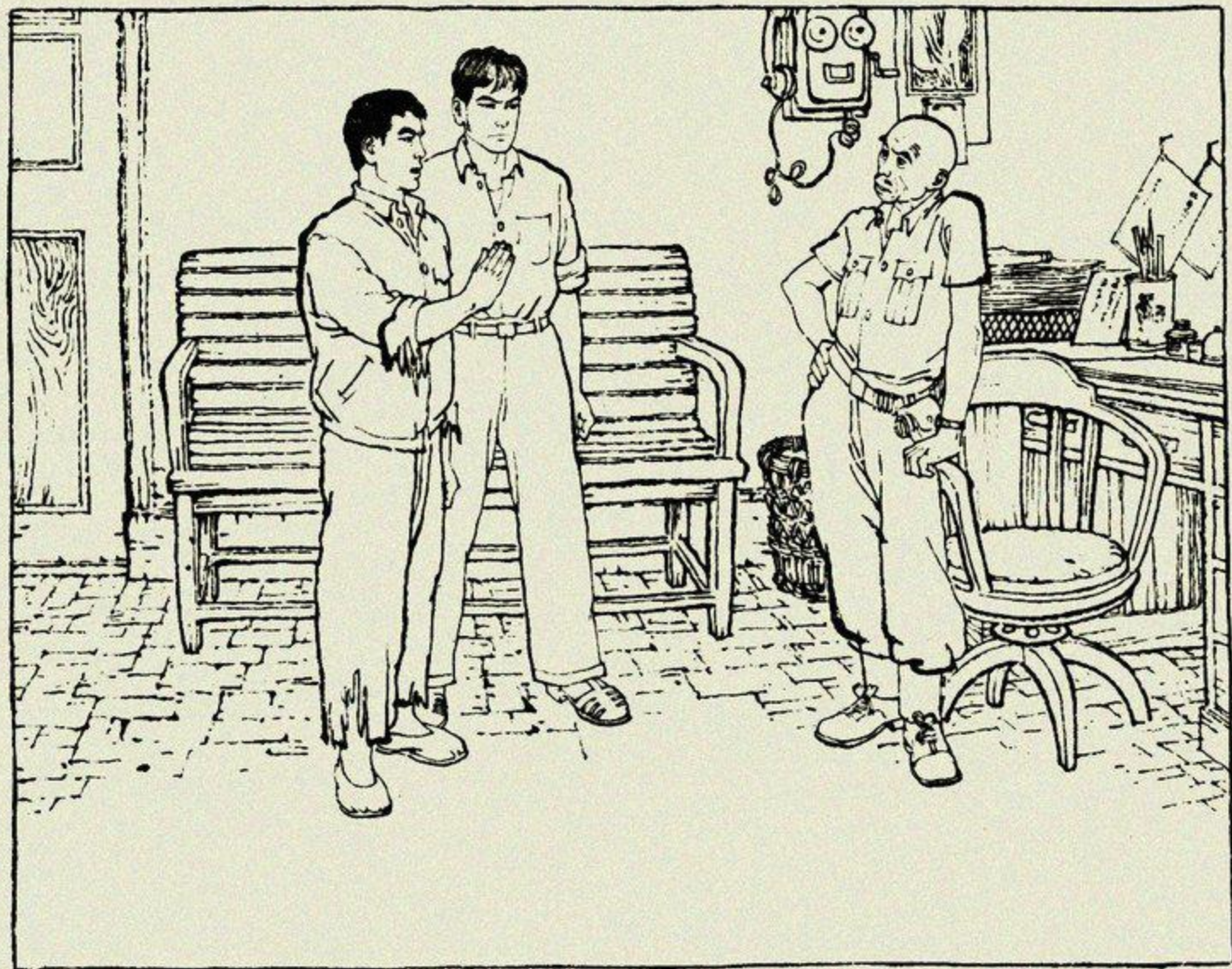
(77) 猩猩回到办公室，猫头鹰气冲冲地对他说：“依我一枪一个，谁闹就宰谁！”猩猩说：“这样不行，弄得不好，上面反责怪我们‘管理不善’。今晚加双岗，看看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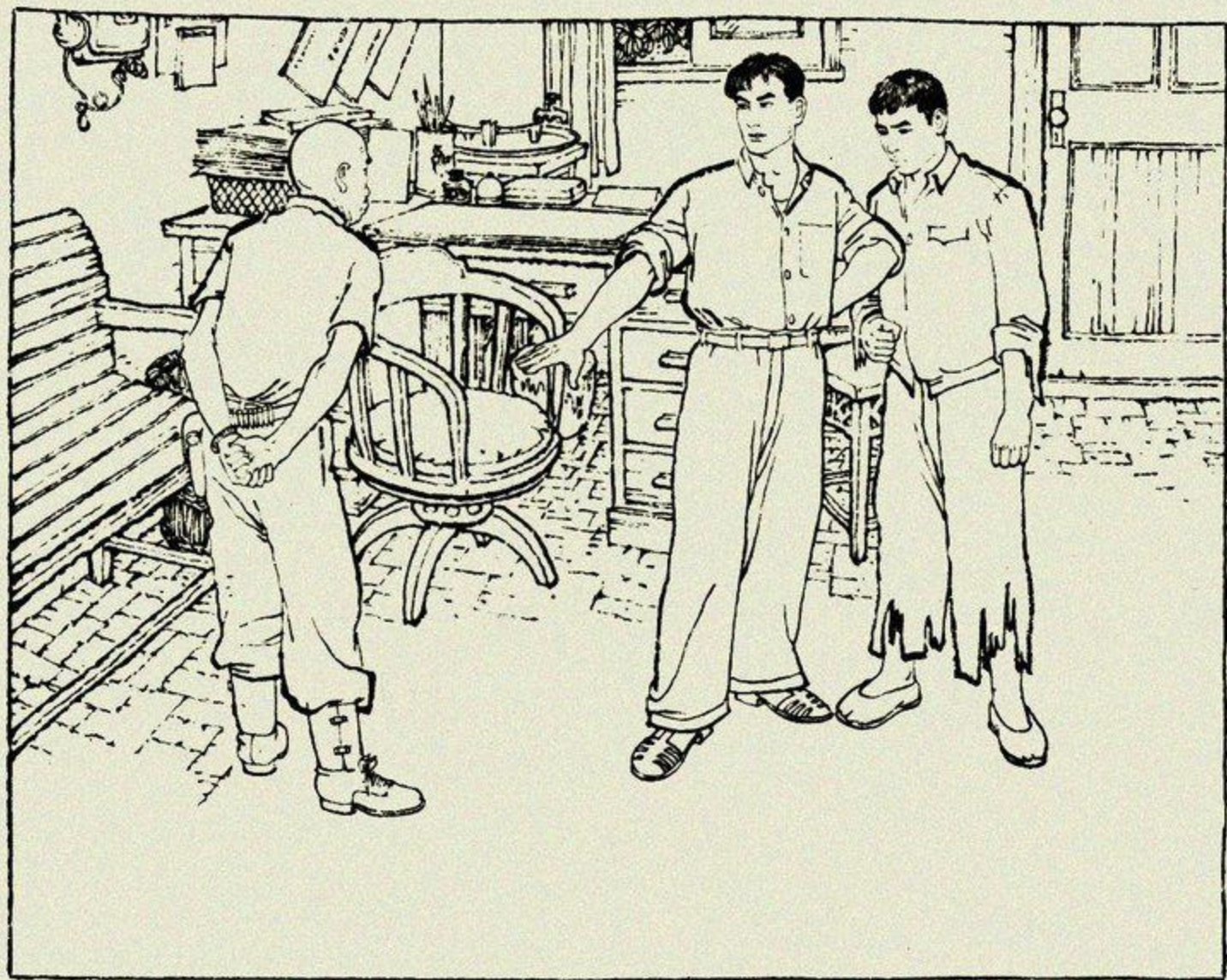
(78) 刘思扬、余新江被派作谈判代表，老大哥转告了许云峰的话：“要敌人公开追悼龙光华，从根本上摧毁敌人的迫害和虐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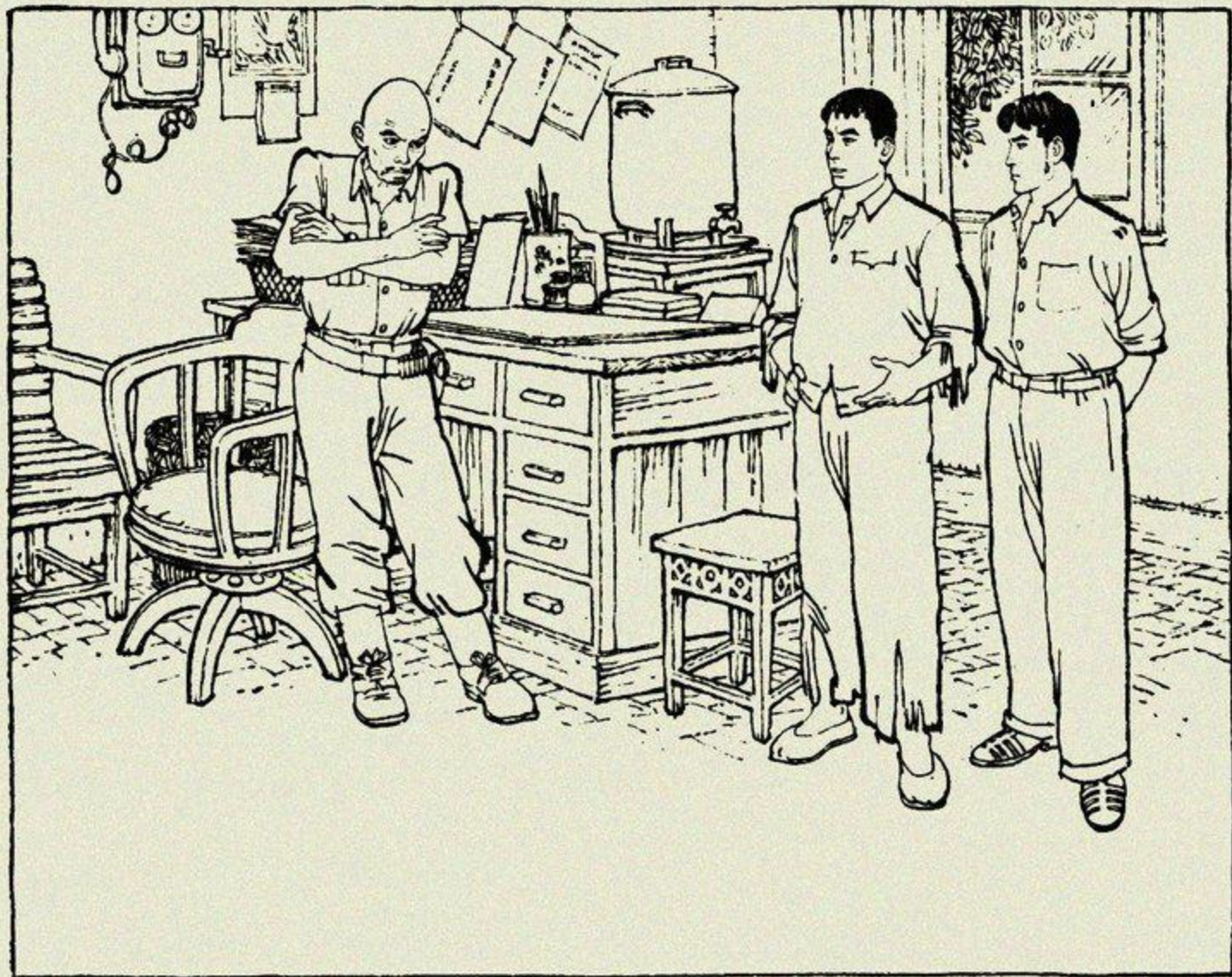
(79) 第二天,余新江和刘思扬去和猩猩谈判,走过一间间牢房,从战友们的眼神里,两人得到了支持与鼓舞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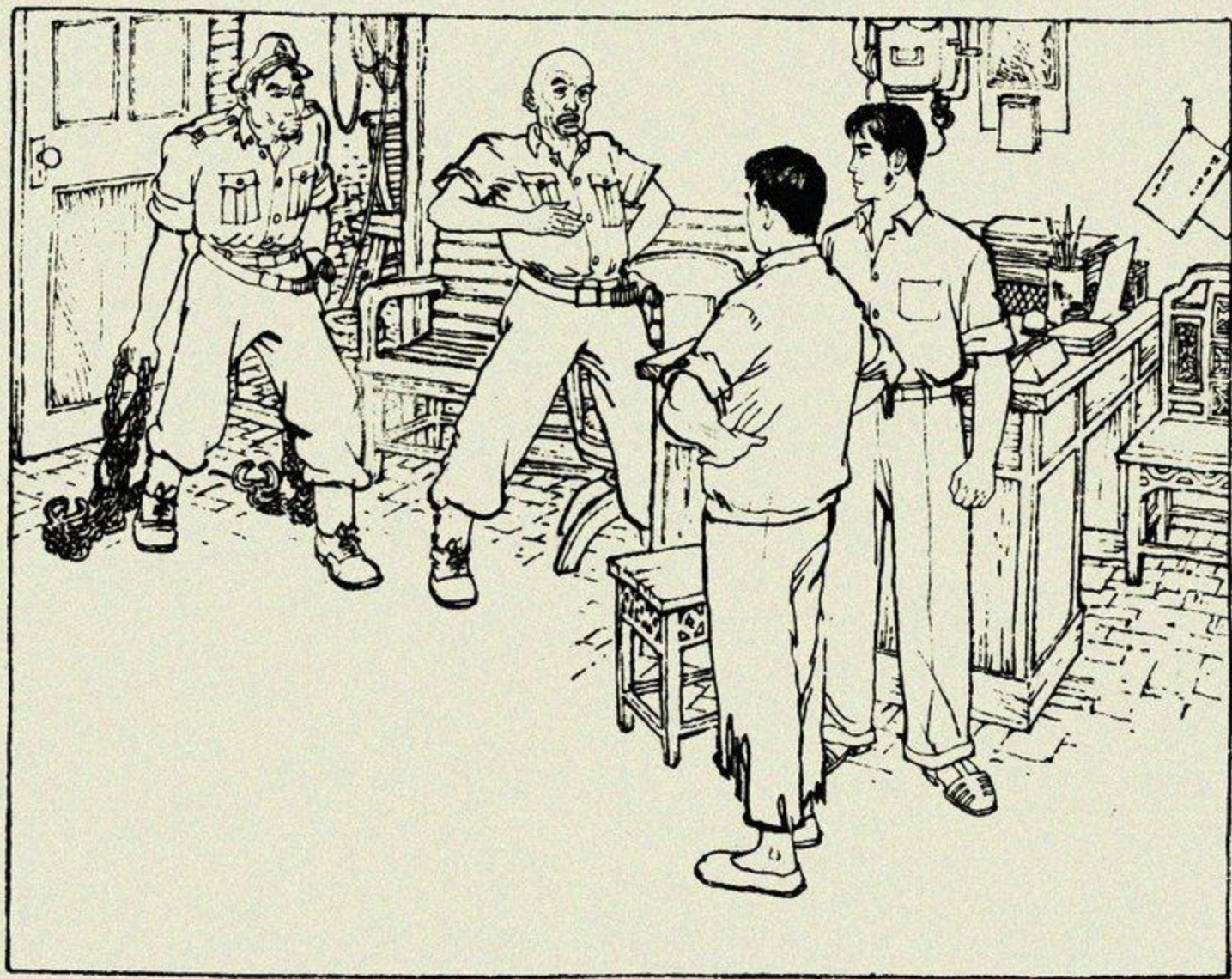
(80) 猩猩见他俩进来，装腔作势地问来干什么。余新江气愤地说：“你当众答应谈判，现在却问来做什么。好，我们宣布你拒绝谈判！”猩猩忙说：“有要求你们提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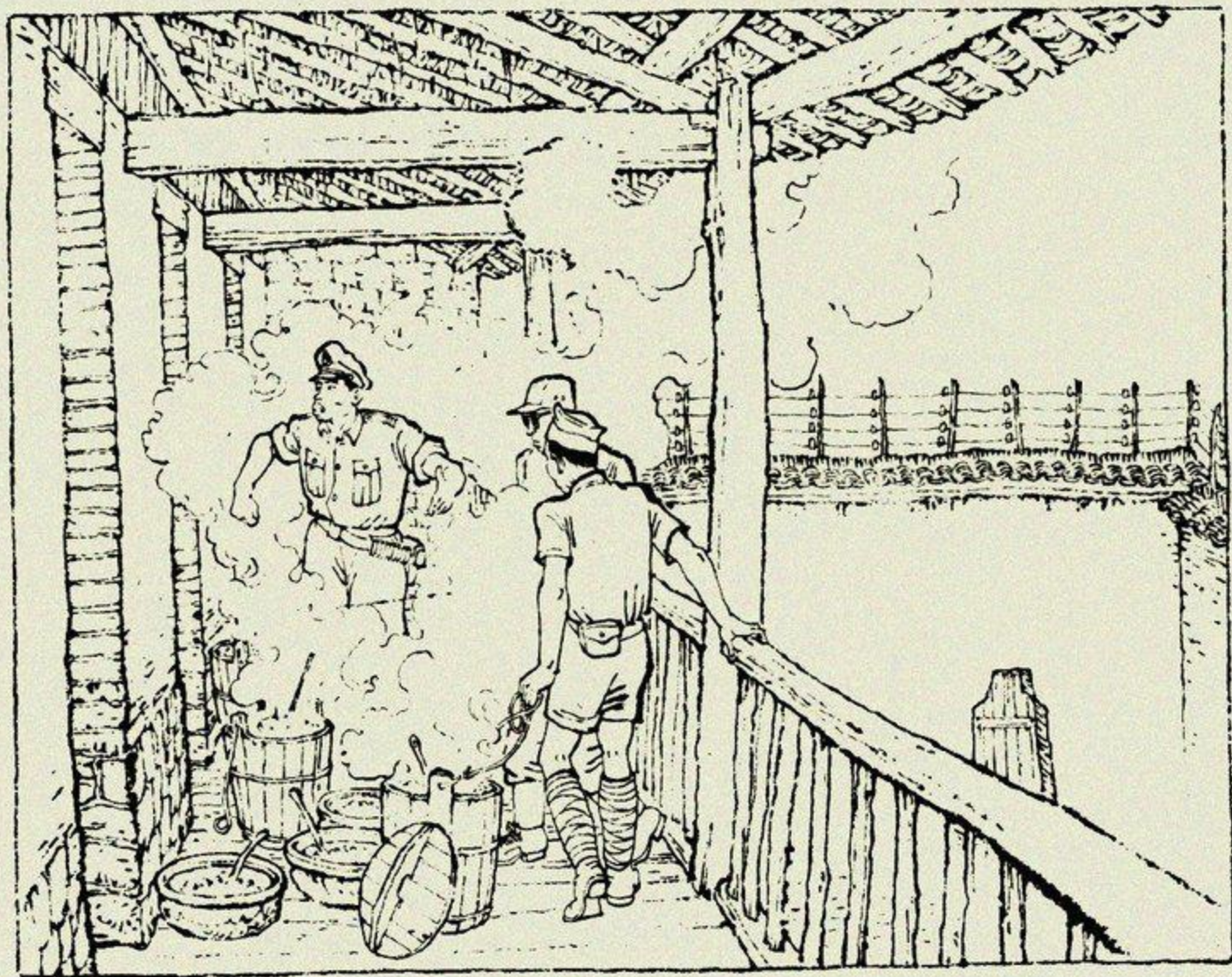
(81) 刘思扬大声说：“一、白绸裹尸，用棺木礼葬；二、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三、废除一切非人的迫害与虐待，改善政治犯生活待遇；四、立刻公开追悼龙光华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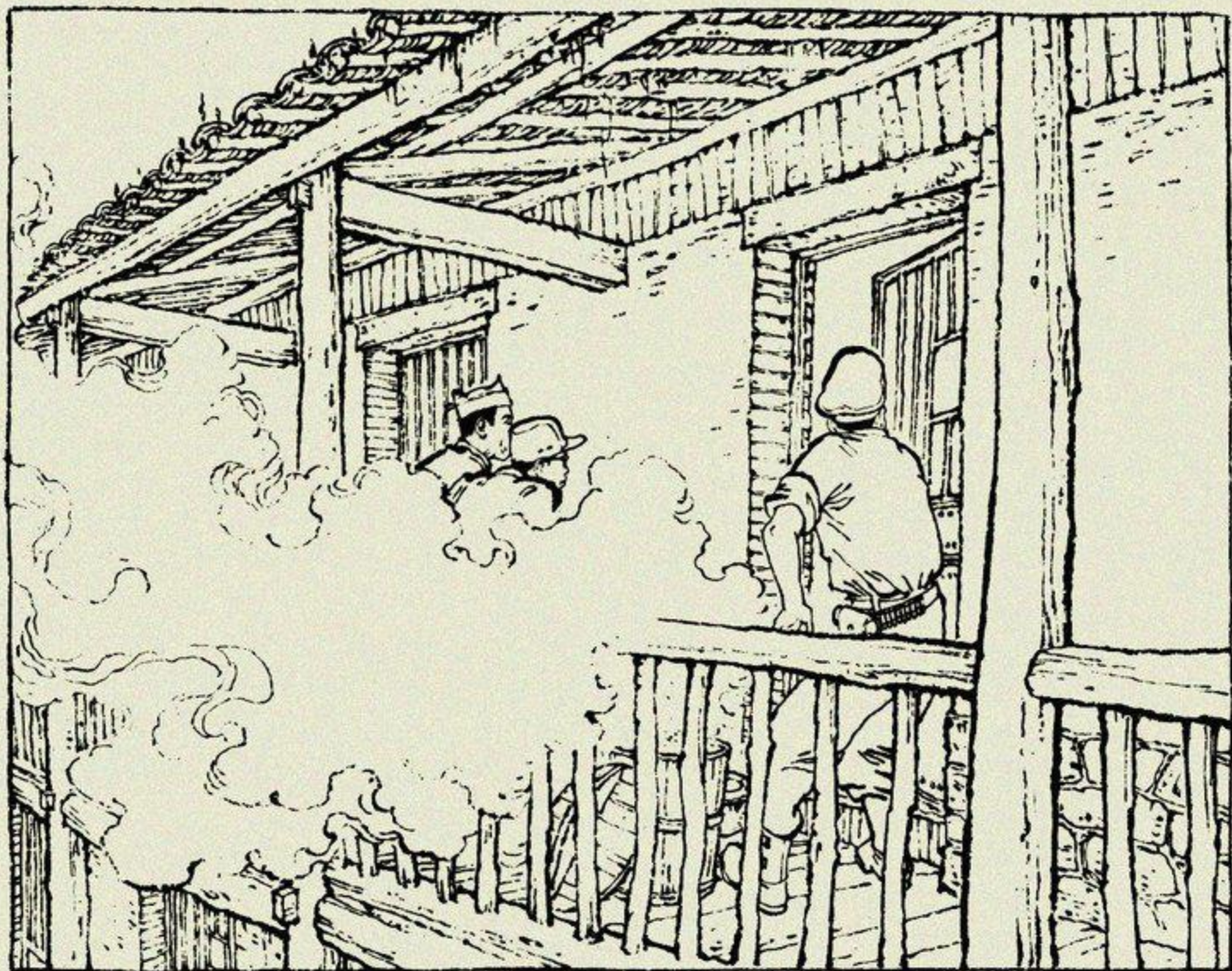
(82) 猩猩吃了一惊，这些条件不仅粉碎了他们迫害政治犯的阴谋，公开追悼更是当众认罪。他冷冷地说：“我不同意呢？”余新江回答说：“绝食抗议，直到接受条件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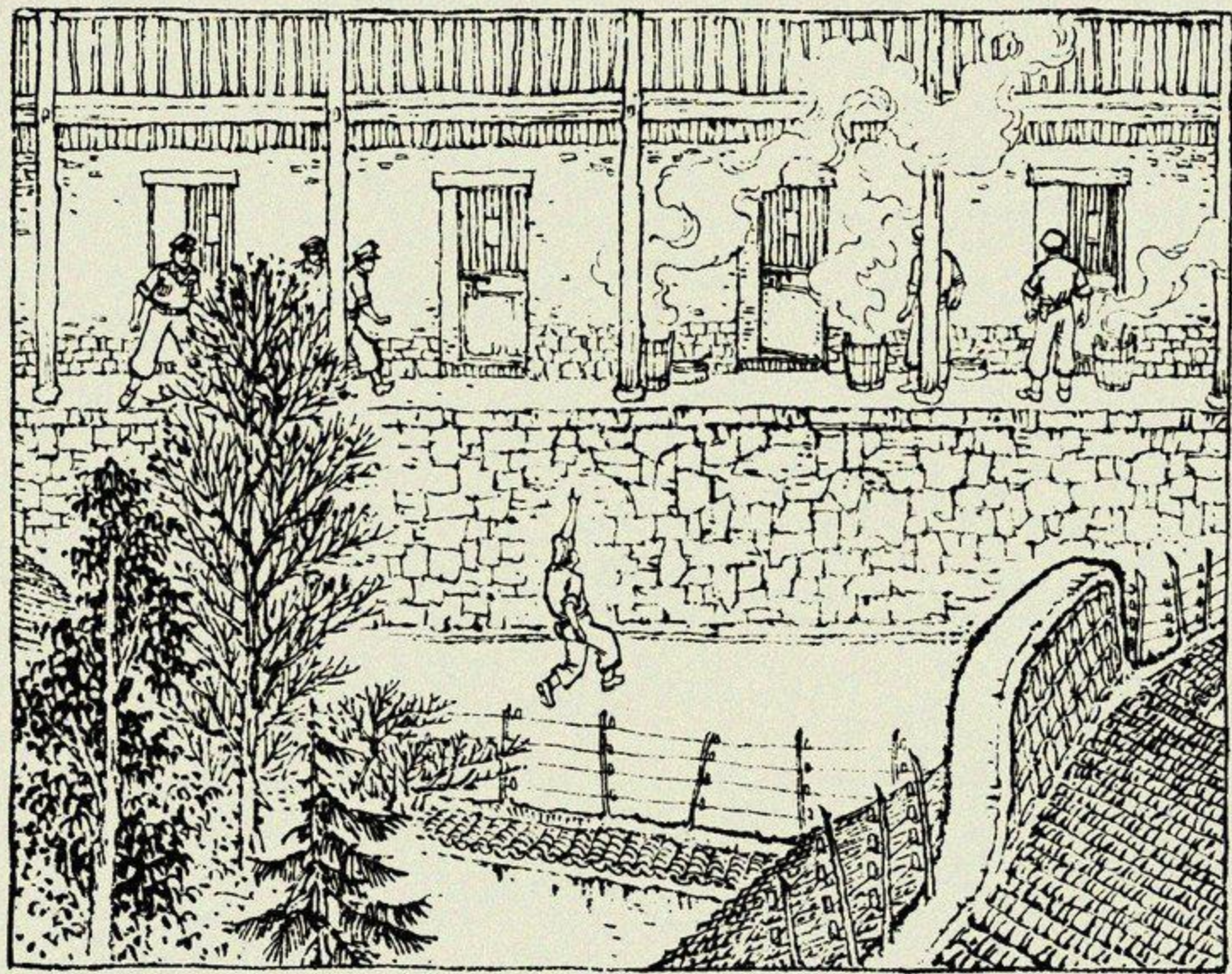
(83) 猩猩厉声喝道：“聚众要挟，煽动暴乱，关押禁闭室！谁敢再闹什么谈判，和你们一样。”说完，叫人把余新江、刘思扬押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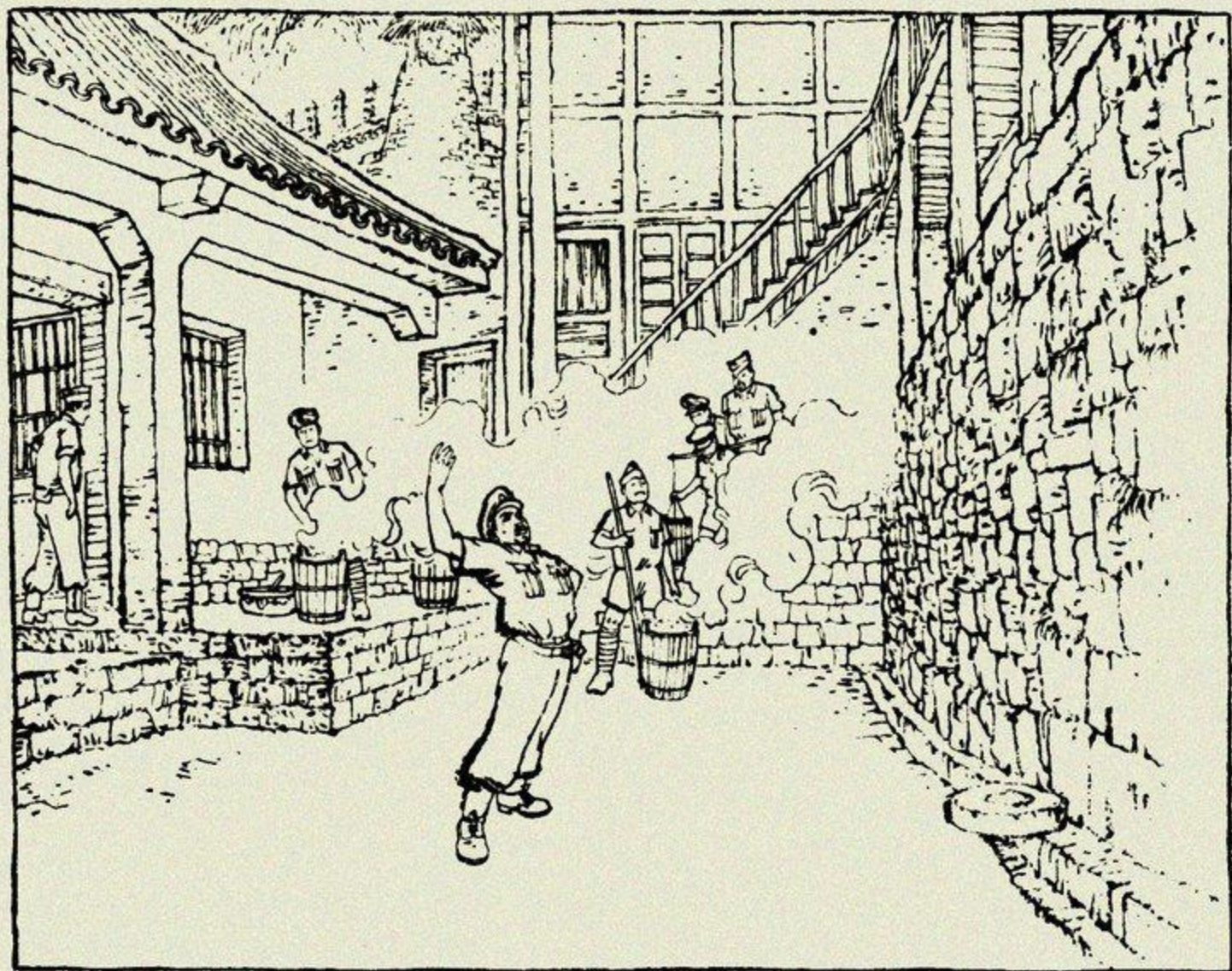
(84) 余新江和刘思扬被押的消息,立刻传遍每间牢房,斗争进一步展开:绝食开始了!吃中饭时,任凭狗熊叫哑了喉咙,没有任何人答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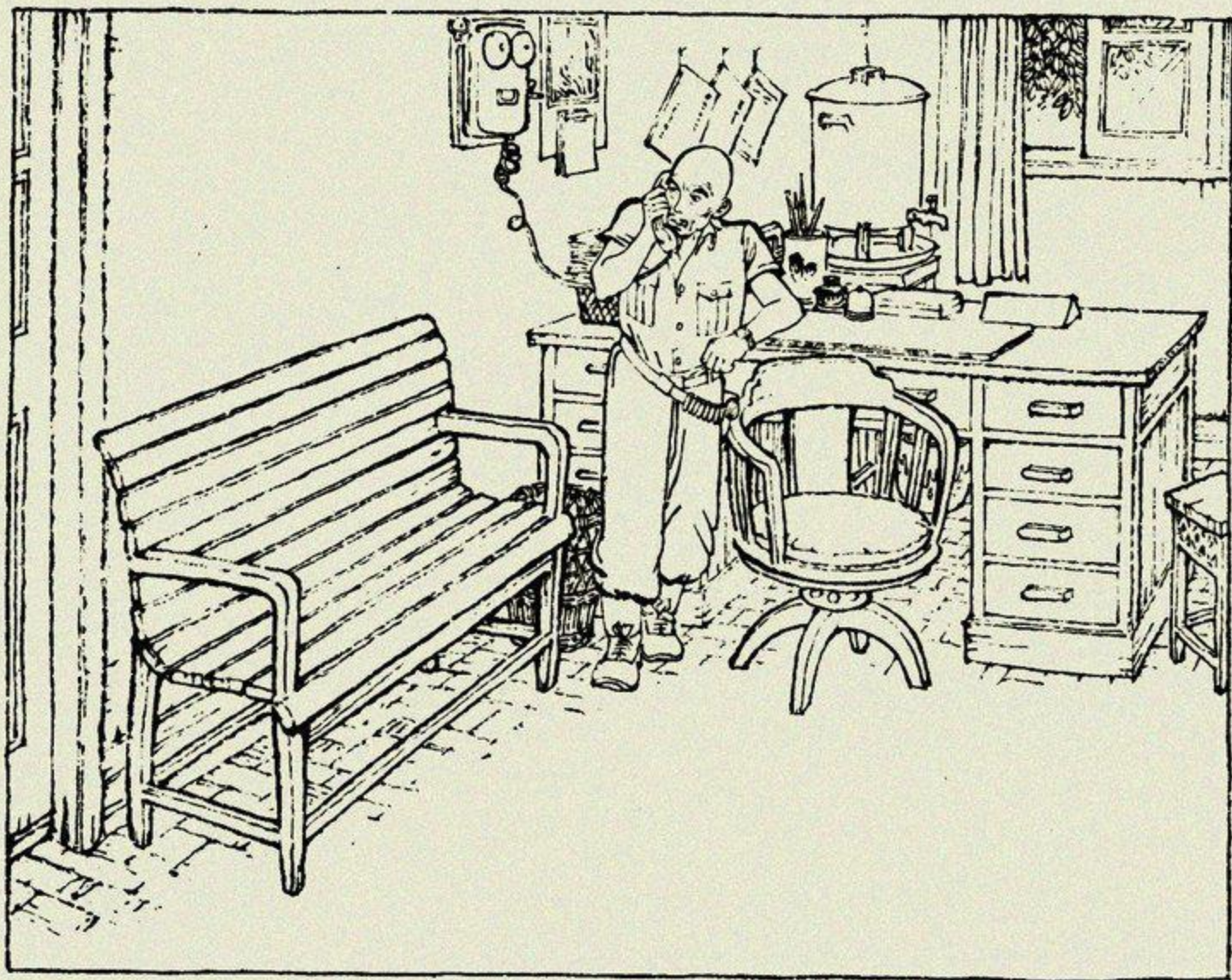
(85) 狗熊打开楼七室的铁门，要人出来领饭。回答的是一阵呐喊：“绝食抗议，直到胜利！”接着，每间牢房响起了愤怒的吼声：“接受条件，放回代表！立刻开追悼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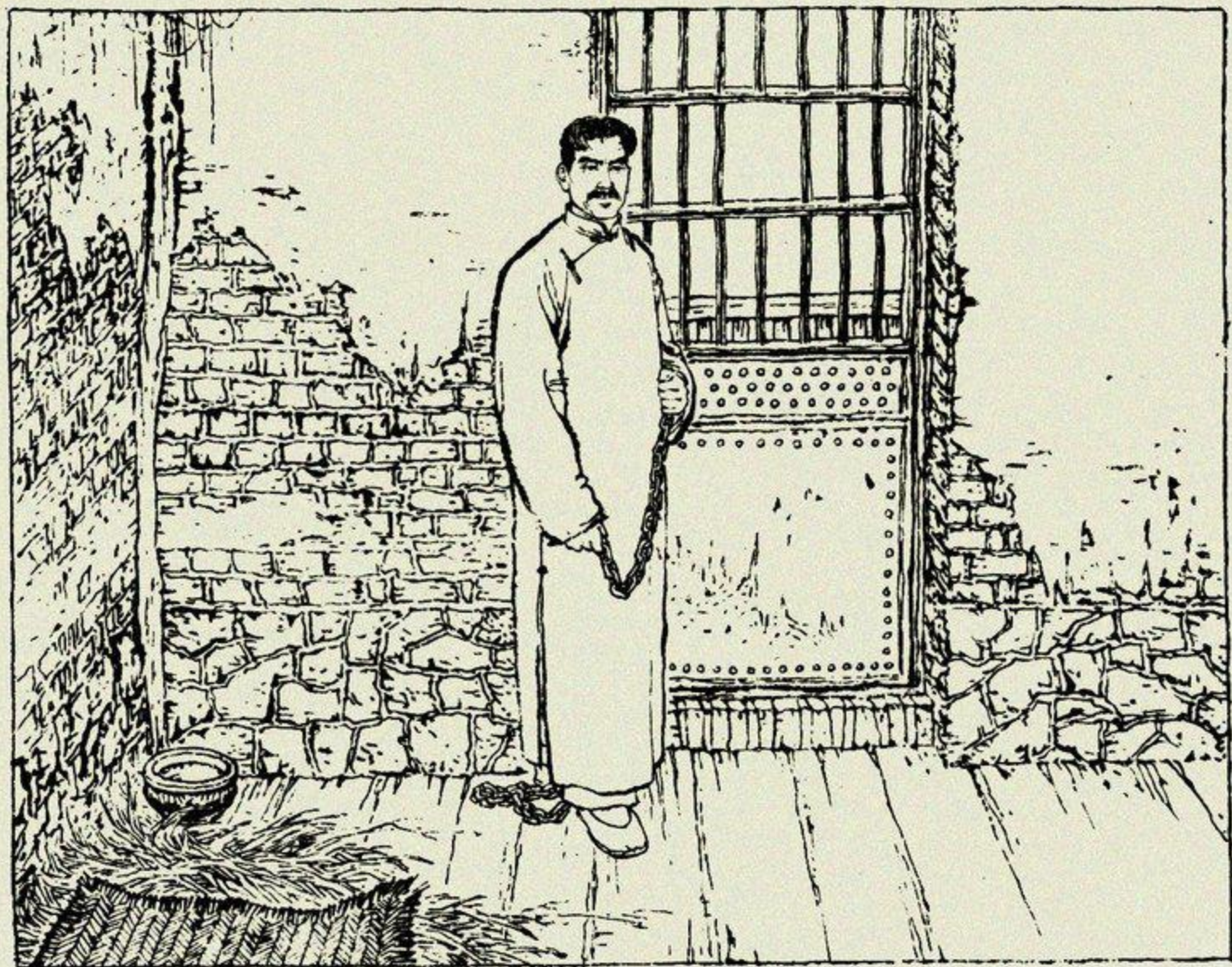
(86) 猫头鹰冲进来气呼呼地说：“谁敢再闹，一律加戴大号铁镣！”他吩咐特务把牢房都打开，喊着：“领饭！”可是没有人出来，也没有一点声音，仿佛几百人都不存在了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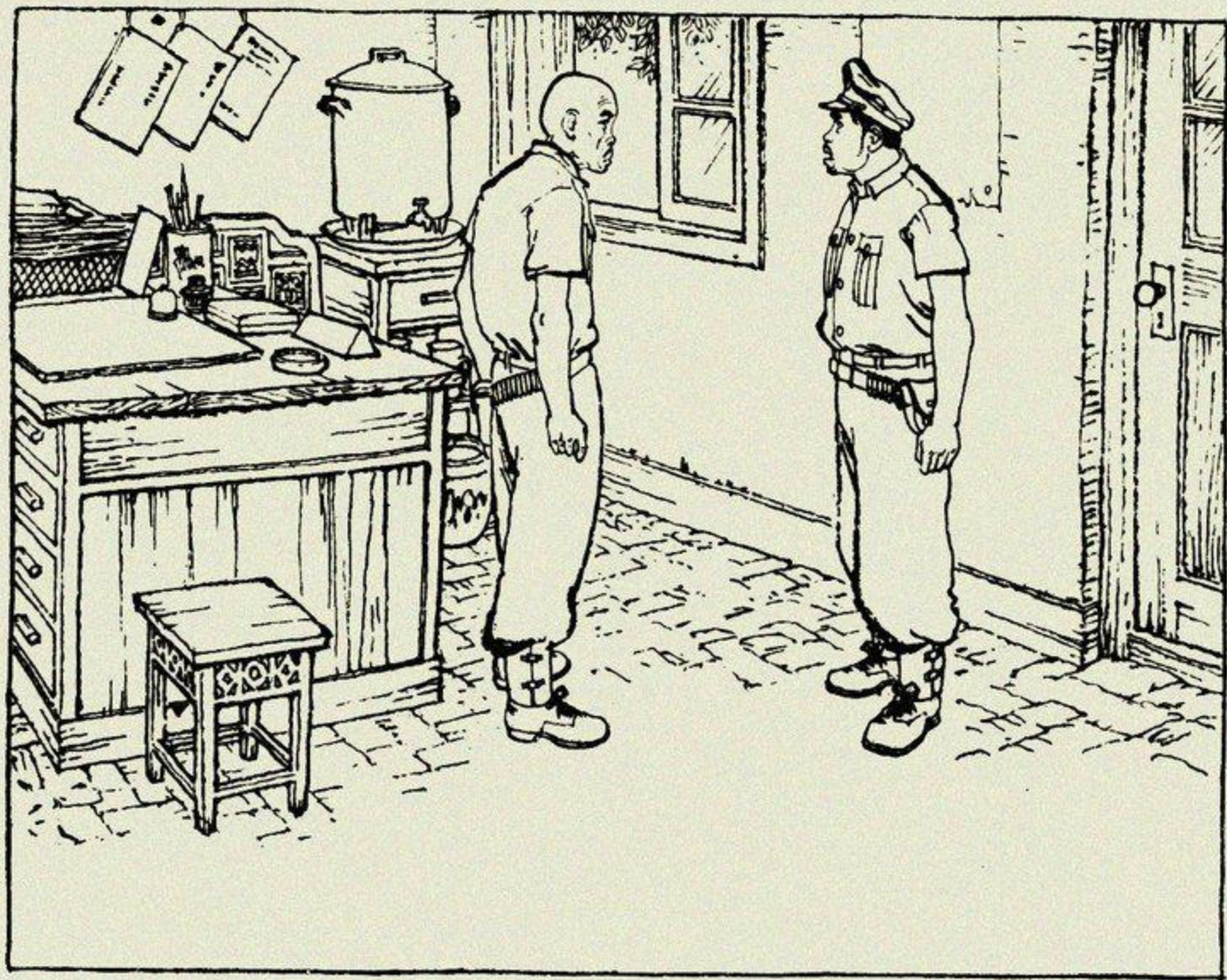
(87) 猫头鹰绝望地嚎叫：“反啦！反啦！”他狠狠地把手一挥，命令特务说：“走，不吃就不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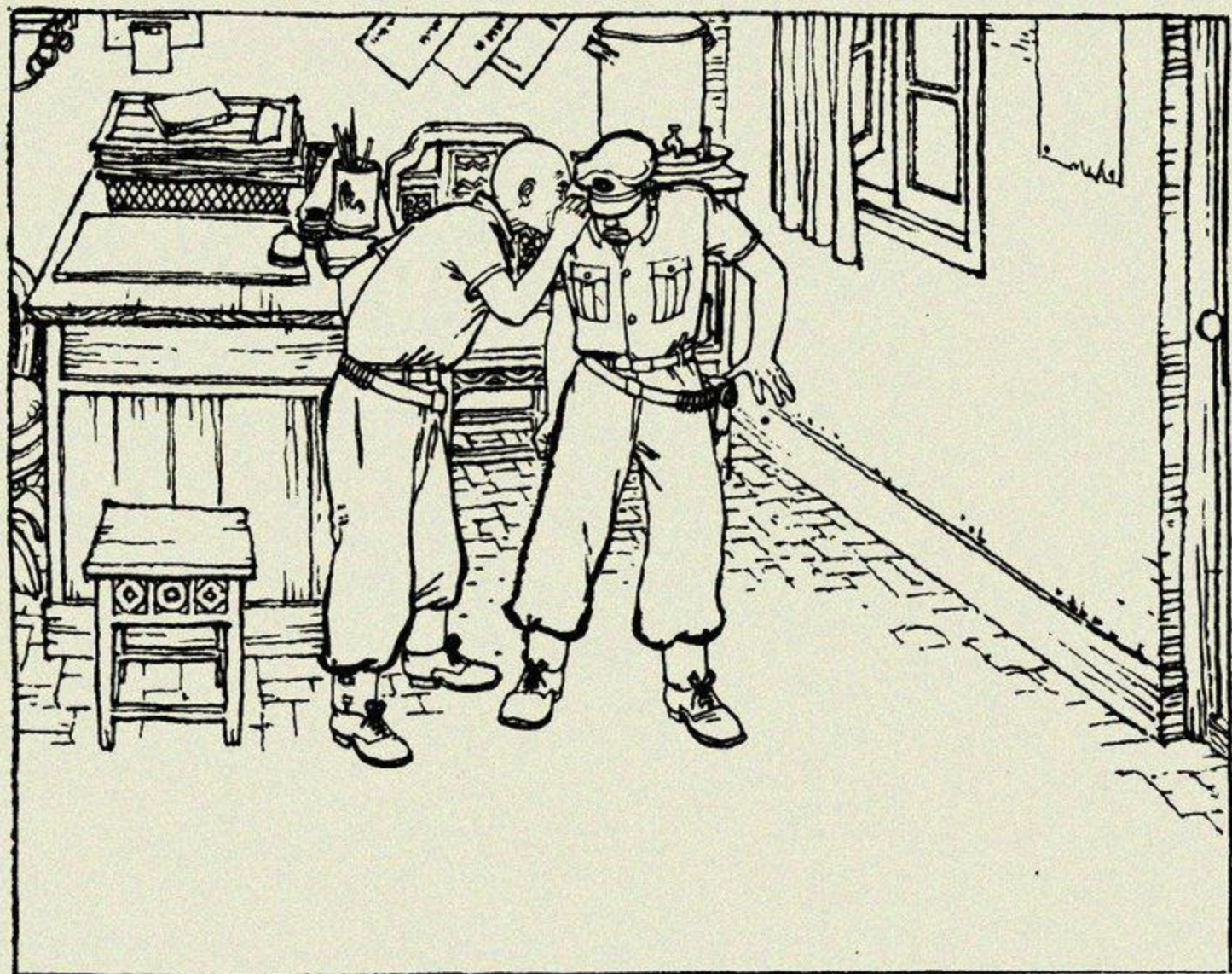
(88) 猩猩担心这几百人饿死，美国特别顾问找不到活的人质，不仅他有‘玩忽职守’的罪名，甚至徐鹏飞等人也难免不受严重处分。他打电话给徐鹏飞，订下了一条诡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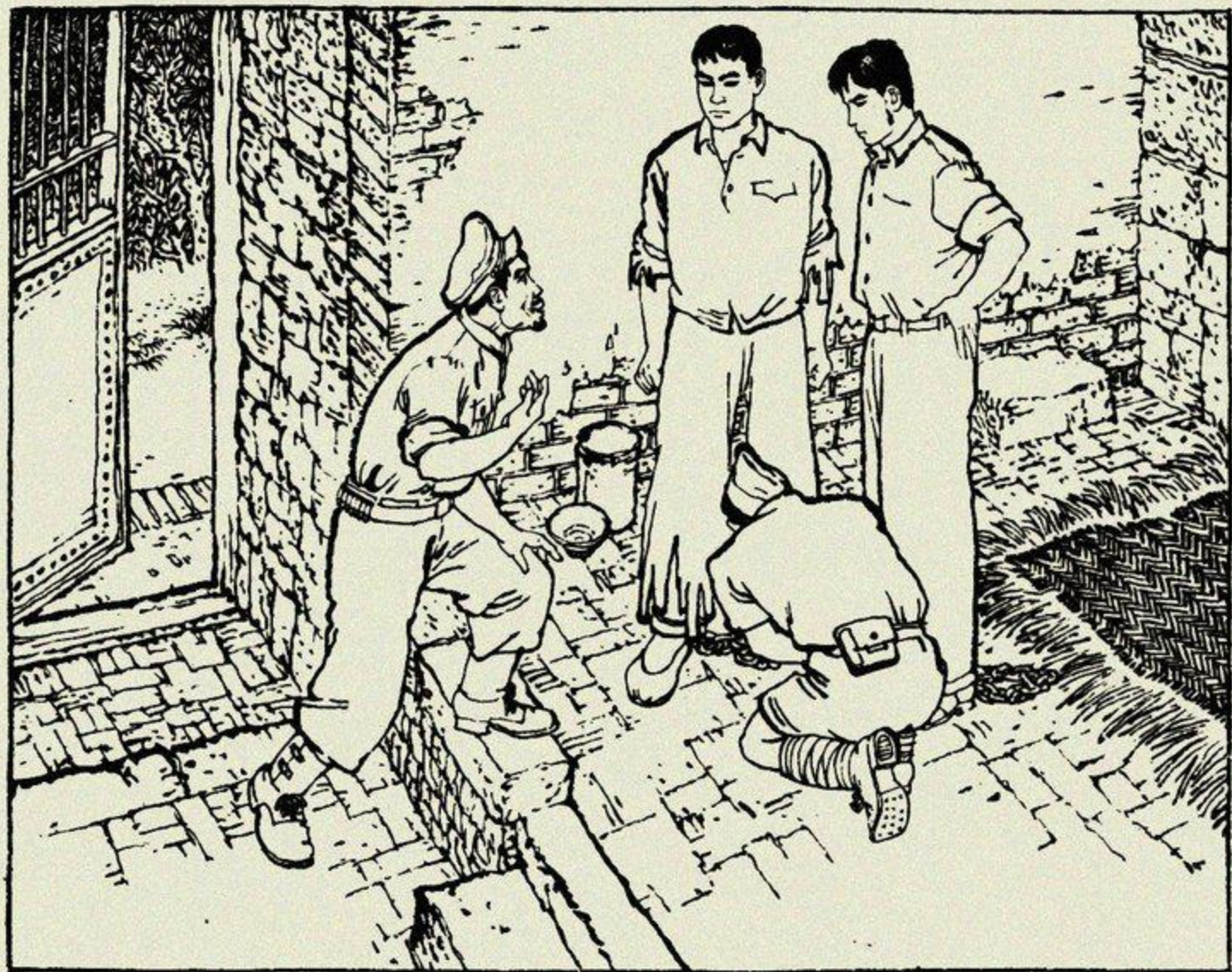
(89) 第四天，猫头鹰带着一群特务送饭来了，饭桶里是热气腾腾的白米饭，盆子里是油津津的回锅肉。老许见了不禁笑起来：敌人软了，再坚持一两天，敌人就要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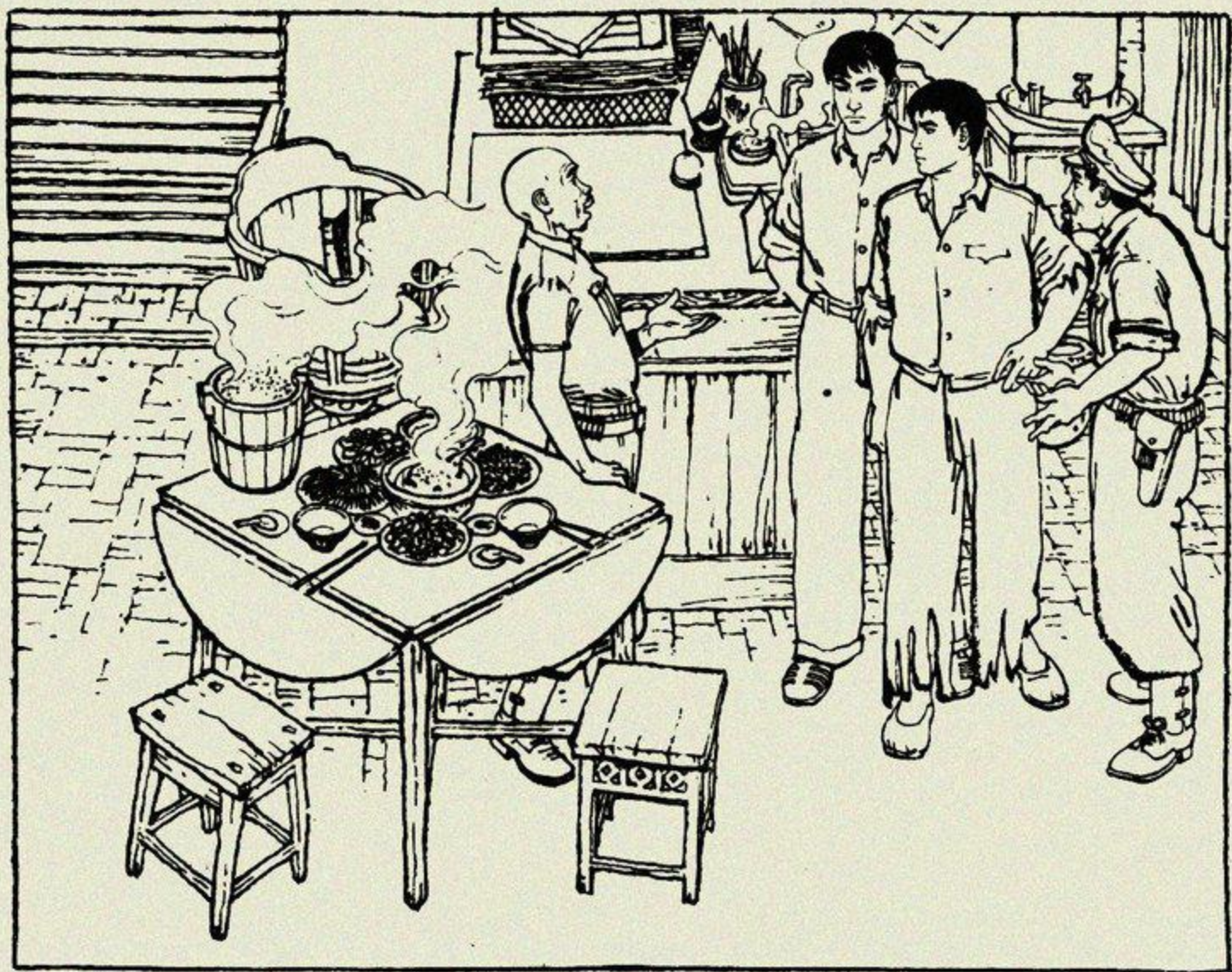
(90) 果然不出老许所料，猩猩见战友们对白米饭、回锅肉看也不看，垂头丧气地吩咐猫头鹰说：“算了，处长指示过，这个计策不成，就接受条件，让他们开追悼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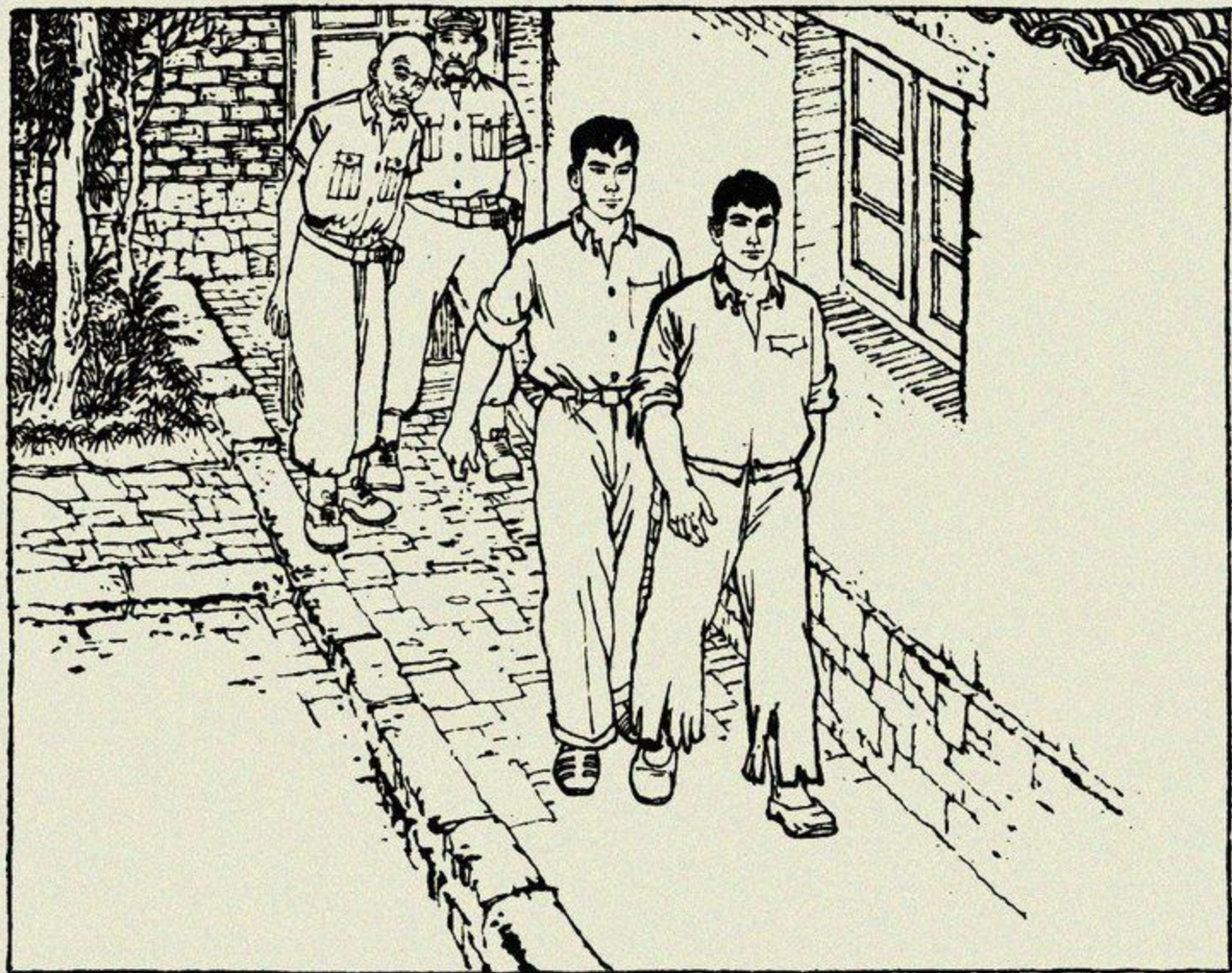
(91) 猩猩叮嘱猫头鹰：“处长说，许云峰是隔离的，单是楼七室闹不起来，这里面一定有核心组织。我们让步，他们在得胜的情况下，会出来活动的，你马上去布置警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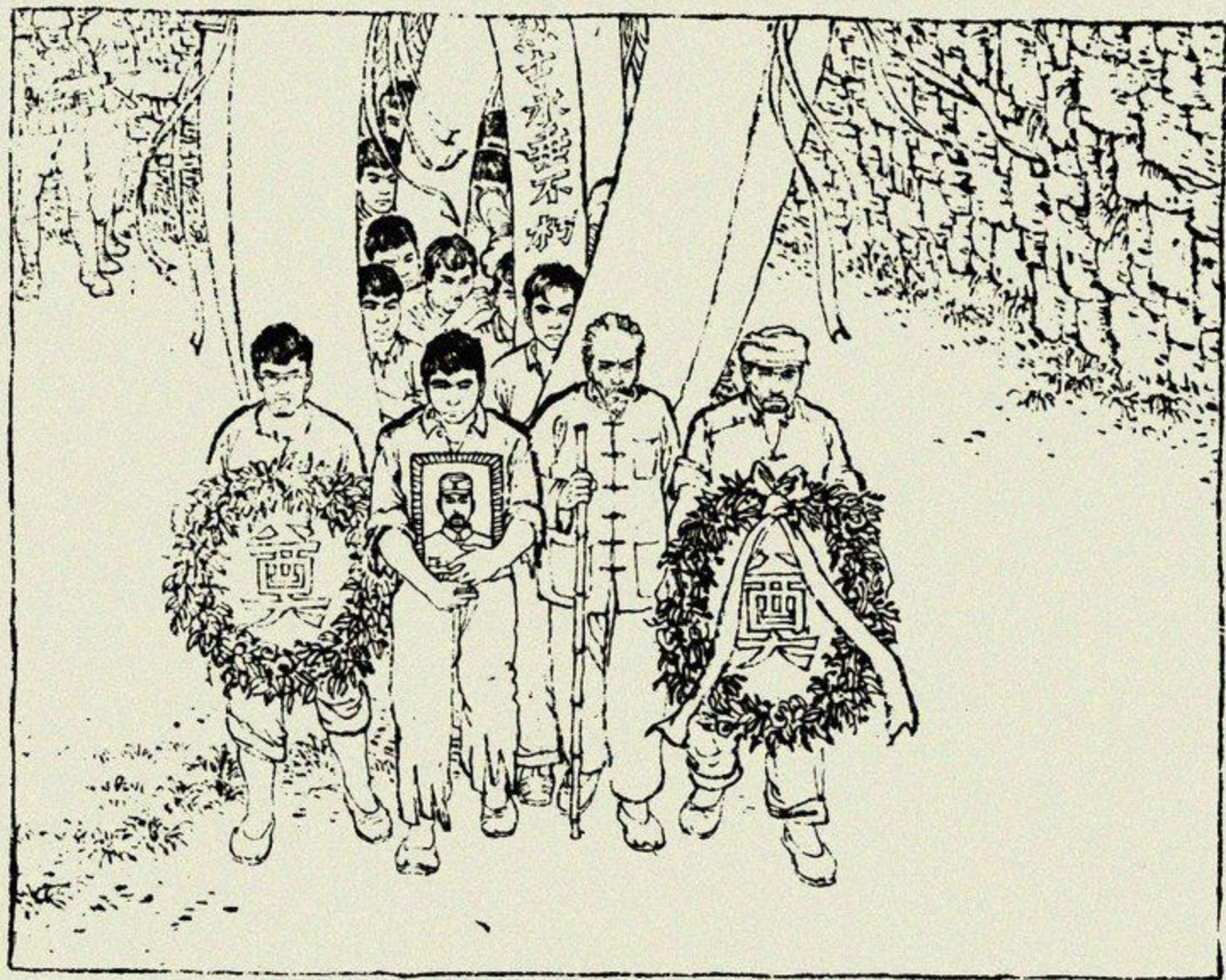
(92) 这天一早，狗熊带着一个特务来到禁闭室，替余新江、刘思扬开了脚镣，连声说：“所长有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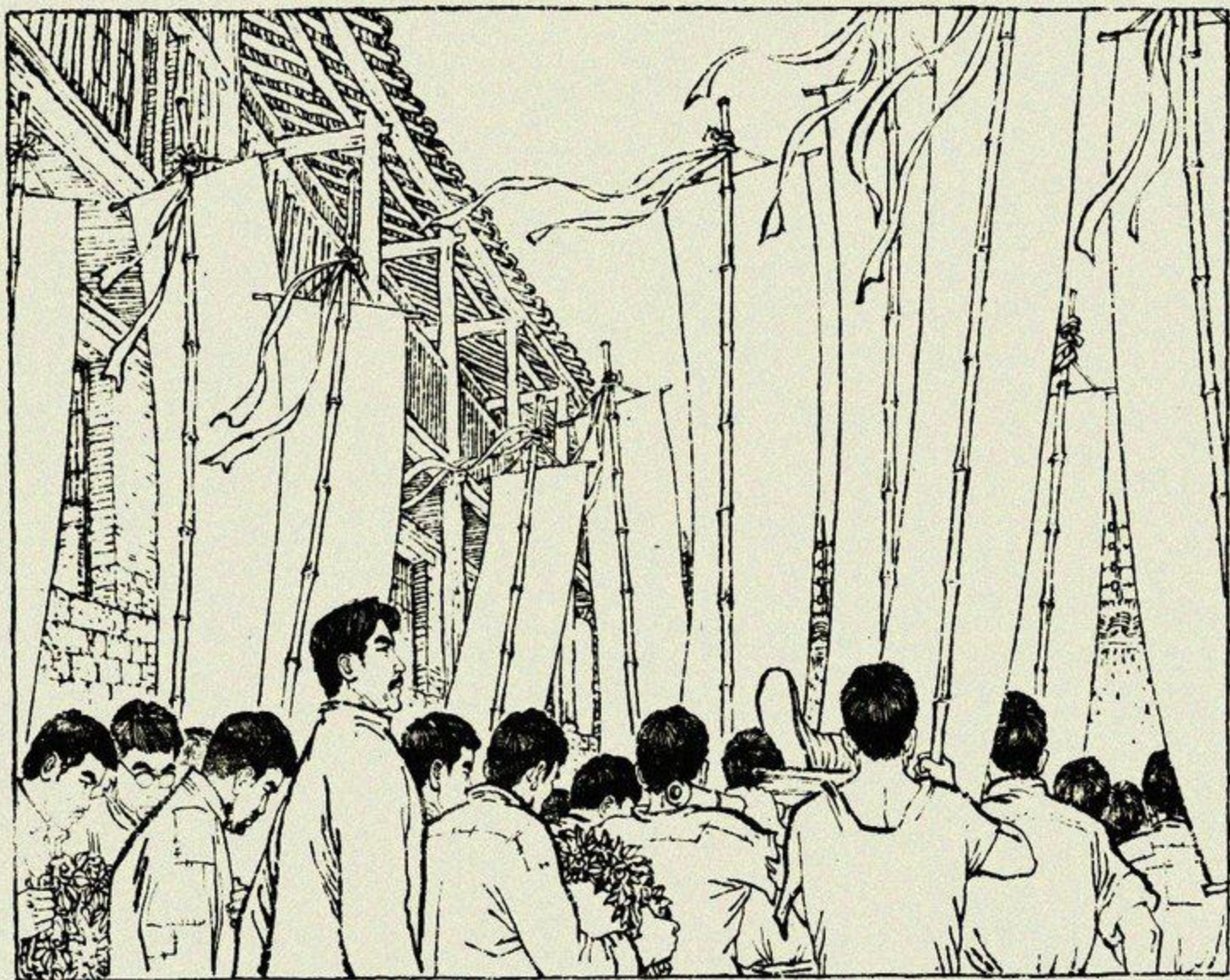
(93) 余新江、刘思扬跨进猩猩的办公室，见室内摆好饭菜，猩猩起身相迎：“我们完全接受条件，请用饭。”余新江冷冷地说：“立即开追悼会，不开，我们不停止绝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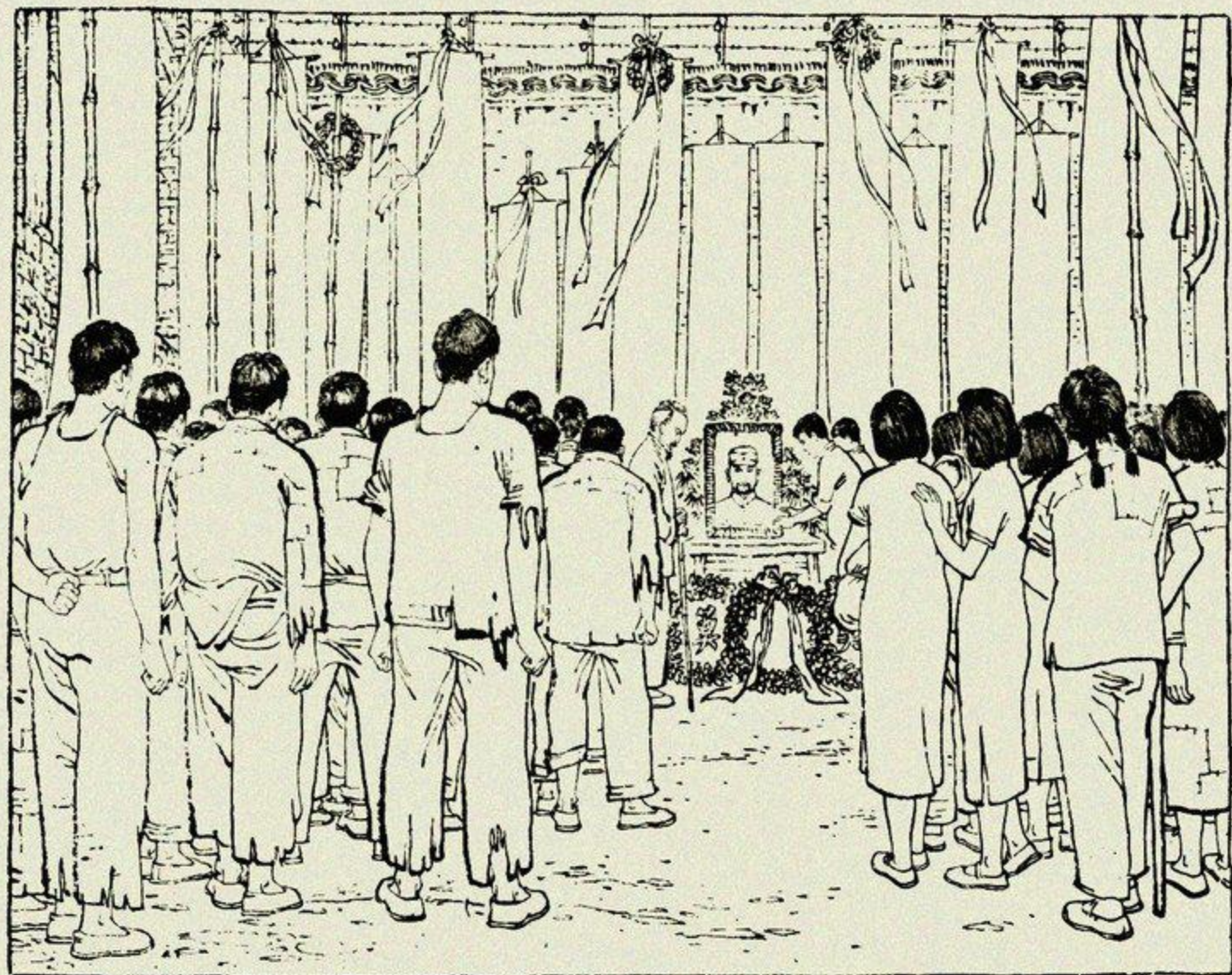
(94) 猩猩脸上堆满了谄笑：“好吧，马上就开追悼会。”余新江招呼刘思扬：“走，我们通知全体同志，立刻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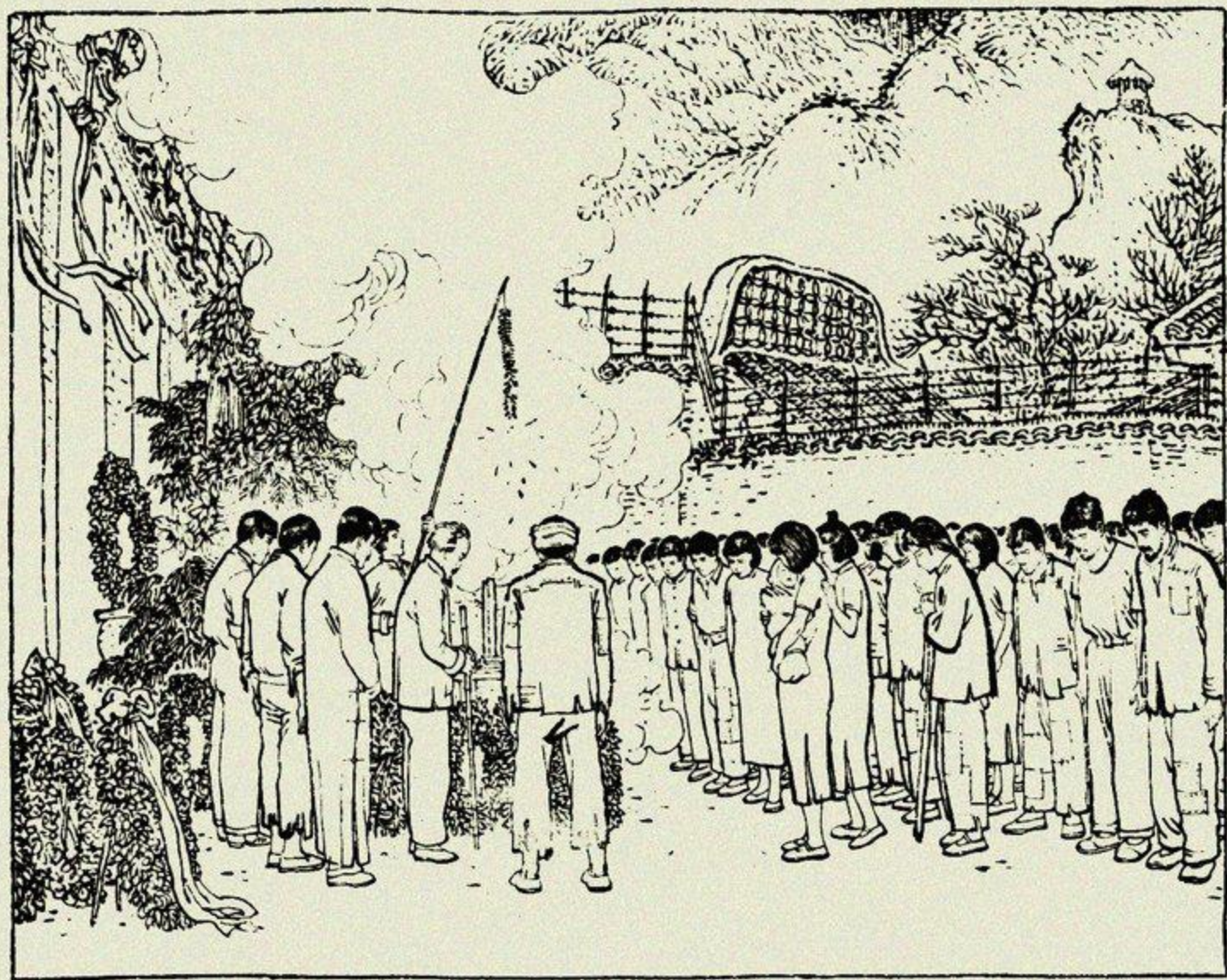
(95) 追悼会开始了。敞开的牢房先是静悄悄地,接着,老大哥在牢房门口出现,后面是几位战友抬着龙光华的遗体,缓缓地走出牢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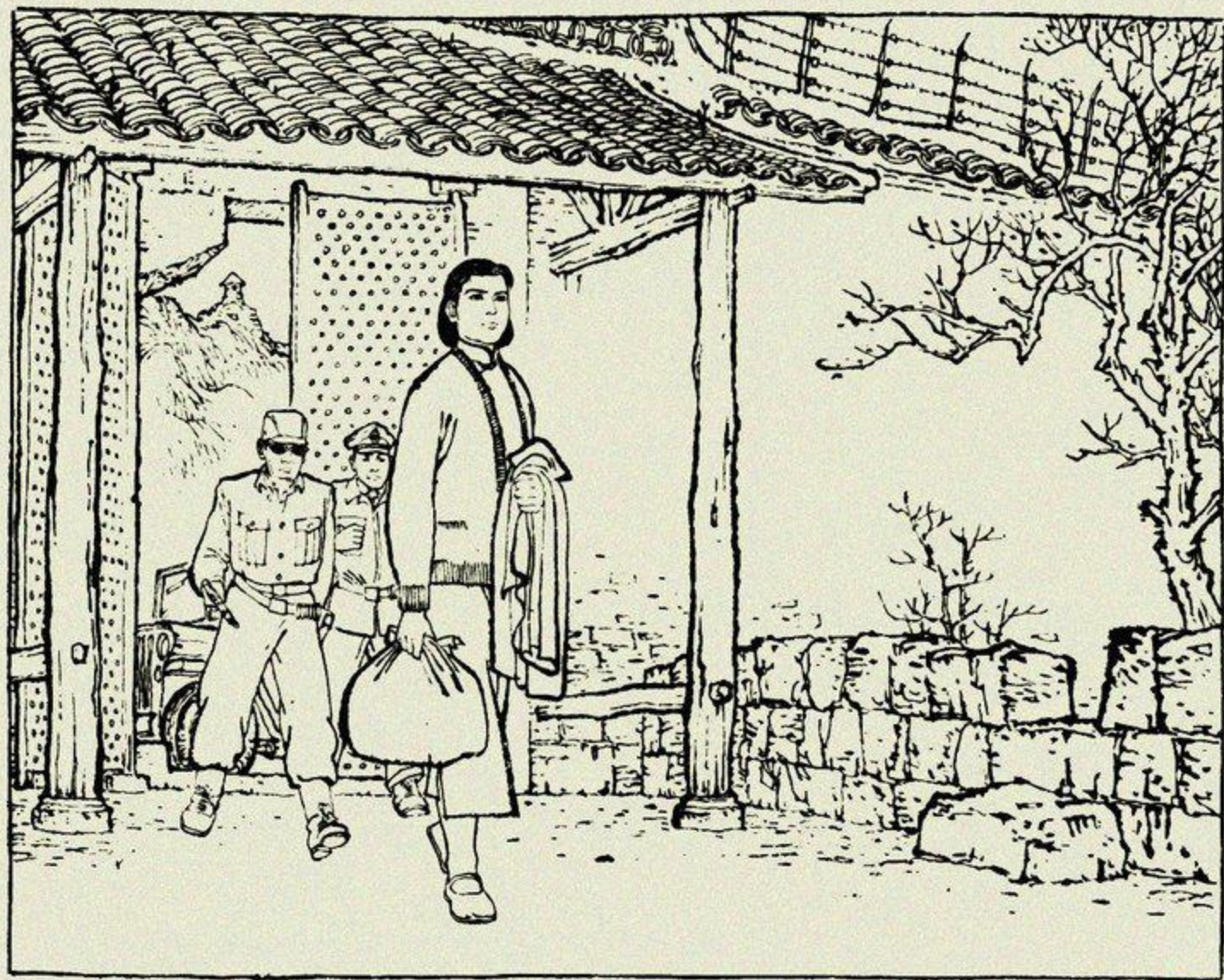
(96) 许云峰默默地跟在战友们的身后。人们护着龙光华的遗体，缓缓向前移动。除了轻微的脚步声，没有任何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无限悲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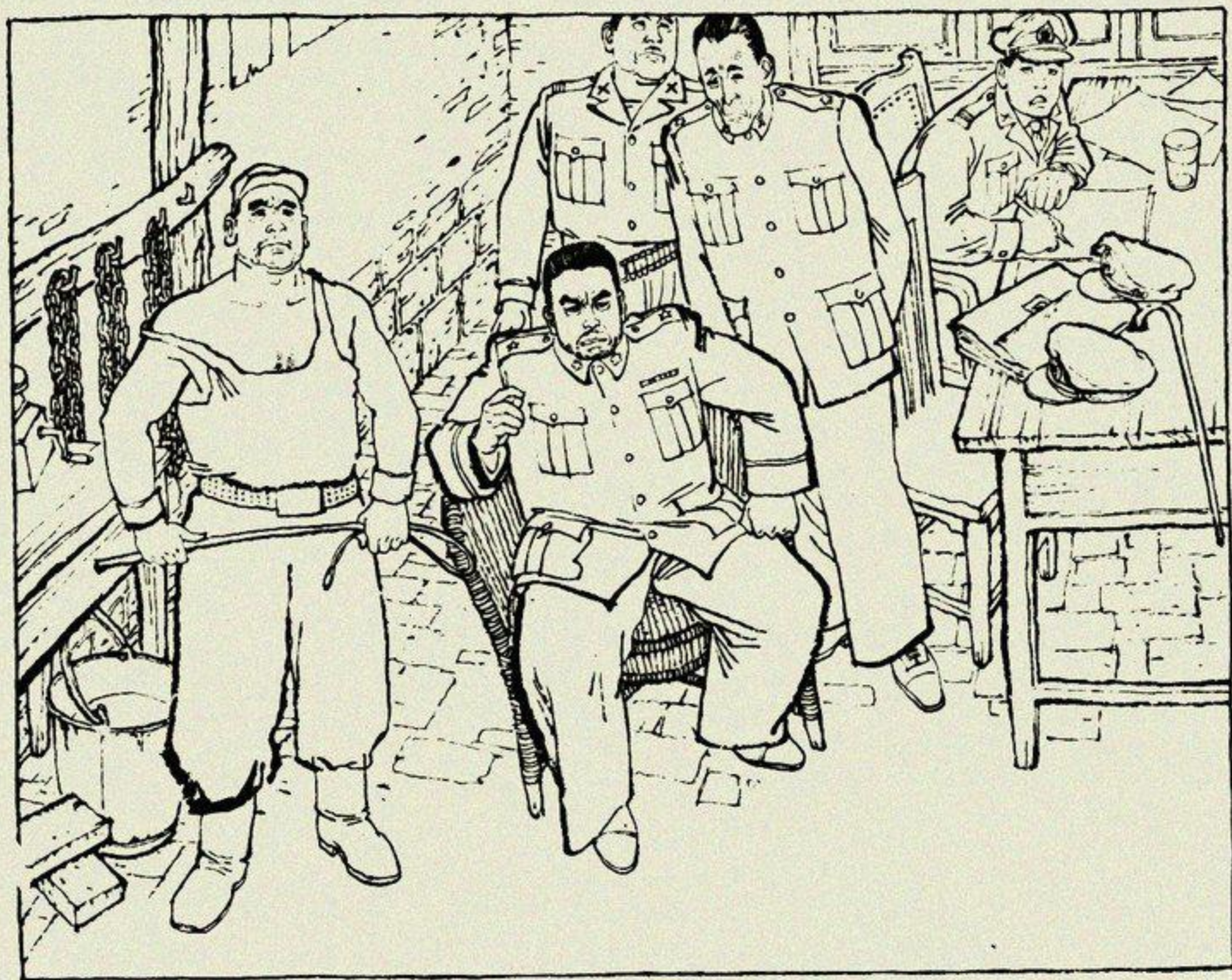
(97) 狭窄的地坝，成了悼念战友的会场，高墙上，挂满了墨渍未干的挽联，许多用野花野草制成的花圈，整齐地排列在挽联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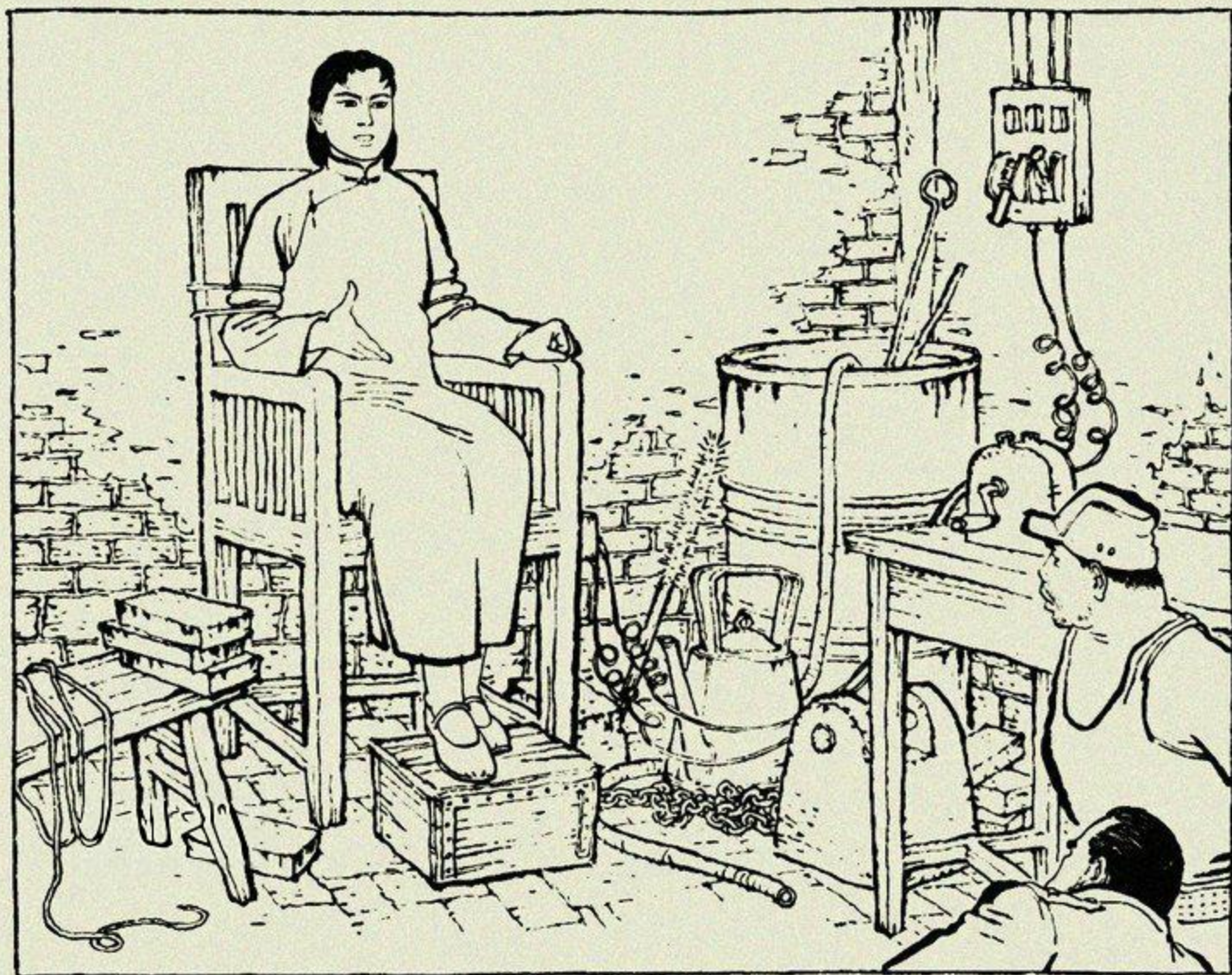
(98) 一阵鞭炮声震耳地响起来，人们向龙光华的遗体垂下头来，对这位坚强勇敢的战士，表示深深地哀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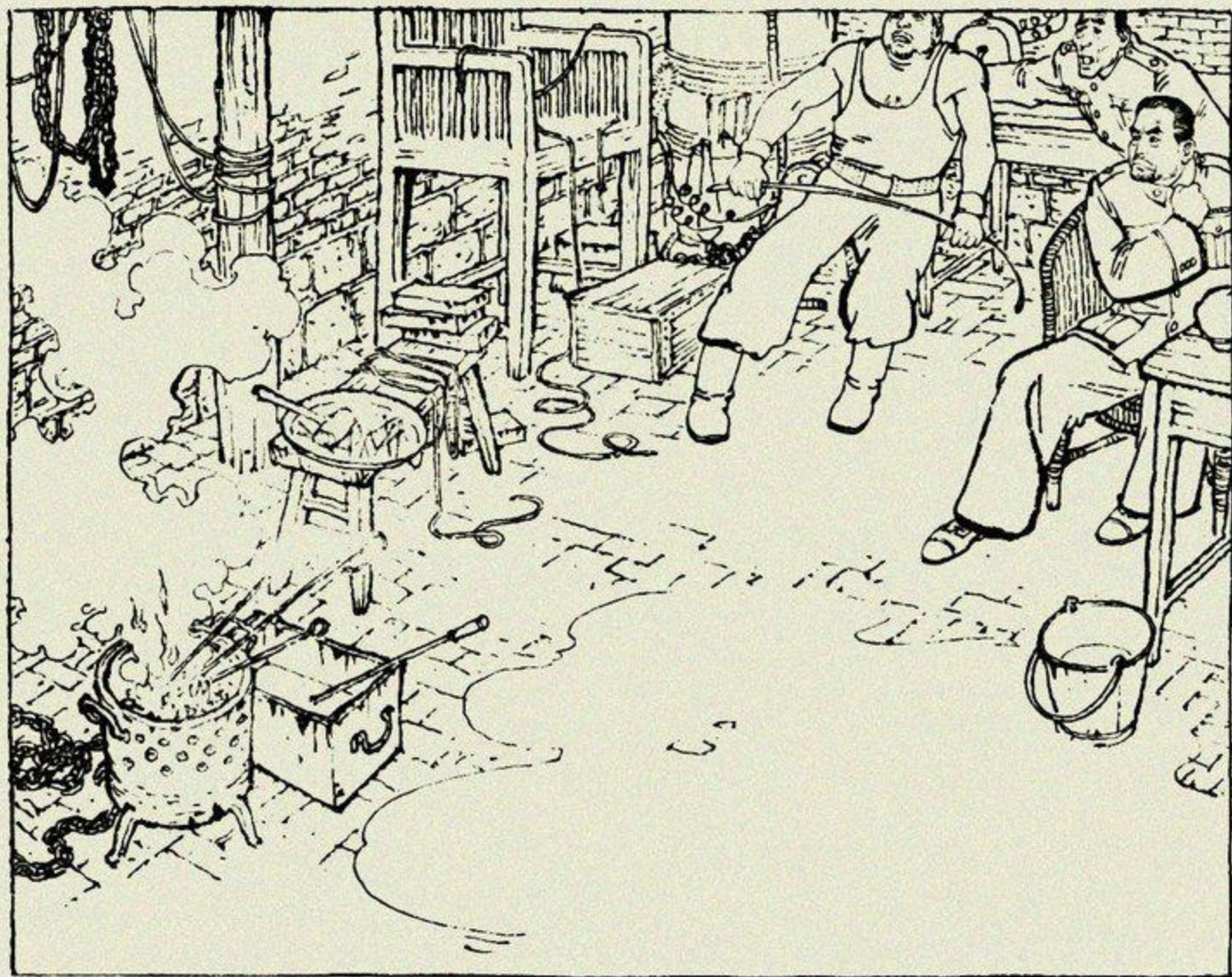
(99) 在绝食斗争之后不久，江姐被送到渣滓洞。敌人经过龙光华事件，准备用疯狂的报复手段，对江姐进行了严刑拷问。



(100) 半夜里,徐鹏飞、朱介来了,刑讯室里死一般地沉寂,只偶而传出特务的狂叫:“你说不说,到底说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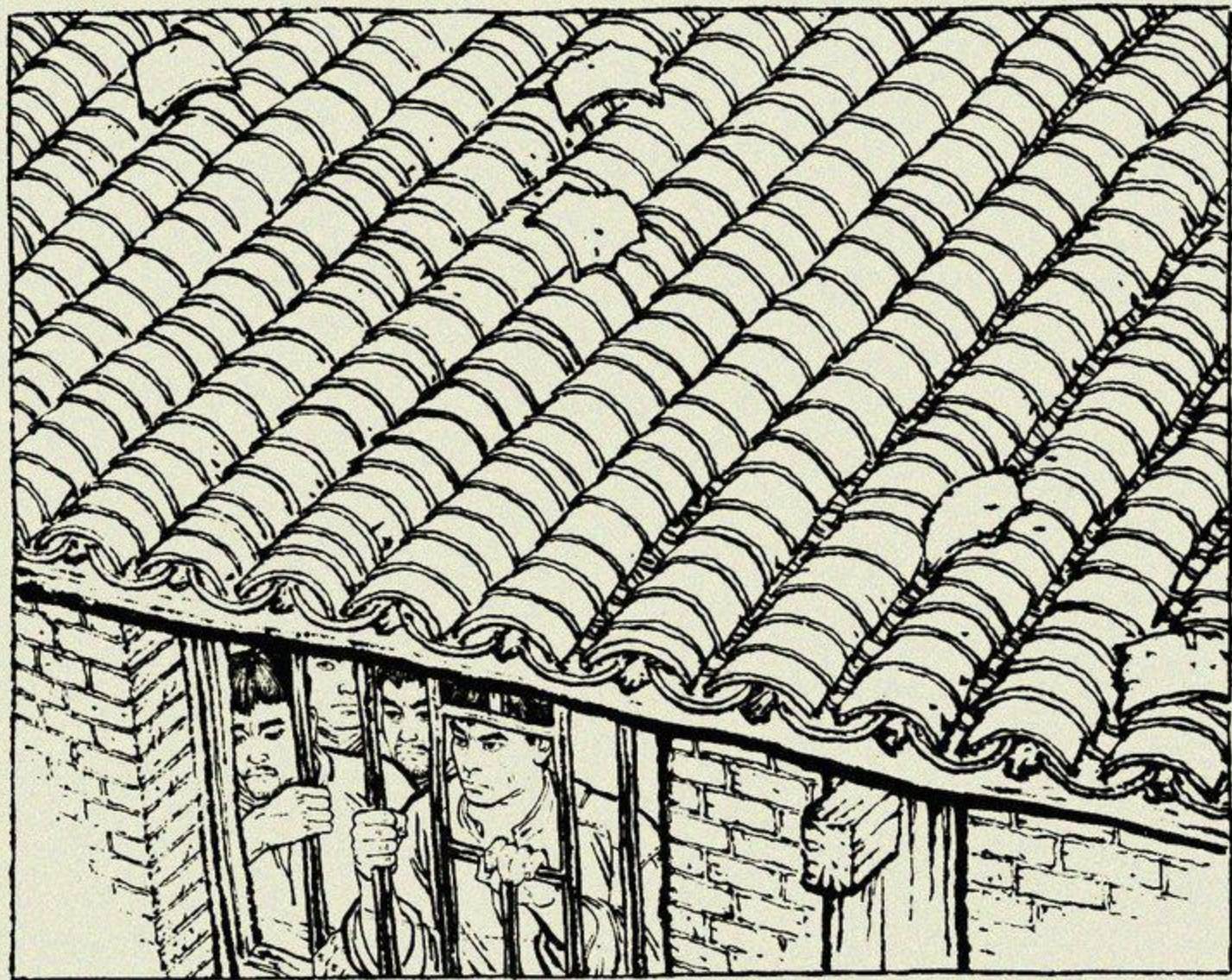
(101) 回答敌人的，是江姐钢铁一样的声音：“上级和下级的姓名、住址，我全知道，但是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机密。”徐鹏飞阴毒地笑道：“我们帮你打开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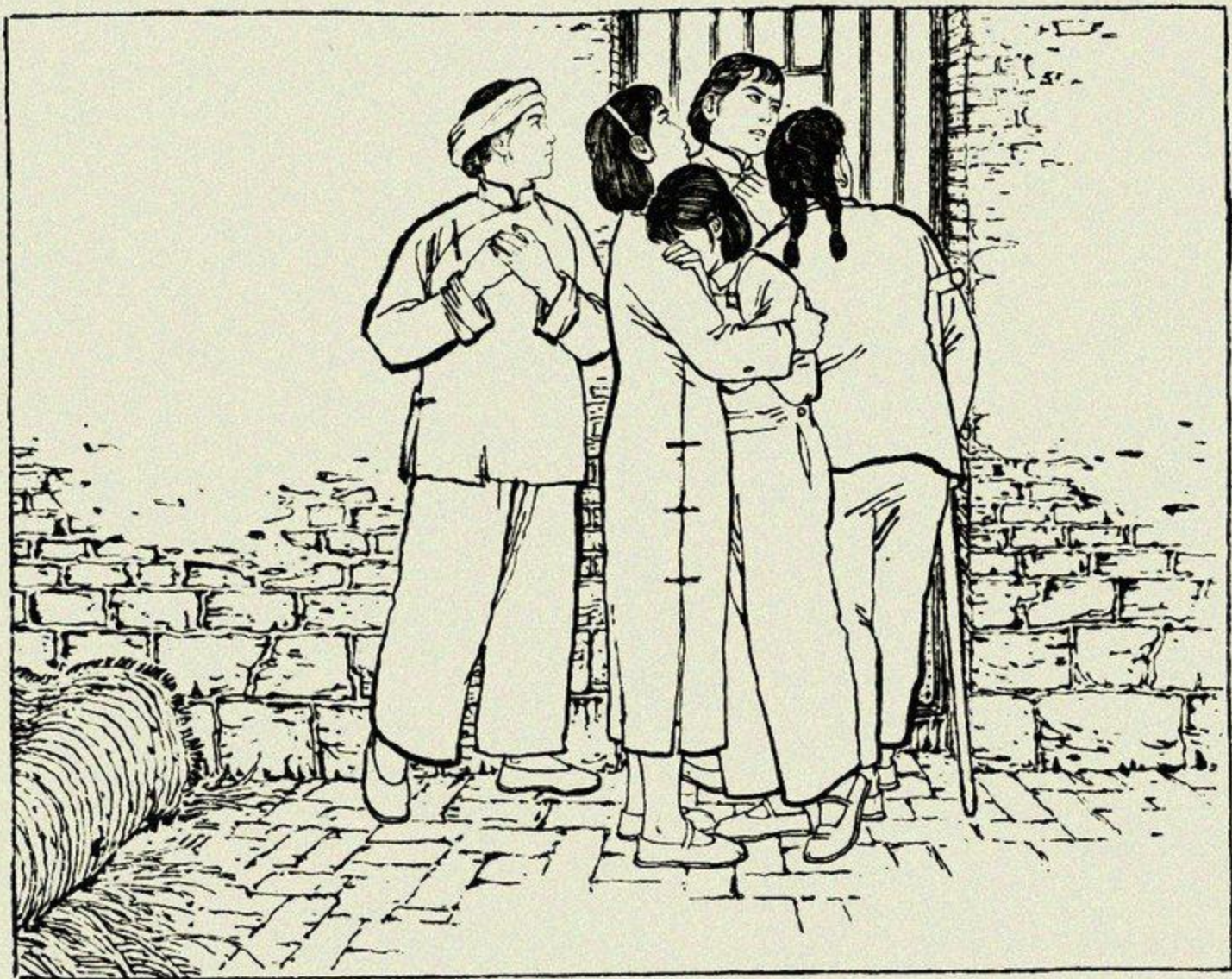
(102) 江姐被倒吊在屋梁上，在毒刑拷打之后，敌人问：“现在愿意说了吧？”回答敌人的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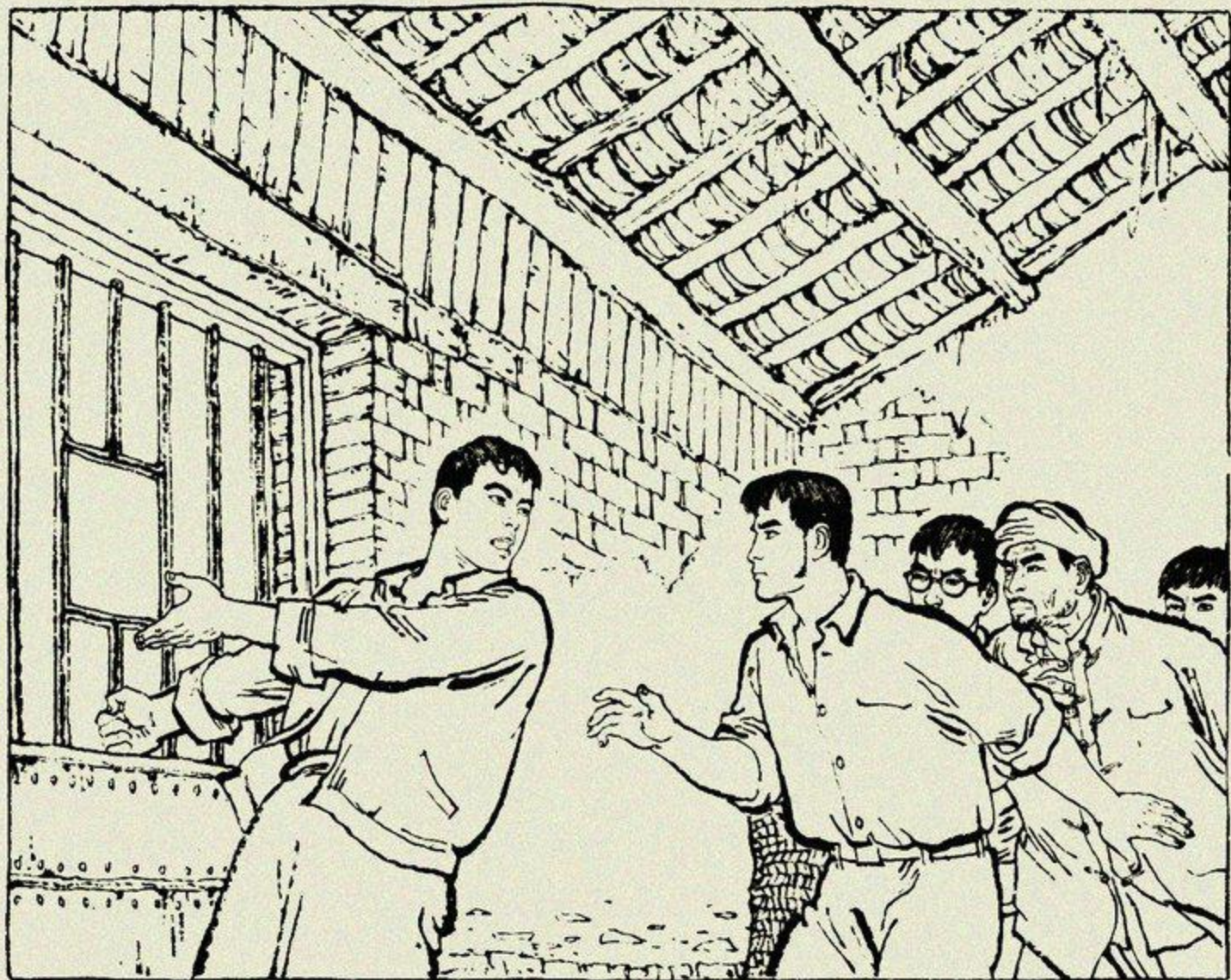
(103) 很久很久，里面传出了徐鹏飞的声音：“来啊，准备竹签！十指连心，考虑一下吧，说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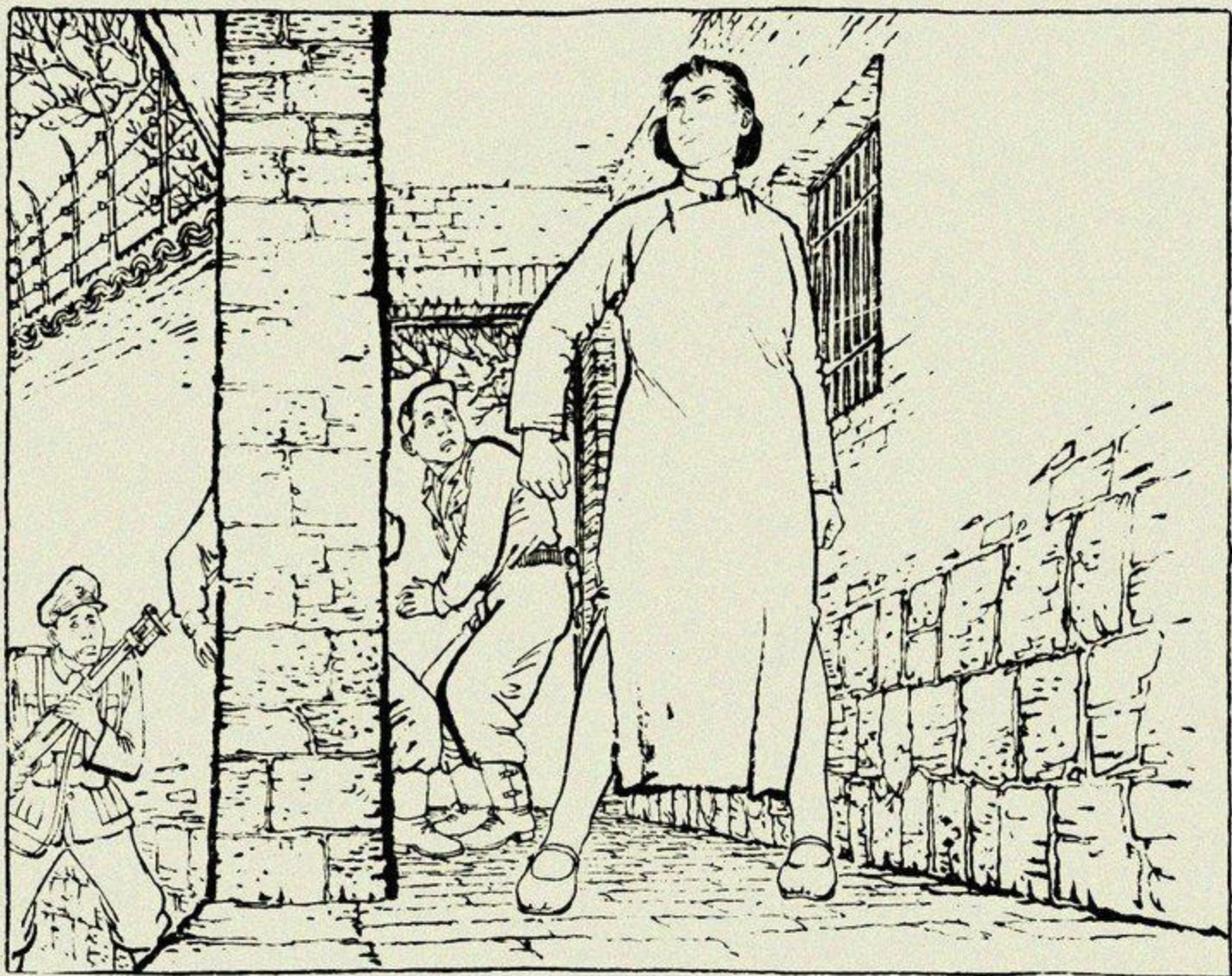
(104) 没有回答。接着，徐鹏飞咬牙切齿地说：“钉！”战友们仿佛看见竹签对着江姐的指尖，血水飞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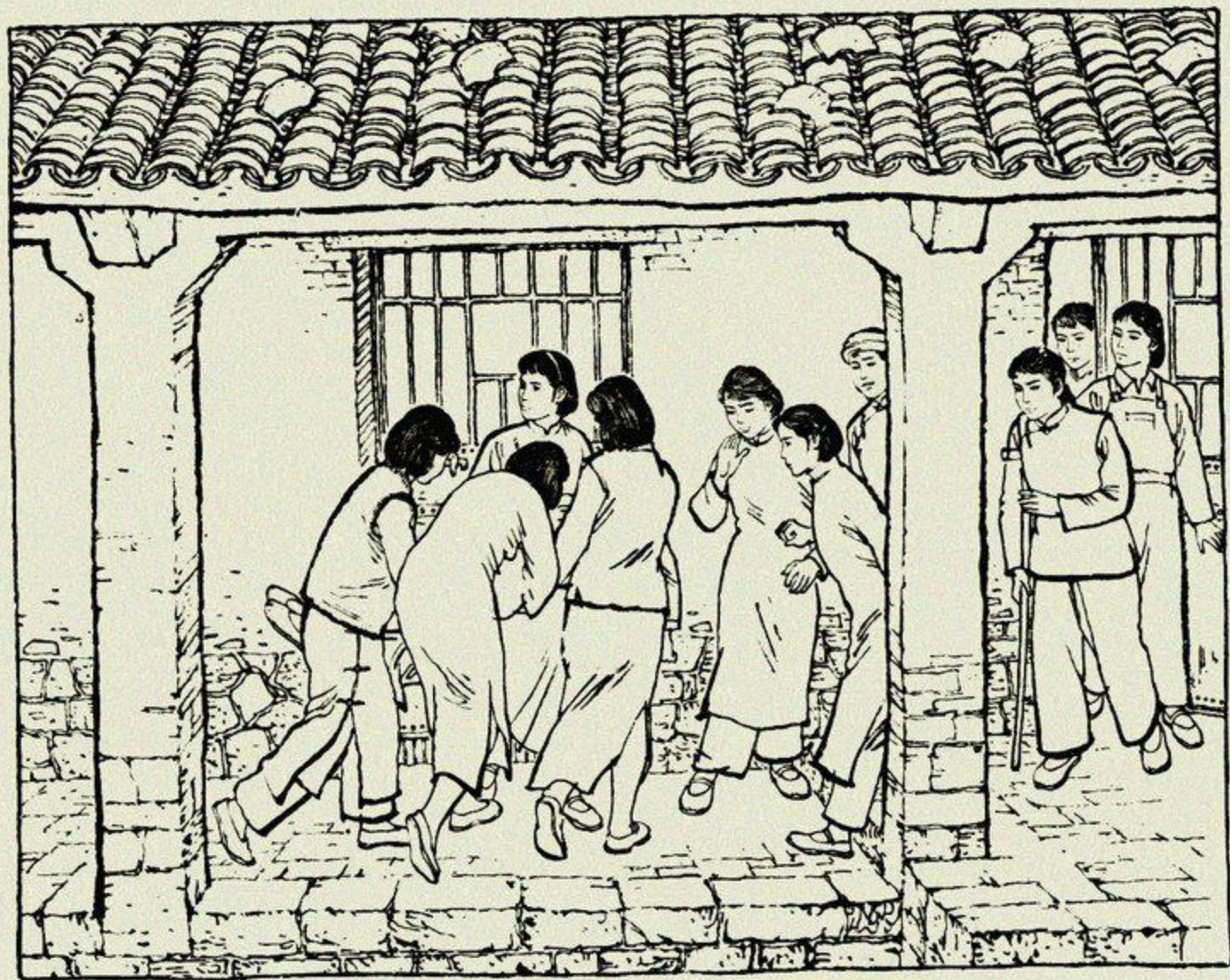
(105) 每间牢房都有关切的眼睛注视着刑讯室，每个人的心，都感到一种连心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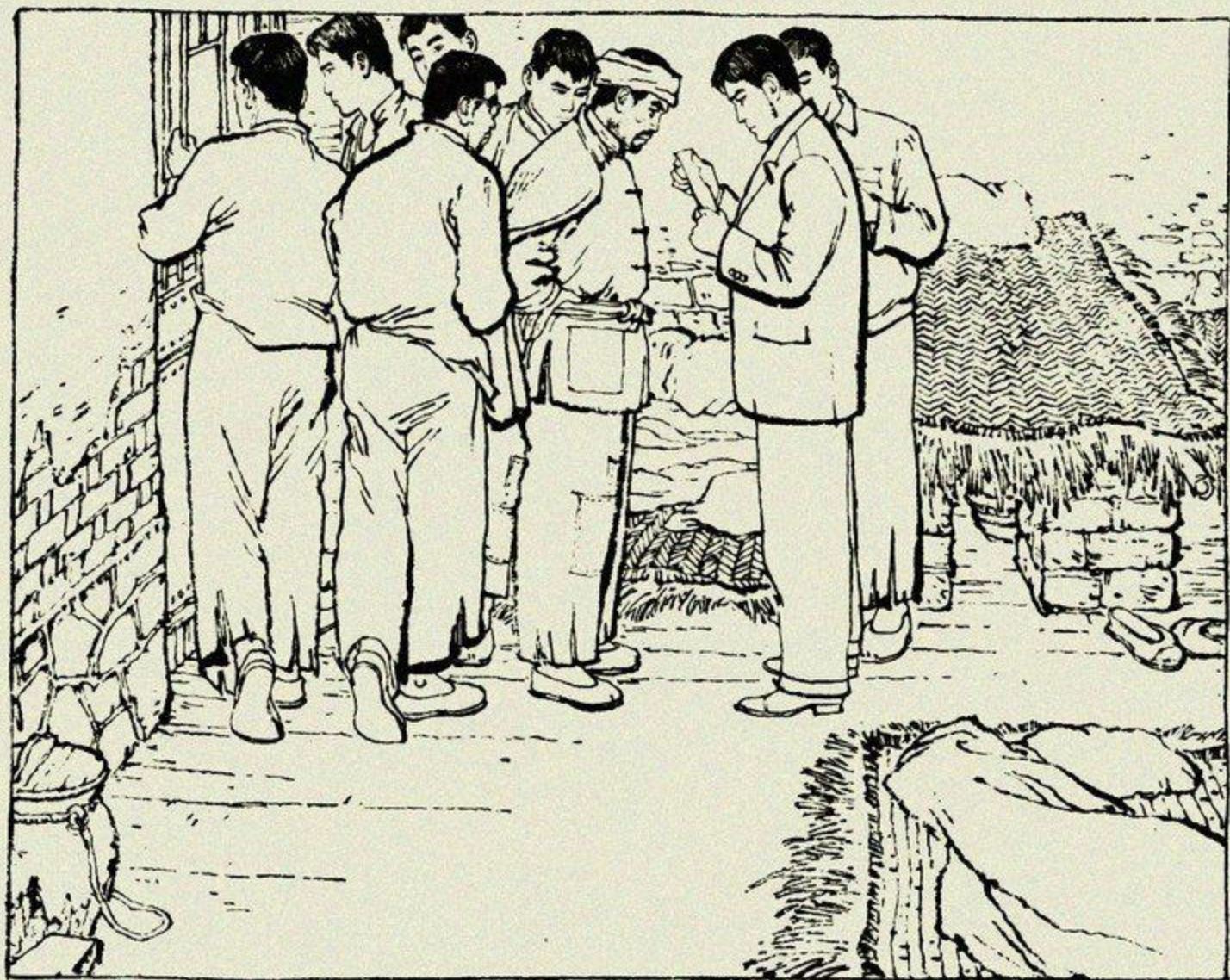
(106) 天刚亮，余新江忽然叫道：“江姐回来了！”战友们都涌到牢门边。猫头鹰在铁门外大声吼叫：“不准看！不准看！”战友们从这种情况知道：敌人又一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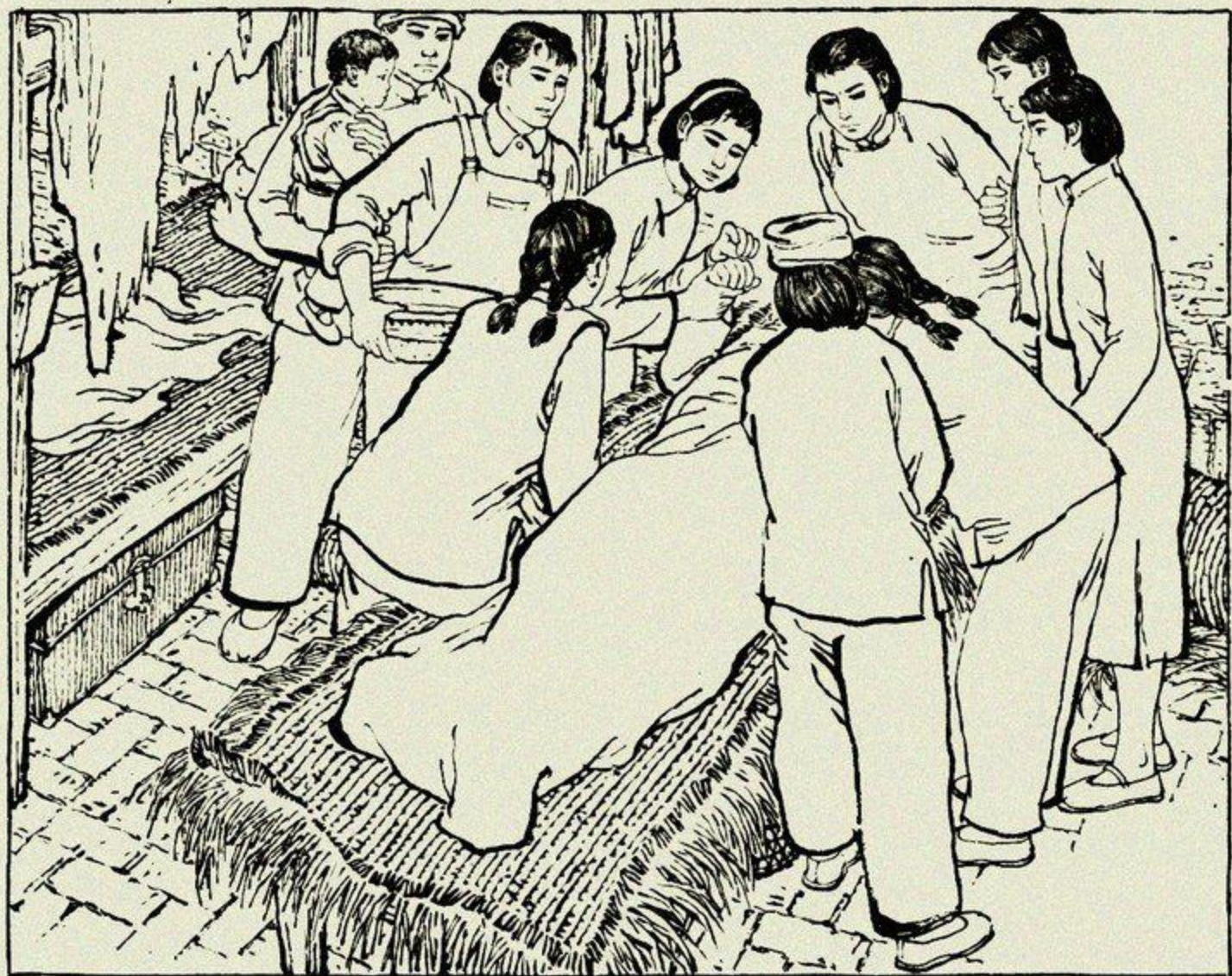
(107) 昏迷的江姐，被特务拖着，一步一步地移动。战友们愤怒地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江姐被歌声唤醒了，她抬头看到许云峰，猛然甩开特务，昂然向女牢走去。



(108) 江姐只跨出了几步，便倒下了。女牢奔出几个同志，把江姐轻轻扶起，抬进了女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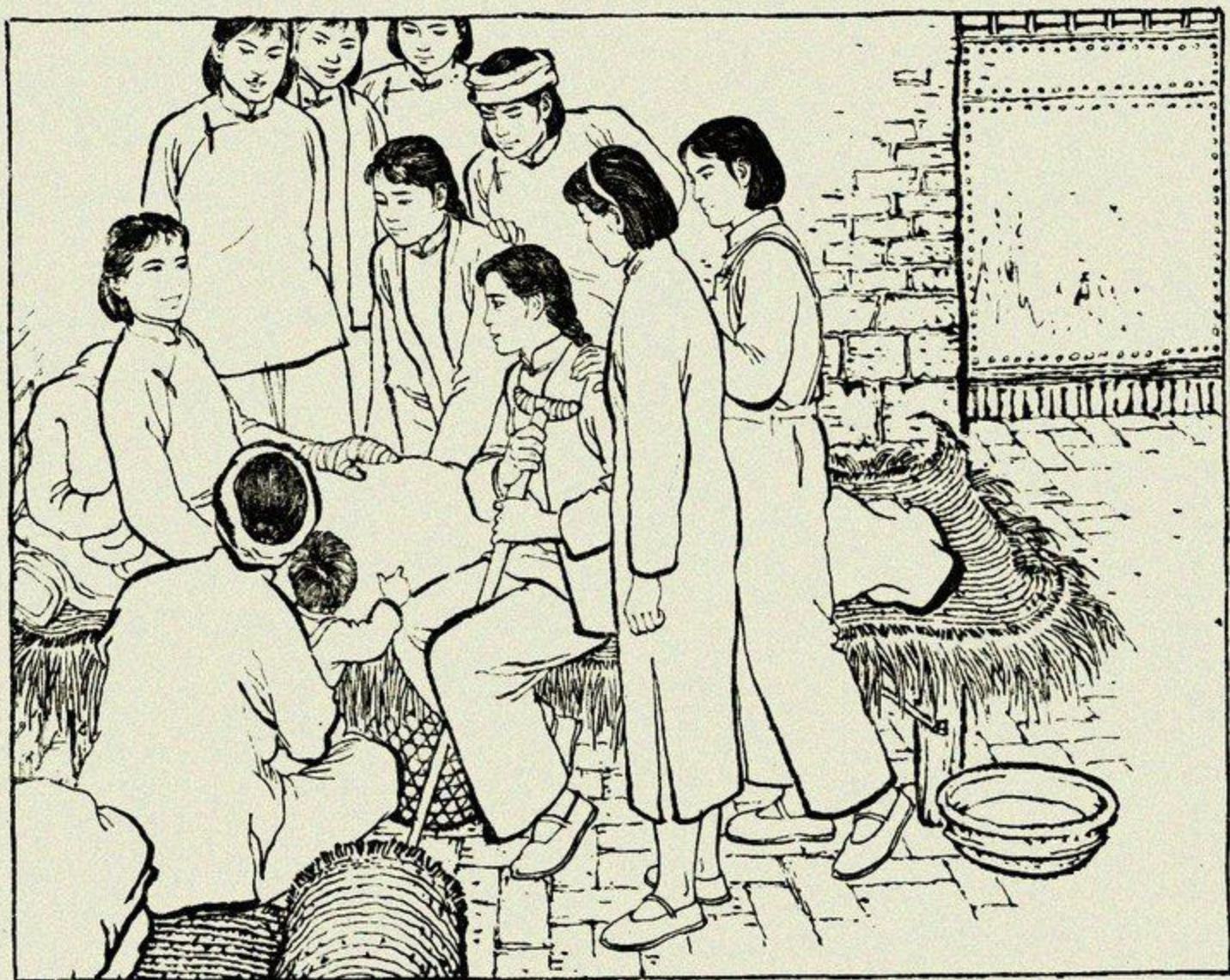
(109) 聚集在楼上风门口的战友们，焦急地询问着：“江姐怎么啦？”过了很久，女牢传出消息：江姐昏过去了，正在抢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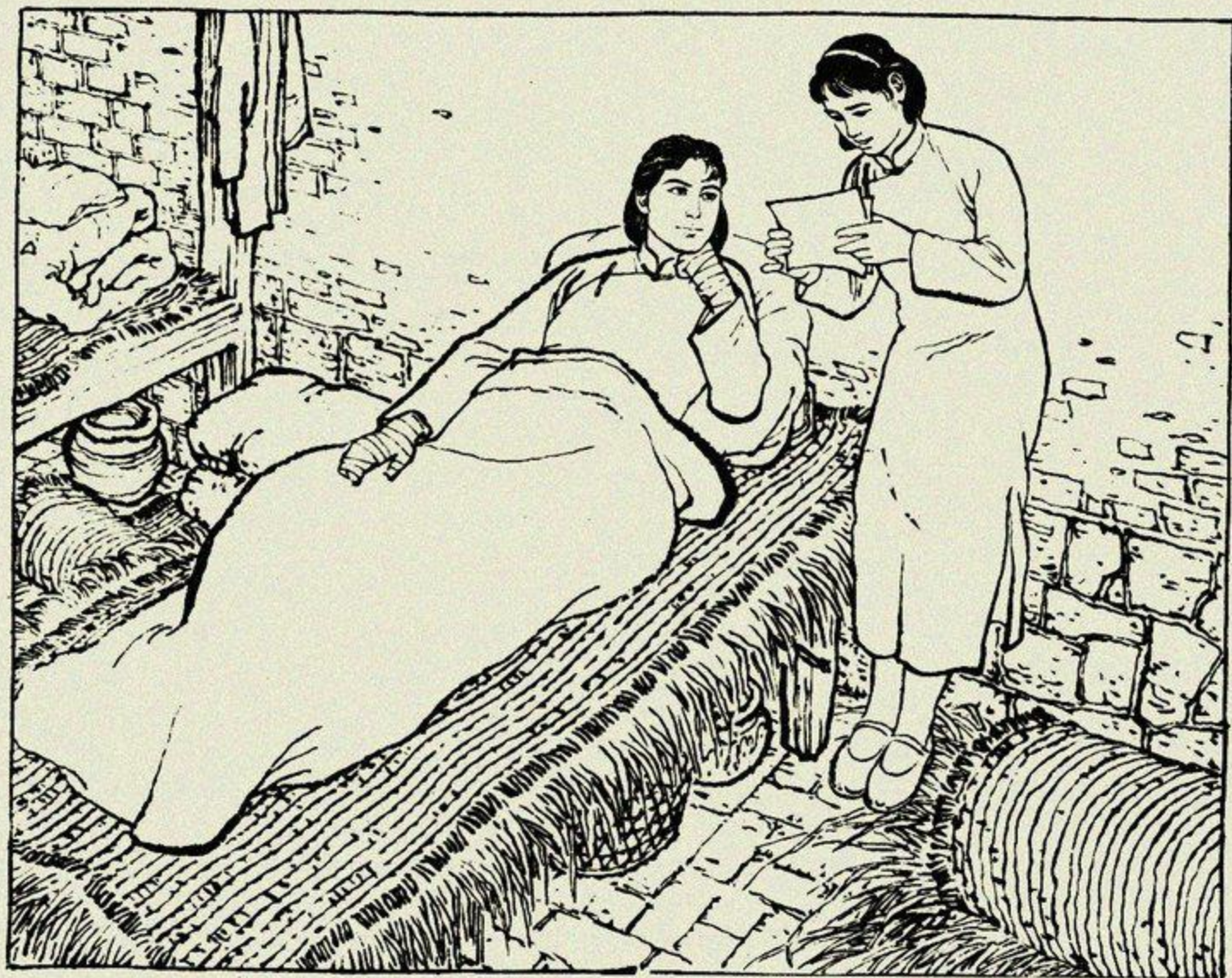
(110) 孙明霞洗净江姐手指上的血污，发现伤口残留着折断的竹丝，她含着泪去夹。江姐在昏迷中抖动手指，血从伤口涌出来。孙明霞哭着，李青竹轻声说：“明霞，冷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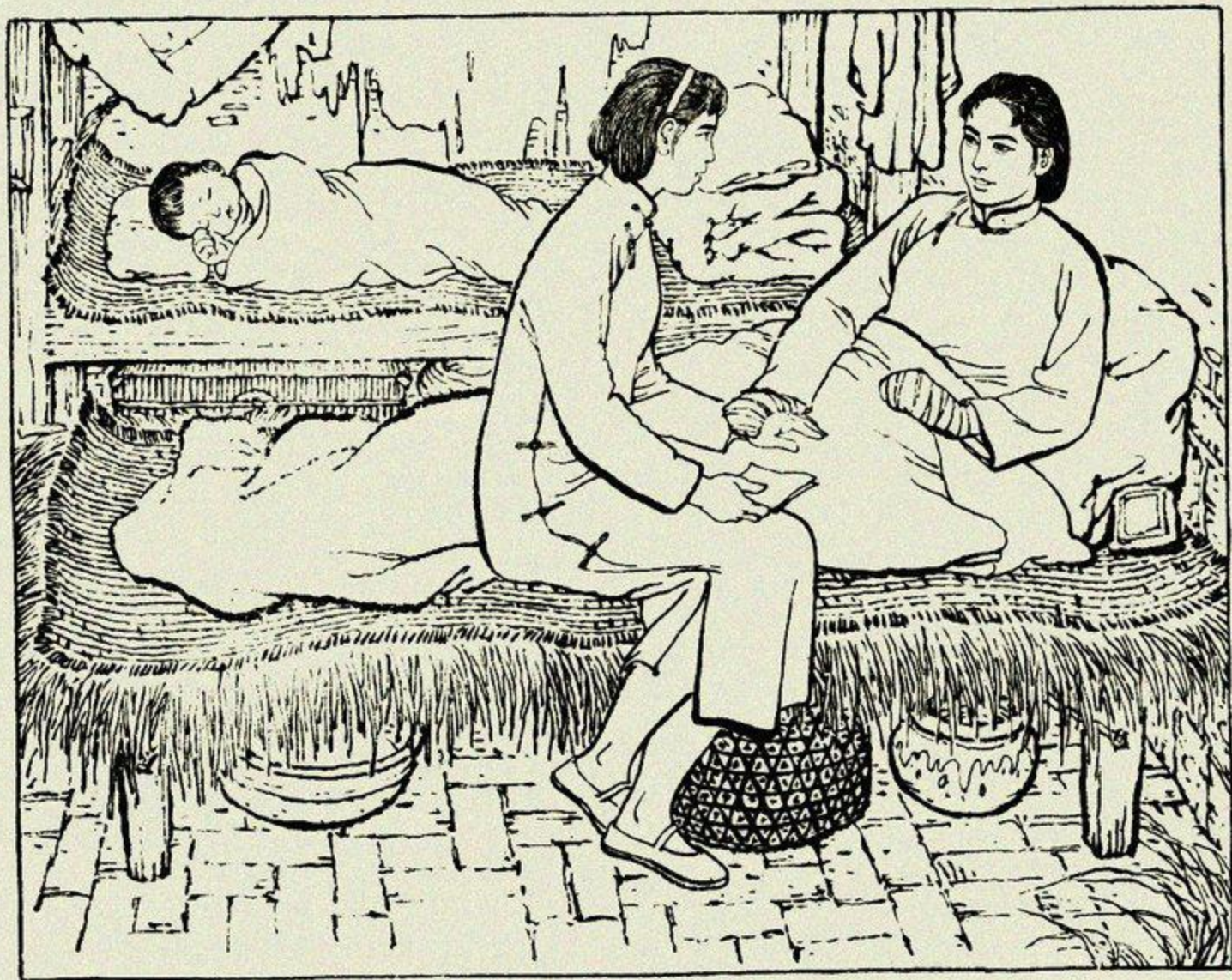
(111) 包扎完了，很久很久，江姐才喘息一声，嘴里吐出了血沫。原来江姐受刑时，用自己的牙齿把嘴唇咬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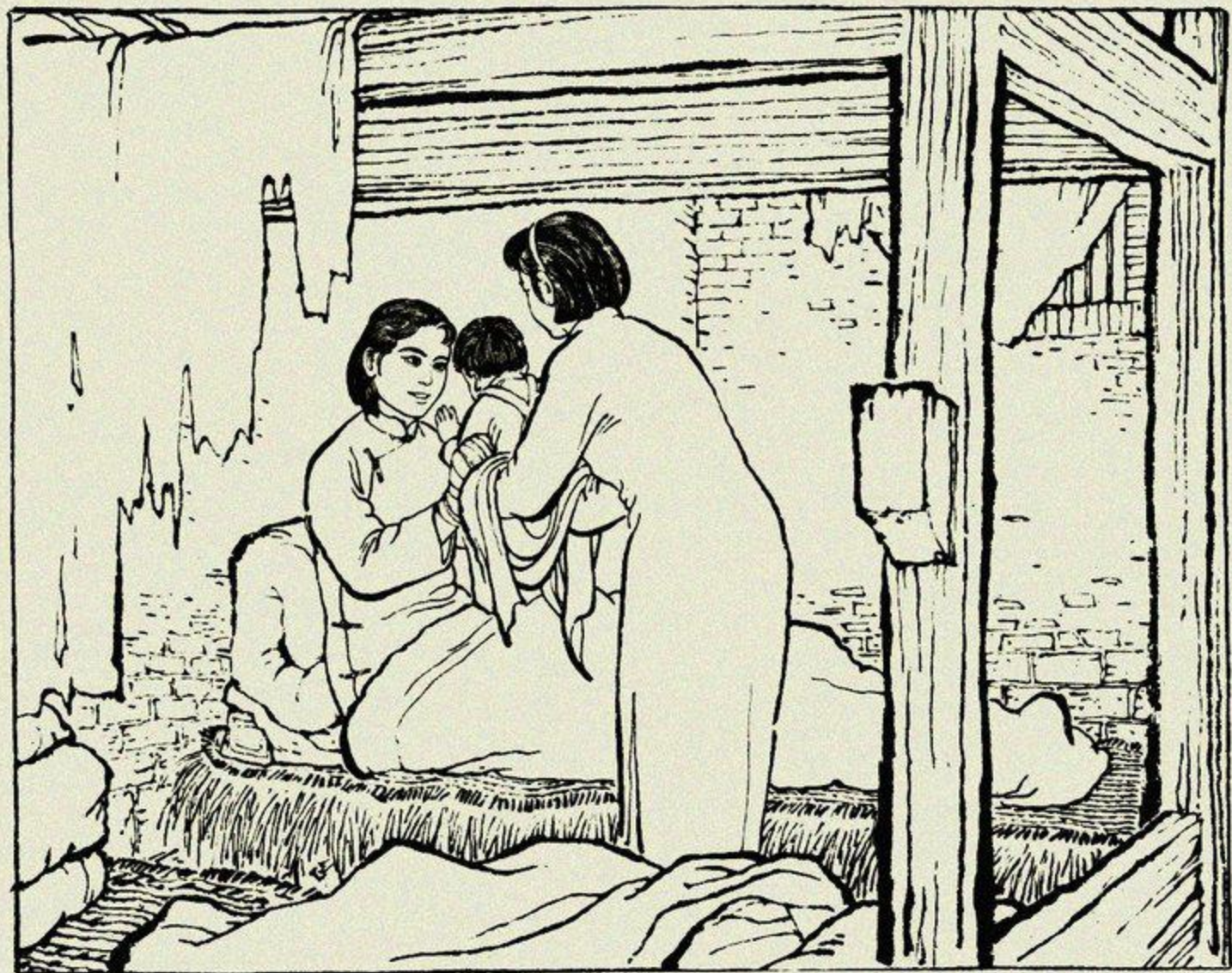
(112) 江姐醒过来，望望同志们，露出了胜利的笑容：敌人刚才追问游击队活动时，吐露了叛徒甫志高的下场，党的机密再不会被叛徒出卖，自己忍受毒刑也不算一回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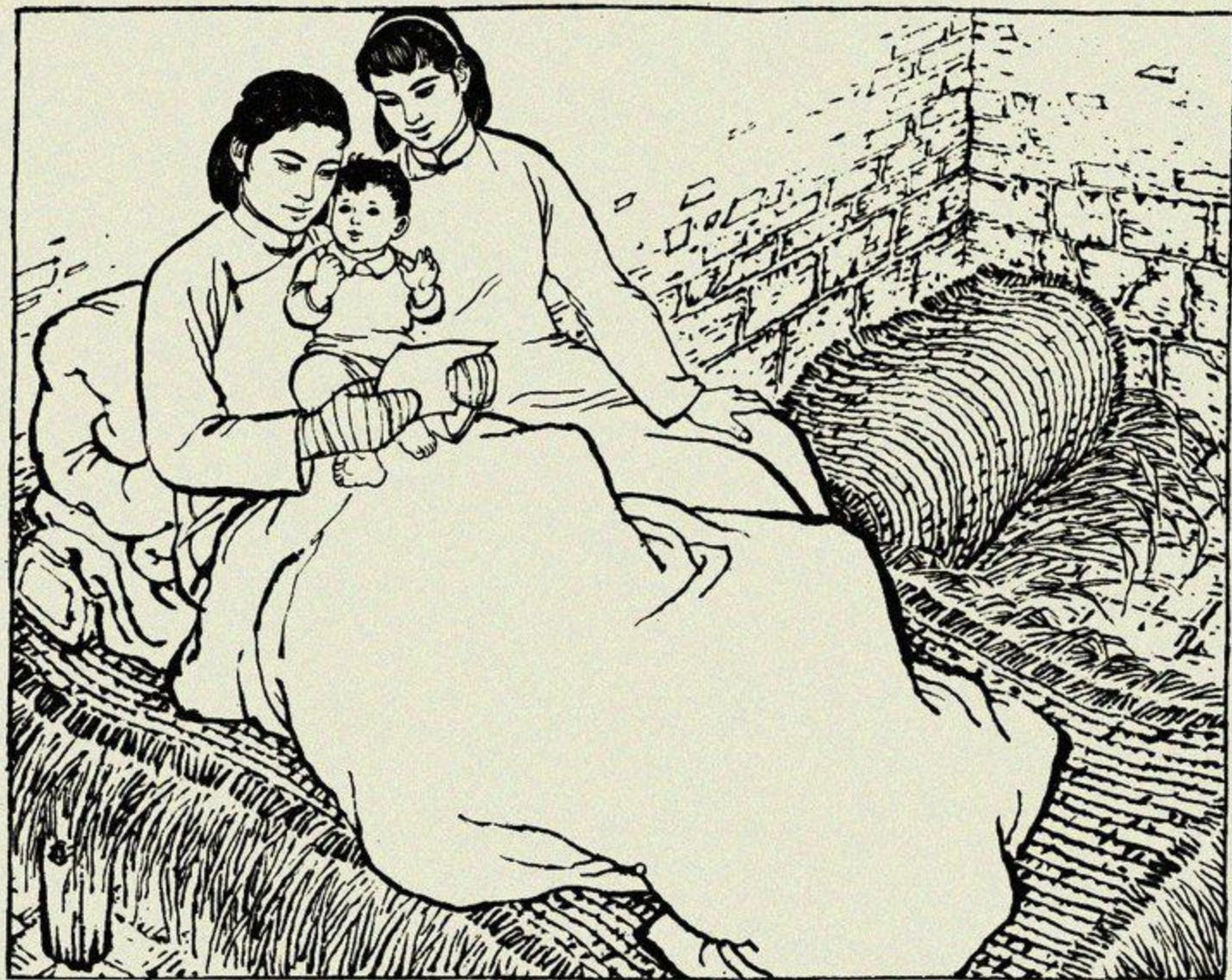
(113) 放风时，牢房里传开了许云峰的建议：以江姐坚贞不屈为榜样，提高革命斗争精神。战友们把慰问信和诗篇送进女牢，孙明霞一边读，江姐一边流着激动的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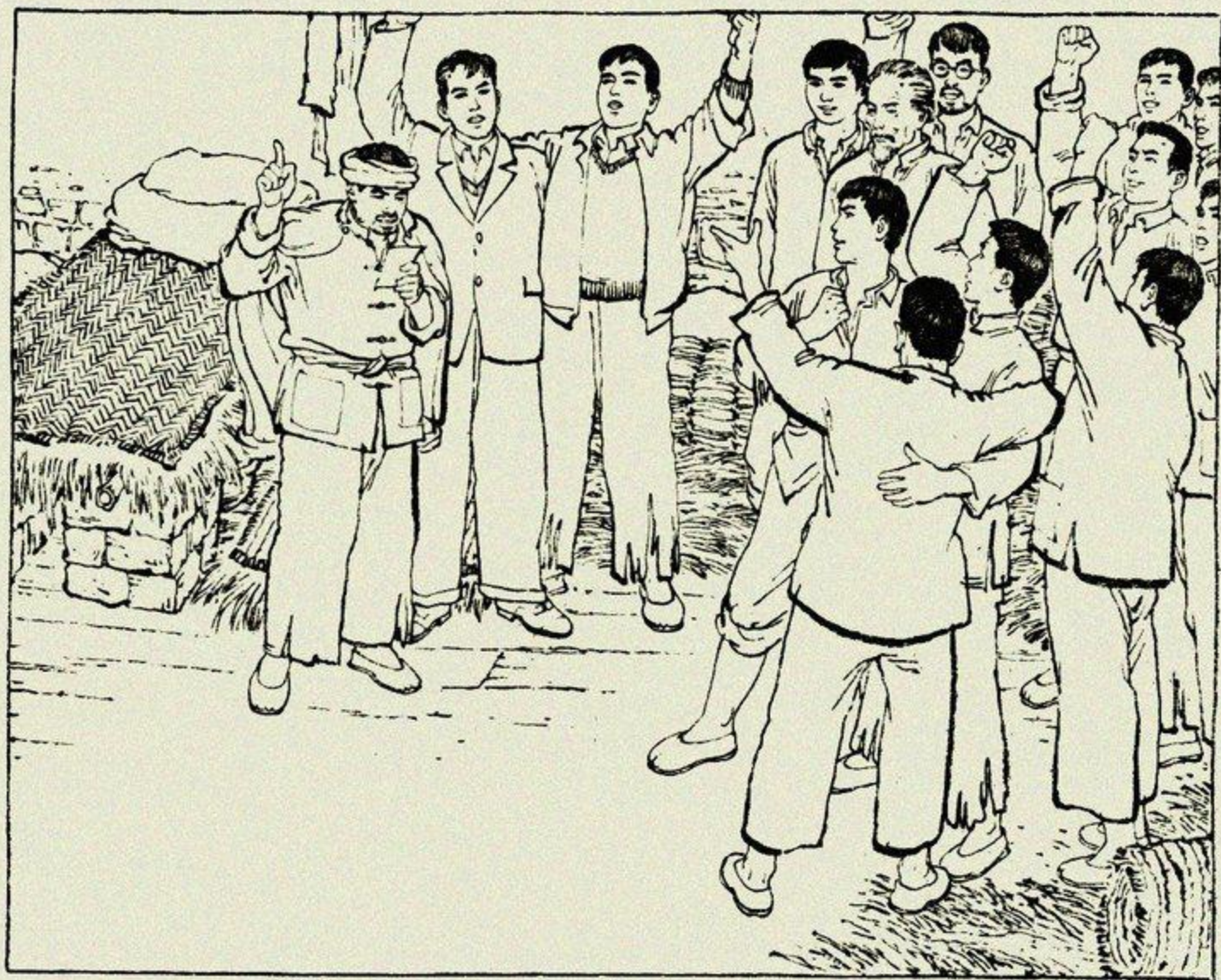
(114) 江姐轻声说：“党太好了，同志们太好了。我算不了什么，荣誉属于党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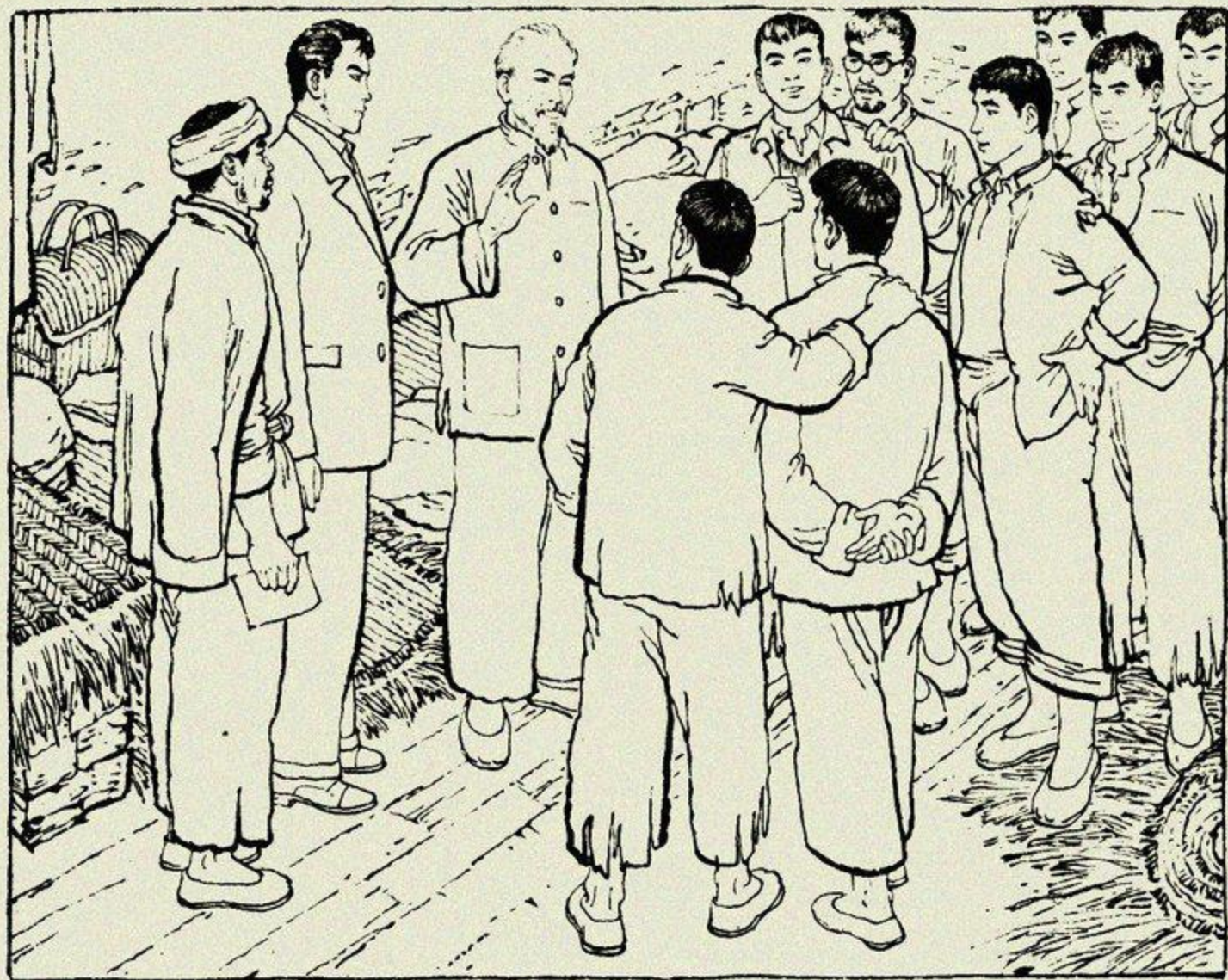
(115) “监狱之花”醒了，江姐从孙明霞手里接过孤儿，问：“孩子的父母留下姓名没有？”孙明霞说：“没有。她母亲临死之前，我曾问过她，她只微笑说：我是共产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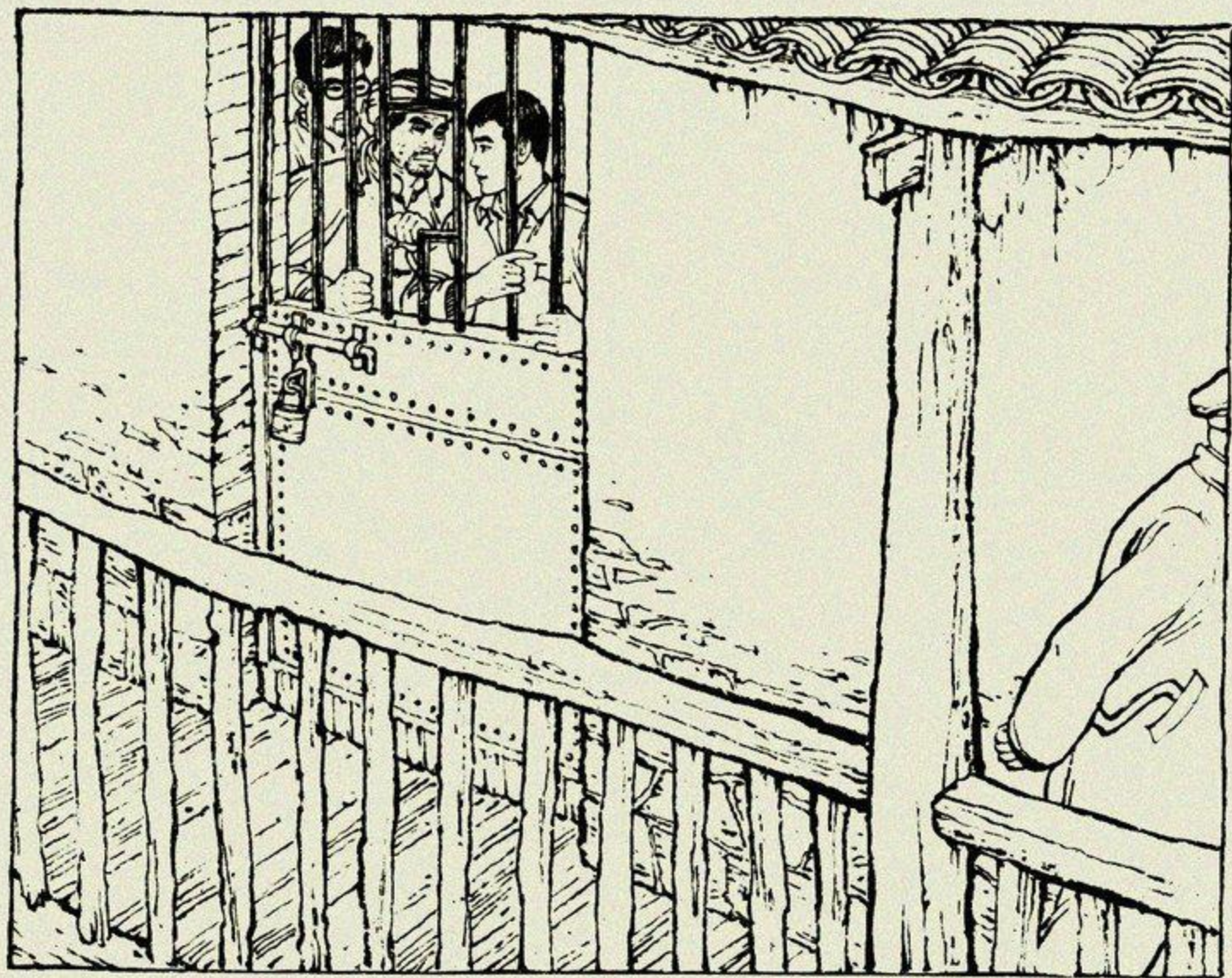
(116) 孙明霞把一张纸片递给江姐,说是孩子爸爸的遗物。江姐见上面是一首诗:“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牢底坐穿!”江姐微笑道:“孩子的名字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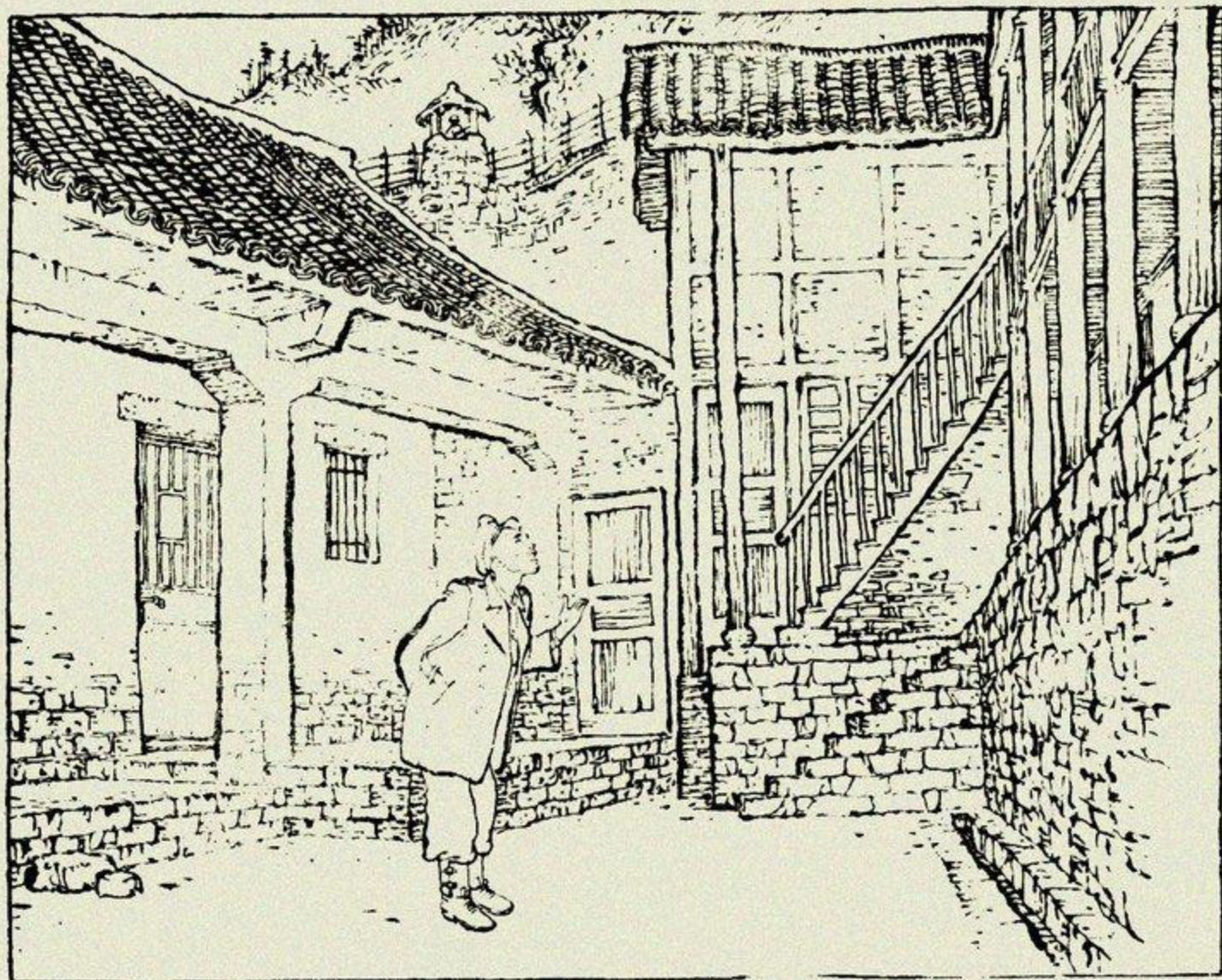
(117) 楼五室新来了一位战友，带来许多激动人心的消息：东北全部解放，淮海战役捷报频传，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全中国。战友们欢呼着：“打得好！”“万岁！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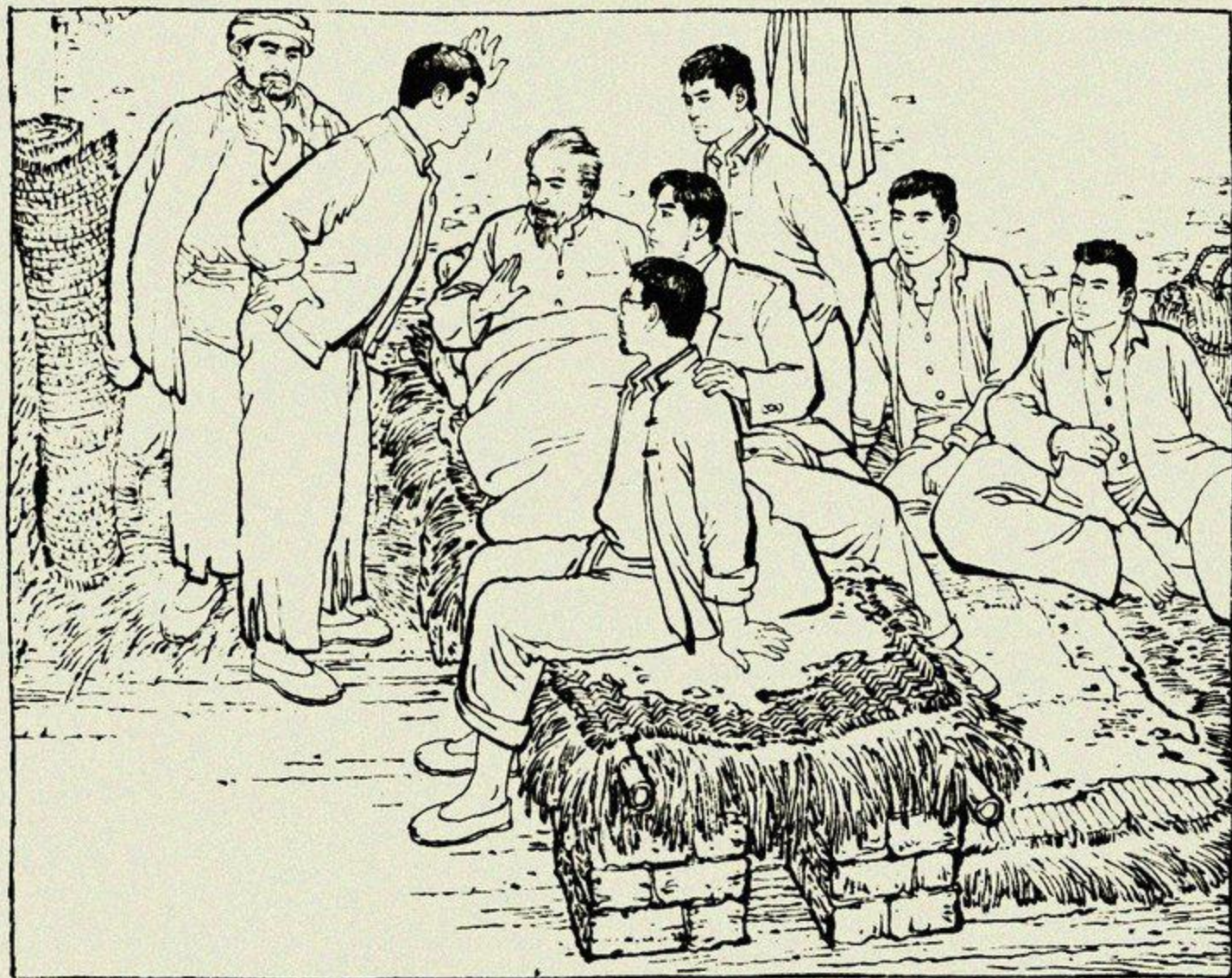
(118) 刘思扬心情激动地说：“这么好的消息，该庆祝一下才对！”大家都说好。老大哥笑着点了点头：“可以筹备一下，过一个热闹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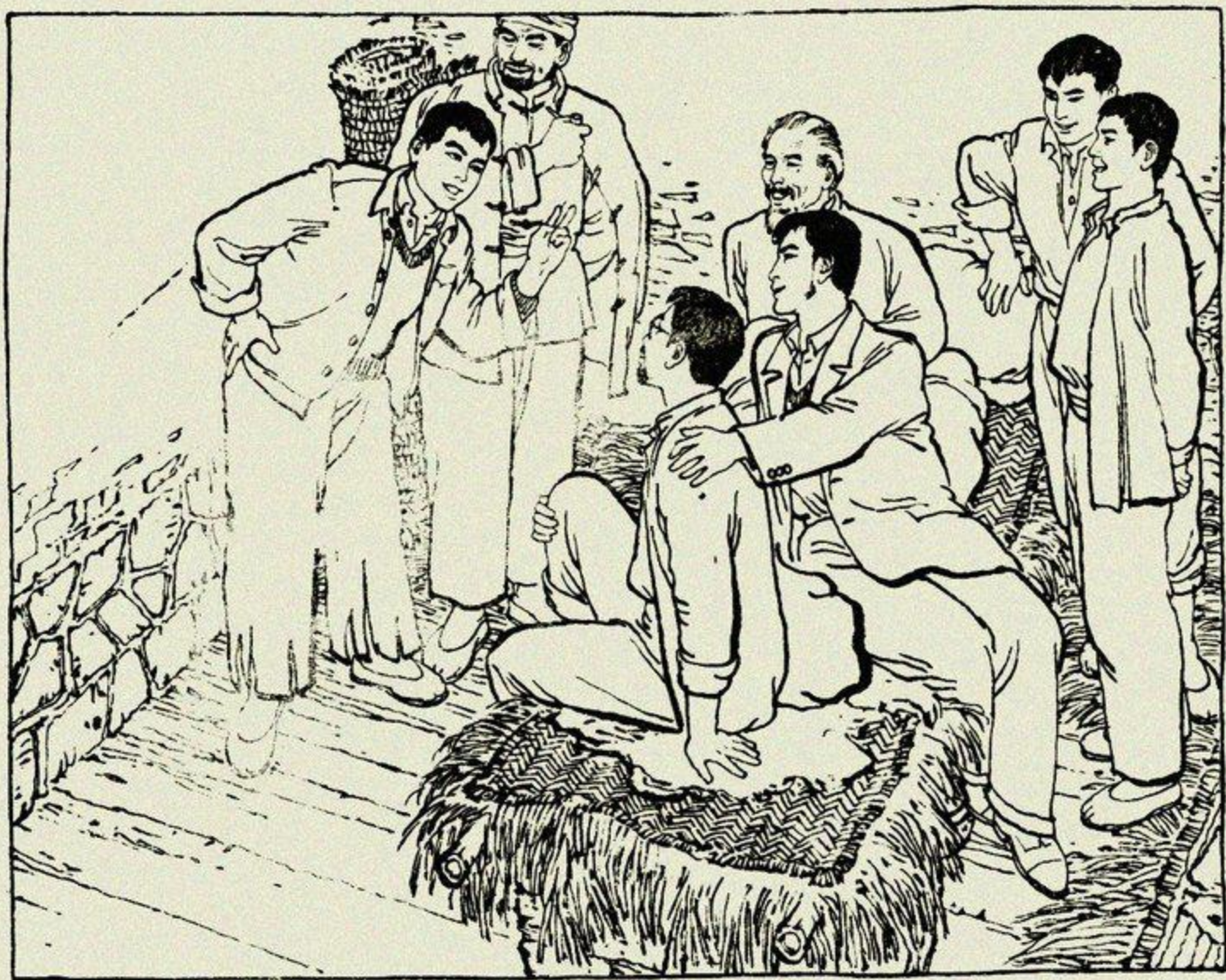
(119) 正在这时，余新江、丁长发看见猩猩满脸带笑，走出许云峰的牢房，他们互相望了一眼，都觉得不是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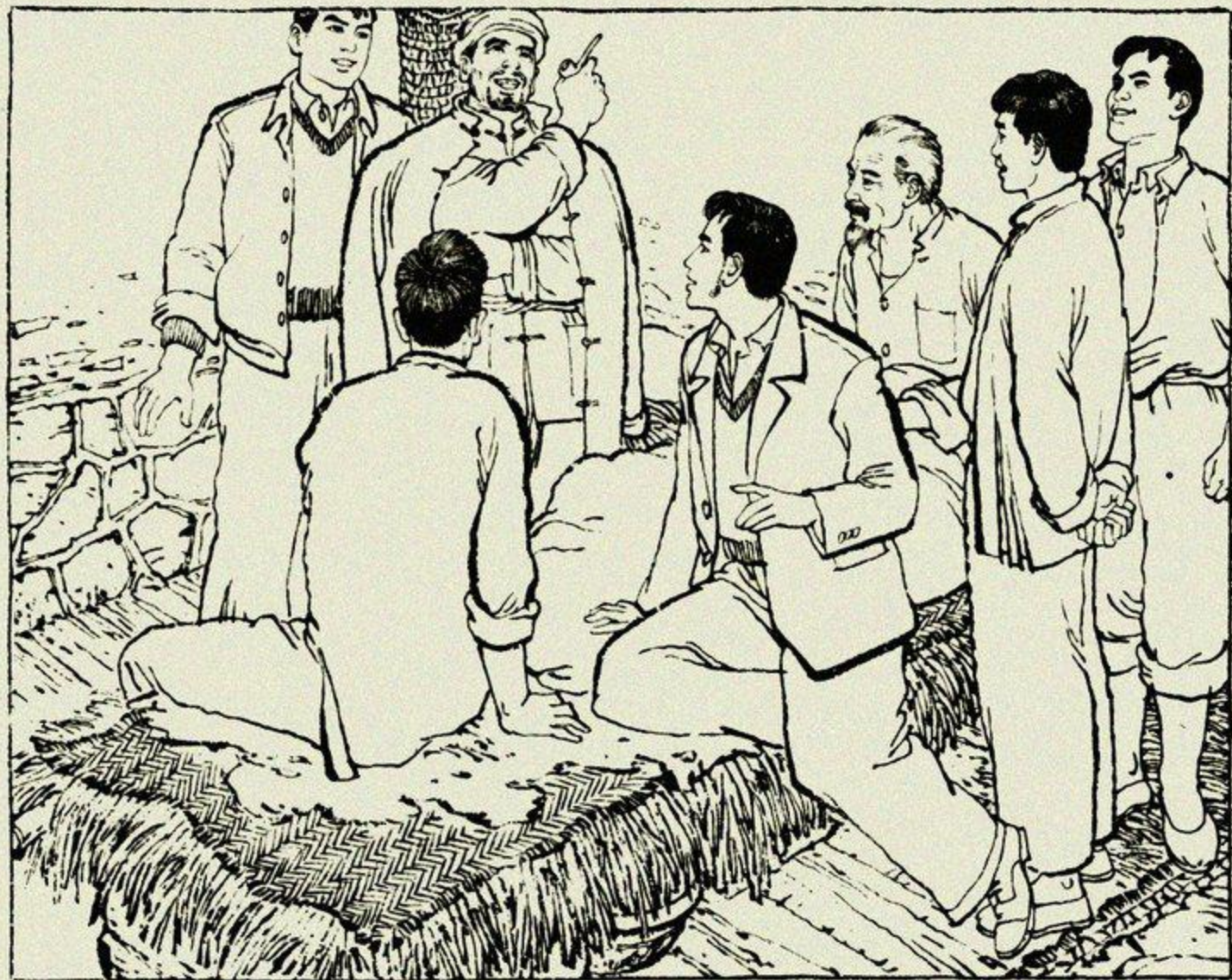
(120) 猩猩站在院坝当中说：“我有重要事情宣布，刚才我已告诉了许先生。政府准备弃战言和，优待政治犯。新年每人四两肉，半盒香烟，二两酒。元旦全天放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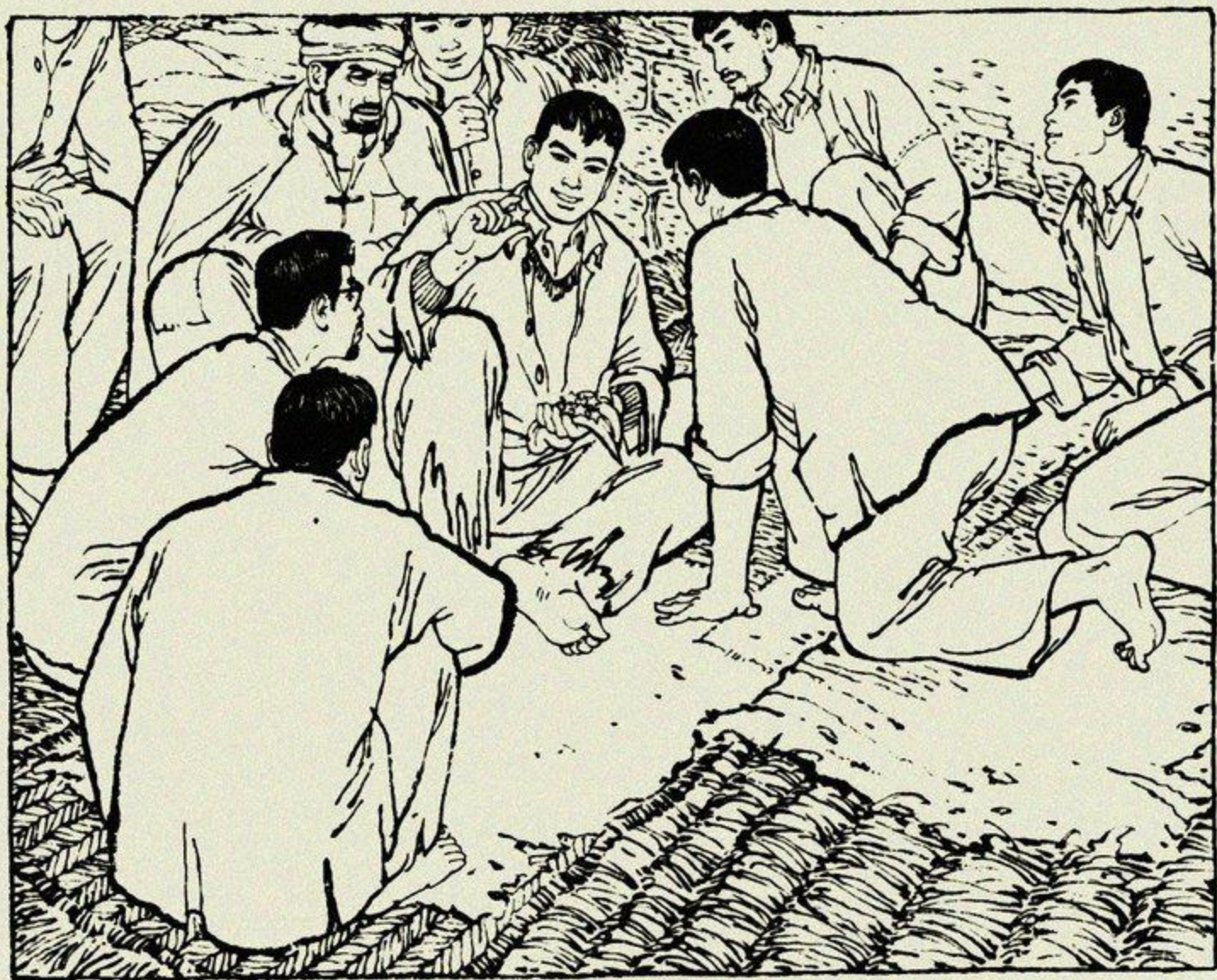
(121) 余新江不再去听那一套了，他十分关心老许，问老大哥：“猩猩为什么要事先通知老许？”老大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里面一定有文章。”



(122) 老大哥话题一转：“先不管敌人想干什么，过新年，大家做副春联吧。”余新江想了一会，大声说：“我想到一副：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话未落音，人们都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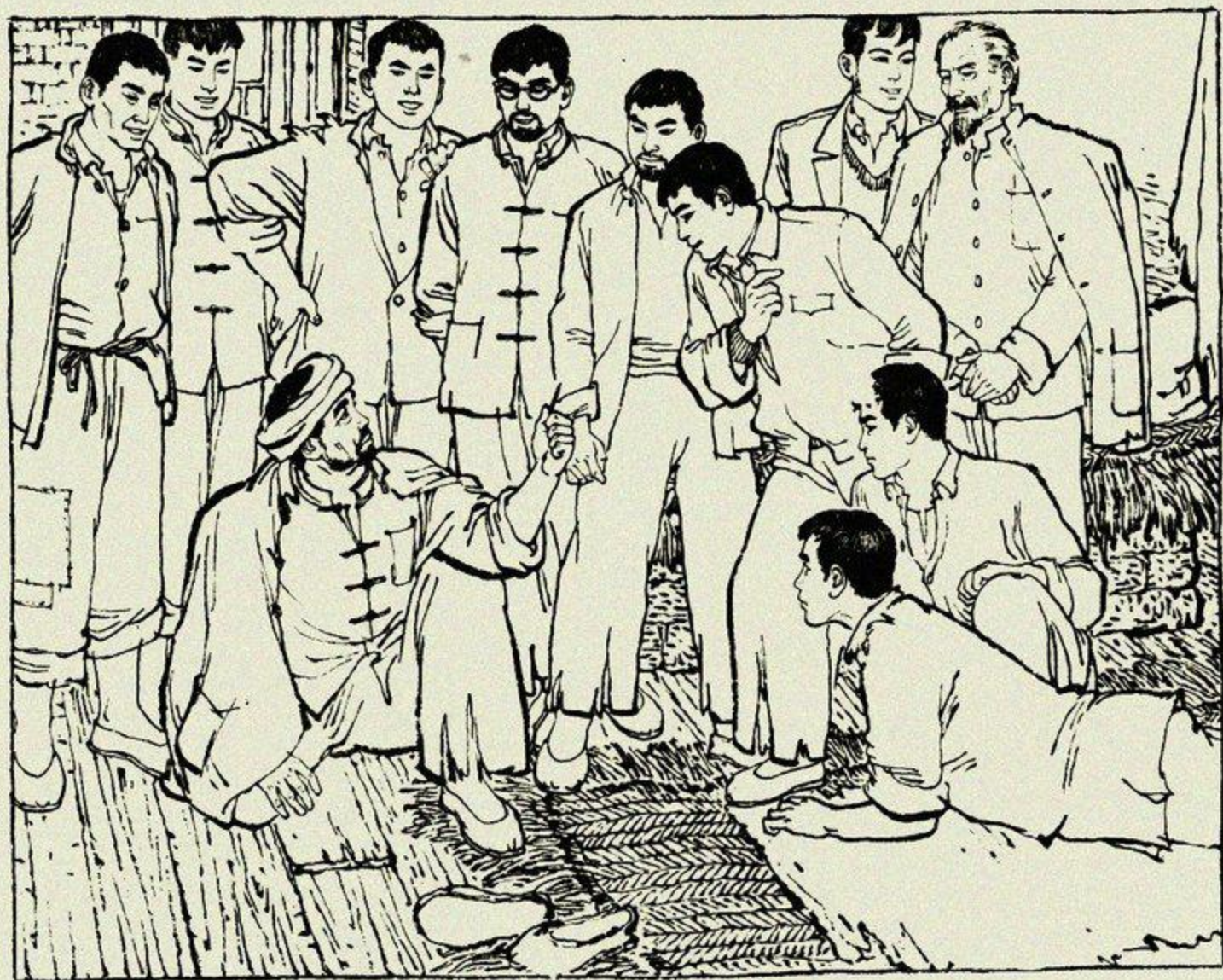
(123) 刘思扬道：“对联倒是别开生面，可惜差一副横额。”
丁长发接口道：“我来做，四个大字：乐在其中。”全室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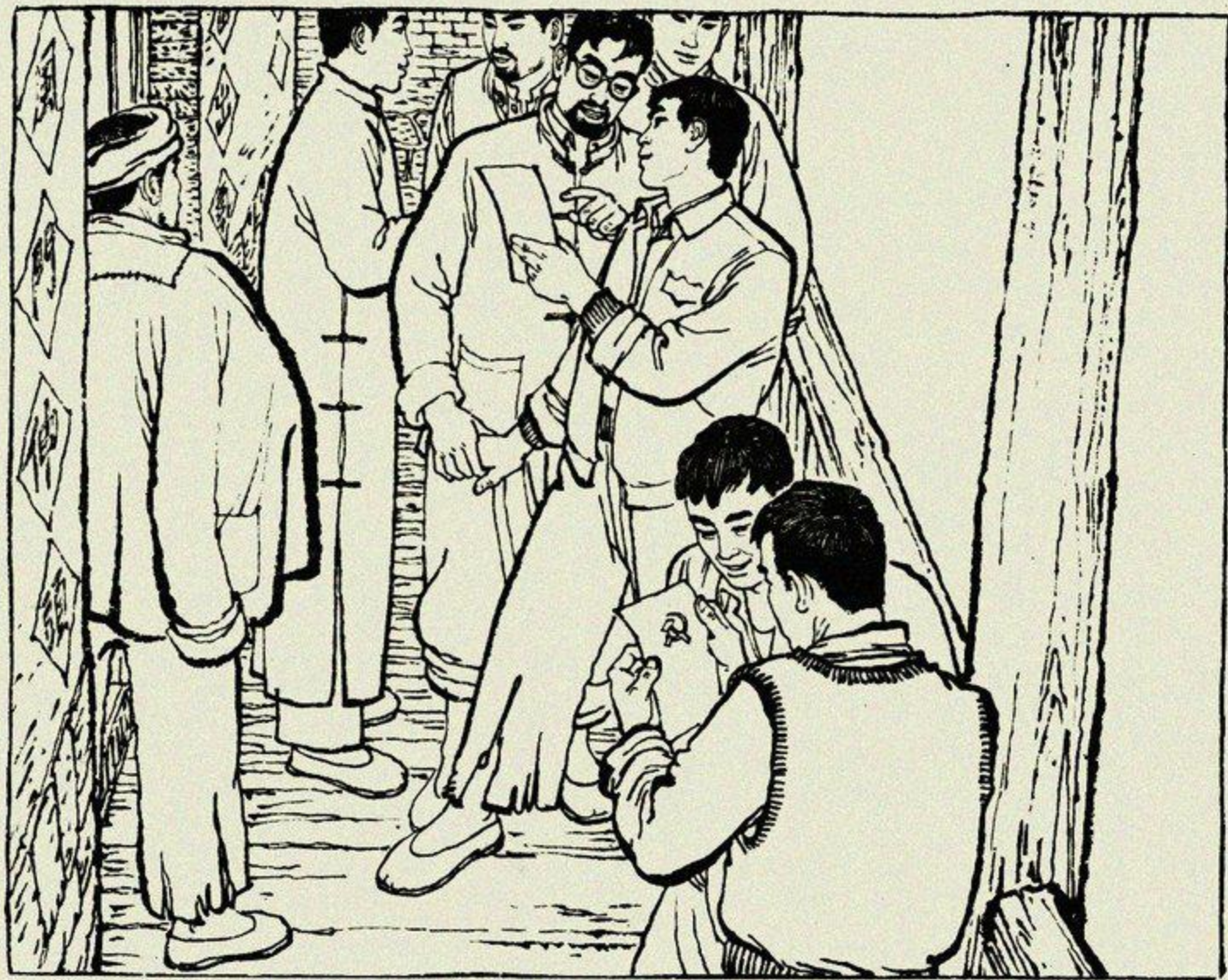
(124) 大家商量要互赠纪念品。余新江拿出用牙刷柄刻成的十颗小红星，说要送给老许、江姐这些最坚强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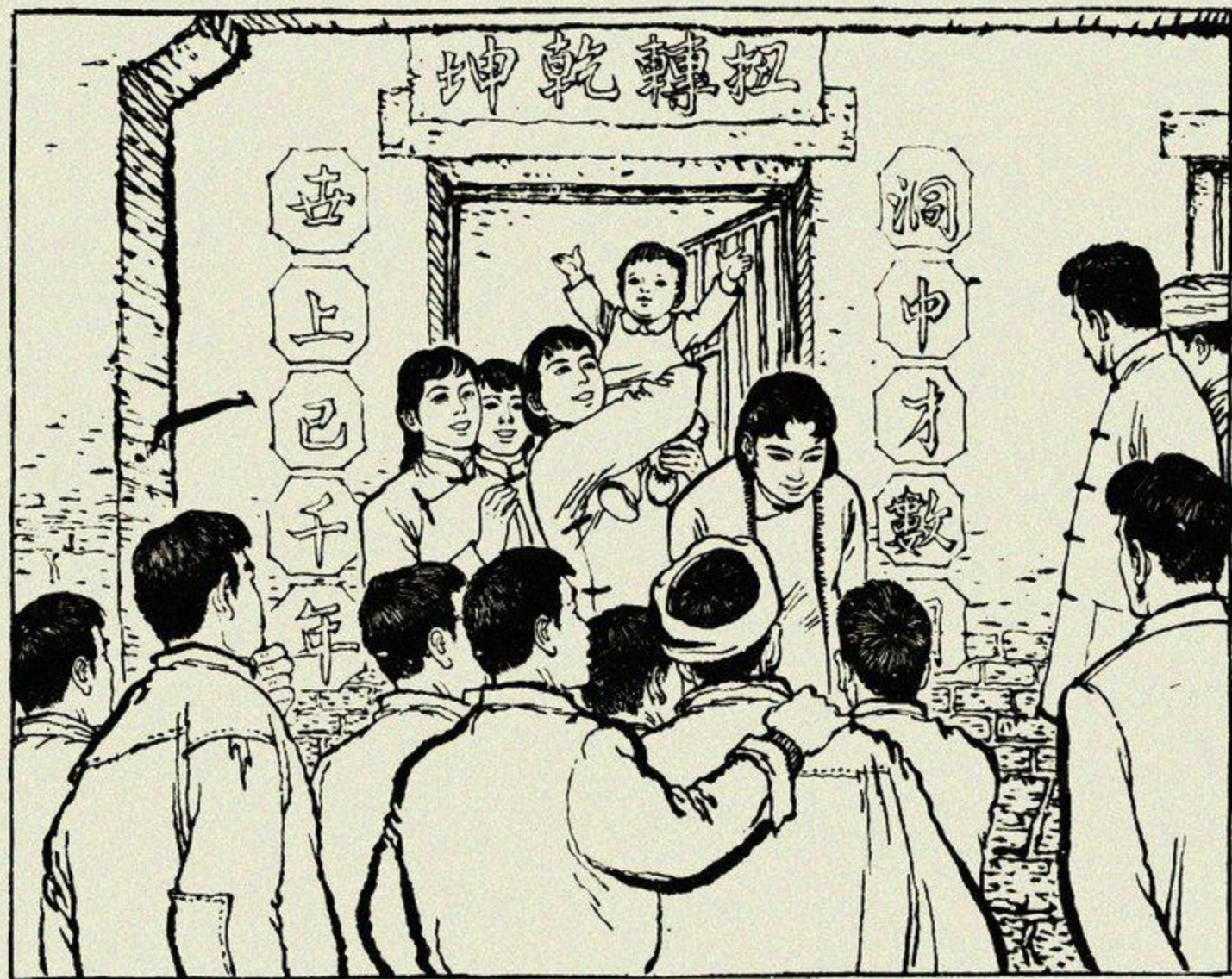
(125) 战友们叫嚷着：“十颗太少了，谁不该发一颗呀！”余新江说：“就是材料太少，时间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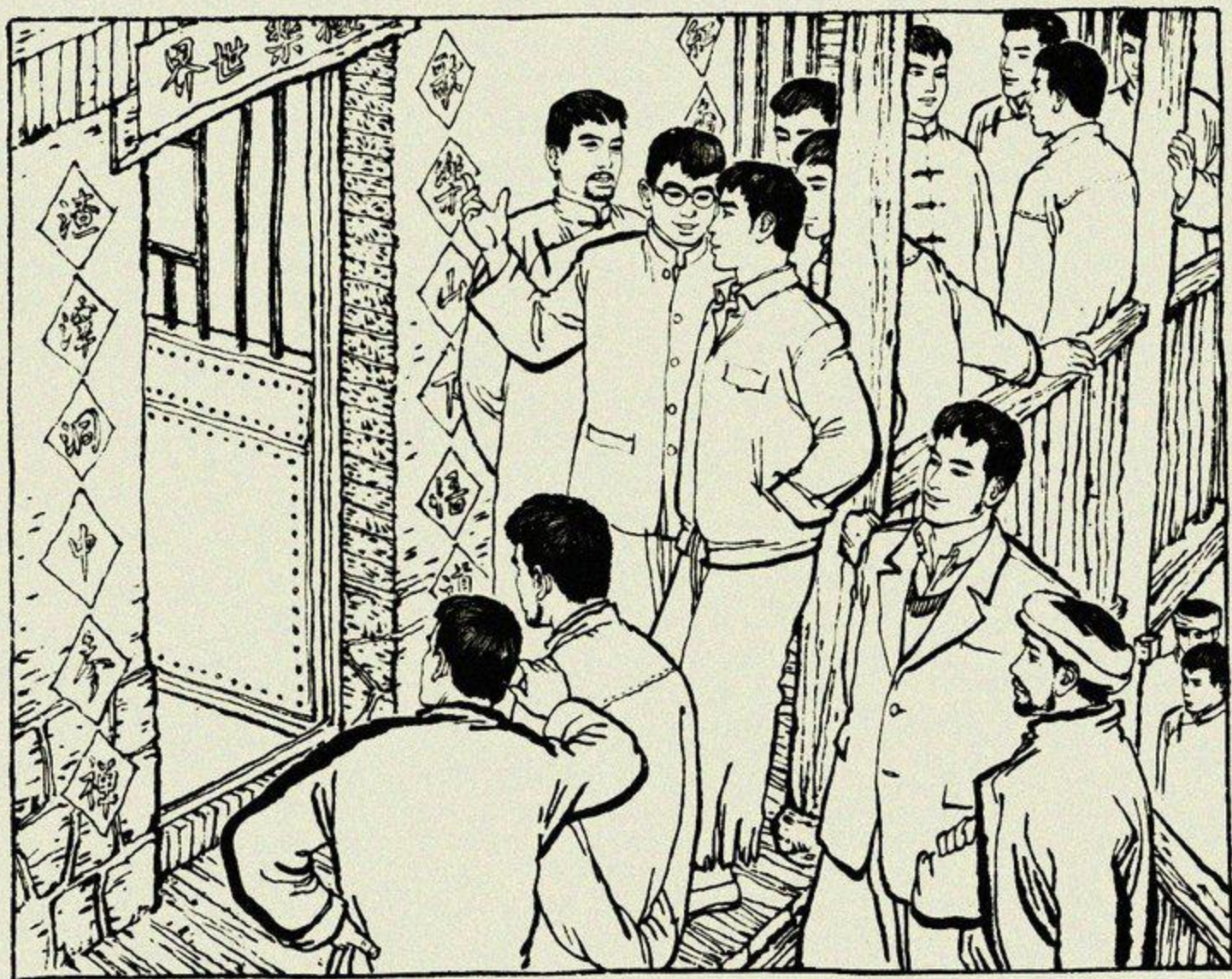
(126) 丁长发从楼板下拔出一颗铁钉，笑道：“把这磨成一把雕刀，一起来做，还来得及。”老大哥称赞这是个好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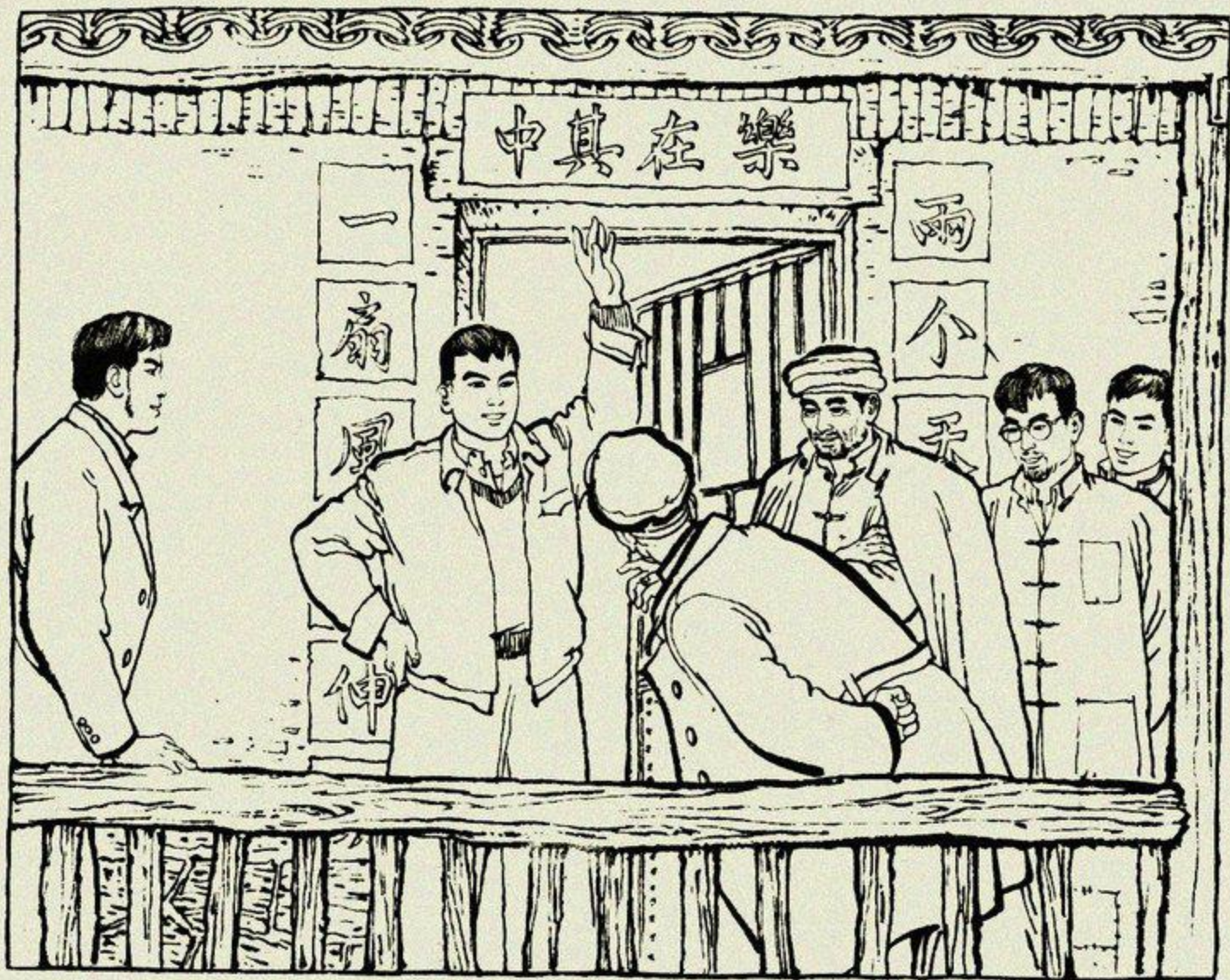
(127) 元旦到了。战友们互赠礼品，除了用牙刷柄做的小红星之外，还有用粗纸做的贺年片，上面用红药水画上镰刀、斧头、五角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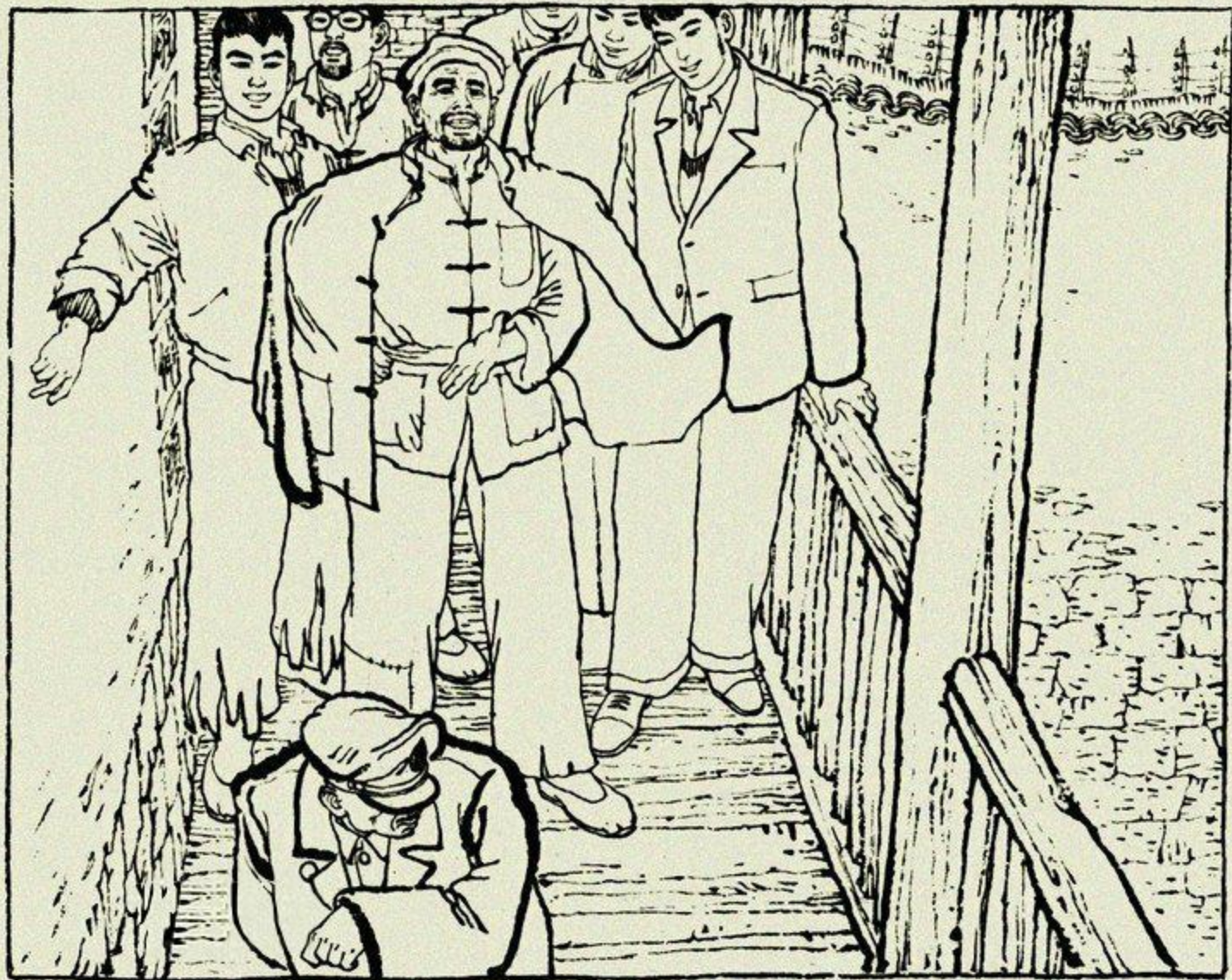
(128) 每间牢房都在门口贴上春联。看了女牢的对联和横额，大家心里十分明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正在崩溃，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要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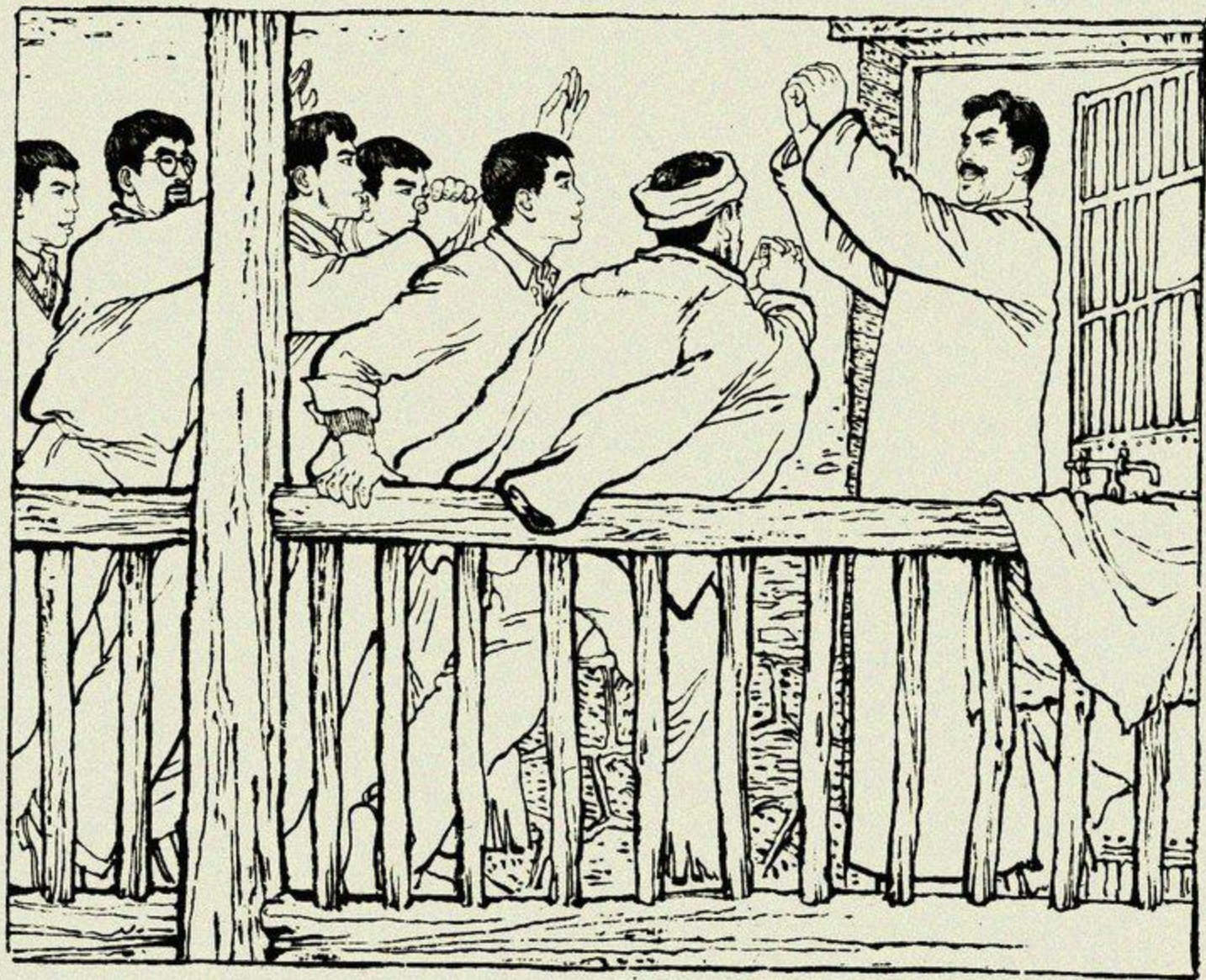
(129) 楼一室的对联和横额写得更妙，大家心里同样明白：悟的是革命之道，参的是马列主义之禅。“极乐世界”，正是革命者的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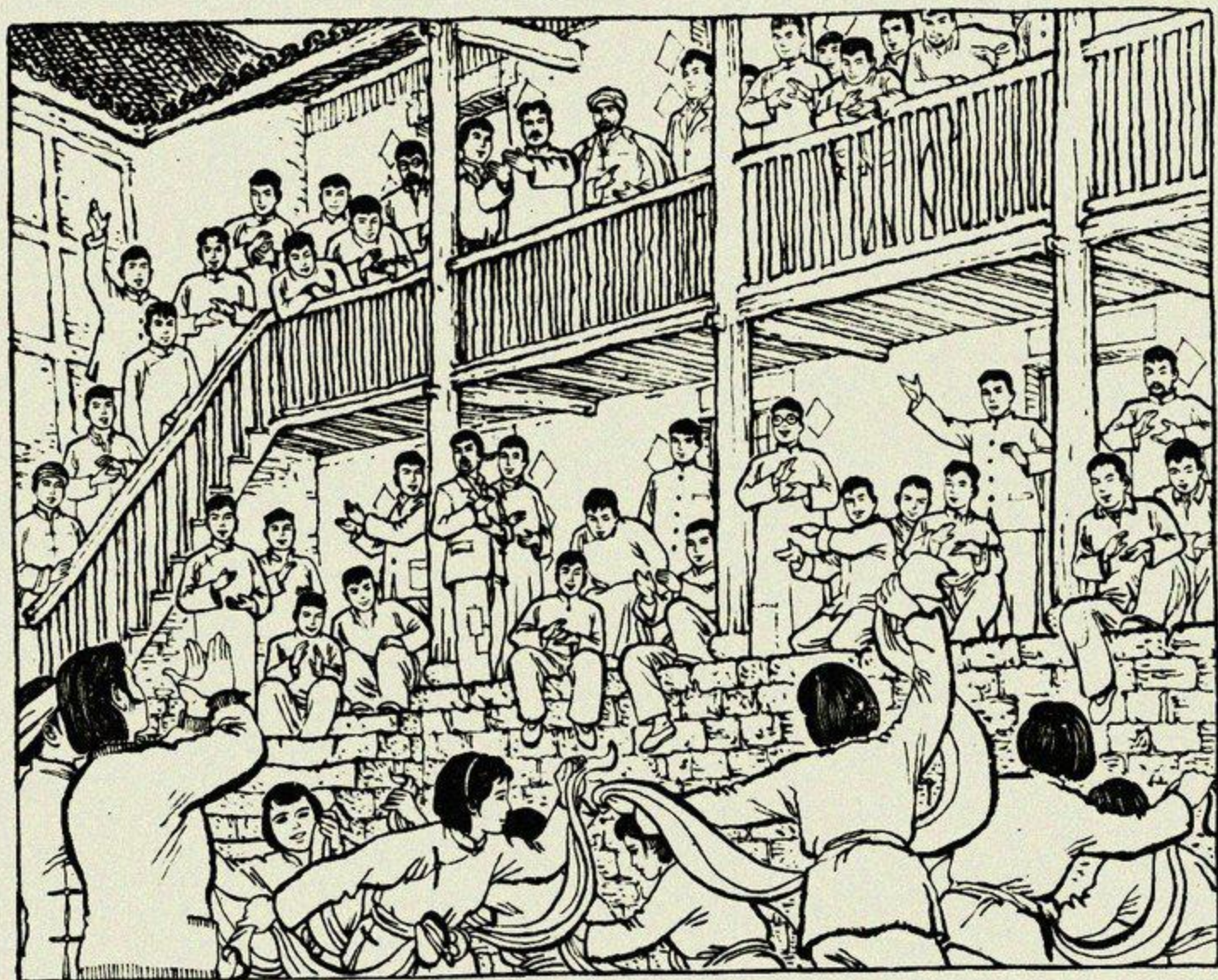
(130) 猩猩到处张望，在楼七室门前站定，用阴险的眼光望着横额。余新江问：“象不象渣滓洞的生活？”猩猩道：“那个‘乐’字总有些刺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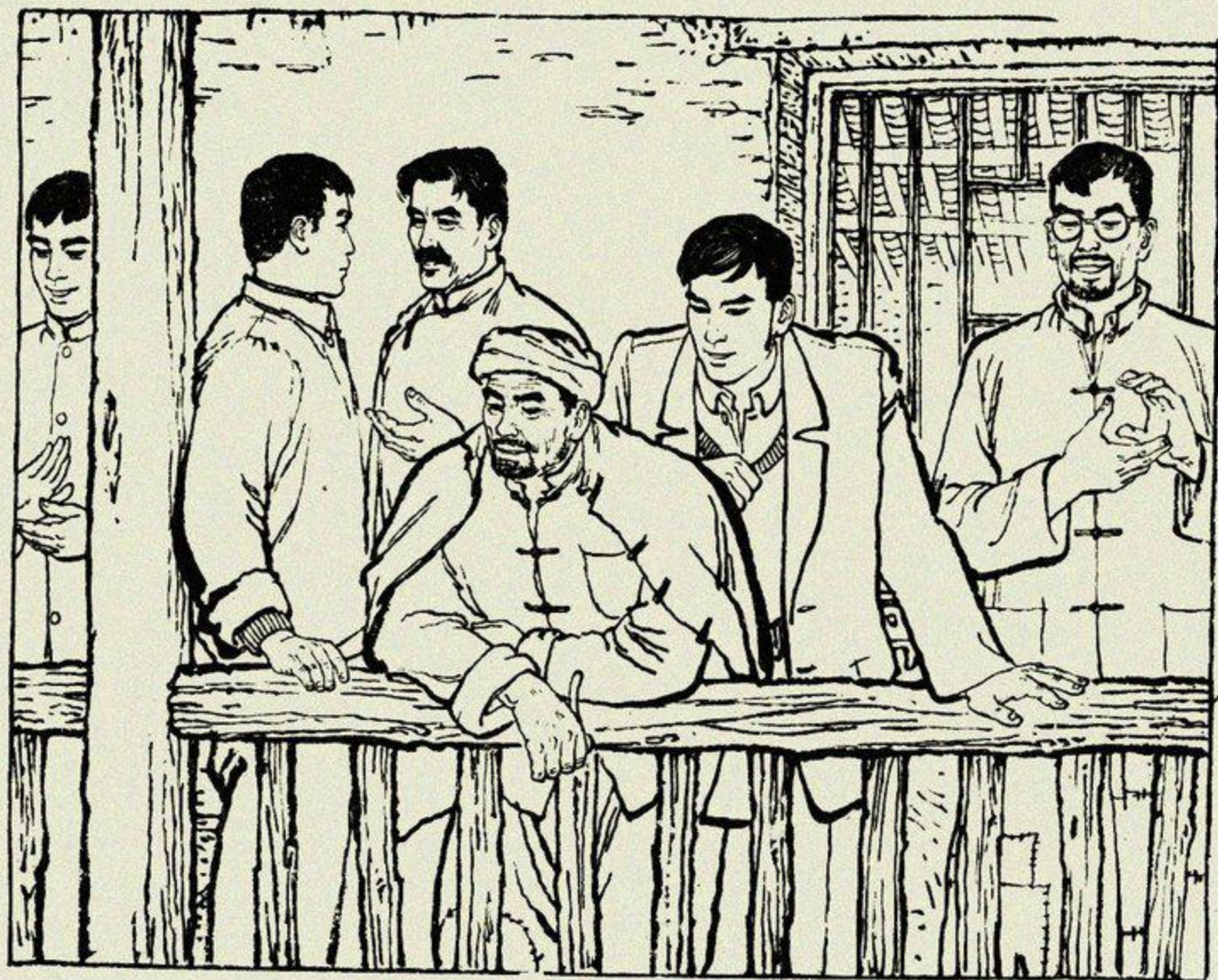
(131) 丁长发笑道：“改成‘苦’字，苦在其中，你看要得不！”
猩猩装做没听见，赶紧低头跑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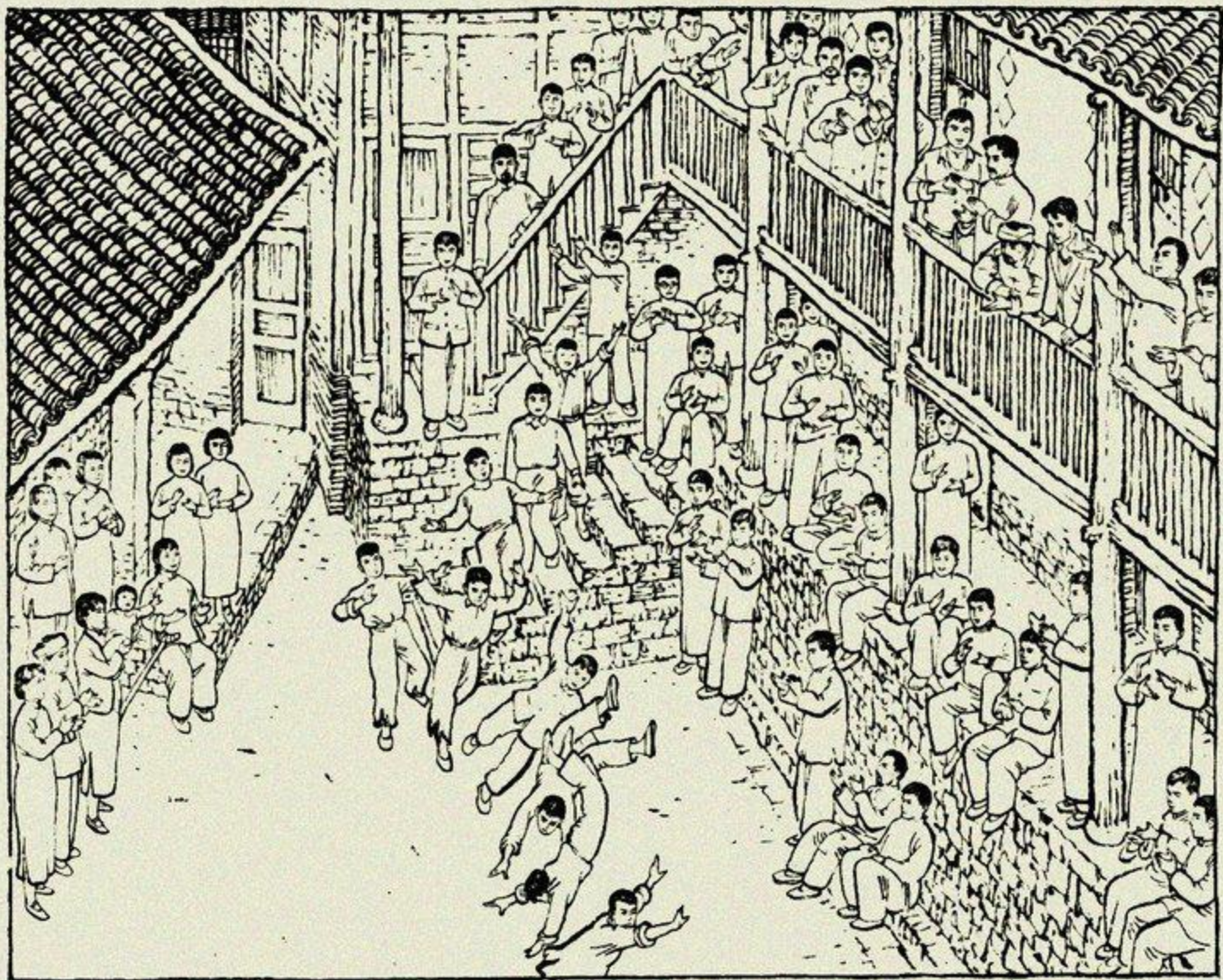
(132) 许云峰站在楼八室门外，脸上闪着明朗的光彩。人们从牢房出来，都热烈地向他问好。他双手高举，频频抱拳说：“给同志们拜年，拜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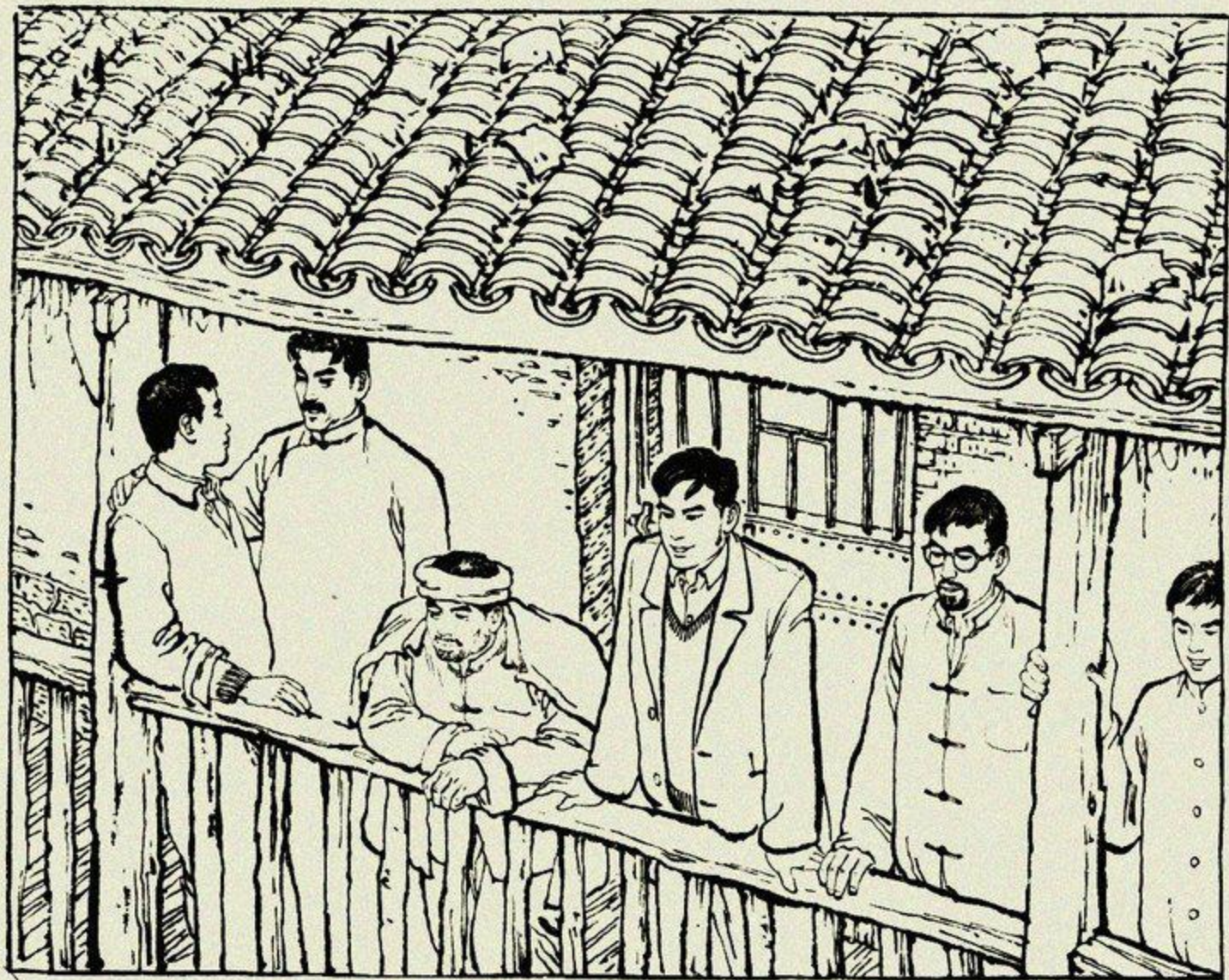
(133) 联欢节目开始了，一些戴着脚镣的同志，在经常放风的院坝里扭起秧歌。许云峰脸上充满喜悦，他用力鼓掌，楼上楼下喧腾起一片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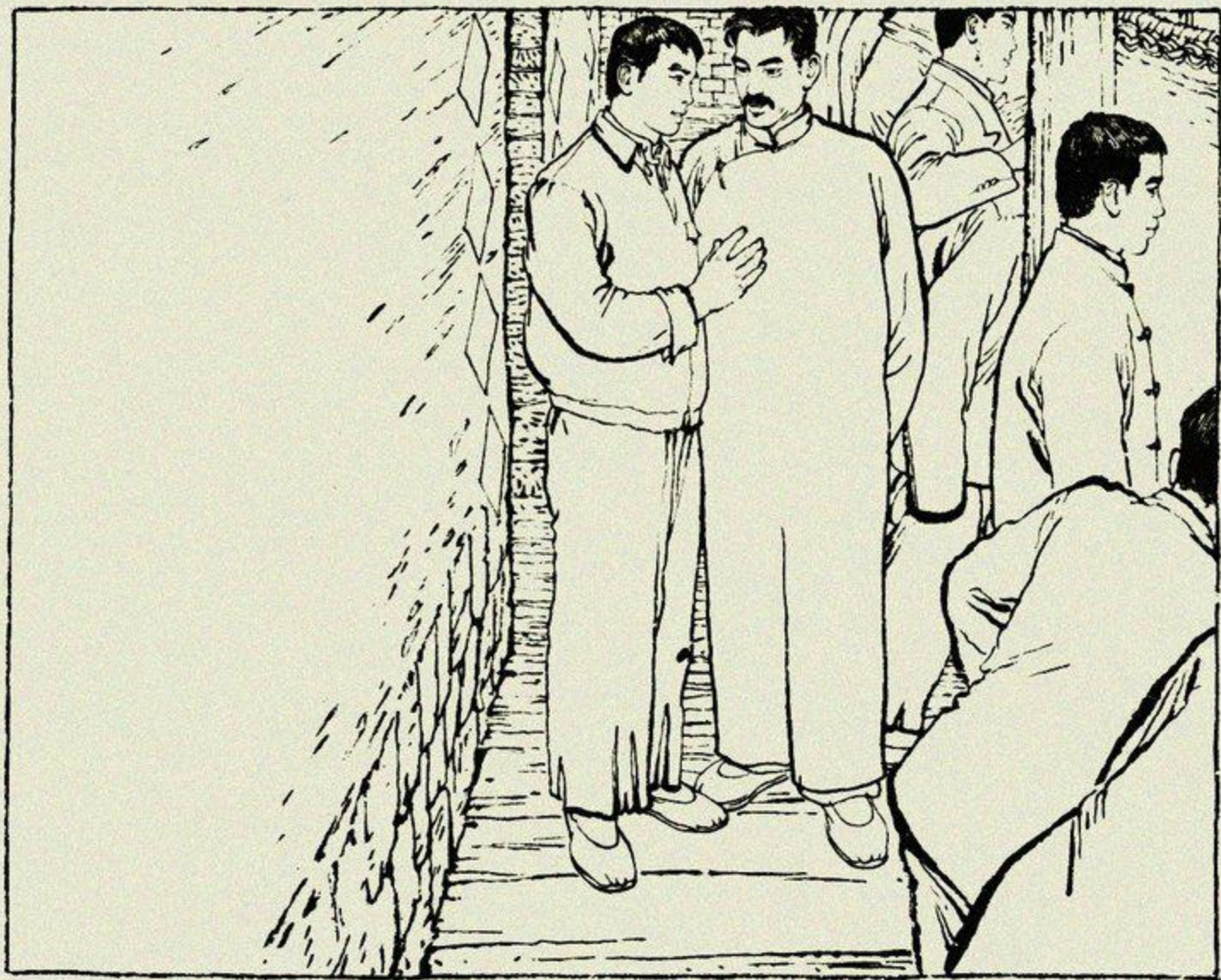
(134) 余新江劝老许越狱，认为机会很好。老许知道禁锢严密绝无脱险可能，冒险越狱会使同志牺牲。便说：“我暂时还很安全。敌人不敢公开杀我，秘密处决还舍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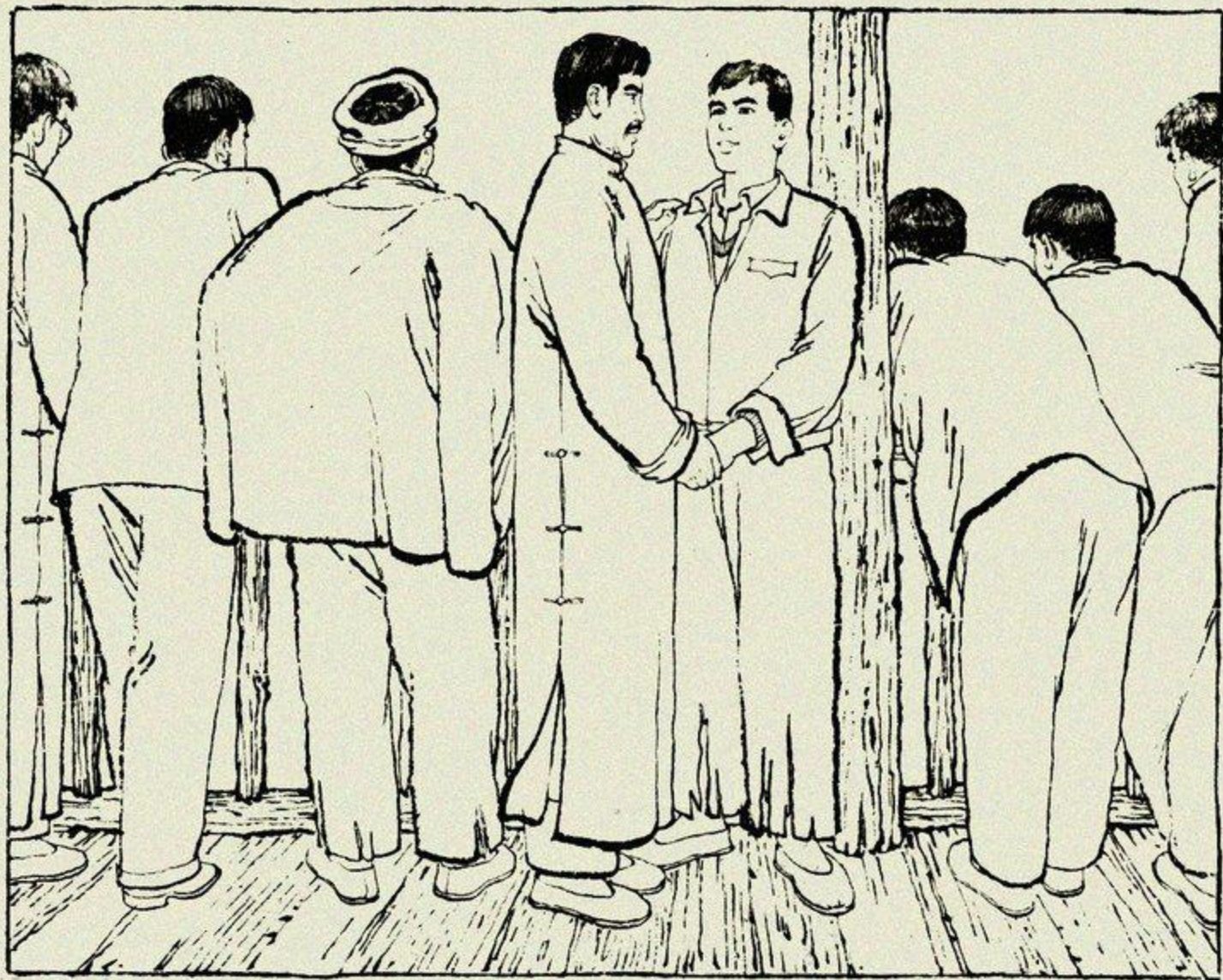
(135) 这时，一群战友打着空心筋斗翻出来，老许一边鼓掌，一边将自己最近的想法告诉了余新江：“我现在和几百人住在一起，敌人能放心吗？敌人不会让我久住渣滓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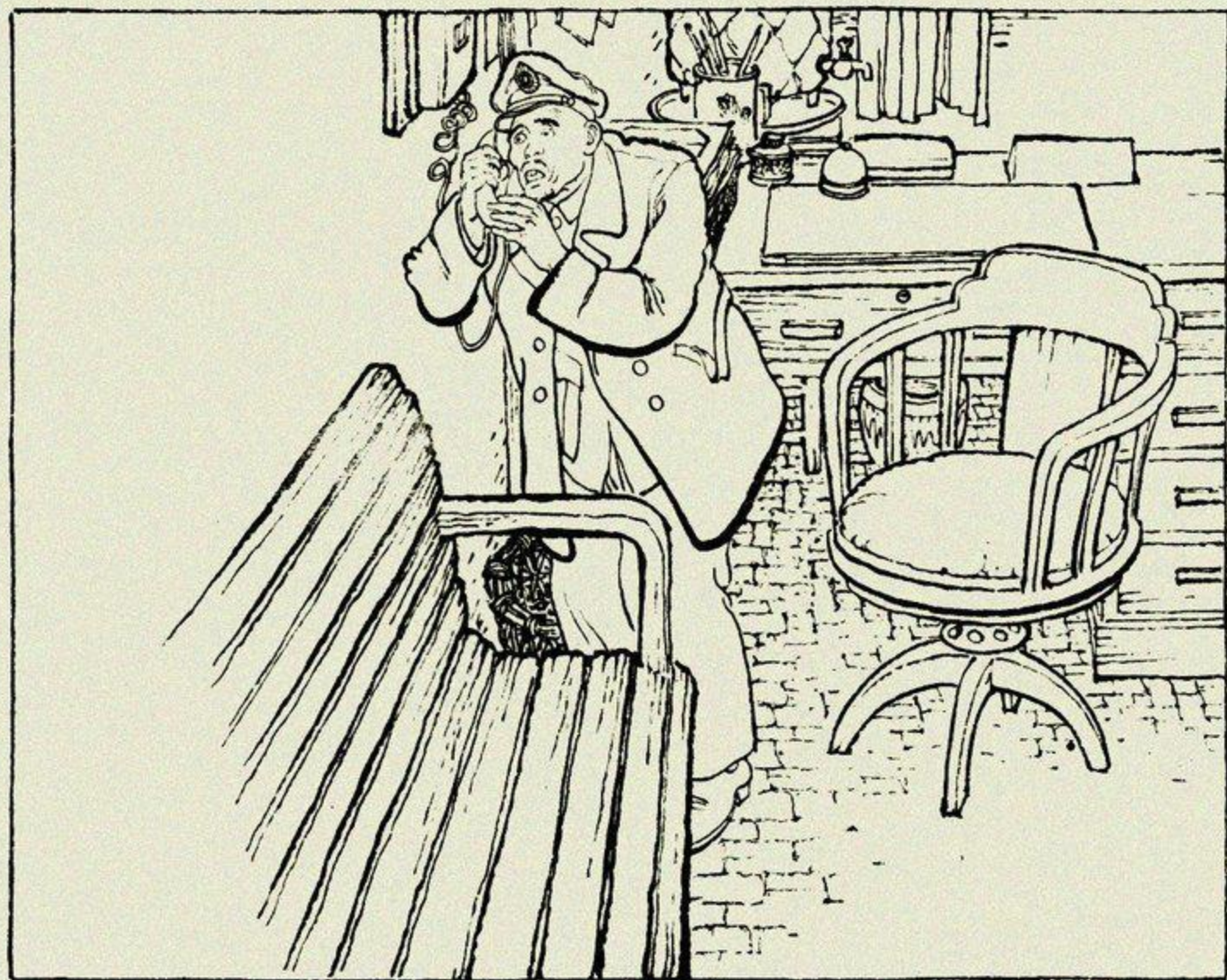
(136) 老许问余新江，和地下党联系的秘密口号，是否转告有关同志。余新江告诉他，已转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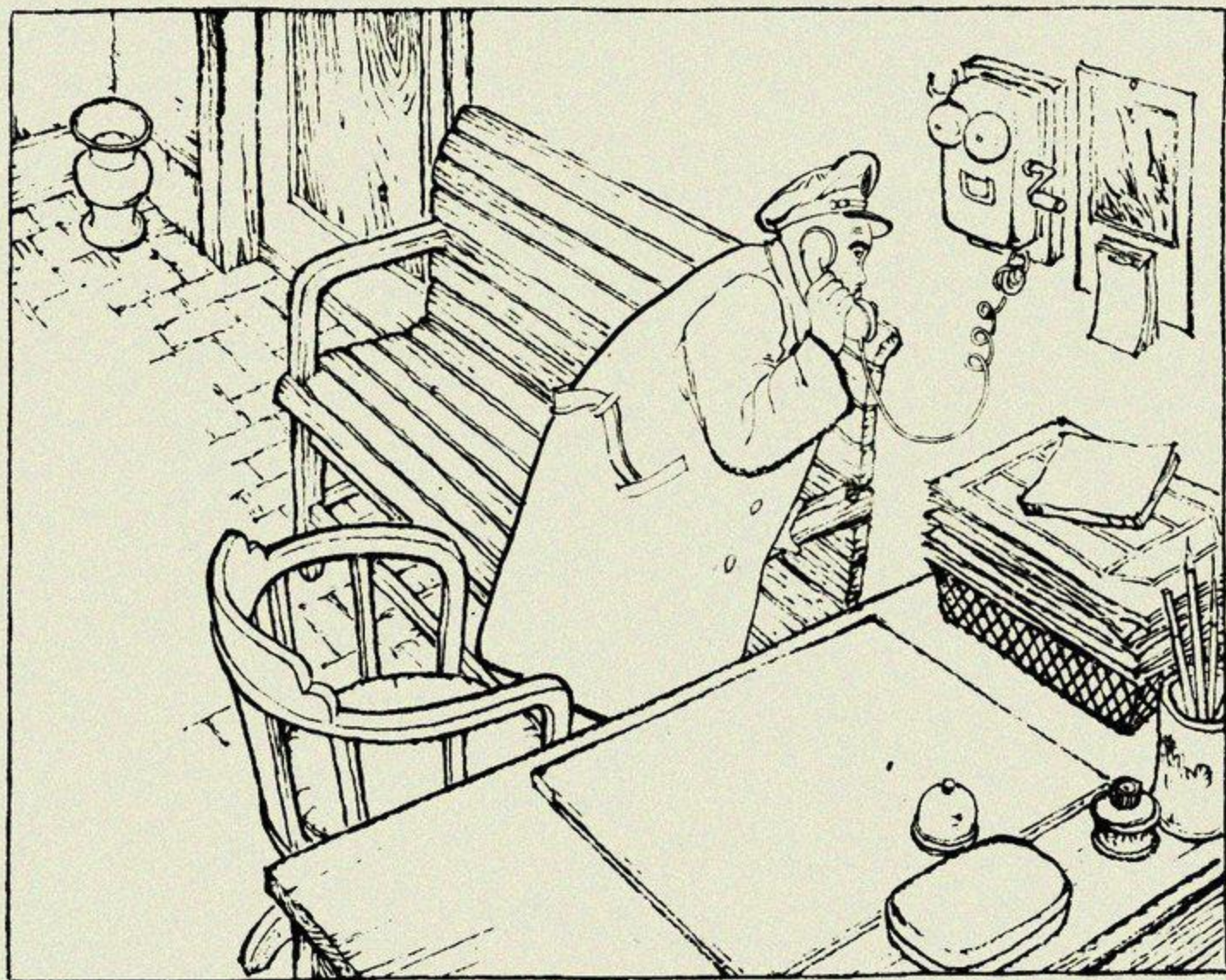
(137) 老许欣喜地点点头，他深信：只要监狱党组织和地下党建立起联系，斗争一定可以更好地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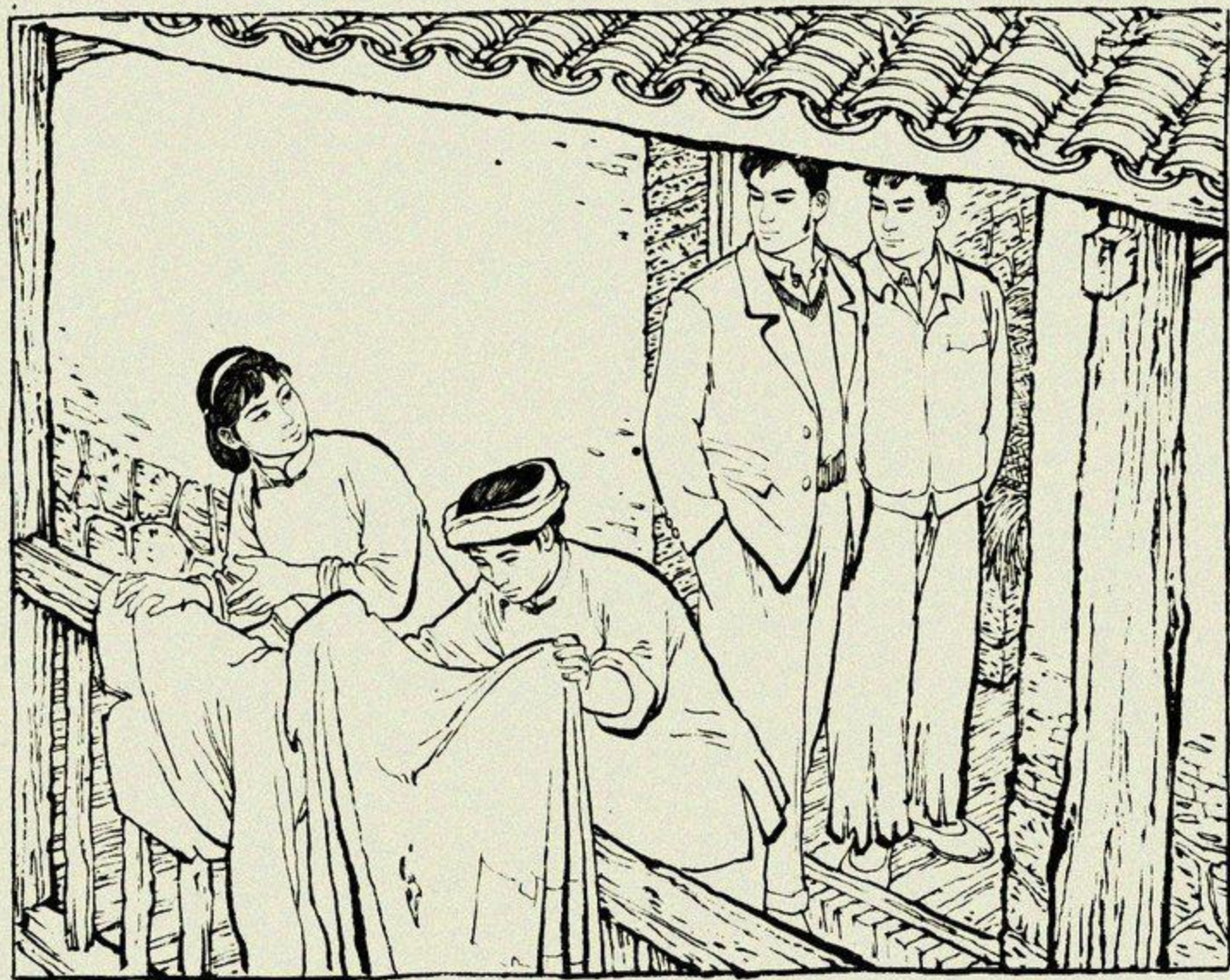
(138) 余新江紧靠老许身边，笑道：“敌人知道我过去是你的交通员，可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现在我还是你的交通员。”老许也笑了：“不过，你要警惕，今后敌人会更注意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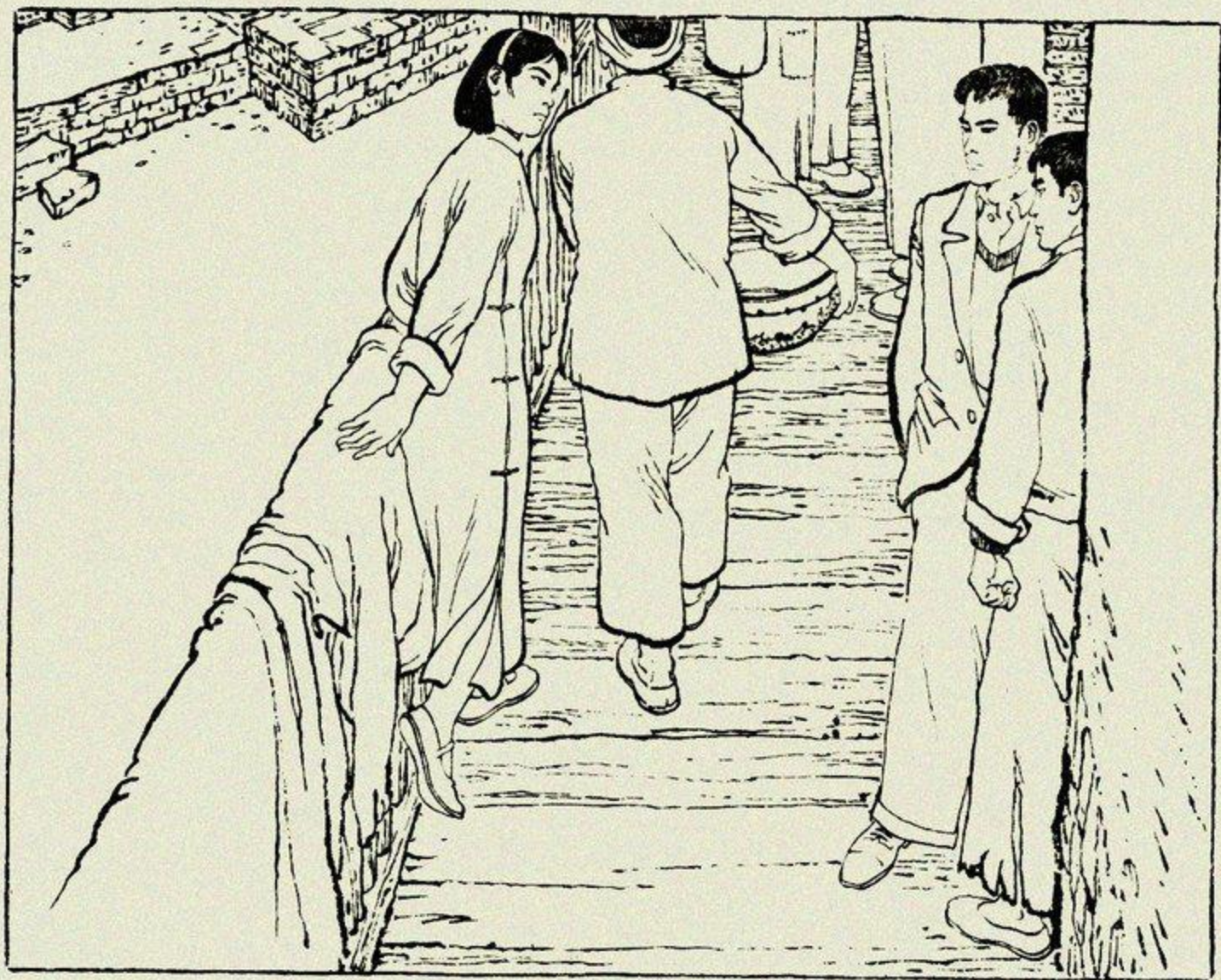
(139) 当战友们纵情狂欢时，猩猩打电话向徐鹏飞报告情况：“人们拥到楼八室向许云峰致敬，影响了正常的监视工作。”徐鹏飞气得在电话里大声斥责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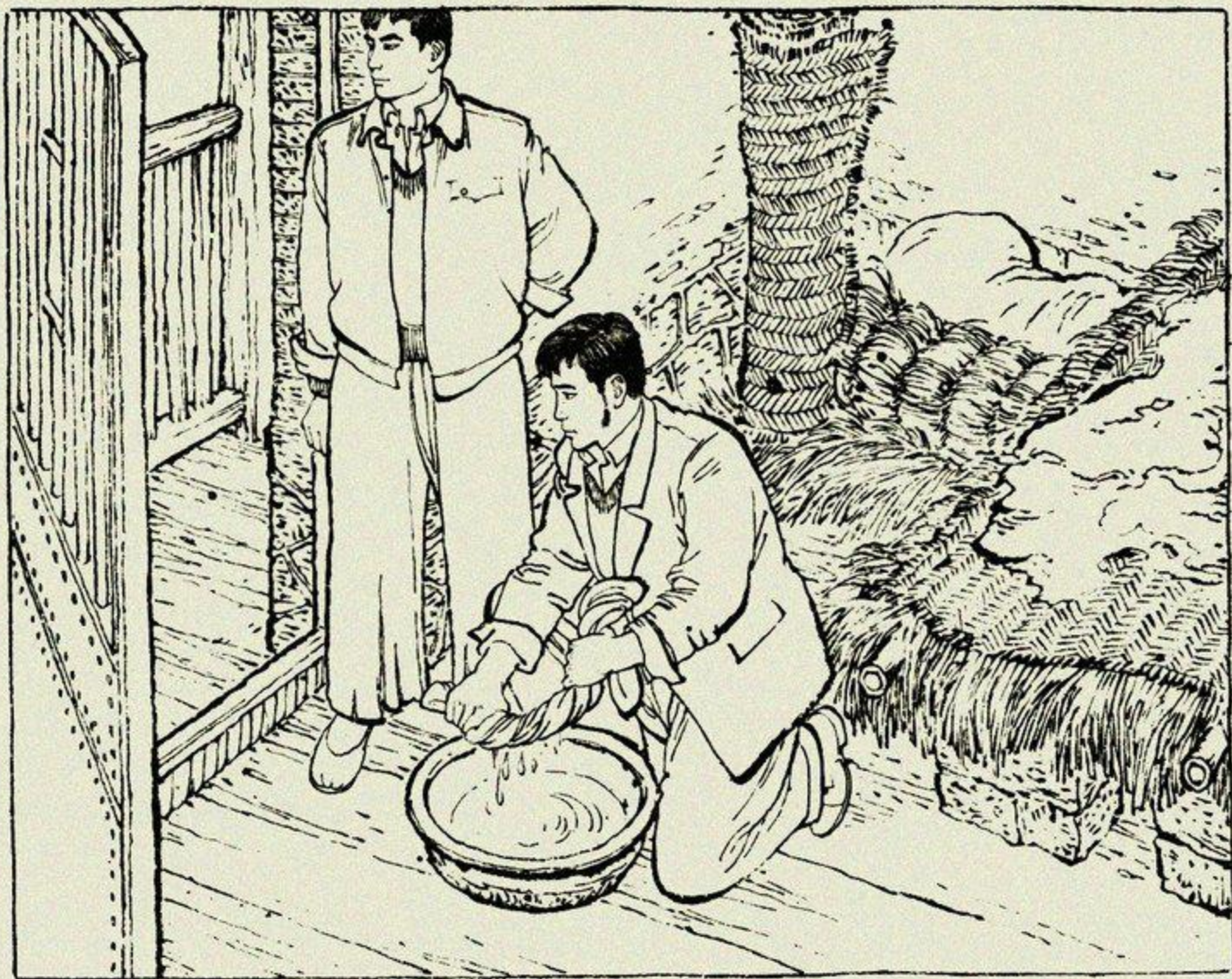
(140) 徐鹏飞在电话中要猩猩等一会。猩猩猜想一定是报告引起了重视，他要和美国特别顾问商量。不久，话筒里传来徐鹏飞的声音，猩猩奸笑道：“是！是！绝对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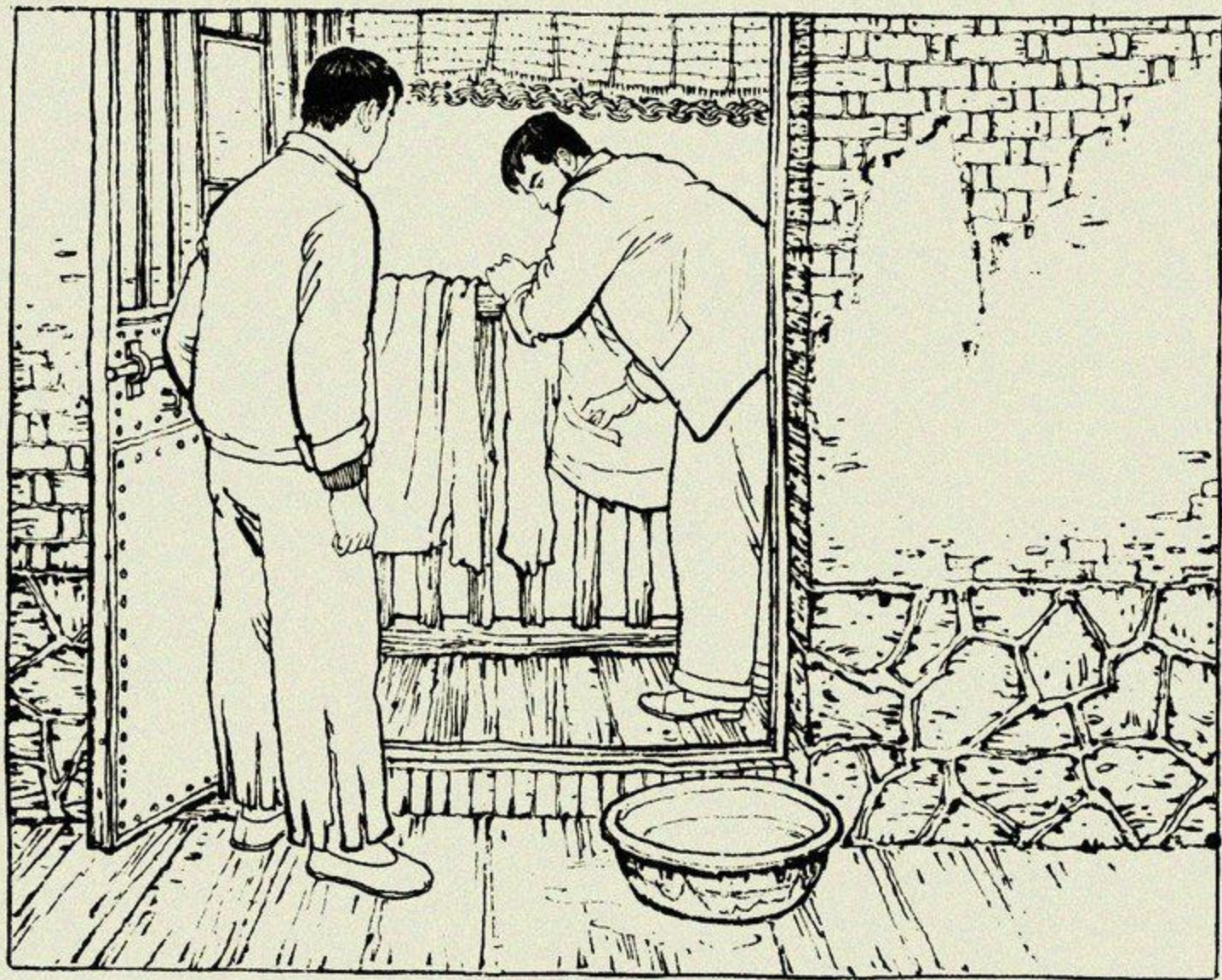
(141) 第二天下午，孙明霞和两位女战友，抱着湿衣服上楼来。刘思扬见了，便招呼余新江走到牢门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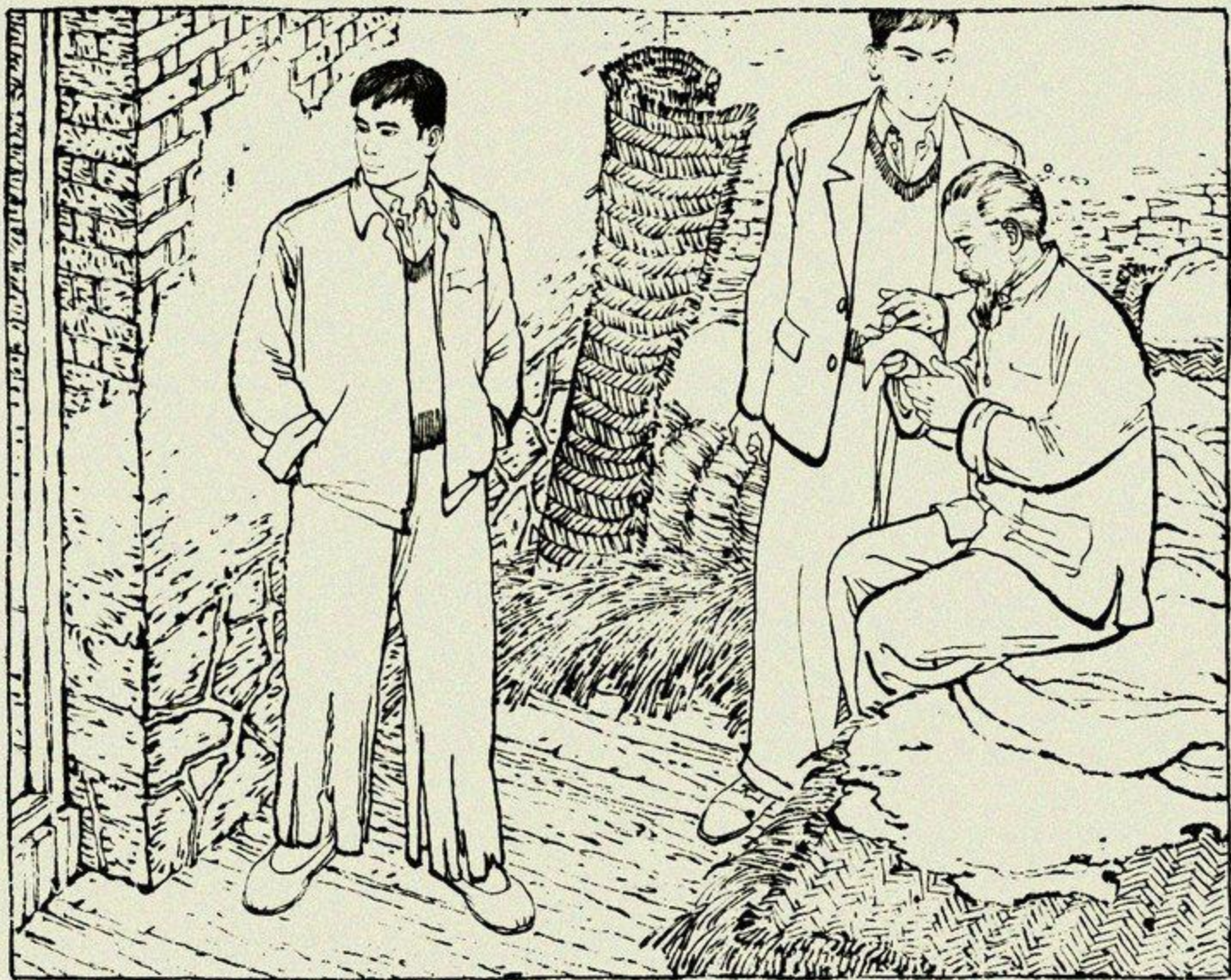
(142) 孙明霞他们走到楼七室门口,把湿衣服一件件抖开,晒在栏杆上。孙明霞有意无意地把一件衣服扯了一下,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



(143) 余新江在刘思扬耳边说：“我们也晒衣服。”刘思扬会意地点点头，找了几件衣服，揉成一团，用水浸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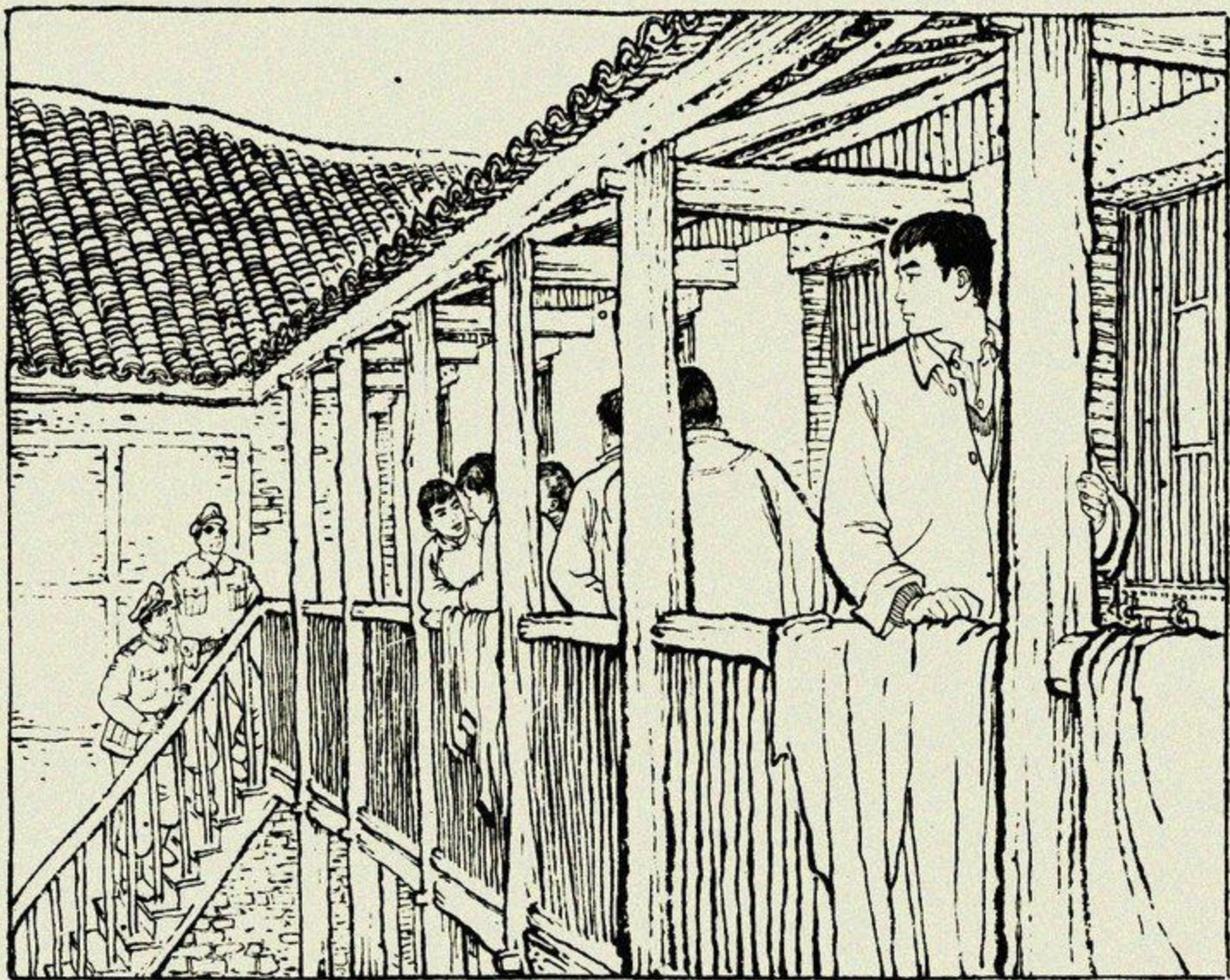
(144) 刘思扬走出牢房，在栏杆空着的地方，搭上要晒的衣服。最后，他迅速地在孙明霞特别示意的那件衣服口袋里，取出了一个纸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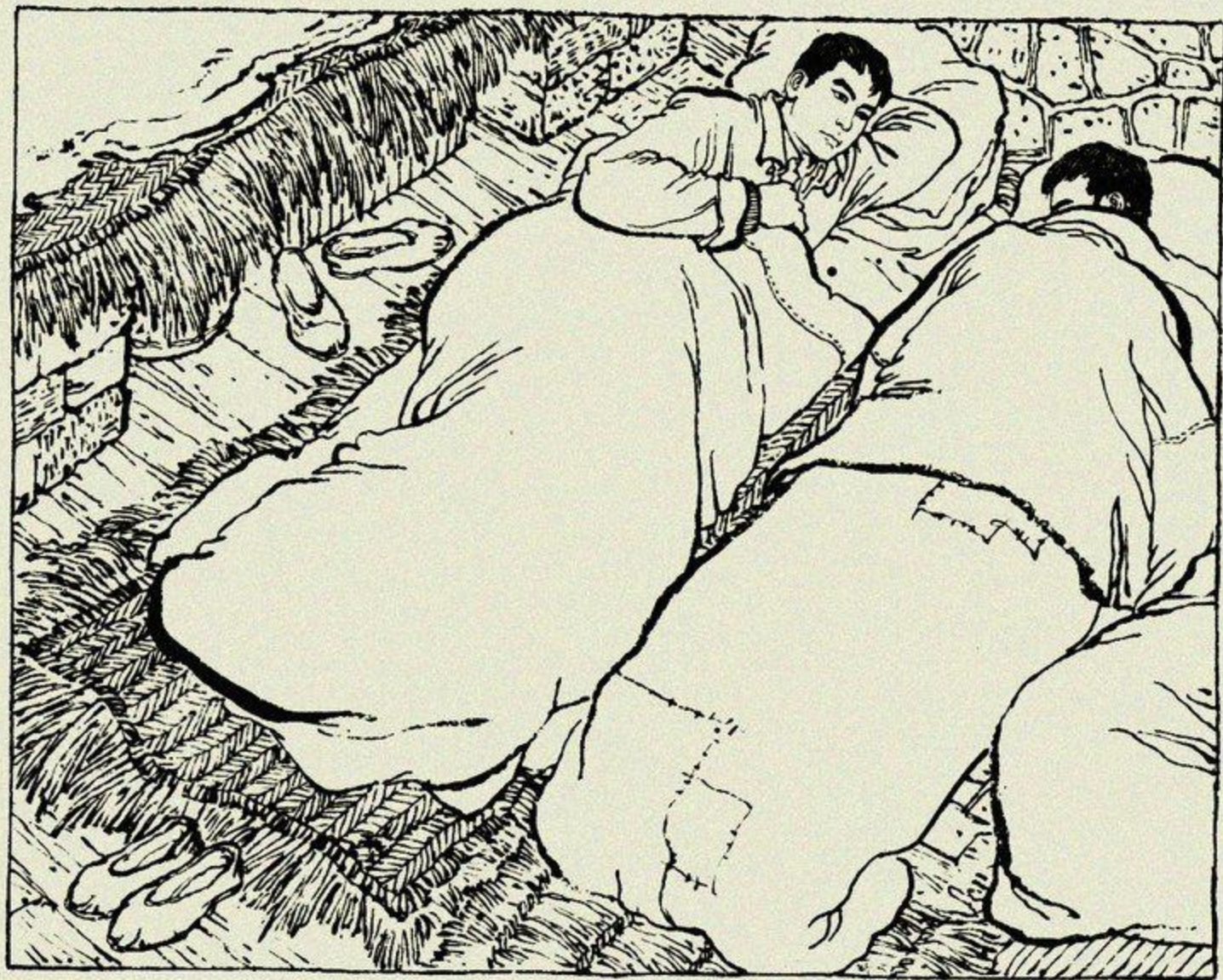
(145) 刘思扬回到牢房，打开纸团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告诉老许，口号符合，已接上关系。家里送来学习文件。江。”他悄悄地把纸团递给老大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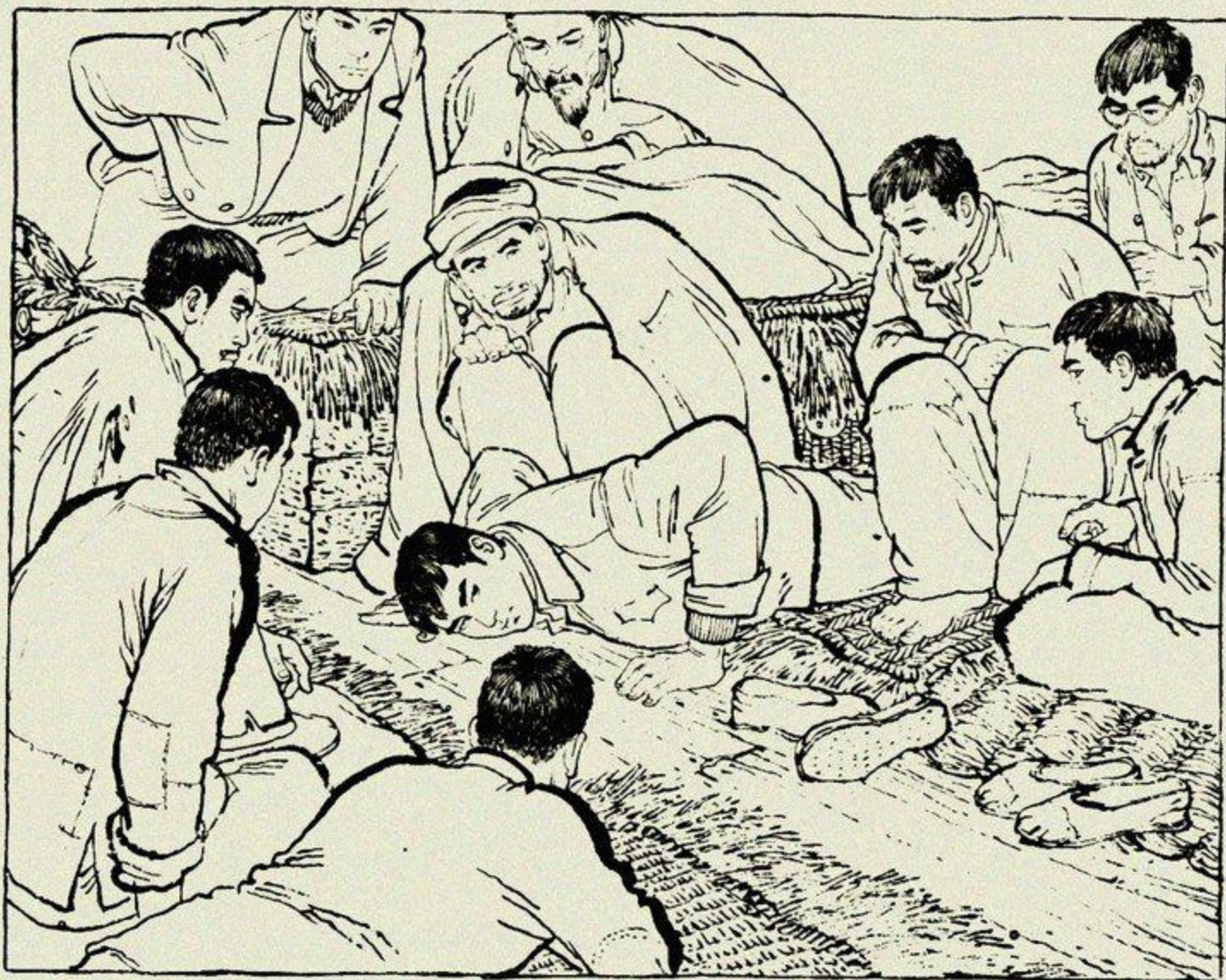
(146) 老大哥笑嘻嘻地把纸团递给余新江，余新江看了，高兴得连手都抖动起来。真和老许估计的一样，终于和地下党联系上了，信上说的“家里”，正是日夜盼望的党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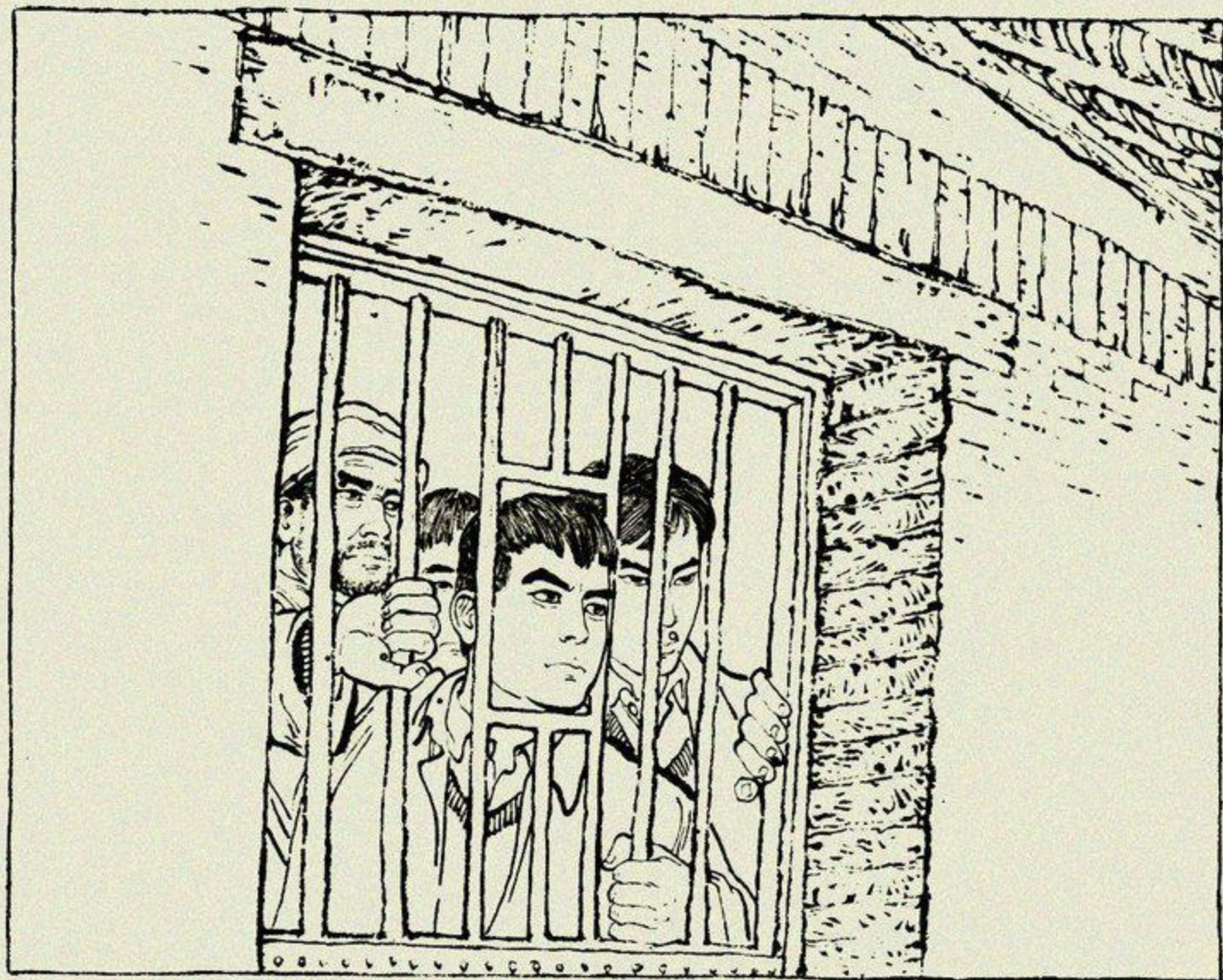
(147) 余新江把纸团嚼碎，吞到肚里。他真想把这个喜讯马上告诉老许，可是特务正在楼梯口转游，他只得强自镇定下来。



(148) 夜深了，余新江在蒙眬欲睡的时候，还不断提醒自己：明天一早，就设法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许。



(149) 突然，传来敲楼板的声音，这是楼下战友的联络暗号。楼七室的同志霎时都惊醒过来，余新江连忙伏下身子，静听对方说的是什么。



(150) 余新江完全听明白了，站起来一跺脚说：“啊！敌人把老许押出去了，怎么没有听见敲竹梆的声音？！”战友们睡意全消，既愤恨敌人，同时对许云峰更产生了深切的悬念。



红 岩 (五) 烈火红心

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 蒙 绘画 韩和平 罗 盘 金 奎 顾炳鑫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32至33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850×1046 1/64印张212/32 1980年9月第2版 1980年9月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 8081·5410 定价: 0.16元
